




夜間的康塔塔

戴莉 著



本故事絕不是純屬虛構  
如有雷同也絕不是純屬巧合  
不求驚世駭俗的華麗辭藻  
但求所言屬實

—— 戴莉

## 目錄

前言	扉頁
作者簡介	9
故事大綱	10
<b>No. 序曲</b>	
當太陽漆黑 當月亮血紅	11
<b>No. 2 詠嘆調</b>	
第一節 日暮餘暉下的黃房子	
第二節 與洋共舞	
第三節 櫻桃溪畫廊	
第四節 誰 誰在那兒	
<b>No. 3 敘事調</b>	
第一節 小城白城	
第二節 被寬恕的人才能安眠	
<b>No. 4 宣敘調</b>	
鴉林夜譚	
<b>No. 5 詠嘆調</b>	
第一節 這麼近 那麼遠	
第二節 迷離光圈	
第三節 彷彿是個夢	
第四節 奏琴人	

**No. 6 宣敘調**

別敲啊 別敲

**No. 7 敘事調**

第一節 小城 小街

第二節 愛如潮水

第三節 愛之墓

**No. 8 宣敘調**

不速之客

**No. 9 詠嘆調**

第一節 克萊采奏鳴曲

第二節 搬家

**No. 10 宣敘調**

微笑天使和哭泣天使

**No. 11 敘事調**

第一節 展翅飛吧

第二節 濃淡總相宜

第三節 噢 母親

**No. 12 宣敘調**

白鳥飛翔

**No. 13 詠嘆調**

第一節 莊園裡的夏天

第二節 騎士啊 你為甚麼苦惱

### 第三節 迷失

#### No. 14 宣敘調

隱身人

#### No. 15 敘事調

第一節 燈滅了

第二節 台階

第三節 陌路通向苦難

第四節 小黑屋

#### No. 16 宣敘調

惡之花

#### No. 17 詠嘆調

第一節 鄉村方幾日

第二節 亦夢亦真

第三節 女巫之鎚

第四節 斯芬克斯的謎語

#### No. 18 宣敘調

終點站

#### No. 19 敘事調

第一節 南方的陽光

第二節 陽光下的噩夢

第三節 寄人籬下

第四節 奇怪的組合

#### No. 20 宣敘調

淘金狂潮

### No. 21 詠嘆調

第一節 趕馬車的黑衣人

第二節 我若能去他的墓前

第三節 蝴蝶 藍色

第四節 隨着風去賣藝

### No. 22 宣敘調

一切必成過去

### No. 23 敘事調

第一節 穿越羅湖橋

第二節 誠意聘請

第三節 喧鬧的大酒樓

第四節 玻璃門 琉璃海

第五節 私情 隱情

### No. 24 宣敘調

秘密

### No. 25 詠嘆調

第一節 湖

第二節 黑暗的光環

第三節 越世俗 越煩惱 越歡樂

第四節 玻璃罩

第五節 畢業

### No. 26 宣敘調

小偷和小狗

### No. 27 敘事調

第一節 潔白的十八樓寓所

第二節 藍天碧海白沙

第三節 一面是白 一面是黑

第四節 為自由乾杯

### No. 28 詠嘆調

血色薰衣草

### No. 29 敘事調

第一節 信任與出賣

第二節 貧窮交響曲

第三節 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第四節 就這麼約定

### No. 30 詠嘆調

找出真相

### No. 31 宣敘調

第一節 我是誰

第二節 暴風雪

第三節 我看到他們

第四節 獅子的追捕

### No. 32 詠嘆調

第一節 白色的面紗

第二節 洗禮

第三節 夏綠 藤青 夢白

### No. 33 敘事調

最後的也是最初的

### No. 34 終曲

我從前年幼 如今衰殘

---

## 作者簡介

---

戴莉居住於倫敦，是音樂工作者，參加過許多音樂會和歌劇的演出。她也是一位藝術工作者，曾開辦私人畫廊和舉辦過個人畫展。

2011年戴莉創辦了“中英音樂家協會”，並任職藝術總監。連同一些世界著名的中英籍音樂家們，致力於促進音樂交流，推廣和普及音樂教育等工作。

自從5年前受邀任職英國某傳媒公司的藝術顧問，遂開始了對英國音樂家的專訪，文章開始在《倫敦時報》登載。雖然是半路出家寫作，但是由於本身的音樂藝術背景，文章的專業性和趣味性兼備，“英中時報”和“華聞周刊”也相繼約稿。

因此引起了一些世界著名音樂家們和音樂公司的關注，戴莉開始接受了一些音樂家採訪的委託，其中包括世界著名大提琴家朱利安·勞埃德·韋伯，鋼琴家郎朗，小提琴家胡坤，和英國國家歌劇院的首席男高音約翰哈德森等。

戴莉擅長寫音樂，藝術賞析，她的專欄涉獵廣泛，包括古典音樂，藝術，繪畫等，文字優美，想像力豐富，受到讀者們的歡迎，成為當地小有名氣的專欄作家。

《夜間的康塔塔》是她的第一部小說，曾在“英中時報”連載。因故事結構獨特，情節奇特唯美，受到讀者們的喜愛。







## 故事大綱

音樂學生艾斐兒從香港到英國的音樂學院深造，她的英倫留學生活隨之展開，

一個雨夜，艾斐兒偶然迷失在一個樹林裡，到一個廢棄的塔樓避雨。塔樓裡有一架破敗的鋼琴，彈琴時聽到隱隱有聲音傳來。而這個塔樓空無一人，遂驚惶逃離。

當艾斐兒再訪塔樓，塔樓裡燭光閃耀，一位青年 —— 波蘭青年 亞當 —— 在那裡彈琴，他們開始每隔一個週末在塔樓合奏。

有一天放生了一件不可思議的怪事，亞當變成一隻黑鳥飛出窗外.....

城中人們議論紛紛，這塔樓曾發生過一段愛情悲劇，一位鋼琴教師從塔樓跳下殉情。

難道艾斐兒遇到的是這位鋼琴教師的鬼魂？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艾斐兒窺探一位美艷的女畫家。黑暗造就了秘密，當揭開最後一層面紗，原來，太陽之下並無新事.....



## No. 1 序曲

### 當太陽漆黑 當月亮血紅

日和夜交接的時刻，我看見異象……

天空像巨大地穹頂，風雲變幻。這一邊，火球般的太陽，迅疾下降和迅疾熄滅，猶如漆黑的炭火但仍然炙熱。而另一邊，冰盤似的月亮急速上升和急速燃旺，仿似鮮紅沸騰的血。

當日和月在各自的天邊短兵相接，各自舉起黑色和紅色的光劍。

劍尖一觸即發，巨大地，靜寂地強光，瞬間將黑和紅調和，天地一片玫瑰紅。

滴答！一滴水從天上滴下來，沉重而響亮，寂靜中分外觸「耳」驚心！一顆顆水滴隨即降下……

漆黑的水面濺起點點水花，層層漣漪。我半沉半浮在水中，夜鳥在我上空盤旋。

我身上的紗衣在水中慢慢鬆散，褪落。打着飄兒遠去……

七層紗衣，七宗罪，七樣顏色，上面還隱約有些字跡。第一層白色的傲慢……暗藍是妒忌……然後暴怒的紅……貪婪的紫……薄如蟬翼般灰色的懶惰……褐色代表口腹之欲……嬌豔欲滴的粉紅象徵淫欲……隨着一

圈圈漩渦，不那麼飄逸的飄遠。

罪孽的遮羞布 .....

人對自己的身體有着本能的羞愧，這要追溯到亞當和夏娃的原罪。

過了好一會兒，天色慢慢發白。天邊一縷青煙向這邊飄來，當來到我的上空時，聚成一團乳白色的霧靄。我漸漸失去重量升上去。

霧靄像柔軟，潔白的毛巾，包裹着我赤裸，蜷縮着的身體，遠離塵囂，置身度外的看着下面的世界。啊！從沒有的溫暖，安全，祥和。

我聽見令人敬畏，帶着迴響的聲音：「以前的事都過去了.....」（注 1）

半透明的霧靄帶着我如飛而去，踏上贖罪的旅程。經過的雲層縫隙間閃着亮光，一朵朵，濃淡掩映，飄忽迷離，片片暗影在我幽暗的眸子裡反映。

飄過曠野，廢墟，叢林和草澤。

午後的陽光釋放着熱情，霧氣和仙風瀰漫升騰，色彩斑斕的森林是牧神的領地。長笛幽怨魅惑緩起，重復着拖曳上行和流暢滑下的樂句。眩惑的音響音色，擴散喧鳴。

被放逐的，還帶着刺鼻羊騷味的牧神潘（注 1），剛從白日綺夢中醒來，睜開縱慾過度而浮腫的雙眼，滿是對夢境中那輕柔肌膚的回味，「人的愛」和「獸的慾」在他心里同時萌動。

我看到，美麗的林中精靈們魚貫而來，私下裏的美態猶如那「幽鎖的花園，禁閉的井，封鎖的源泉」。

潘，上前搭訕，仙女們對他的冒然侵入，顯然沒有好感。落荒而逃時，最美的希林克斯（注 2），倉皇中跌下了一條絲帶。回來尋找，被潘捉住手臂，要求歡好。當那手臂滑脫，潘又一次情場落敗。

嗅着絲帶上彌留的主人的氣味，紛亂的慾念，無法排遣的孤寂落寞。唯有遮掩兩隻羊腿間貪婪而亢奮的器官，再續那夢境和幻覺裏的滿足。

愛在聖潔和褻瀆之間悵然迷離

霧靄載着我繼續前行。只見夢神輕輕走來，悄聲對我耳語：「可曾到過夜的國度？」

我遂拽着夢神長袍的一角，夜鳥伴隨左右，微風掌管方向。

密雲和羣星簇擁着月后，她佇立中天，溫柔蒼白，和悅美麗。她柔手捻一束月光，奏鳴了金色的豎琴。曖昧而晦澀，痛苦而快意，傷痛而淒美，悲哀而困頓，紊亂而默契。

月下一座花園，蒼暗蔥蘢幽靜，苔蘚鋪滿曲徑。花兒低垂她們的眼瞼，欲拒還迎的和月光調情。在消沉而燥熱的夏夜，蝙蝠向花兒絮叨着淫蕩的私情，蚊蚋吸允花兒敏感的私處，貓頭鷹空洞表白着心底隱秘的慾念，花兒故作姿態的含羞矜持。

她們嘴唇上有露酒毒鳩的紫斑印記，溘然凋謝前最後一次的暢飲放縱

那遠處的銀光粼粼可是泰晤士河？河神披上銀灰色的披風，匆忙把骯髒的油污，垃圾，渣滓藏在披風下面，渾濁的灰眼睛裡滿是誠實和鎮定。灰色的波浪起伏，展開波紋，拍着均勻有致的三連音向岸邊湧來又退去。

一葉小舟載着一聲輕輕的歎息漂浮而來，又一聲接踵而至。更加堅定的揚開去，鎮靜，冰冷。

瞬間，烈焰從黝黑的河底向上升騰，河面波濤洶湧，暴怒，憤懣，沸騰。

霧靄帶我飄過這座古老而傲慢的城市時，它忽然收斂，低調得一反常態。一陣風吹來，路面上嘔吐的穢物旋轉起來，角落裏的尿臊味兒刺人鼻息。

街角的小酒館裏，幾個濃妝豔抹也遮不住鬚根的男扮女裝的歌手，妖嬈地扭動他們的肥腰肢，蜂窩狀的屁股和大腿。酒精，體臭，廉價香水，濃縮成一團。

「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愚人們在飲酒作樂，調笑胡鬧。

飄過一個個包容了貧窮，散發着拮据異味，狹小擁擠的方形空間。失望敲打着一顆顆脆弱得像玻璃一樣的心。

淚水沾濕的枕頭上，是被心魔折磨而苦苦啜泣的臉。

再過去些，一座座大房子。巨大的落地玻璃窗，掛着厚實的絲絨窗簾。豪華奢侈的錦緞被褥不經意露出了羞恥淫亂的敗絮。殘燭熄滅，花瓣凋零。東倒西歪的酒瓶，狼藉的杯盤。狂歡饕餮後的殘渣餘孽玷污了潔白的餐巾和桌布。

燈滅了，窗戶都闔上眼睛，掩蓋着孤獨的夢境。

最後，我來到一處黑暗，冒着煙霧和火光的地方。蹣跚黑影匆忙而慌亂，在暗中閃爍着畏縮的目光。他們是無聊存在的一群，孤立於社會邊緣，隱藏在暗處，只在湮不及防時留下他們的身影。像等待判決一樣等待那不可知的未來，直到被時間慢慢融化，消散。

乞乞柯夫（注3）匪夷所思的買下一批雖然死去，但是名字還未註銷的農奴。他自作聰明的看到「死魂靈」的價值，意圖從中牟取暴利。

而在這夜裏，卻隱藏着一批徒有靈魂和軀體的活着的死人。他們的名字被註銷於一切花名冊上，無國籍，無護照，無駕駛執照，一切文件證明都欠奉，就連看似微不足道的水電費單也沒有。沒有這些紙片的明證，就沒有資格，價值和權利，在這個國家居留，工作，生存。任人歧視，羞辱，也自慚形穢。他們是特殊的族群——黑市寄居者。

誰能看到活死人的價值？

夜間的遊吟詩人，張開黑色羽翼，行走在山林之間，飛行在樹梢之上。它的歌聲似人聲，又非人聲，只要留心，就聽得懂。

愛奧蓮（注4）豎琴，在林中當風之處，風從弦間滑過，琴音偶然天成，奇異美妙無倫，神秘詭異無比。

詩人和着琴音，詠吟那偶然而成的故事，偶然而成的悲歌。

悲劇是最受歡迎的題材，戰爭，災難，倫常，痛苦，悲哀，絕望，那才具有深沉美感。

像爛透了的葡萄，釀成一杯血液般的瓊漿，來滿足人心中的嗜血渴望。

歌聲從遠處飄來，我捕捉那飄忽不定的絲絮，「意義」若隱若現的遊走迷離，終於清晰，嚴肅的向我顯現。詩從隱秘中現出文字，樂從飄渺中將詞彙紛呈。

霧靄停下來，我側耳聆聽，我小聲隨着這聲音附和。漸漸地，越來越多聲音加入，越來越多和音，裝飾音，變奏，詠嘆調，宣敘調，敘事調……迴旋在這幽旻般的黑夜。

這首夜間的康塔塔

當最後的音符漸漸收盡了餘音。有甚麼遠去了，有甚麼留下了。到處是閃光的碎片，猶如玻璃粉身碎骨後的小片，小粒，甚至是粉屑。我執一枚咀嚼，像痛苦的漿果甘美如飴，如憂傷的清蓮芬芳馥鬱。

我懷着熱望向着那最高努力，置身在一片永恆的強光中，我意識已來到天的第九層。

我眯着眼，從手指的縫隙里看到五色的祥霧繚繞，穿着聖袍的天使們在雲端列隊，號角聲，讚美歌聲響遍整個天庭，我全心感動了。

注 1: 聖經啟示錄 21 章 4 節

注 2: 希臘神話裡的牧神 Pan

注 3: 希臘神話裡的仙女 Syrinx

注 4: 指俄羅斯著名作家果戈理的小說《死魂靈》的人物

注 5: 「愛奧蓮」豎琴 (Aeolian Harp), 一種樂器。它不需人彈奏, 只是放在當風之處, 任由風從弦間滑過。很多文士為它寫下了美麗的詩篇, 很多音樂家研究和捕捉它的偶然而成, 可遇不可求的和絃。



## No. 2 詠嘆調

### 第一節 日暮餘暉下的黃房子

香港國際機場的停機坪上，國泰航空的飛機像一隻白色大鳥，正欲乘空飛去。

旅客們陸續走進機艙，她走進來的時候，彷彿把外面的陽光也帶進來了。光線還在棕色長髮上閃爍，金蜜色的臉龐閃着光，眼睛像靜靜躺在陽光下的深色海水。

碎花連衣短裙，外罩牛仔布的短外套，背上背着個長方形的盒子。

她找到自己的座位，鄰座端坐着一位先生，灰白頭髮，帶笑的嘴角和藍眼睛。

看到她正從肩上拿下長盒子，「我可以幫你嗎？」先生義不容辭的站起來，幫她把「行李」放上行李架。

「是小提琴嗎？」

「是的，謝謝你！」

先生為猜對了而沾沾自喜：「你一定是一位音樂家。」等安坐下來，音樂就成了自然而然的話題。

音樂是和人溝通的最好語言，音樂贏得信任和好感。

「還不算，我只是個音樂學生，到倫敦音樂學院來讀書。嗨，我是 Ivy」艾斐



兒伸出一隻手。

「我是 Ian Jones，很高興認識你。」伊恩 鍾斯也伸出手來。

從香港到倫敦漫長的旅途中，他們談得很投契。聽說她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宿舍，打算先在酒店住幾晚，伊恩邀請艾斐兒在他家安頓。

想像中英國人都是保守，嚴苛的，沒想到卻如此熱情和值得信賴。

北倫敦的海格特（注 1）被夕陽餘暉暈染成了一幅印像畫，一座淡黃色外牆的兩層房屋，從遠景到中景再到近景，當它變成特寫的時候，伊恩上前兩步，掏出鑰匙打開黃房子的門，邀請艾斐兒進屋。

窗前沙發上一隻剛剛睡醒的貓，兩隻黃綠惺忪睡眼望了望他們，盡情張大嘴打哈欠之餘，順便「喵」了一聲——為表示良好的出身背景，它發表了簡短的歡迎致辭。

伊恩抱起小貓，對艾斐兒說：「歡迎你，Ivy。」

艾斐兒環視了一下這個寬敞的客廳，淺藍的牆壁，寬大的深藍色絨布沙發，壁爐，安樂椅，靠窗還有一架白色的小型雅馬哈三角鋼琴。

向後窗外望去，花園裡微風吹拂着修剪整齊，欣欣向榮的植物。

「唔……唔……」伊恩檢視了一下自己的家，狀甚滿意地說：「鐘點女工和園丁在我旅行期間，讓黃房子的一切事物有條不紊的正常運行。」

艾斐兒走過去，摸摸鋼琴蓋：「你彈鋼琴？」

「哦，我不會，我女兒喜歡，可她也不會彈。我希望有人能經常為我彈彈這純屬『擺設』的鋼琴。」

「我主修小提琴，副修鋼琴。」說着，艾斐兒掀起琴蓋，站着彈了一串簡單的旋律。

只是一串簡單的旋律，伊恩也像久旱逢甘露，狀甚陶醉的說：「『沒有音樂，生命將是一場誤會』儘管尼采是頗具爭議的哲學家，對於他的這個論點，我絕對贊同。」

他們七手八腳的提着行李，沿着客廳正中的樓梯走上去。樓上的走廊，圍着三間睡房。

「頂頭那間是我的房間，這間是單人房，我女兒有時候回來住的。」伊恩指着那兩個門說。

走進靠近樓梯的一個門，是個雙人房間，伊恩推開長長的窗戶，白窗簾姿態優美的飄動起來。

大床上鋪着柔軟潔白的被褥。帶鏡子的衣櫃，梳妝台，書架，所有家具都是灰白二色相間。牆上掛着些素描人像畫，這間格外素淨的房間，現在是艾斐兒的了。

來到英國的第三天，艾斐兒去學校報到。人生地不熟，這讓艾斐兒緊張了一個早上。

出了貝克街地鐵站，拿着伊恩從電腦地圖上打印出的路線圖一路走着，看到一座古典高雅的建築，這正是音樂學院。

一切手續順利辦好後，艾斐兒心中像有隻小鳥唱歌。到目前為止，一切順利，處處遇貴人。

來自香港，拿到全額獎學金來英國音樂學院深造的艾斐兒，走進黃房子向她敞開的歡迎之門，正式開始了她的英倫生活。

---

注 1：海格特—— Highgate，北倫敦的一個市鎮。

## No. 2 詠嘆調

## 第二節 與「洋」共舞

一如「愛麗絲夢遊仙境」，年輕的艾斐兒走進這個陌生然而又不十分陌生的國度。

《仲夏夜之夢》，《雙城記》，《紅與黑》，《咆哮山莊》，《福爾摩斯》，從小時起就是案頭最喜愛的讀物。

十九世紀的維多利亞時代，那些撐着裙箍，張開大大裙擺的裙子，插着鮮花，羽毛，象徵身份的帽子，考究的髮型，純正的英國口音，繁冗優雅的禮節，更是艾斐兒的最愛。

哥特式的教堂尖頂，紅磚灰牆黑鐵欄，紅電話亭，黑出租車是這個國家的色彩和標誌。

女王，王子，公主，貴族，上下議院，這個所謂的「日不落國」，至今仍保持着等級森嚴，維持着冷靜和體面。首相市長，宗派黨組，互相制約，互相監督，帝王制和新型國家管理階層，公平民主的治理這個國家。

朋克的奇裝異服，狂野不羈的搖滾，神秘諷刺的街頭塗鴉。怪癖扭曲，流露童年陰影的藝術。這個最古老守舊的國家卻兼容並存最大膽，前衛的現代潮流。

走進黃房子，掉進兔子洞（注1），與「洋」共舞。

艾斐兒每星期為自己的房間付租金給伊恩，在家大部分時間在自己房裡，練琴，玩電子遊戲，上網。不練小提琴的時候，就在客廳裡為伊恩彈彈鋼琴。

伊恩經濟優厚，據他說，他的整個青年時期都在做兩件事——賺錢和存錢。到現在，錢源源不斷的供給她享受最後的人生階段。

他不打算留太多給他的獨生女兒，儘管有時女兒會向他借一點錢。伊恩和艾斐兒談起這個話題時，理直氣壯的說，自己賺得的錢，理所當然要自己盡情享用。租金根本不是他考慮的因由，租一間房間給艾斐兒，只是尊敬學音樂的她。

彈完肖邦的《夜曲》，艾斐兒坐在沙發上，接過伊恩遞過來的咖啡。

「Ian，你知道嗎？我們學院的教授，還有指揮都叫 Ian。」

「你在街上喊一聲我的名字，起碼有五個人會回應！哈哈..... 我們西方人的姓名可從來不求花巧和新意。我們世世代代沿襲來自聖經，哲人的名字。大量的重名者，要靠加上姓氏來區分，姓氏不夠就再加上父親的，母親的名字。再不夠，職業也是我們的姓，甚至地名也都加入了我們的姓氏之列。」伊恩侃侃而談英國姓名學。

「嗨，告訴你一個好笑的名字，以前我讀書的時候，有個同學叫 Anita Bath」伊恩憋着笑，盯着艾斐兒的眼睛。

「這好笑嗎？Bath？沒甚麼特別啊？很多人姓 Bath，英國的著名城市也叫 Bath 啊。」艾斐兒沒反應過來。

伊恩一字一頓的拆開來讀：「A —— nit —— a —— Bath」他眼睛還盯着艾斐兒。

艾斐兒差點噴了咖啡，大笑起來：「噢，我明白了！聽起來像 I need a bath（注2），哈哈.....」

伊恩笑着：「再說一個給你聽：Warren Peace」

艾斐兒已經懂得了遊戲規則，飛快的搶答：「War and peace」  
（注3）

「你說對了！你明白了！哈哈.....」伊恩高聲大笑起來。

華洋共處之間的「戰爭與和平」，箇中微妙，難言之隱，絕非一言兩語就說得清。英國人無時無刻的妙語連珠，要能在他們講笑話時懂得笑，習慣他們透着傲慢與偏見隱隱殺氣的，刻意的「溫和有禮」，話裡有話的顯擺「優越」。如果你完全懂得怎樣周旋，你就差不多是一個英國人了。

客廳壁爐上有一張黑白照片，陽光下的小男孩，短褲長襪的校服，體現着大不列顛英倫風。根據伊恩臉上當年曾經俊朗的遺跡來判斷，這個男孩就是伊恩。

「這是你啊？哈哈……好可愛啊！」

「是的，是我，我不是一生出來就這麼老的。」伊恩狡黠的眨着眼睛。兩人笑得樂不可支。

「看看我的相簿嗎？」

「好啊！」

伊恩從書架上拿出幾大本相簿，裏面記錄着屋子主人一個個重要生活片段。艾斐兒捧着大厚本相簿，伊恩從旁指引，講起他的故事。

伊恩已經退休，離婚多年。他不像中國老一輩人那樣渴望天倫之樂，並不盼望獨生女兒回家來，也不希望生活上添一個伴侶。他更崇尚單身生活。

照片上的他，夏天在澳洲游泳滑浪，冬天在瑞士滑雪溜冰，法國羅浮宮看畫，慕尼黑啤酒節，維也納的新年音樂會，意大利參觀百花大教堂的第一座文藝復興式的圓頂。他享受退休生活，永遠在整理行囊到其它國度去，留在英國的日子，也是劇院，音樂廳，畫廊到處去，最多時候是泡在酒吧裡。

相冊中間幾頁是幾個女人的照片，這時他開始饒有興味的講起他的情史。不斷在舌尖和上脰之間發音，不是 Lee，就是 Laura，還有 Lisa，那是他幾個情人的名字。人心的增長速度遠遠緩慢過年齡的增長，伊恩至今仍在情人們中間周旋。

艾斐兒默默聽着，無意探究「L」們之間的糾纏。翻到這一張照片時，伊恩忽然沉默了。那是張教堂婚禮照，高瘦英俊的新郎不用說是伊恩，還不到他肩膀高的新娘，身材豐滿，樣貌秀麗。

除了在教堂讓上帝見證他的婚姻，伊恩幾乎從不去教堂崇拜，雖然他在嬰兒時就受了洗。「我相信上帝，但我不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他說。

神聖的婚姻才令艾斐兒感動。「這是.....你的前妻？」

關於這個曾和他生活過，並有一個女兒的前妻”，伊恩反而一帶而過，看來愛情真的逝去很遠了。

如果在飲食方面沒有衝突，華洋相處就基本沒有問題。

每天早上，伊恩都在廚房裏鄭重的，一絲不苟的為自己準備早餐。當他捧出那一大盤，一邊放在餐桌上，一邊說：「看看這個！看看這個！」排比句的後面那句比前面略高音一點，絕對有表演的痕跡。「名副其實的太陽蛋，香腸的火候剛剛好，蘑菇還滋滋響着，半個番茄徒添許多美感。」

幾乎所有酒店都向住客提供免費早餐，所以人們才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吃上這麼一盤英式早餐，大抵一天都不用吃飯了。現代時尚女性崇尚健康飲食，艾斐兒的早餐是一小片烤多士（注4），擦上檸檬果醬，再加一杯果汁。

伊恩絕對是中餐的忠實擁躉，咕嚕肉，揚州炒飯，永遠也吃不夠。嗜辣如命的他，還老馬識途的去唐人街吃四川菜。如果有一天不吃中餐，那一定是印度餐。

相比起來艾斐兒的飲食簡單得多，有過慘痛經歷的同學們告訴她，盡量不要用老外的廚房，香飄十里，可能成為被鄰居投訴的罪狀。

這天，艾斐兒放學回來，看到前院停着一輛陌生的車。進屋看到沙發上坐着個女子，不高的身材很豐滿，秀麗的臉龐，酷似照片上伊恩的前妻。

「啊哈，讓我來介紹，這是我的新房客 Ivy，她來英國讀音樂學院。這是我女兒 Sarah。」

「嗨，我父親說，你不但小提琴拉得好，鋼琴也彈得好極了，太棒了！我很後悔小時候沒有學鋼琴呢！」莎拉笑着站起來，和艾斐兒貼面親吻。

伊恩 30 歲的女兒早幾年搬出去和男朋友同居，「結婚」至今不見跡象，看男朋友的架勢，似乎打算永遠同居下去。

不知為甚麼，現在的中外男士都不願結婚，女士們使盡絕招，甚麼逼婚，生個孩子來加強之間的血緣關係，誰知這些男士們軟硬不吃，女士們也只能忍下去，等他們有一天能良心發現。

為了款待莎拉，伊恩和艾斐兒合資叫中餐外賣做晚餐。

「親愛的，你要吃甚麼？」

「我要吃咖哩雞飯。」女兒在父親面前永遠是孩子氣的。

伊恩拿出幾張附近中國餐館的菜單，帶上老花眼鏡研究着，秉承他對食物一貫一絲不苟的精神。然後拿起電話訂餐，咕嚕肉，咖哩雞等菜名從他口中出來，都像在念莎士比亞的台詞。

40 分鐘後，菜餚擺了一桌子。莎拉把那盤咖哩雞飯放在自己面前，開始津津有味的吃起來。

艾斐兒招呼她：「試試這些啊！」

莎拉疑惑的問：「可以嗎？父親已經為我叫了咖哩雞飯呢。」

艾斐兒一顯中國人的豪氣：「吃吧！」

伊恩超溫柔的說：「親愛的，你喜歡吃就吃吧。」

莎拉感激的望了艾斐兒一眼，叉子直向紅得發亮的咕嚕肉。

艾斐兒看看吃得滿頭大汗，紳士風度蕩然無存的伊恩，第一次覺得英國人有些時候也不完全是對的。

一天下午，伊恩在廚房為自己準備午餐，艾斐兒獨自坐在客廳裡，呷着味道還不錯的即溶咖啡，隨意欣賞着客廳。

這裡剛剛裝修過，雖然新添了些裝飾品，仍然堅守着主人簡約的品味。原先這邊牆上，法國印象派畫家雷諾瓦的嬌媚女子，撐著小陽傘，細腰蓬裙的輕移蓮步，到另一面牆上去了。取代的新寵是兩張小小的油畫，掛在壁爐兩邊，分別被上方的一盞小日光燈管照着。

這兩幅不大的畫，幾何形的裝飾風格，色彩強烈而絢麗。畫下方，一條白色線條搭着另一條黑色線條，點上幾片綠葉，花蔓般的纏繞着畫家的簽名：Charlotte Ha

伊恩端着一個托盤進來，上面擺滿他的午餐：夾着烤牛肉，生菜和番茄的法國包，一小瓶蘿蔔醬，一杯紅茶，奶杯和糖罐。

「噢，你在看 Charlotte 的畫嗎？很特別的畫家，中國女士，長得很美，中文名字叫哈魯七。」

「對不起，可以再說一遍嗎？」

「哈——魯——七，大概是這樣，這好像是廣東話，你知道，我不會說中國話。」伊恩聳聳肩。

儘管伊恩一字一頓，艾斐兒仍然覺得這是個毫無美感的名字。



「這是我在她的畫展裡買的，你認為怎樣？我倒是相當喜歡她的畫。」伊恩接着說。

雖然艾斐兒對畫沒甚麼研究，無論是「哈魯七」這個名字，還是她那交織着愛恨情仇的簽名和她的畫，也說不出為甚麼，都有點抗拒。

艾斐兒盯着畫沒發表意見。

伊恩把托盤放到茶几上，在沙發上坐下，往茶裏加上一匙糖和一點牛奶，慢慢攪動着。然後端起來喝一小口。抬起眼睛望着艾斐兒：「我收到她的邀請，過幾天是她的畫展，我們看畫展去。」伊恩咬一口法國包。

---

注 1：出自愛麗絲夢遊仙境

注 2：讀音好像：I need a bath 中文意為：我需要洗澡。

注 3：讀音好像：War and peace 中文意為：戰爭與和平

注 4：麵包片

## No. 2 詠嘆調

## 第三節 櫻桃溪 畫廊

英國的初冬，夜色總是急不及待地過早降臨。伊恩和艾斐兒去看畫展，車穿行在夜色中。

建築和樹木的線條，邊緣，在淅瀝淅瀝的雨中模糊了，失去了立體形態，像一個個平板的剪影向後退去。四周越來越黑，車燈照着雨絲長長的斜線。

戈德斯東是位於外倫敦的一個小鎮，不通地鐵，只有一個小小的火車站，而且離鎮中心還有一段距離。

「這是個很小的鎮，郵局就是最熱鬧的鎮中心，‘櫻桃溪’畫廊絕對當得起文化中心了。」伊恩介紹說。

來到小鎮的主街，伊恩放慢車速，眼睛看着街兩邊已經打烊的店鋪，嘴裏念念有詞：「God said: Let there be light.....Let there be light……」（注1）

當看到燈箱招牌上的「Cherry Creek Gallery」（注2）幾個大字，伊恩高興的大聲說：「And there was light!」（注3）他們互擊了一下掌後，伊恩找地方泊車。

門前已站着兩三位來賓，玻璃櫥窗被宮廷式窗簾嚴實的遮着。大門豁然向站在黑暗中的人們敞開，光亮和熱鬧也隨之豁然敞開，人們一時還不能適應的眯着眼睛。

兩位女士笑意盈盈的迎他們進門，一位幫他們掛好外套，另一位從門邊擺着滿滿小食，飲品的長桌上，遞過來一杯紅酒。「哈！Mulled Wine，我的最愛，用糖和橙子煮過的熱紅酒。」伊恩立即喝了一小口。艾斐兒也淺酌一下，又濃又甜又熱。

畫廳正面，蔓延了整個牆壁的是一些裝飾風格的油畫。強烈大膽的線條和色塊，吸引不少人駐足凝望。

這些畫的下面站着一位女子。她一襲 V 領無袖灰綠色禮服，長長的裙擺，纖細的腰間有個蝴蝶結，淺棕色的精緻髮捲圍着她象牙白的臉龐。

艾斐兒一向認為這種短卷髮型是中年婦女的偏好，但是這位女子竟然把這種髮型演繹得如此優雅美麗。女子正站在那裡和幾位圍着她的賓客們談着話。

「嗨，Charlotte！你好嗎？」

「噢，Ian！好久不見，你還好嗎？」

伊恩走過去和她貼臉親吻：「我正在度過我人生中的冬天啊。」伊恩說完這句聰明的雙關語後，響亮的大笑起來，聽到的人也都笑了起來。「噢，我還帶來一位朋友。這是 Ivy，從香港來這裏讀音樂學院的。」

女畫家向艾斐兒伸出手輕握了一下，用廣東話說：「啊，歡迎你！我是夏綠芝。」

哦，「夏綠芝」就是伊恩口中的「哈魯七」，這就是同音異字在意義上的天壤之別。

伊恩曾頗為得意的向艾斐兒談起他和夏綠芝的初遇：「你的眼睛像礦泉水一樣的清亮閃光。」這麼古怪的讚美，竟然贏得了女畫家的好感。

這雙深藏在濃密睫毛中的深褐色眼睛，像草叢中的一汪湖水，在月光下閃爍着朦朧波光。

在艾斐兒看來，總覺得這是一雙看不出焦距的眼睛，當它們望着你的時候，有可能只是望着你的後面。這是一雙摸不透意思的眼睛，它們可能是熱情的，也可能是冷漠的。這個美麗的，有着西化面孔的中國女人並不討人喜歡，至少艾斐兒是這麼認為的。

寒暄過後，他們走開去看另外藝術家的作品。畫廳的另一邊是一位雕塑家的作品。人像，人臉，手，腳等，擺滿了一張長長的小桌。這些彰顯着藝術之美的斷肢，被艾斐兒一不小心和“紙盒藏屍案”聯繫了一秒鐘，趕快驅除乾淨這個褻瀆藝術的閃念。

幾位來賓在翻看一本相冊，裡面是雕塑和原模特對比的照片，那邊還有一些仿製名家的石膏作品。

艾斐兒慢慢踱上二樓，這裡展出很多自製，手繪的工藝品，如首飾，掛鐘，賀卡，油畫，水彩畫，攝影作品等琳瑯滿目。

人們在圍觀一位藝術家即席揮毫，現場手繪賀卡和名片。

那邊有兩幅水彩畫，一幅是《香港上環街景圖》，並排掛着的另一幅上，中國面孔的《賣菜婦》坐在色彩斑斕的蔬菜堆里。那是在英國出生的華人藝術家文迪的作品。香港是她父母的故鄉，這些畫是她去尋根時畫的。

艾斐兒和這個徒有其「中國面孔」之表，卻不會說中文的華人畫家談了一會兒，也頗有些他鄉遇故知的感覺。

撩開一重墨紫色的絲絨幕簾，沿着有雕花扶手的樓梯蜿蜒而上，是這所畫廊的最高層。靠近樓梯處有兩個羅馬柱，上面纏繞着一些藤蔓。落地玻璃窗佔據了整面牆壁，屋頂上巨大的圓形畫，畫的是藍天白雲和神態各異的小天使。今天的畫展，大概重點推介夏綠芝，三樓也幾乎都是她的畫，看來畫廊頗重視她。

這裏多是一些音樂體裁的畫，很合艾斐兒的胃口。系列畫「紅白藍三部曲」之《紅色隨想曲》，《白色幻想曲》和《藍色奏鳴曲》。

德沃夏克站在《銀色的月亮下》。《貝多芬的銅像》在他的遺物中，鋼琴，粗糙簡陋的助聽器，指揮棒，餐具，還有一枚有路易十四頭像的金幣和歡樂頌的手稿。舒伯特形單影只踟躕在茫茫雪原的《冬之旅》。聖桑和湖中優雅的《天鵝》。普契

尼的日本情結《蝴蝶夫人》……

看看價錢，哇！艾斐兒還不至於擺闊得要買這些動輒幾千鎊的畫。

作為夏綠芝的忠實粉絲，伊恩看中了兩幅綜合藝術畫，一幅藍色背景上粘上幾片被塗上深淺銀色的真正樹葉。另一幅，夏綠芝介紹說，這是以衛生紙和膠水為基本原料，用手抓出各種紋理，最後上色的。

「我偏愛現代藝術」伊恩說。

夏綠芝聳聳肩：「創作現代藝術只需要一堆垃圾就夠了。」眾人笑起來了。

「雖然我的洗手間裡衛生紙夠多的了，我仍然又買了這些。」伊恩揚了揚手上的畫，還狡黠的單了一下眼睛，對於再引起了眾人的笑聲頗為得意。

有一幅小小的畫深深吸引了艾斐兒，那是畫在一塊玻璃上的樹林夜景，冰冷，通透，幽藍，濃黑，蒼白……

看看價錢牌——80英鎊，既然來捧夏綠芝的場，買幅畫是一定要的了。「請把這幅畫給我包起來吧。」艾斐兒對工作人員說。

「噢，多美麗的畫！」有位女士在後面輕聲讚歎。

水晶吊燈上有隻做網的蜘蛛，這時在艾斐兒的眼裡彷彿搖着近鏡來了個大特寫。只見它一忽兒吊在長長的絲下端，一忽兒又悠然的爬上去，莫非它也湊熱鬧的在做行為藝術？

艾斐兒想起尼采的話：「這只緩慢的蜘蛛爬向月光，而這月光本身，和你和我在大門邊竊私語着永恆的東西。我們對過去的東西不是已經一致了嗎？我們不再踏上漫長之路，不再永遠奔波了嗎？可是我的思想和我思想後的思想讓我害怕。」

是啊，人的大腦無時無刻的產生出許多思想出來，思想後還有思想，這些思想最

終會把自己嚇到，尼采大抵就是這樣才瘋了的。

啊，這裡越來越熱。艾斐兒走近窗邊，後花園裡有座玻璃屋，在雨夜的迷蒙中閃着暈黃。透過玻璃，看到裡面有很多畫，應該是另一個展廳。

艾斐兒下樓，走出後門，逕自從雨裡跑過花園，走進玻璃屋。

「Hello，請隨便參觀！」看到進來客人，畫家招呼說。

紫羅蘭色澤的眼睛，鮮紅的嘴唇和金色披肩長髮，他不動時就是一幅極具色彩的畫。

除了艾斐兒還有另外兩位客人在看畫，這位年輕畫家畫的都是像他一樣無憂無慮的畫。「我是 Troy Gordon，你呢？」

「Ivy Nga」畫家向艾斐兒介紹着自己的作品，並和她攀談起來。

聽特洛伊說，他畢業於聖馬丁學院，幾年前開辦了「櫻桃溪」畫廊，除了展示自己和同學，朋友們的作品，他還在這裡教授繪畫課。夏天天氣好的時候，在花園的大樹下上課，冬天就在玻璃屋。

原來特洛伊就是這座畫廊的年輕老闆，他不但是個藝術家，還正在轉型為生意人。他不失時機的正遊說艾斐兒上自己的繪畫課呢。

特洛伊從架子上拿了一張印刷精美的宣傳品遞過來：「看看這個，我的繪畫課，附近有不少人來上我的課呢！你有沒有興趣？」

艾斐兒告訴他，自己正在音樂學院就讀，上課，排練，考試，還有音樂會，這已經需要付出全部的時間和精力了。

正和特洛伊互留電話，伊恩走進來：「我到處找你，原來你在這裡。」

特洛伊向伊恩伸出手，艾斐兒立刻介紹說：「這是我的房東 Ian，這是畫廊的老闆 Troy。」他們同時說：「我們見過。」

伊恩看了一會兒特洛伊的畫，然後轉向艾斐兒：「我們可以回去了嗎？」

他們向特洛伊道別，又走去前面和夏綠芝道別。

最後，他們穿起外套走出畫廊。只是隨意一瞥，艾斐兒忽然發現正站在一家葬禮店的門口，不由打了個寒顫。

「Ian，你看，畫廊就在葬禮店隔壁。」

「那又怎樣。」

「我們中國人會認為不吉利。」

「聽着，Ivy，」老頭兒清了清喉嚨，顯得更鄭重一些，「這是英國，而英國人認為葬禮店和任何其它店，如朱古力店，花店等，沒有任何不同。」

不管英國老頭兒怎樣咕噥，艾斐兒還是覺得涼意陣陣，趕快跑上車離去。這個充滿藝術氣氛的夜晚帶着陰森的尾巴，留在艾斐兒的記憶中。

---

注 1：上帝說：要有光，要有光……（來自聖經《創世紀》1 章 3 節）

注 2：Cherry Creek Gallery 櫻桃溪畫廊

注 3：那裡就有了光！（來自聖經的《創世紀》）（來自聖經《創世紀》1 章 3 節）

## No. 2 詠嘆調

## 第四節 誰 誰在那兒

本來下午還有一節樂理課，但是老師不在學校，所以艾斐兒就早回家了。

坐在地鐵上，幾乎人人手裡一本讀物，怎樣的誤點，晚到，人們都隨遇而安。生活在英國，總要學會英國人的耐性，克制能力和滿足感。只要有點陽光，人們就對冬天的幸福非常滿足。

就因為有那麼一點陽光，下車後，艾斐兒打算在住所附近逛逛。

海格特是北倫敦三區的市鎮，屬於倫敦最昂貴的住宅區之一。房子本初是為給人類居住而建造的，不知從甚麼時候起，房子的概念和意義變了，它不再是單純的住所了，「物質」的房子躍升為每個現代人「精神」的夢！

耶穌基督說：「狐狸有洞，天上的飛鳥有窩，人子卻連枕頭的地方也沒有。」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居無定所，而有些人卻擁有多處房產，豈知人最終只需要一點點空間來容納腐爛的屍骨。

艾斐兒所抱的態度是，房子和藝術品一樣值得欣賞。她慢慢走着，一家一家看去。看到那些精心設計的前花園，美麗的門窗，紗和絲絨的窗簾，艾斐兒都會用目光遙送自己的夢進去。那裏有可想而知的幸福，溫馨的香氣瀰漫其中。

「我如果住在這裡，將永遠沒煩惱。」艾斐兒這樣肯定。

忽然，彷彿出現了一串不諧和音似的，幾個「不修邊幅」的住宅映入眼簾。門前排列的幾個垃圾桶半張着嘴吞吐着幾袋垃圾，剛才美好的圖畫立時碎成幾塊飄走了。這些門邊有多少門鈴和對講機，就有多少個小方格藏在裡面。每個方格清一色的廚房，廁所加一張床，人們叫這個做 Studio（注 1）。

住在這裡，想在房間裏瀟灑的轉個身絕對是奢想，但畢竟是屬於自己的一個小窩，所以很受年輕人和窮人的歡迎。本來只能住一家人的房子，被充分利用，使用率



成幾倍的增加，金錢也幾倍增加，所以套房也成了各業主們喜聞樂見的形式。

天飄下了雨點，不一會兒，雨就失去了優雅的節奏。英國天氣的「霎時風，霎時雨，霎時晴」三部曲開始奏響第二樂章。艾斐兒堅信「條條大路通羅馬」，對雨中漫步還很樂觀。

只是一會兒功夫，濕漉漉的路面猶如千萬面鏡子，不懷好意的折射，扭曲着物體，為它們配上金蛇狂舞般的光線。眼前迷宮般的橫路，豎道，轉盤圈，拐角，變得那樣費解。

剛才路上還很多行人，轉眼就都不知哪裡去了。看到前面有個上年紀的男士開門倒垃圾，艾斐兒急忙跑過去問：「請問往阿奇維路怎樣去啊？」

那先生說：「那還很遠啊，這樣吧，前面第二個路口轉左不遠，有巴士站，你乘W7 就可以到。」

謝過男士，艾斐兒往前急奔。不知是跑過了，還是怎樣，一直都沒有看見巴士站。住宅也越來越稀疏。

天和地已經連成灰濛濛的一片，沒有任何方向，邊緣，指示，目標的顯示。

艾斐兒放慢了腳步，任由冰冷的雨水澆下來，喉嚨裡哽咽着絕望的啜泣。

一道閃電劃破夜空，緊接着一聲悶雷。藉着閃電的照明，艾斐兒發現一座建築物矗立在身邊，周圍是些樹木。仰頭望上去，上面有個亮着的窗戶，在雨中眨着誘惑的眼睛。

就算任人嘲笑是迷路的愚蠢女孩，也好過在詭異的雨天林中過夜。艾斐兒擦乾眼淚，勇敢的去推那建築物的門。

像所有故事裏說的那樣，那門是虛掩着的。

裏面一條迴旋樓梯通向高處。扶着扶手，順着樓梯上去，腳步聲顯得十分空洞。

這裡有個門，門縫溢出亮光。

艾斐兒心怦怦跳着，輕輕敲了敲門，緊張了半天卻沒人應對。再敲了兩下，還是沒人回答。

艾斐兒推開了那扇門。

這是一個陳設簡單的房間，褪了色的豆綠和米色條紋相間的牆紙，看得出以前曾經的雅緻。兩張也是綠白條紋相間的舊安樂椅擺在窗前。靠牆有個雕花屏風，一架有年頭的舊鋼琴擺在屏風前。

琴上點燃着兩隻蠟燭，一本樂譜翻開着。

「請問這裏有人嗎？」

沒人回應，

「有人嗎？」艾斐兒提高一點聲音

還是沒人回應。

和外面的寒冷相比，這個敗落的房間還算溫暖。除了彈琴，還有甚麼好做呢？也好抵抗那漸漸襲來的睡意。

琴上是舒曼為青年人作的鋼琴曲集，她翻到《第一次失落》（注2），將凍得僵硬的雙手放在琴上，旋律猶豫的響起來。第一次失落，孩子失去心愛的東西而哭泣.....

耳邊似乎傳來隱約的聲音！那是迴聲嗎？艾斐兒立即停下手，側着耳朵聽.....

平靜的水面並未有一絲漣漪。

接着再彈下去，那飄忽的聲音又響起來了，似乎有人跟着哼。

「誰？…… 誰在那兒？」艾斐兒膽怯的問。

她輕輕走去門邊，鎮定了一下，然後猛地拉開門……

外面空蕩蕩的，靜悄悄的。艾斐兒上下看了看，黑濛濛的甚麼也看不見，這裡是唯一有燈光的房間！

一陣寒氣從艾斐兒心底升起來，她不顧一切的順着樓梯跑下去，急促慌亂的腳步聲格外響亮，向下，向下……終於奪門而出。

外面雨已經停了，月亮和星星都露出臉來，夜空泛着一層不可思議的紫光。樹林裡除了風吹樹葉的沙沙聲，和偶爾兩聲夜鳥啼叫，再聽不到其它的聲音。

這座古怪的建築，看樣子是一個塔樓，矗立在一個莫名其妙的樹林中。順着前面的圍牆兜了很大的一個圈，圍牆裡黑漆漆的。

艾斐兒站在塔樓下面向上望去，窗邊似乎有個黑影，也正在往下看。

冷冷的恐懼從心底滲出來，艾斐兒拔腿就跑，直到跑上一條兩邊有住宅的小路邊。巴士站終於出現了，W7 號巴士從遠處橫衝直撞而來。艾斐兒趕快招手，登上巴士離開，好久心還在撲通撲通的跳着。

沒多久，艾斐兒邁着堅定的步伐走在阿奇維大街上，看到幾個年輕人，可能剛從酒吧出來，邊走邊笑邊唱。

仍舊是世俗的世界！艾斐兒搖搖頭，趕回伊恩的家裡。

家裡沒人，伊恩可能還泡在隔壁酒吧裡。艾斐兒開了燈，黑暗的房間似乎突然睜

---

開了眼，艾斐兒嚇了一大跳。

鎮定良久，跑到洗手間，脫下濕透了的衣服，洗了澡。在雪櫃裏找了個三文治兩口吞下肚，再倒一杯牛奶一飲而盡。

伊恩開門進來，看到艾斐兒坐在鋼琴邊沉思。

「音樂裏有足夠的生活，可生活裏永遠沒有足夠的音樂。這是拉赫曼尼諾夫的名言。」伊恩說着，坐在沙發上和那隻貓保持着同樣的姿勢。

旋律在指尖下流淌出來。第一次失落，弟弟撕壞了我心愛的圖畫書，我鍾愛的洋娃娃頭髮掉了，父親離開我到天堂去了……

伊恩凝神的聽着，不知他聽出來些甚麼。

倫敦不斷地重複着雨夜，倫敦的故事也不斷地重複着雨夜。

---

注 1: Studio 套房

注 2: First Loss 第一次失落



### No. 3 敘事調

## 第一節 小城 白城

白城是中國的一個小城，白城的冬天總是下雪，白城到處是白茫茫的鹽鹼地，白城的夏天太陽白晃晃的。

白城小學門口，白晃晃的陽光下，一位面容清秀，看起來還十分年輕的母親，短髮掖在耳後，衣服打扮過早的老氣橫秋。她一手拿着一隻冰棍兒，一手拿着一把傘，在學校門口等着接她的女兒放學。

下課鈴聲響了，孩子們邊跑邊叫的一下子湧出校園，世界驟然變得喧鬧無比。最後走出來一個安靜的女孩，像喧鬧世界的一片空白。她很瘦弱，臉上的大黑框眼鏡，更顯得她十分蒼白。

「小白！」母親急忙迎上去，把冰棍兒遞給女兒，傘也遮到女兒頭頂上：「哎呀，今天太陽可真猛，趕快回家，媽媽煮了綠豆湯呢。」

這時一塊忿忿不平的小磚塊飛過來，女孩鼻樑上的眼鏡被砸得掉在地上，眼鏡片也摔裂了。她低聲痛苦的叫了一聲，手摀着鼻樑。母親擔心的拿開她的手，那裏瘀青並腫起了一大塊，中間有個擦破皮的傷口。

一羣男孩子哄笑起來，女孩子們圍着看熱鬧，肇事者頗有些自鳴得意。

「這多危險啊！砸到眼睛怎麼辦！」母親喊着，扯住那男孩子：「你幹甚麼！為甚

麼要這樣做？」

「孟白嬌里嬌氣，是個嬌小姐，我就要打她！」流着髒汗的男孩掙扎着向母親喊。「嬌小姐」這三個字，從那孩子嘴裡說出來，是有特別惡毒的含義的。

母親把這惡毒的傢伙扭送去了教研室。

班主任坐在那裡淡漠的聽着母親投訴，垂下的眼睛斜過來看看孟白的鼻樑。他應付公事的訓斥了那男孩幾句，然後抓抓油膩的頭髮對母親說：「你們也要檢討一下自己，你的女兒也太嬌氣了，別的孩子都看不慣。」

母親氣憤得不知說甚麼好「有你這樣的老師，當然有這樣的學生！」拉着孟白回家去了。

那天晚上，母親做了一個夢，夢見女兒拄着雙拐走來，「女兒，這是怎麼回事?!」女兒淒慘的流着淚，母親一下子驚醒了。下床走去孟白的臥室，母親坐在床邊撫摸着女兒的頭髮。女兒側身向裡躺着，鼻樑上的傷口已經擦了藥水，只見長長捲起的睫毛尖微微顫動着。

自從懷上孟白，母親就吃甚麼都嘔吐，要靠打葡萄糖針來補充營養。所以先天不足的孟白，身體非常孱弱。心臟病，營養不良，動輒感冒發燒。她的童年在每年兩次定期的眩暈，常常臥床不起中度過。失眠症困擾了她 8 歲那年整個夏天，醫生說，那是不正常的。

假如有一朵三色魔花，每撕下一片花瓣就能滿足一個願望。那麼孟白的第一個願望是 - 要像個正常人，第二個願望是 - 要像個正常人，第三個願望還是 - 要像個正常人，可她就是和其他孩子不一樣。

體育課沒她的份，勞動課她是例外，孩子們的遊戲她都不會玩。所有孩子能應付自如的事，孟白都做不到。

她不漂亮，又懦弱自卑，她甚至覺得自己連聲音都是最難聽的。課堂上老師提問，

她嗓子咕嚕着，就是出不來聲。老師氣得說：“這是甚麼學生！坐下吧。”孟白的頭垂得更低了。

有一次，幾個孩子打鬧着，往對方臉上塗抹藍墨水。她悄悄在自己腮邊也塗了一小片藍墨水，但是仍然沒有人因這個印記，而承認她是同夥。

別的孩子把腳放上課桌，她也模仿，別人放下來，她也跟隨。但是永遠只慢一拍，仍舊沒能合拍合群。阿Q（注1）做夢都希望有人向他叫「走！一起去革命！」，孟白也有這樣的夢。

只有父母愛孟白，溺愛讓她把所有委屈都遷怒於父母。孟白在外面和在家裡判若兩人，在外面她緊張軟弱，在家裡則是暴躁和不可理喻。

老師安排她和一個年齡最大兼愛放屁的男生同桌，孩子們哄堂大笑着說：「一個香，一個臭，哈哈……」孟白覺得「香」比「臭」更加恥辱。

孟白走在街上，對於這個特別蒼白的女孩，人們紛紛投來奇異的目光。孟白發明了一種眼神來回敬，人們都說那眼神很不善良，透着骨子裏的邪惡。

母親買了一個玩具電子琴，孟白無師自通彈得很美妙，鄰居都過來聽，母親拿出手帕抹着眼角。

童年悄悄溜過，孟白上中學了。

有一天下了課，她無意中聽見女同學們的議論，

「我們班最漂亮的女孩是孟白。」

「她現在不戴那個大眼鏡了，之前的樣子可真呆。」

她就站在她們後面，看到她，女孩子們散開去，有一個經過她身邊時，還「哼」的一聲，她不知道那代表甚麼意思。

她心裏偷偷的快慰着，回家後站在衣櫃的鏡子前端詳着自己。看到母親來到身後，「媽媽，同學們在說我漂亮呢。」

母親抱住她的雙肩，注視着鏡中的女兒：「是的，我的女兒，我從來都相信你是最好的。」

課後，孩子們聚集在操場上，金色的陽光籠罩着大地。孟白站在操場這邊，向遠處望去，操場那邊猶如金色的激流翻滾，無數光點閃亮，金花四濺。

「我要到操場那邊去！」孟白心裡響起了一個聲音。

她深深吸了一口氣，小心的繞過那些孩子們，特別是那些男孩子們身邊，彷彿船隻繞過暗礁，山石。走着，走着..... 那路十分漫長。

有人轉過臉來望着她，目光針一般的刺到她的背上，還聽到竊竊私語：“那是某某班的孟白。”

她向前走着，被囚禁在自心牢籠已久的「自我」此時釋放了。在金光中，她轉過身來面向所有人，好像指揮官面對整個軍隊。臉上帶着不易覺察的勝利微笑。

---

注 1：中國文學家魯迅的小說《阿 Q 正傳》中的人物。



## No. 3 敘事調

## 第二節 被寬恕的人才能安眠

在這之前，孟白從來沒覺得上學是一件快樂的事，可是最近，她常常為去上學感到期待和快樂。

每天她一走進教室，眼光首先會搜尋一個身影，然後假裝不經意的慢慢向那個身影靠近。眼睛的余光感覺到他也偷偷望過來，就覺得幸福不已。如果能和他接近，她覺得那一定是天意。

終於有一天，那男孩向孟白提出了約會——星期天傍晚到一家冰室去吃冰淇淋。

懷着一顆忐忑不安的心，從早上挨到了傍晚。換上一條親戚從北京寄來的藍底白碎花裙子，對着鏡子照了一刻鐘，結論仍然是「不夠漂亮」。跟母親說去同學家做功課，然後出門赴約。

走進冰室，男孩在一張桌子那兒向她招手。他們慌亂，局促，微笑的面對面坐了一會兒，點冰淇淋和杏仁豆腐的時候還很茫然。直到吃東西的時候，他們開始交談了。

男孩的開場白：「嗨，你有沒有注意王星那個傻男生，他還叫星星，他的眼睛呀，真是小呀，簡直……」

「是啊，是啊，那麼小的眼睛，鬼知道他怎樣看到黑板上的字……」

「你覺得徐國強是不是我們班最帥的男生？」男孩在問這個問題時帶着明顯的醋意。

「哈哈……」他們傻氣的，誇張的笑着，說着。

為了搪塞慌亂，他們亂搬出同學們來作為他們約會的話題，其實王星也好，徐國

強也好，此時都成了毫無實質，空洞的名詞。

從冰室出來，他們並肩走着，相互接近的那半邊身子，感覺神經變得異常敏銳。當他們靠近得快碰到的時候，他們會趕快離遠一點。當離得太遠，他們又再靠近一點。他們頻繁的，敏感的調節着之間距離。

他們現在已不像剛才在冰室那樣的大聲說笑，他們小聲談着，仍然未脫離廢話，傻話的範疇。他們怕觸到那個滾燙的正題！他們的心實在跳得太厲害了。

一場戀愛開始了，這以前他們只在書中看到過這個詞。

孟白開始有一種心慌慌的奇異感覺。食物沒味道了，所有她喜愛的東西全都失寵，退居到最不重要的地位。

從小就不怎麼照鏡子的她，現在卻長時間的在鏡中端詳自己的容貌。在經過任何能反映的物體，如鏡子，玻璃櫥窗，她總是向那個模糊的投影望過去，檢查自己是否好看，姿態是否得體。連有時拉得長長的，有時縮得矮墩墩的影子也不放過。希望自己更漂亮的念頭越來越高於一切。

上課時，書本掩護着他們的眉目傳情。放假的時候就一起去公園玩，在公園門口吃涼麵。

那男孩也變了，開始無時無刻，抓住任何時機的表現他的英雄本色，他越來越頻密的變成人群中最矚目的一個。不是站在椅子上，桌子上，就是跑在最前面。說話聲和笑聲永遠最大，表情永遠最誇張。

孟白對他的熱切注意力漸漸轉化成冷眼旁觀，最後，她感到厭惡了。這不是孟白愛情故事裡的男主角。她再也不接受男孩的約會了。

男孩簡單的頭腦不理解孟白的心，他讓她說清楚。「我哪裡不好嘛？你說出來，我可以改。」

男孩還自作聰明的用了軟硬兼施的策略：「哼，別以為自己了不起，長得又不是最漂亮。」

孟白對他厭惡到了極點，看到那張依然漂亮的面孔，幾乎想啾上一口唾沫。

正值夏日傍晚，小街上，很多人在自家門口炫耀般的，吃着大碗紅油油的辣麵條。孟白從一個女同學家出來，埋伏已久的男孩從一個拐角處竄出來，攔住孟白的去路。

「求求你，再給我一次機會吧，我一定會對你好，你想買甚麼，我可以買給你。」  
男孩哀求着。

孟白掙脫他的手，急步向前走着。

男孩又跑到她前面，一下子跪下來：「求求你別走……你再走，我就去死！」

最後那個尖利的「死」字，劃破了小街的諧和晚景。

正在家門口享受晚餐的人們，把吸溜麵條的注意力轉移到這邊來。有幾個人捧着麵條圍過來。

「怎麼回事？」

「這是幹甚麼？」

還有人拉住那男孩，叫孟白快走。

孟白乘機跑遠了，只是在遠處轉了一下身。黑色衣裙和黑色長髮在晚風中飄舞，暮色隱去了她的兩個眼珠，蒼白的面孔上只剩下兩個空的黑洞，就像戒指上的寶石脫落。這是她留給男孩最後的印象。

男孩癱軟的坐在地上。

一個男人說：「這兩個幾乎還是孩子嘛，現在的孩子真成熟得早，我像他們這麼大時，還甚麼都不懂呢。」

眾人搖搖頭走開了。

一連幾天，男孩沒來上學。

這天是班主任的地理課，他不斷抓着油膩膩的烏黑頭髮，嘴裡嘮叨着中國各省市的地名。說到某個地方盛產水果時，那個「水」字說得水淋淋的，在說完「果」字後趁機吞下口水。

一個校工推開教室的門，身後跟着一個中年男子。老師趕快出去並把門關上，他們在教室外談話。同學們全都從窗玻璃往外張望，有的甚至湊在門上偷聽。有人說是那男孩的父親。過了一會，老師進來說那男孩病了，要請一段時期的假，就繼續講他的水果。

下了課，大家迅速的圍着男孩的最要好朋友，他說：男孩在家裡發狂，幾個男人都按不住他，最後只有綁他在床上。現在他在精神病院治療。

平日鬧哄哄的孩子們靜下來，他們被這個消息嚇着了，誰也沒發現孟白灰白的臉色。

回到家，孟白在自己的房間裡發抖，拼命抵制着各種可怕的聯想。

記得小時候，孟白不小心打爛了父親心愛的陶瓷檯燈，父親說：「真奇怪，那東西好好的怎麼就碎了，一定是它自己在那裡呆膩了摔下來的。」孟白急忙接着說：「對，一定是它自己摔下來的。」父親笑笑沒說話。那天半夜，孟白敲開父母臥室的門，尖聲哭叫着：「爸爸，是我，是我打爛檯燈的！」爸爸說：「我早就知道是你，等你坦白。只有知道自己錯了，才能得到別人的寬恕。女兒，我原諒你，沒事了，去睡吧。」

---

得到寬恕的人才能安眠。

「現在，誰來寬恕我呢？」孟白想到了從很多圖畫和書裡看到的耶穌和十字架。她在家外面撿了兩個木條和一條鐵絲，照着圖畫裡那樣，自製了一個十字架，小心翼翼地掛在牆上。她雙膝跪下：「耶穌啊，請寬恕我，求你寬恕我。」

第二天早上，母親把早餐：一角厚餅，還有一包鹹菜，塞進她的書包裡。她踏着自己的影子走向學校。

這件事情在孟白的生命裡蓋上了第一個印章，只是男主角的名字卻像寫錯了的粉筆字一樣被擦掉了。



#### No. 4 宣敘調

### 鴉林夜譚 第一夜

啊！今天早上出奇的冷，冷雨像一條條冰冷的刺芒，蝨得臉生疼。

我聽見你尖叫了幾聲，向世界宣告着自己的誕生。

可世界沒有回應你，照樣陰冷，濡濕，糜厭，絲毫沒有慶祝的氣氛。

你的出生地是一個放滿雜物的窗台。你很小很小，比一隻小雞還要小，渾身黑色，夾雜着白花花的雜毛，也遠遠沒有小絨雞那麼漂亮。

你的媽媽看着你，然後莊嚴的點點頭，從此要履行「撫養」這個神聖的天職了。媽媽展開黑色的翅膀，向廣闊天地飛去。

你安靜下來，一直不是向這邊，就是向那邊，偏着小小的頭向上看。你小小的頭腦知道關注，照顧和寵愛，是從上面來的，你等待着。

過了一會兒，媽媽飛回來了，一邊親暱的呼喚着寶貝，一邊向下搜尋着最合適的落腳點。

寶貝「唧唧，唧唧……」急促地歡叫着，柔弱的小翅膀起勁的拍。你「刷」的一聲，也不知哪來的力量，越過那些雜物，斜着身子衝過去。

媽媽也飛下來，急忙把嘴裡的食物餵給你吃。你吃得滿嘴碎渣，沒顧及禮儀，不掩飾食慾，你歡快，享受的吃着，碎渣甩得到處都是，快樂極了。

你和媽媽用尖嘴互相接吻，媽媽用頭歪來歪去的撫摸着寶貝。

冷雨中呈現着世上最純真，熱烈的愛。

然後媽媽又張開翅膀飛去了，你也走回去自己的地方。再越過那些艱難險阻時，顯得虛弱，蹣跚。

一天裡，媽媽要往返幾次的出去覓食，然後回來餵自己的小鳥。

可那天晚上，媽媽卻再沒回來，「不測」是很難推測的。

親愛的小鳥，現在只剩下我和你了，我們被世界遺棄了，讓我來照顧你吧。

啊！黑夜來臨了，我們做些甚麼好呢？讓我講個故事來度過這漫漫黑夜吧，就像那古老的天方夜譚。

讓我們暫時忘卻一會兒失望，憂愁，恐懼，任憑狂風，暴雨，黑暗，也只有單純的愛與溫馨。

擁有溫軟的床，不等於擁有睡眠；  
進食美味的食物，不見得引起食慾；  
買了豪華的房子，不算有了一個家；  
通宵達旦的娛樂，不全帶來快樂；  
枕邊溫柔的人，不一定給予愛；  
皮夾飽脹充餘，生命卻不豐沛充盈；  
躺在插上十字架的墳墓裡的靈魂，不是個個都能上天堂。



## No. 5 詠嘆調

### 第一節 這麼近 那麼遠

艾斐兒在自己房間裏練習巴赫的夏康舞曲（注 1）。要把這些和弦拉得又準音，又悅耳，真要花一些功夫。

巴赫的無伴奏樂曲，讓原本只適合演奏單旋律的小提琴，表現出多層次的音樂線條，各種技巧，和弦，音型，音響，裝飾，變奏，色彩變幻無窮，幾乎挑戰了小提琴的極限！難怪那個史懷哲（注 2）要說：「巴赫用一個簡單的主題呼喚出了一個世界」。不過，艾斐兒並不贊同那德國人動不動就重新塑造，重新評估，以自己的心理，狂妄的揣度一切。

艾斐兒放下琴走去窗邊，推開窗戶，「呼」的一聲，春風拂過面頰。啊，遠處遍野開滿了早春的黃水仙，桃樹和李樹頂着粉紅和純白的桂冠。一棵棵顏色不盡相同的樹，墨紅，深綠，淺青，配搭得宜層疊着。大門前吊着兩個設計精美的花籃，是園丁的新作。

春色無邊啊！

艾斐兒看看手機，啊，有個未接電話，是特洛伊——那個青年畫家兼畫廊老闆打來的。

艾斐兒打過去，特洛伊的聲音聽起來很磁性：「Hello, Ivy? 」



「Hi Troy，我剛才在練琴沒聽見你的電話，對不起。」

「噢，不好意思打擾你練琴。我想問你一件事，因為我們畫廊將有一次畫展，配合 Charlotte 的畫，我們想請你來做一小時的現場音樂，不知你有沒有興趣？」

「我可以叫多三個同學一起來嗎？我們可以出一個弦樂四重奏。」

「那太好了，不過，演出費不是很多，每人 100 鎊包括交通費，希望你們不要介意啊。」

「對我來說還好啊。我們也需要多一些演出經驗，再有點收入，我想他們也都沒問題。」

「太感謝你了！那你甚麼時候有空，先來這裡看看，我們商量一下細節，再把曲目定了，我好印節目單和宣傳品。」

「我這個星期六下午可以，搭火車過去差不多 4 點左右吧。星期天我也有空。」

「那好，就星期六下午吧，我們聊一聊，晚了，我可以為你安排住處。如果沒問題，我們星期六見，我在火車站等你。」

艾斐兒對此很期待。

星期六放學後，來不及回去，直接拿着琴就進了地鐵站。地鐵再轉火車，差不多一個多兩小時，到了戈德斯東。

隨着不多的幾個穿西裝下班的人出了火車站，人們的背影迅速融入在五彩春色中。比約定的時間早了 10 分鐘。

披肩金髮隨風飄舞的特洛伊一邊快步走來，一邊伸出手，「真高興再見到你，你好嗎？我的車今天去修理，你介意我們步行過去嗎？也不太遠。」

「不介意，這麼美的天氣，我也想看看這個小鎮。」艾斐兒回答。

他們邊走邊談，艾斐兒隨意看着周圍。小鎮安靜，滿足的享受着春日的照耀和春風的撫慰。經過一家家住宅，這一家男人在花園剪草，那一家孩子們在花園玩球，好一幅春樂圖。

二十多分鐘就到了「櫻桃溪」畫廊。

「原來這麼近，Ian 說很遠的。他去隔壁都要開車去，一步路都不願走，卻花大量時間來跑步，上健身室。」

艾斐兒又引伸說「英國人喝汽水要喝代糖減肥的，但是甜品足以甜死人。」然後看看特洛伊，抱歉的笑笑。

特洛伊張開兩手說：「嘿！嘿！現在應該聽聽我的聲音了。我先問一個問題，你說誰是最重要的人？」

艾斐兒思索了一下：「在英國來說，英女皇是最重要的人吧。」

特洛伊微笑不語。

「在櫻桃溪，Troy 才是最重要的人。」艾斐兒看着特洛伊的眼睛又說。

特洛伊說：「此時此刻沒有比送批薩的人更重要的了，」語速逐漸加快：「我現在很餓，我想你也是，親愛的，我們吃批薩好不好？」說完，就跑去打電話給批薩店，足以顯出他此時飢餓的程度。

今天的「櫻桃溪」畫廊和上次有點不一樣，少了一點舞台式的光芒。藝術靜靜的像是在幕後休息的演員。

特洛伊收拾出一張桌子準備在上面吃晚餐。

艾斐兒上二樓去找洗手間，她推開一扇門，這不是洗手間。室內很暗，只看見到處擺着畫。深紫絲絨窗簾透出暗暗的光，應該是對面人家的窗戶射過來的。雖然艾斐兒一向不贊成任何方式的窺探，還是不由自主的走進去。

房間靠牆有個簡陋的小衣櫃，旁邊有張擺滿東西的書桌，還有一張折疊沙發床。艾斐兒走到窗前拉開了那道厚重的窗簾，再捲起一層紗簾。

穿越這扇窗到相隔不遠的另一扇窗裡，是一個明亮的房間。

很潔白，沒甚麼家具，一張床非同尋常的擺在正中。潔白的被單下睡着一個人，而另一個人正坐在床邊的椅子上，在躺着的人臉上忙着甚麼。

艾斐兒忽然意識到床上的是個死人，坐在床邊的是化妝師正在為他化妝。

似乎有個幽幽的聲音響起：「從這裡到那裡，只是幾步遠，在這邊稍作休憩，那邊才是永久的安眠。」

可能「窺視」被發現了，那化妝師抬起頭來向這邊諱莫若深的望過來，看不太清的臉上，眼睛閃着兩個光點。

艾斐兒驚恐的趕快放下窗簾，發瘋似的衝出這個房間。

下面門鐘響，送批薩的來了。

艾斐兒下樓來，桌子上擺滿了批薩，意粉，蒜蓉包，還有一瓶兩公升的可樂。特洛伊斟上一杯泡沫劈啪作響的可樂遞給艾斐兒。

艾斐兒接過可樂，故作平靜的問：「你的畫廊與葬禮店為鄰，你對此有何感想？」

「我當時為了找一個合適的店面費了不少周折，看了好幾家都不太滿意。後來我找到兩個修女的房子，噢！真美極了！但是她們說：不能讓太多人來，也不能做

商業用途。那樣的話，房子再美也對我沒意義。

有一天，地產商打電話來，約我看一處店面，就是現在的『櫻桃溪』。是一對法國夫婦的物業，他們長期住在法國。這裡的一切都具有法式精美，而且租金十分合理，我就毫不猶豫的租下來了。後來才發現旁邊是一家葬禮店，但是，這完全不是問題啊？你認為這有問題嗎？」

「這蒜蓉包的味道很不錯」這是艾斐兒的回答。

好一會兒，兩個餓極了的人才從食物上抬起臉來。

特洛伊首先笑笑說：「我們這樣的吃法，不符合英國人的禮儀，但是只有這樣，才能領略味道的真諦。我很欣賞日本人那樣吸溜麵條。」

艾斐兒說：「餐桌上的禮儀是吃飽了飯沒事做的人們發明的，這些禮儀直接扼殺了味覺享受。」

酒足飯飽的人對生活最沒遺憾，剛才的恐懼淡化了許多。

艾斐兒說：「我不喜歡和太講究的人一起，不過，伊恩在家也不講究，抱着個大盤子，一邊用勺子往嘴裡扒食物，一邊看電視。」

「Charlotte 在你這裡很久了嗎？她來自哪裏？」艾斐兒又問。

「我們合作也有幾年了，她不是我們簽約的畫家，只是自由形式的合作。我知道關於她的非常少，好像她來自香港吧。」

「來自香港？怎麼我看她像個混血兒。」艾斐兒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她是不太像中國人，可能父母有一方是西方人。你呢？你畢業後會回香港嗎？」

「應該是，到時候再說吧。」

「她有男朋友嗎？」女孩子最關心的話題莫過於此。

「好像還沒有，我跟她只是工作上的接觸，對她私人的事很少過問。不過，她是我們畫廊最受歡迎的畫家。」

夏綠芝在艾斐兒的眼裡近乎完美，人長得美，有才華。她看起來很年輕，但是不知為甚麼，艾斐兒覺得她幾乎可以做自己的媽媽。

吃完飯，特洛伊帶艾斐兒走上三樓，夏綠芝近期的畫作《平安谷》，《法國號幻想曲》，《海上琴聲》三幅巨大的畫掛在那裡。

艾斐兒仔細看那些畫，上面都畫了非常美麗的風景。置身畫前，彷彿身臨其境，而且似有一陣陣空氣流動其間。

「這兒可真冷」艾斐兒抱緊雙肩。

「嗯，是有點冷，如果你看好了，我們走吧。」

特洛伊息了燈，黑暗中，三幅巨畫像三個神秘的洞穴，隨時會把人吸進去一樣。艾斐兒快步跑下樓，特洛伊緊跟在後面。

他們走出畫廊，特洛伊帶艾斐兒去自己和朋友合租的房子借宿。

他們一邊走一邊談話。

「我去過一個奇怪的地方……」艾斐兒把那雨夜塔樓驚魂的故事講給特洛伊聽。

「真的嗎？好刺激啊！我們明天去那地方看看怎樣？」特洛伊興味盎然的說。

---

注 1: Chaconne 一種無伴奏樂曲。

注 2: 德國哲學家 - Albert Schweitzer

## No. 5 詠嘆調

## 第二節 迷離光圈

特洛伊住得離畫廊不遠，很快就到了。特洛伊的室友馬克，一位胖胖的男青年，在鎮上的會計公司工作，為他們準備了茶，就識趣的進自己房間裏去了。

從收拾得很乾淨的房間來看，特洛伊是個細心和有條理的人。他拉開衣櫃抽屜，從折疊得整齊的衣物裏，拿出一套藍色方格睡衣褲遞給艾斐兒：「穿這套吧，可能大一點。洗澡在這邊，跟我來……」

特洛伊前面帶路，經過廚房：「餓了，雪櫃裏有食物，這裏有水壺，茶包和咖啡在這裏……這裏是浴室。」他開了燈：「這些毛巾是我的，都是乾淨的。還有洗頭水，沐浴露……那好，晚安，明天見。」特洛伊輕輕吻了吻艾斐兒的面頰。

艾斐兒洗完澡，經過客廳，看到特洛伊在沙發上鋪好了被褥，已經躺下了。

艾斐兒換上特洛伊寬大的睡衣褲。躺在這張男性的床上，似乎間接的和他交流着某種親暱。

男性體味和男性香水交織成令人昏眩的氣味，從被單上，從睡衣裡，從房間四面八方襲來。

……遠處飄來一個個光圈，依次飄過來……她張開雙臂，穿越光圈，向中心飛翔。黑色，藍色，紫色，桃紅，粉紅，橙黃……越往裏，越明亮。

前面有個男性裸體，看不清面孔，又陌生，又熟悉。他膚色極白，稍稍彎曲柔和的背脊，修長的雙腿。隨着風勢，不斷變換着姿勢，飄逸而文雅。長長的金髮隨風向後散開，髮梢偶爾拂向她的面頰。

光圈中心一道炫目的強光射來，一把金色的法國號，越來越近，越來越大，造型

美妙，音色激越.....

四周漸漸幽暗下來，不遠處透出光明，循着走出去，外面陽光普照。回身看，自己剛剛出了一個洞口，上面像門楣的地方寫着字——法國號幻想曲。

旁邊又個洞穴，從那裏飄出撲朔迷離的光圈。彷彿這些光圈有巨大的吸力，轉眼她已飛身進去。

..... 只有早上的陽光才會是這麼新鮮的桔黃，猶如絲絨的綠谷，點綴着紫色苜蓿草，兩隻美麗的白牛犢安靜的臥在那裡休憩。

婉轉牧曲響起，是誰吹着豎笛？那裸露的男性背影，優美，剛毅的線條從背部至臀部，再蜿蜒而下..... 是誰？只知道他又陌生，又熟悉。

嶙峋山岩環繞四周，岩石縫隙間生滿綠色蔓藤。一個個整齊的斷切層面，都像鏡子一樣反射着陽光。

岩間蔓藤後有一雙眼睛，長久凝視着這裡！是草叢裡臥着的一隻少壯獅子，獅子並不危險，牠是這平安谷的守衛者。

四周漸漸幽暗下來，不遠處透出光明，循着走出去，外面陽光普照。回身看那洞口上的字——平安谷。

旁邊又有個洞穴，從那裏飄出撲朔迷離的光圈。彷彿這些光圈有巨大的吸力，轉眼她已飛身進去。

..... 茫茫大海，飄着一葉小舟，她正乘舟遠航。搖動雙槳的船夫，裸露的軀體呈現着男性特有的美感，他唱着一首歌，聽不清歌詞，但感覺很深情。他又陌生，又熟悉。

蘇蓮托的陡峭壁壘迎面而來，遠處的維蘇威火山口偶爾冒着陣陣輕煙，龐貝古城的斷壁殘垣靜靜的躺在海底。

夕陽西下，大海披上了最奢華的玫瑰色錦袍。習習海風送來一陣隱約琴聲，那最美麗的少女塞壬（注 1），坐在高高的岩石上彈着金葉裝飾的豎琴。

船夫停止唱歌，他只是仰望高處。塞壬眼中串串淚珠，像綠色珍珠般從美麗的面龐垂下。船夫英俊的面孔現出狂愛的痛苦，他目不轉睛的凝望那雙綠眼睛，綠色的眸子深不見底。船夫只打了一個寒噤，就迅速跌下黑綠色的深淵。

塞壬尖利的笑聲在海上迴響，霎時間一陣強風刮來，拔去了塞壬的雙翼，她背上鮮血狂噴！豎琴聲竟然像警笛那樣刺耳尖叫！

船兒顛簸幾下翻倒了，艾斐兒跌出洞穴，看到洞口上面的字——海上琴聲。

艾斐兒拼命穿過那些撲朔迷離的光圈掙扎回來，怎麼做了一連串香艷情慾的警幻綺夢？想想夢中那三個怪洞，還有洞口上的標題，不正是夏綠芝那三幅巨畫嗎？

.....房間中間床上睡着的死人，他生前的一切正準備蓋棺定論。此時他的臉和白被單一樣坦然。旁邊的化妝師硬要讓他表現出些生氣勃勃，在他臉頰處畫上兩坨醉紅，這使他顯得有些不太莊重。

忽然，那化妝師抬起頭來對這邊相視一笑，輕聲說：「我知道你在窺探我！」

那化妝師的一對眼睛，藏在濃密睫毛後的一雙神秘眼睛，諱莫若深，似曾相識.....

半睡半醒間又做了一個夢！

此刻，艾斐兒心中十分清醒，但全身就是動不了。她大聲喊，沒人聽得見，她拼命抬起一隻手，那隻手重得像有一千斤。終於她猛地坐起來醒了，真的醒了，再也不敢睡了。

她看看床頭櫃上的座鐘，凌晨 5 點 20 分。想找本讀物來打發時間，最後只有靠



在枕頭上讀着一份“剃須刀說明書”到天亮。

天已經亮了。

---

注 1: Siren 希臘神話中的海上女妖

## No. 5 詠嘆調

## 第三節 彷彿是個夢

天已經大亮，艾斐兒還躺在床上，聽着外面的動靜。先是馬克起來去洗手間，又回房去了。因為是星期天，可能還打算睡懶覺。

特洛伊也起來了，哈欠連天的。過了一會，廚房響起燒水，沖茶的聲音。

艾斐兒這時才敢走出房間，先去洗漱，然後走進廚房。特洛伊正在邊看報紙，邊喝咖啡。

「嗨，Ivy 早晨好，昨晚睡得好嗎？」

「很好……」如果不算那些噩夢的話，這當然不能告訴他，艾斐兒心想。

「你想要甚麼樣的早餐？煙肉，香腸，雞蛋？或者你要吃牛奶，粟米片？」洛伊問。

艾斐兒可不要吃這些，中國人的胃永遠也不適應承載太多西方食物。

經常聽到有人說多麼喜愛西方食物，彷彿這樣他的扁平臉上鼻子會變高，眼睛變深，變成洋人了。還有人以不會說中文為榮，不會說英文為恥，連剛來英國幾天的人，忽然都不會說中文了。這都令艾斐兒十分鄙視。

「去唐人街喝茶怎麼樣？」艾斐兒提議。

「那太棒了！」特洛伊飛着眉毛「我們先去唐人街喝茶，然後再去找那鬧鬼的塔樓。太刺激了！唔！」特洛伊就差點沒跳起來了。

一出萊斯特廣場地鐵站，熙來攘往的人流，到處是親切的中文字招牌，家家餐館

裡都坐滿了人，好一派中國式的繁榮興旺。

艾斐兒帶特洛伊來到她經常光顧的那家餐館，排在不短的隊後面，等了一會兒才有座位。

兩人對面坐着，翻看着餐牌。點餐的事，特洛伊委託艾斐兒全權代理。

艾斐兒叫了最愛吃泰式鳳爪，牛肉腸粉，蝦餃，小籠包，灌湯餃，馬來鴛鴦糕等等。

中國文化已經悄悄滲入了西方，和某些中國人相反，英國人都以懂得吃中國餐為榮，以會用筷子為榮，特洛伊拒絕了侍應遞過來的刀叉。

等鳳爪上來時，特洛伊下意識的皺了皺眉頭，但很快就勇敢的夾了一隻放進嘴裏：「哇噢！太美味了！嗯，嗯.....」他狀甚陶醉。

「其實，我們英國人也會吃腰子，還有豬血做的黑布丁。英國也有下午茶文化，也是喝茶吃點心。我下次請你喝英式下午茶。」特洛伊說。

「噢，謝謝！」

「哇！這麼多好吃的，太棒了！你不怕變胖妞啊？」特洛伊笑着說。

艾斐兒說起自己的趣事：「我在香港時，每次吃牛腩面，都會叫兩碗，吃完一碗再吃另外一碗，侍應們都偷笑。」

「哈哈，可你看來一點也不胖啊？」

喝完茶就踏上去海格特舊地重遊的征程。出了地鐵站，照着艾斐兒的回憶，沿着上次的路線。

「差不多了，就在前面第二個路口轉左。」艾斐兒說。

第二條路口轉左的時候，艾斐兒心情有些緊張，走過了巴士站，艾斐兒忽然站住了。「不對，我那天是迷路了，根本沒看到巴士站。」

兩人又退回到路口，再向前走去，在所有經過的路口張望，但是仍舊看不到那片樹林的任何踪跡，一切都好像斷了線，再也串不起那些碎片。

四周靜悄悄的，陽光撒向廣袤的大地。

他們站了一會兒，又兜回來，艾斐兒忽然看見那中年男士在門外剪草。「那位先生！上次是他為我指路的。」艾斐兒拉着特洛伊跑過去。

「對不起，打擾一下，先生.....」艾斐兒喊。

先生停住隆隆的剪草機。

特洛伊問：「請問，這裡附近是不是有一片樹林？」

先生說：「這裡有很多綠色的樹木，不知你們說的是哪一片樹林呢？你們是遊客嗎？從哪裏來啊？」先生忽然認出了艾斐兒「噢！是你啊！」

「我們住在倫敦，但是很少來這個區。」特洛伊隨口說，這樣的老人家都是很希望找個人來聊天的，特洛伊現在還不想陪老人家消遣。

「離這裏不遠有個維多利亞公墓，是個著名旅遊景點。這是倫敦最大的公墓之一，有五萬多座墳墓，埋葬着十幾萬名人。著名的哲學家卡爾 馬克思就埋葬在那裡，你們可以去看看。中國人都知道馬克思的。」先生說到這裡看了看艾斐兒。

艾斐兒說：「可我們現在還不想去見馬克思呢！」大家大笑起來。

也問不出個所以然，兩人就告辭老先生，在附近又亂找了一會兒。怎樣走都見不到那樹林的踪影。

艾斐兒覺得很抱歉「那晚我明明先向那老先生問過路，後來就跑到那兒的。真奇怪。」

特洛伊說：「沒關係，是我要來的啊！不如就先去探望一下馬克思吧。」

那彷彿是個夢，從來沒發生過。

## No. 5 詠嘆調

## 第四節 奏琴人

艾斐兒一直都耿耿於懷，怎麼沒找到那個樹林，難道那晚真的是被雨淋昏了產生的幻覺嗎？

舊地重遊一星期後又一個星期六，天朦朦黑，艾斐兒拎着小提琴又去找那樹林。艾斐兒相信景物在白天和晚上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說不定上次陽光普照，就算經過，也認不出來，晚上去看應該能認出。

這裏有一片小樹林，看起來和那樹林有點像，又不完全像。艾斐兒沿着林間小道，走進樹林裏。

雖然是晚間，但是並不黑暗。有明瑩的霧靄從樹林深處飄出來，像許多藍色的精靈飛舞。月光向林中的草地樹木野花垂下銀簾，近景放大得幾近虛幻，遠景模糊得像被一層輕紗罩住。

艾斐兒站在林中，從琴盒裏拿出小提琴，擦一點松香，調好音。貝多芬的《F大調第二小提琴浪漫曲》響起。裝飾音華麗跳動，迴旋樂句溫柔低訴……漸慢漸弱的收完尾音。

樹林隨着風輕輕鼓掌：沙，沙，沙……

艾斐兒一手拿琴，一手提着裙角，像在舞台上謝幕一樣，向樹木，野花，草地慢慢依次屈膝，鞠躬。

樹林輕輕鼓掌：沙，沙，沙……

佇立沉思了一會兒，艾斐兒收起琴打算回去。

忽然，輕輕的腳步聲傳來……

一棵樹後走出一個人來……

這是一個青年人，灰色粗呢外套，灰色西褲，一頂灰格子鴨舌帽壓着濃密的灰棕捲髮，一縷髮捲垂在額角。

青年說：「對不起，希望沒有打擾到你，實在太美妙了！」

對於在這夜間樹林裏突然出現一個人，艾斐兒害怕了幾秒鐘，不過，憑直覺他看起來不像有惡意。

艾斐兒說：「謝謝！」

「我叫 Adam，我學過一點鋼琴，那邊有一個空置的琴房，我在那裡練琴，聽見你的琴聲就下來了。」

「空置的琴房？！」艾斐兒的心猛烈的跳動了一下。

「對，就在那邊，要去看看嗎？」

艾斐兒此時的好奇心和冒險精神不顧一切的膨脹着，不由自主的點點頭，然後跟在那青年後面，寂靜中只聽見他們輕輕的腳步聲。

果真走了不遠，牽繞在夢中的那個塔樓出現了。原來在林子的另一邊，怪不得上次找不到。

青年推開門。

啊！真不可思議！艾斐兒怔住了，那條迴旋樓梯兩邊的牆壁上，隔不遠就有一個凹進去的位置，裏面都放着一個個小玻璃器皿，小玻璃器皿中，一支支點燃的小蠟燭，閃着飄忽搖曳的火苗。

他們在光輝中沿階而上，彷彿踩着傑克的豆莖通向天國。

推開那扇房門，啊！整個房間點滿了蠟燭，鋼琴前的燭光照耀着那本舒曼的琴譜。

艾斐兒在房中間慢慢轉了個圈，讚歎道：「太美了！實在太美了！你點燃了這麼多蠟燭啊？」

「是的，我每次練琴都點燃它們，是給音樂的讚美儀式。」

年輕人站在鋼琴前，燭光的照耀使他顯得有些朦朧。非常精緻俊秀的面孔上，一雙像透明的灰色玻璃一樣的憂鬱眼睛，在陰影裡發着淡淡的光暉。

「我叫 Adam Zaleski 來自波蘭。你呢？」

「我是 Ivy 來自香港。」

他們輕輕握了一下手。

靜默……

艾斐兒撥了撥頭髮，笑了笑。

亞當也展現了一下羞澀的微笑。

又是大段的靜默……

「我們來合奏一曲吧。」亞當打破靜默說，「但是我只有這份樂譜。」

「沒關係，你彈，我即興配和音。」艾斐兒把小提琴從琴盒裡拿出來。

亞當翻到那首《第一次失落》「就彈這首吧。」然後坐在琴凳上，彈起那悵然若



失的旋律。

艾斐兒拉着和音。

他們在音樂里尋覓第一次的失落，已經失去的，還能找回來嗎？……

合奏完樂曲，他們又沉默了好半天。

亞當先嘴角上揚，艾斐兒又微笑了一下。

除了音樂，他們想不出更多的話題。艾斐兒甚至想不出理由留在這裡久一些，只好說：「我要回去了，很高興認識你。」

亞當說：「謝謝你的來訪，謝謝你的音樂，謝謝你給我這個美麗的晚上。」

亞當把艾斐兒送出樹林到大路上，又互相碰了碰手指。亞當站在那裡，透明的灰眼睛目送艾斐兒離開。



## No. 6 宣敘調

### 別敲啊 別敲

親愛的，我聽見有人敲門！是風？不，你聽！「篤篤篤」的聲音，是真的敲門聲！

你知道，我多害怕敲門聲，害怕陌生人的敲門聲驟然響起。

我聽到一些消息，外面的風聲又緊了。

看看，這是我昨天拿回來的報紙。親愛的，要我讀給你聽嗎？

好的，這裡有一篇消息：一個在餐館打工的無證黑工，窮途末路中，翻牆跳進了一個住宅的花園，正在進行園藝創作的屋主奮勇上前擒拿。屋主把那捕獲物按在地下，正要把他扭送給移民局人員時，他的目光接觸到那逃犯的眼神，忽然下意識的鬆了手。那人立刻爬起身來，癱着腿，爬上花園另外一邊牆逃走了。

天啊，是甚麼樣的眼神，讓那屋主動了惻隱之心呢？你能想像出來嗎？

那些高貴的人們啊，在和朋友歡聚的場合裏，和家人進餐的飯桌邊，在溫暖舒適的床上，那惶恐，無助，哀求的眼光，可像刺進他健康神經中的一條芒刺，讓他感到不舒服？可會突然影響了他高貴的雅興？

下面還有一組照片。

移民局的警察，衝進一所簡陋住宅，前後夾攻堵住一窩男女老幼。

我好像聽到他們的對白，你聽，這警察不是在說：我們是執行者，是正義的化身，你們驚恐和無助的表情刺激着我們的快感。

被堵在房裡如困獸的青年：事到如今，要殺要剮，聽天由命。

討好，祈求憐憫的中年婦女：開開恩吧，我給您跪下了。

木納的中年男子：大禍臨頭了！

沉默的孩子：……

聖經上說：「他叫有權柄的失位，叫卑賤者升高。」「叫飢餓者得飽美食，叫富足的空空而返。」（注1）

也許我不該來，也許我違反了法律，違反了「人」定的法律。「追求更好的生活」對有些人來說是天經地義，但是對我來說卻是一個錯誤。

還是聖經上說：「第二次有聲音向他說：神所潔淨的，你不可當作俗物。」（注2）

外邦人也是上帝創造的人類，上帝的子民有權住在上帝的國裡。騷亂和罪惡不全是外邦人做的。

如果有一天，能讓人們的位置對調一下，那將大大增進人類互相的了解。

如果有一天，這些執法者反過來要移民去我的鄉下，我將會大聲喝問他們：「可會說中文？不會？那麼拒絕！立刻遣返！」該多解恨！多痛快啊！

如果有一天世界廢除移民法，所有人可以自由選擇居住的地方，可以自由出入上帝的國土，那將會怎樣？

那將會怎樣？

是的，親愛的，你是對的，那只是風吹的聲音。別敲啊，別敲.....

---

注 1：聖經：路加福音 第一章 第 52 - 53 節

注 2：聖經：使徒行傳 第十章 第 15 節



## No. 7 敘事調

### 第一節 小城 小街

白城應該算是中國最小的城市了，小得只有幾條小街而已，孟白常常到小街上去。

百無聊賴的照常巡禮兩邊熟悉的店鋪。走進食品店，濃厚的醬油醋味撲鼻而來，架子上散落着罐頭，糕點。向前走是日用品店，油漆斑駁的櫃檯後面，立着一排蒙着薄薄灰塵的花布。再走過去，雜貨店裡堆滿麻繩。這些店鋪裏的貨品毫無花巧，絕對的“實”而不“華”。

街上來往的人們，都像是走馬燈籠上的人物，重複的轉出來，轉過去，誰都認識誰。

正午的陽光灑下來，孟白眯起眼睛，眼前的小街開始飄啊飄的，猶如彎彎曲曲的一條條灰色絲帶。從白城向前飄着，延伸，延伸……

唔！東街難道不像一條蜿蜒小河？河盡頭的古堡裡肯定住着一位寂寞的王子，他把密信封在漂流瓶裡，當漂流瓶飄到小街上，打開一看，裏面有一張舞會邀請卡。

看哪！西街遠處跑來一匹黑馬，上馬策騎，來到一片空曠的荒地。巨大蒼白的圓月下，佇立着全身戎裝的黑騎士，長長的黑影從他腳下延伸。騎士慢慢轉過身：「你來了！我等你很久了！」

北街兩邊都是泥污沼澤，受傷的女孩渾身血污倒臥在路邊。穿着白衣的隱士，飄

然經過，牽着她的手，帶她到密林的居所。為她洗淨滿身血污和泥濘，密林中傳出詩歌的頌吟。

劃着一葉小舟穿過南街兩岸的黑森林，登上嶙峋的山間。彈豎琴的青年忽隱忽現，愛的琴聲也飄忽迷離。

「又到街上去了？」母親說，正奮力拖着地板。

「媽媽，小街伸向哪裡呢？可會有不可知的奇遇，從那不可知的地方，在不可知的時候穿過小街來臨？」

「唉！都是女孩子的白日夢！我以前也有，但現在醒了。來，幫我換一桶水。」

可孟白執意相信這絕不是憑空憶想，有一天，這些事都會真實的來到她面前。

一位陌生男子在小街上攔住了孟白，彬彬有禮得來有點做作

「姑娘，你剛才撥頭髮的姿勢很性感，很有氣質。」他又說：“我叫青風，我正在畫一幅大型油畫準備參賽。我正找一個模特兒呢，冒昧問一下，你願意不願意做我的模特兒？」

「可以幫我撿起來那個髮夾嗎？」

「甚麼？」

“我的髮夾，它就在你腳下。”

「噢，噢！」男子趕快撿起腳下的髮夾“這裏摔彎了，我幫你弄好它。」

「謝謝！剛才你說甚麼？請我做模特兒？有酬勞嗎？」

「嗯，如果，我教你畫畫呢？算不算酬勞？」

「你？你教我畫畫？」

「怎麼？我是戲劇學院教舞台美術的教師！既然你信不過我，那算了。哼！這不值錢的破髮夾，你自己修吧。」男子有點不高興。

「好吧，我道歉，我願意做模特，現在可以修我的不值錢的破髮夾了嗎？」

青風笑了：「那我的畫就有希望了！我買一個新髮夾給你吧。」

「不過，做模特的事，千萬不要讓我父母知道啊。」

青風笑笑說：「放心吧，我不會告訴任何人的。」

「如果那畫真的展出了，別人看出來是我怎麼辦？」

「這好辦，我畫上小狗頭，行了吧？」

「好，成交！」

青風已經三十多快四十歲了，矮小粗壯，相貌醜陋，無論他算不算得上是藝術家，但是藝術家的怪脾氣是絕對有的。從沒哪個女孩喜歡過他，他也自恃過高，相貌平凡的女孩子他看都不看。青風為了自己懷才不遇而鬱鬱不得志。

孟白開始經常到青風的宿舍裏，為他參展的大型油畫做模特兒。青風也開始教授孟白繪畫基礎，藝術令孟白目眩神迷。

青風算是個正派的人，他一直只專注於創作。可這一次，愛情是他的非分之想。

青風有時也去孟白的家裡，也媽媽爸爸的叫得火熱。這引起孟白母親的疑心：「孟白，那個青風好像年紀不小了，你怎麼跟他玩在一起啊。」

「我在跟他學畫畫嘛，他免費教我。」

「他為甚麼要免費教你啊？」

「沒為甚麼，他願意教，我又願意學，因為我有這方面的天分。」

有一天，母親把青風拒之門外。

「媽媽，我是青風啊！」

「就因為你是青風，我才不給你開門。以後你不要再來了，孟白也不學畫畫了。」

青風低着頭走了，孟白也沒有再去做模特兒。

青風的油畫得了獎，頒獎那天，當然孟白沒有去。

青風將這幅畫的照片，輾轉經朋友送給了孟白。一個斜臥裸女的背影，從一點點臉部的側面看，並不是一個小狗的頭。

照片背面寫着一首詩，古體篆字寫的“文言文”詩，孟白只看懂了題目是《贈同病人》。她覺得很好笑：「我可沒有神經病。」

父親找了在戲劇學院當領導的老朋友，請他幫忙讓孟白考進戲劇學院學習表演。

面試那天，孟白朗誦了一首詩，又做了小品，她聽見監考老師們的竊竊私語：「沒眼神！」

最後，主考老師從桌子後走出來對孟白說：「我們坦誠的談一談吧。」

這樣的開場白多半情況不妙。

「我們需要一些各方面條件都非常好的學員，而你條件較普通。監考老師們一致



認為你是個戲路很窄，沒有發展前途的孩子，不是我們想要的。不過，我們可以給你個機會。不如這樣吧，你不算我們的學員，但是，我們允許你旁聽和參加我們的排練，甚至是演出。你覺得怎樣？」

孟白覺得有些傷害，但還是接受了這個施捨。

從教室出來，她看到青風用力抬高厚重的眼瞼，望着遠方，佯裝看不見她的走過去，青風來是幫她說好話呢，還是說壞話？人心是估計不了的。

小街終於帶來了一個真正的邂逅。

孟白和女孩小郭一起去逛百貨大樓，那是白城最繁華的中心。進了大樓，一個修長青年的側影令孟白不由多看了兩眼，那青年有着雕刻般的側面，眼角也正偷望着孟白。

小郭拉着孟白上去二樓，她們轉了好半天，一無所獲的下樓準備回家。

那青年站在樓下的出口處，眼睛的余光向後面掃着。

孟白忽然有個預感：他是在等我！

回家的路上，那青年不前不後的尾隨着她們。

小郭發現了：「哎，那個男孩子怎麼老跟着我們啊。」

「他可能剛好也走這個方向吧。」

「不對，我看他是跟着我們。」

後來孟白和小郭分開回各自的家，小郭飛快的跑走了，生怕男孩子追上她一樣。孟白心裡有數：他根本是為我而來。

---

剩下孟白自己的時候，青年快步追上來：「別害怕，我不是壞人，我只是想認識你。我叫虞維德，正準備考外語學院。」

他們就站在街上談起話來。分手的時候虞維德買了一盒巧克力送給孟白，女孩子都喜歡甜食，他是個會討女孩歡心的人。

第二天，孟白剛下課，虞維德站在教室外面。他們一起走出了校門，背後有很多人目送。

很多人都知道虞維德，因為他是城中最俊美的男子，而他的一段風流韻事也鬧得滿城沸沸揚揚，這可是白城居民們茶餘飯後的絕佳話題。

## No. 7 敘事調

### 第二節 愛如潮水

愛情來了，在毫無徵兆時潮水般湧來。

一切形式都在捕捉愛情的隱秘，無論是纏綿的詩句，還是縈繞的旋律；是感染的色彩，還是躍動的形體，但誰能描述準確？

五味瓶那樣的味道，密碼符號那樣的難解，有誰能說得清？

這被古往今來的哲人術士譽為最崇高，最美的感情昇華，當它真的來到，其實只是各種情緒的複雜混合。

首先，「妒忌」佔最大的比重。你一旦愛上了誰，對方曾經的愛人，異性朋友，甚至對方的家人，都會自然而然的變成你的假想敵，對他們產生無以言狀的嫉恨。

其次是「不安」，你害怕有一天會令他厭倦，害怕失去他，這些神經兮兮的想法，讓你寢食難安。

再者就是「愚蠢」。被愛情沖昏頭腦的人，會做出最轟轟烈烈的蠢事。

「盲目」，西方有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那朵三色堇花，花瓣的汁液擦到了誰的眼皮上，誰就會中魔咒，對第一眼見到的任何人，甚至是動物而一見鍾情。

而中國有一句俗語，更加準確而形象：「情人眼裏出西施」，不須再多解釋。

還有就是「恍惚度日」，此時，彼時，現在，過去，統統混亂不清，有時緩慢得令人心焦，有時又像飛梭一般。

最後，愛情引人墮入「情慾」的深淵。

柏拉圖認為：「當人類沒有對肉慾的強烈需求時，心境是平和的，肉慾是人性中獸性的表現，是每個生物體的本性，人之所以是所謂的高等動物，是因為人的本性中，人性強於獸性，精神交流是美好的，是道德的。」

當火燙嘴唇和滾熱胸膛湊近的時刻，是人性最接近獸性的時刻。

再最後，愛情還能轉化為「報復」和「仇恨」的熊熊烈火！

孟白此時已在愛情的漩渦裏翻滾得暈頭轉向。

美少年維德，眼睛如明鏡般的迷人，和維德雙雙坐在荒草野地上，看着他的雙眼，四周的幽香連貴族的花園也比不上。他頹長柔弱的身形，就算站在一段破土牆旁，那破土牆也呈現出宮殿的華麗。依偎在他溫柔的臂彎，倘佯在窮街陋巷，比遊覽異域名勝還更讓人嚮往。

一個風和日麗的日子，孟白下了公共汽車，維德在車站等她。孟白今天要和虞維德的家人見面。見家長彷彿是一條不成文的規定，這表示雙方已互相認定了對方，需要得到家人的祝福和支持。孟白的心情又高興，又緊張，生怕自己不能令家長們滿意。

公路旁邊有一條小路，沿着小路走過一座座各自有個小院子的平房。

「啊，維德，帶女朋友回家啊，這麼漂亮的女孩！」出來的鄰人們跟維德打着招呼。

維德摟着孟白的肩膀介紹說：「這是孟白，我女朋友。」

推開一個木門，走進整潔的小院子，一位整齊短髮，眼神精明的婦女從開着的屋門裏笑着迎出來，「是孟白吧，歡迎歡迎！快進來坐。」這是維德的母親。

一塵不染的客廳，維德的父親笑笑，從沙發上欠欠身招呼着。和母親的熱情，能言善道相反，父親是個不善言辭的人。

站在母親旁邊的那個高大美艷的女孩，是維德的妹妹維荻。她冷眼上下打量孟白，眼神裏帶着明顯的敵意，然後對着維德的耳朵小聲說：「死羊眼」

孟白斷定這不是一個讚揚的詞，心裏不安起來。

維德說：「我還有個哥哥，和女朋友同居了。」

維荻在晚餐時主動進攻了，她淋漓盡致的發揮自己的優勢，過分的活潑凸顯了孟白的局促不安。她撒嬌的周旋在父母和哥哥之間，豪氣的喝下一杯二鍋頭後，出其不意的從冰箱裏拿出一個冰冷的西紅柿貼在孟白臉上，然後惡作劇的大笑着。孟白嚇了一跳，更不安了。

維德母親笑着罵女兒：「維荻！別這樣！」又笑着對孟白說：「這孩子被慣壞了，你不要介意啊。」

看得出來，伯母也加入了兩個女孩的較量中，並旗幟鮮明的站在女兒一邊。維德一看勢頭不對，拍拍孟白的肩膀安慰着。

維荻尖臉尖鼻子，細長眼睛，和哥哥完全不像，照孟白的話說，維荻和狐狸同化了。

孟白聽說過維德許多風流韻事，過去了的事倒也不必介意，最介意的是聽人們說他和妹妹也有一手。有一手倒不見得是事實，但是妹妹對哥哥的好感是明眼人看得出來的。

從那以後，孟白和虞維德的約會變成了三人行。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默認的頭領就是維荻，而這天她當仁不讓以首領姿態下命令說：“我們去果園偷杏子。”

他們坐公共汽車來到一個鄉下果園，站在高高的圍牆外，仰望圍牆上面的樹頂，

樹葉中藏着青澀的果實。

只見維德一個健步上去，再向上一跳，雙手扒住牆頭，維荻急忙在下面托着他的屁股。維德敏捷的攀上高高的圍牆，輕鬆跳進果園。過了一會兒，先飛出來衣服包着的果實，然後維德爬出高牆，維荻立刻跑上前接應。兩個慣賊一連串的動作，一氣呵成，默契又熟練。

他們找了個林中空地坐下，維德和維荻歡樂的吃着戰利品。青杏子真的很酸，孟白心裡也很酸。

又一次，三人集團閒蕩到市場。維德和維荻三兩下就擠進一個圍着很多人的賣鴨子檔口，孟白在人羣外怎麼也擠不進去。

忽然，前面的維荻轉身，把一隻肥大鴨子放在孟白的懷裏，悄聲但威嚴的命令：“快跑！”

孟白下意識的抱着鴨子拔腿狂奔，像個越獄的逃犯。一直跑了很遠很遠，向後看看，並沒有敵軍追來，才敢站下來喘氣。這時維德和維荻大笑着走過來，維德還笑得彎了腰。孟白沉默的看着遠處，這被激發出的智勇雙全，只算得上意外，但不符合本意。

維德拍拍她的頭說：「好了，傻女孩，回家吃鴨子吧。」

一進家門，維荻第一時間跑到母親身邊笑着說：「媽媽，孟白偷了鴨子。」

「啊？孟白怎麼會幹這樣的事，我才不相信，一定是你！」假裝生氣卻帶笑的口吻裏，流露出典型的自己的孩子永遠是最好的，那種愚蠢母親的盲目。

「真是她偷的，不信你問哥哥。」

孟白咬着嘴唇，不屑於辯護。

維德也看出孟白不高興，立刻說：「是我，是我偷的，對不起。」

維荻親自擔任殺鴨子的工作，半死的鴨子趑趄着在院子裏跑，維荻快活的追着，不時用腳踢那鴨子的同時，還不忘瞟一眼所有觀眾。

孟白實在看不下去這麼殘酷卑俗的表演，走進房裏面。但是，兄妹倆那種靈犀相通的默契，讓那差不多遺忘了的童年時代的自卑，重新從孟白心底升起來。

維德跟進來問：「你不開心？」

孟白說：「沒甚麼，只是覺得我始終是個是外人罷了，其實你的家人並沒有接受我。」

晚餐時光瀰漫着燉鴨子的香味，維荻和母親興高采烈的大聲說笑，父親專心一口口小聲喝着濃湯，不時插上一句半句話。

而維德加入了孟白的沉默，「無聲」的站在了同一陣線。

那次之後，維德不再讓妹妹跟尾巴了。甩脫了維荻的糾纏，他們又開始了二人世界。

在白城，消息傳得像風一樣快。孟白的母親也聽說了，讓維德來家裏見一見。

維德來時，母親正在廚房做飯。維德不單是應付女孩子們的調情高手，對走伯母政策同樣經驗老道，功力深厚。一進廚房他就先捲起袖子，洗菜，切蔥。最後那招殺手鐮是掏出手帕為母親擦汗，畫龍點睛般的攫取了母親的歡心。

母親從廚房走出來，小聲對孟白說：「看來，維德是個好孩子。」

要發生的事終於發生了。這天，維德和孟白又上街了，兩人都對這種金童玉女式的出遊樂此不疲。

---

遠遠有一位年輕女子向這邊走來，因氣憤而發着抖，維德看見那女子走過來，登時臉色煞白。

那女子徑直走向孟白：「我不怪你，你甚麼都不知道。他和我已經有一個 2 歲的女兒，在我姐姐處收養……」

孟白的心臟好像「啪」的一聲裂開了，那女人後面說了甚麼，再也聽不清了。

雖然孟白曾風聞維德風流成性，但還是震驚萬分。時間靜止了幾秒鐘，孟白甩開維德的手，決絕的快步走了。

孟白再也不想見到虞維德！

啊！愛情……



## No. 7 敘事調

## 第三節 愛之墓

他幾乎一無是處，不忠，膚淺，好笑的孩子氣。儘管這樣，那些和他一起的日子，甚至包括無聊的「果園偷杏」和“抱鴨狂奔”，都實在令人難以忘懷。

孟白嘗試用各種方法來令自己好過一點。甚麼都明白，但就是做不到。

雨點急颼颼的下起來，經過學校，放學的孩子們奔跑吵鬧並齊聲唱着一首兒歌：“大頭，大頭，下雨不愁。人家有傘，我有大頭。”看似無聊的歌詞，卻貫穿知足常樂的精神。

雖然全人類都生活在同一片天地，但是每人都各有自己的一片小天地，任憑你的世界有怎樣的狂風，別人的世界太陽照樣升起。

經過共打一把傘的情人身邊，無意間聽到他們用本地方言說着情話。

男子狀甚溫柔的：「你愛我啲？」

女子含羞答答的：「愛呢，那，那你愛我啲？」

他們把「愛」字說成「矮」的音，女子的那個「啲」字，聽起來很嬌嗲。

「愛！」男子的回答值得信賴。

真誠樸實的愛情，真令人羨慕。沒有強加的洋味，模仿外國小說那樣，說些不知所謂的情話，像外國電影那樣，一個個先歪好了頭，再閉起眼睛接吻。人家這姿勢是因為鼻子太高，為避免直接衝撞。我們中國人的鼻子在接吻時是碰不着的。

不知怎麼就來到公共汽車站，孟白木然的上了一輛公共汽車，木然的坐在座位上，不管車將開去哪裡，只是要隨便去個地方，隨便走走。

車停下來，上車的人中，有個熟悉的身影。那個孟白曾經整日站在窗前，期盼出現的身影，這時候卻令她心驚肉跳。她摀住狂跳的心房，假裝看不見他。

虞維德也發現了她，也故作鎮定的走過來。「小姐，你好嗎？」

「在遇到你之前，我一切都好。」孟白拼命讓語氣淡然。

孟白坐着，虞維德站着，他們表面沉默，內心卻急急想着措辭。

孟白忍受不了這樣的僵持，站起身準備下車。

「嗨，孟白！」維德也急忙跟着下車。

「……我還想和你談談……希望你能聽我解釋。」維德看着孟白的眼睛。

孟白不敢直視維德的眼睛，她怕自己心軟。想了想，不知道還可以說甚麼。徑直向前走去，內心的暴風在呼嘯。

不遠處，她轉過身來，已經回復平靜的臉上還帶着些許笑容：「不必了吧，我最近有很多排練。」

她看到那張臉上失落的神情…… 然後果斷的轉身走了。

那失落的神情幾天都讓孟白不安。

正在排練廳排練，孟白心不在焉，引起導演和其他演員的不滿。這時，一個男學員跑進來，小聲叫孟白：「你出來一下，我有話跟你說。」

一出排練廳，男學員就氣急敗壞地說：「虞維德自殺了！喝殺蟲藥水自殺，你快去醫院看看他吧。」

虞維德在十七歲時遇到了二十五歲的慧心，很快墮入愛河。不久慧心發現有了身

孕，她試探的問維德：「我們結婚吧，然後生個孩子。」男孩的吞吞吐吐讓慧心不放心，決定用“生米煮成熟飯”這個計策來綁住他。她一直瞞住維德，因為身材苗條，維德也一直不知道。到維德發現，這時已經6個月不能墮胎了。慌亂的男孩下了決定：「墮胎！一定要把孩子打下來，我去買藥！」慧心的心涼了，到姐姐家去把孩子生下來，姐姐收養了這個女嬰。

慧心始終沒留住維德，他逐漸淡出了她的生活。

虞維德有了女朋友的新聞傳到了慧心的耳朵。就在那天，她親眼看到負心郎和一個女孩走在一起，他們的親暱是她不能忍受的，嫉恨幾乎讓她失去理智。

之後的一天，她去找維德，站在他家門外談了一小時，還是沒談妥。

慧心最後的結案陳詞是：「現在有兩條路給你選擇，一條路是我們結婚，第二條是我去告你，讓你坐監獄！」

維德想了想說：「我選第三條路，死！」

愛神美好的容顏瞬間變成陰謀，威脅，勒索的醜態。

維德愚蠢而決絕，毫無道理，毫無常識的選擇了可怕的死亡，而不願接受比死更可怕的愛情。

孟白沒有見維德最後一面，因為……因為猶豫，因為害怕，因為許許多多不是理由的理由。

「如果有一天我死了，你會在我的墓上獻花圈嗎？」孟白想起維德之前曾多次提起的。

是的，孟白在心中編織了祭奠的花圈，為維德，也為自己的愛情。



## No. 8 宣敘調

### 不速之客

親愛的，有不速之客來犯！

幾天來都聽見一些響動，漸漸發現這聲音持續得很不正常，無論我怎樣企圖制止，還是固執的持續着。

就在一個並不特別的晚上，這位不速之客終於和我正面交鋒。牠圓圓的小身體，拖着一條細細的小尾巴，像一個小蘿蔔。牠低着頭瞞了我一眼後，飛快的從房間這頭跑去那頭，然後在某個角落大嚼起來。

一隻區區小鼠——遠沒有我想像的那樣呲着尖利無比的大牙，而據我所知，蛀牙這件事從不發生在牠們身上——牠公然向我宣戰般的強硬態度激怒了我，我決意要置它於死地。

第二天，我去雜貨舖買老鼠藥，店主介紹了一種膠紙，可以把它粘在上面，然後拿出去扔掉。但是我一想到活生生的老鼠，不由心中一驚，最後我買了要它性命的毒藥。

為了讓這最後的晚餐有情調一點，我找到一個廢棄的花盆底——墨綠色瓷的小盤子來作為餐具，再用牙籤和紙條做了一面三角小旗，上面寫着：Enjoy your meal（注 1），放在牆角。

---

晚上，牠探頭探腦的出現了，發現這盤美食後大喜若狂。可能牠想搬回家慢慢享用，又或者惦記着牠的家鼠，一次又一次的往返搬運。

我想像着牠初而滿足享用，繼而四腳朝天，再繼而掙扎抽搐的處境劇，頗有些幸災樂禍。

忽然想起了史提芬·史匹堡的卡通電影《老鼠也移民》。那隻可愛和可憐的小鼠唱的《Somewhere Out There》賺了我們多少熱淚，而且還有「移民」二字深深刺痛了我的心。

最後我撤去了那盤精美的晚餐。

在英國有很多殺蟲藥和老鼠藥都只是驅趕，而不是要命。人們在花園裡發現有害的蝸牛，會根據它爬得慢的弱點，扔它到很遠的地方。如果它有幸再來的時候，可能是幾天以後或者更長時間，到時只需再把它扔得遠遠的。而不是採取一勞永逸的方式，用腳把它一踩。

我們的東主國多麼仁慈啊，他們只是 —— 驅趕 —— 而已。

自然，這裡有很多老鼠，牠們的咀嚼聲每天都衝擊我的耳膜。漸漸地，我習慣了和牠們生活在一起，我甚至認為已經成了牠們的同類。

我們雖然在陰溝裡，但我們畢竟是人類，和高貴的人們是同類，也有追求幸福的權利。我們為這個不承認我們的國家，用雙手捧出了奉獻。英國人固然保守，還是承認了炸魚薯條的確沉悶，除了飛機大砲，可吃的東西真的很多。

---

注 1：請享受你的晚餐



## No. 9 詠嘆調

### 第一節 克萊采奏鳴曲

「謝謝！大家停一停！第二小提琴，請把這一段再奏一次。」指揮總覺得第二小提琴有點問題。

學院的交響樂團正在排練西貝柳斯的《芬蘭頌》，艾斐兒是第二小提琴的首席，可她覺得問題並不出在他們身上。

他們認真的奏了指揮要求的那段，指揮不動聲色的看着他們一會兒，然後高聲說：「唔！美極了！」其他樂手都鼓起掌來。

「好吧，今天就排練到這裡，下星期我們再練。謝謝你們，祝你們有個愉快的週末。」指揮收起他的樂譜。

艾斐兒和幾個同學走出學校，還談論着剛才的排練。進了地鐵站，大家四散搭乘各自線路的列車回家，住在北倫敦的只有艾斐兒自己。

到了海格特走出地鐵站，幾個已經穿上夏裝的女孩子，露出雪白的脖子和手臂，有說有笑的走過去。

風吹來一陣初夏的涼意，艾斐兒裹緊了絳紅色長大衣。白天越來越長，快八點鐘了太陽還黃燦燦的掛在天上。

「去塔樓看一下！」這個突如其來的念頭讓艾斐兒怔住了，舉棋不定的站在街上好一會兒。

從前，有一片樹林，小姑娘常常到樹林裡去採蘑菇……這是小時候聽的童話。那片樹林裡沒有蘑菇，但是它有一種奇特的魔力，吸引着艾斐兒。唉！不是任何事情都有個理由，有個說法的。人有時會突然心血來潮想去甚麼地方轉一圈，就像現在這樣。

調轉了方向，兩條腿自然而然的向前走，走過轉盤路，大路，小路，最後轉進那片樹林，竟然完全沒有迷路。

暮色漸暗，踏上飄忽而蒼白的林間小道，樹木肅穆冷漠的佇立兩旁，巨大的黑色簇頂上面壓着黑色半透明的雲朵，月亮從雲朵中迷惘的露出臉來。

一忽兒緊，一忽兒輕的風，艾斐兒一步緊一步的向前走。

「嗖嗖」幾聲響，一條黑影竄上枝頭，嚇得艾斐兒連連倒退幾步。看清楚原來是一隻松鼠，兩隻同樣驚恐的小圓眼睛和艾斐兒對視，似乎對這個和黑壓壓的樹林極不協調的紅裙女孩充滿疑慮。

已經走到這裡了，向前走去塔樓和轉頭走回去是一樣遠，走回去的路可能更加令人失望和恐懼。艾斐兒只有深深吸一口氣，鼓足勇氣直奔塔樓。

如果亞當不在塔樓怎麼辦？如果他在呢？怎樣的藉口較為得體？“路過”似乎是個再牽強不過，而且愚蠢俗氣的藉口。說專門來的吧？也太直白了！

這塔樓究竟是教堂鐘樓的廢址？還是私人建築？為甚麼裡面會有鋼琴？亞當是甚麼人？他為甚麼會去塔樓練琴？越向前走，就越憂心忡忡，越患得患失，現在才想這個，似乎太晚了。

塔樓上的彩繪玻璃小圓窗，透着亮光遙遙在望，艾斐兒鬆了一口氣，載欣載奔。

推開虛掩的門，在燭光中沿階而上，走進充滿光明，充滿樂聲的房間。

「嗨，Ivy！多高興再見到你！」亞當停下彈琴，半個身子轉過來，向着剛進門的艾斐兒，灰金捲髮垂在額頭上，灰眼睛閃閃發光。

看到亞當驚喜的目光，聽到那濃重的歐洲口音，一切疑慮，怪異，恐懼在這個時候真正融化了。之前想過很多藉口，現在都不需要了。

再次來到這個古怪的琴房，雕花屏風前，雖然古老殘舊，琴聲卻依然悠揚的鋼琴，琴上兩邊各有一盞罩在玻璃罩裡的蠟燭，照在那本舊琴譜上。

「我帶來了樂譜，貝多芬的《克萊采奏鳴曲》（注1），我們來合奏。」

不愧來自蕭邦的故鄉，亞當的鋼琴彈得好極了，這首樂曲他以前也彈過。

艾斐兒問他，為甚麼鋼琴上擺着初學者的樂譜，他羞澀的坦白說：「這裡的樂譜都太貴了。」

「沒關係，以後我帶來樂譜好了。」

但凡是鋼琴和小提琴合奏的曲子，多是以小提琴為主，鋼琴作為伴奏。直到貝多芬的奏鳴曲出現，鋼琴和小提琴並列，大家戲份一樣多。

據說，俄國大文豪列夫·托爾斯泰因受到這首樂曲的震撼，寫了一篇同名小說，由婚姻，性愛，人性，夫妻間矛盾沖突引發的悲劇。

由音樂引發的悲劇，是真正的悲劇！

演奏完最後一個音，艾斐兒將弓高高舉起，亞當抬頭閉着眼睛，兩人還沉浸在樂曲中。良久，他們不約而同，大功告成似的嘆了一口氣。

甚至沒有深入交談過，他們在合奏過程中，用音樂來傳遞語言和感情，彼此都心



照不宣。

亞當遞過紙巾給艾斐兒擦汗，少有的大聲笑着說：「太棒了！」

合奏完，他們吹熄蠟燭走出塔樓，慢慢繞過高高的圍牆。從仍舊看得出以前氣派的前門，艾斐兒估計是個大戶人家。矗立在大宅最後面的塔樓，大概是休息室或瞭望塔。因為建築精美，尚算完整，主人還打算修葺的吧。西方人對保護建築文物有很高的意識，表現出強烈的藝術至上的傾向。

亞當沉默着，算是同意艾斐兒的推測。

「去後花園逛逛怎麼樣？」亞當提議，灰眼睛在夜色中閃光。

「後花園？！這裏？」

「來，跟我來！」亞當神秘的眨眨眼睛，拉起艾斐兒的手。

轉過塔樓右側走不遠，看到有個園子，黑色鐵柵門上爬滿了綠色青藤。從鐵柵的間隙中看去，裡面一座座的墓碑，十字架和雕塑，是個墓園。

亞當一手輕輕推開鐵門，一手緊緊拉着艾斐兒的手，那手傳遞了一股溫暖的力量，他們走進去。這個墓園，倒不像想像中的荒蕪陰森，很整齊，應該有人來定期打理。

他們慢慢走着，欣賞每個墓上的雕塑和十字架，讀着墓碑上富哲理的銘文。

這裡寫着一首詩：Only the pious and the pure have eternal salvation（注2）。艾斐兒對墓誌銘的崇敬，就是在此時形成的。

夜色沁藍，皓月皎潔，天上似灑下一層均勻的藍色銀粉，墓碑和雕塑閃閃生輝，墓園十分神秘美麗。

---

墓園一角有座墳墓，和其它墳墓有些距離，立着一塊空白的墓碑，上面沒有任何文字，甚至沒有死者的名字，看起來也比其它墳墓簡陋些。

「這裏一定有個故事。」艾斐兒說。

亞當笑笑，輕扶着她在這個墳墓旁邊的草地上坐下來。

夜色中，他們諧和得幾乎像是這座墳墓的一部分，亞當就像是一座灰色憂鬱沉思的雕像，而艾斐兒的紅裙恰似墓前一朵盛放的玫瑰。

四周青草和花朵發出陣陣甜香。

這樣坐了一會兒，他們走出墓園，手拉手向樹林深處走去。

當看到一個湖的時候，夜向他們展現了全部的神秘和美麗。

湖岸茂密的葦草，像是一圈烏黑濃密的睫毛，晶瑩的湖水眼波流轉。

草叢間點點螢火蟲飛來飛去，一對黑鳳蝶展開黑絲絨般精緻的翅膀翩翩起舞。

風兒奏起管風琴，樹林合唱着頌歌。

他們背對背坐在草地上。樹林今夜無眠，四處暗影裏彷彿張大着無數黑亮的眼睛。

直到微弱的光線射進樹葉的縫隙，朝露順着綠色葉莖滴下來，艾斐兒感到愉快的倦意。

「我們走吧？」亞當先站起來，拉着艾斐兒的手一用力，艾斐兒一跳而起。

走出樹林，有人在路上晨跑。艾斐兒和亞當告別後，亞當急步走了。

---

注 1: 克萊采奏鳴曲 Kreutzer Sonata

注 2: 只有虔誠和純淨才能得到永恆的救恩

## No. 9 詠嘆調

## 第二節 搬家

近來常常夜歸，擔心引起伊恩不滿，也想給自己更多空間，艾斐兒決定搬家。

還是喜歡海格特這個區，因為……因為塔樓的緣故吧，雖然這個區的房子最貴。通過一個網站找到一間套房，跟業主約好了看房子，一大早，找到這座兩層樓的公寓，地產經紀已經在公寓裏等候。

地產經紀介紹說：樓下兩間套房，分別是第一室和第二室。二樓則是第三室和第四室。

走進第一室的門，設計者聰明的用一個多用櫃，分開了睡覺和起居兩個空間。擺着小沙發和茶几的算是客廳區。有電爐，雪櫃，廚具等簡單設施的一角算是廚房區。多用櫃後面是睡房區，靠牆一張鐵架雙人床，床頭櫃旁有個玻璃門，推開玻璃門，外面是一角疏於打理，草長得高高的小花園。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吃喝拉撒睡全解決了，艾斐兒爽快的立時付了租金。雖然條件比起在伊恩那裏差遠了，但是自由無價啊。

回去跟伊恩說，他很不捨得，叮囑她有甚麼事，可以隨時搬回來。

艾斐兒剛來英國的時候只帶了兩箱衣物，現在多出了幾倍。叫了兩個男同學幫忙，租了一輛小車搬了過來。搬完艾斐兒請大家在唐人街吃了一餐，算作感謝。同學們告辭，艾斐兒回來清潔。

吸塵機裏倒出一大團金，灰，白，黑，長，短，直，卷，交纏的頭髮，頭髮最能體現“到此一遊”的蛛絲馬跡，對着這團永垂不朽的頭髮，艾斐兒覺得自己潛在的，福爾摩斯式的推理智慧開始蘇醒了。

別看這是個小小的空間，不同時段可能是滄海桑田！這樣或那樣的人在這裡生活過，小房間見證了許多快樂和不快樂的人生。有人走了，又有人來了。有人去了更好的環境，有人去了更糟的。有人躺在這張床上生病，也有人死在這張床上……

想到這兒，艾斐兒把床褥搬到小花園去，為免被雨淋濕，嚴密的包上塑料布。明天讓房東拿走，然後再去買個新的，甚麼都能省，這個可不能省。

清潔乾淨，將居室佈置一番。客廳區正中牆上掛上一個十字架，那粗糙乾裂的木十字架上，耶穌的造型粗曠而震撼。艾斐兒在市場上看到，愛不釋手，立即買了下來。

信仰對於有的人來說，只是藝術品，只是一個擺設。

一個仿製的維納斯石膏像擺在多用櫃上。還有一個精美的座鐘，上面刻着英國十九世紀唯美畫家，弗雷德里克·萊頓的《炙熱的六月》，女子擺出彎曲曼妙的姿勢熟睡，一隻小鴿子在上空飛來飛去，那是鐘擺。

注滿了清水的玻璃花瓶是在二手慈善店買的，放在向着小花園的窗台上，明天早上要去買一束鮮花。

手提電腦放在小書桌上——現代人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尤其是海外留學生，哪怕只是租住一個床位，只有小小一張床的空間屬於你。但是只要把電腦打開，頓時，任多麼豪華的場景都立刻讓你身臨其境。再吃上個韓國泡麵，加點祖國名產老乾媽辣醬，生活無憾矣。

一點也不誇張地說：沒有電腦，生活還有甚麼樂趣？！

擺上幾個精緻的小相框，歲月曾經少不更事。照片上的小女孩雙手背在後面，挺着肚子，撇着嘴大哭。不記得是為要一樣甚麼東西，因目的沒達到而跟媽媽鬧彆扭，被媽媽當場記錄下的罪證。自己對着自己淡淡一笑，曾經令人傷心哭泣的時段，經過時間的洗刷，變得幼稚可笑了。

---

布洛（注 1）的“心理距離說”很有道理，距離太近或太遠都會影響美感，不即不離是審美的最佳距離。

小居室溫馨起來。

噢，記起來了，夏綠芝的畫！那次在「櫻桃溪」畫展買的。艾斐兒從箱子裡拿出來那張玻璃畫，掛在床頭牆上，再站遠幾步，靜靜欣賞起來。

深藍透明的夜，灰色霧靄似乎微微流動，黑幽幽的樹木似乎微微晃悠。又大又冷的月亮，佈滿暗影斑點。一條蒼白的林中小道虛幻，飄忽，蜿蜒通向幽處，景深裡有一座……

艾斐兒下意識的揉揉眼睛，心猛烈的跳起來。這畫面怎麼這麼熟悉？……是那裡！對，一點沒錯！

神秘，陰森，破敗，華麗的塔樓，艾斐兒和亞當的塔樓！

一隻閃亮的光點在艾斐兒的眼底出現，接着兩隻，三隻……無數光點在她眼前飛舞，閃亮。

---

注 1：著名瑞士心理學家



## No. 10 宣敘調

# 微笑天使和哭泣天使

親愛的，童話故事裏少不了天使，一個關於天使的故事應該會是個動聽的故事吧。

兒童就是我們的天使，有的天使在微笑，有的天使在哭泣。兒童問題是社會關注的問題，各種慈善機構都打着幫助兒童的名義募捐。

天使在哭泣！這房子實在太大，太豪華，父母們實在應酬太多，而忽略了天使。

天使在哭泣！太多太多巧克力，太多太多漢堡包，太多太多汽水，營養過剩讓天使肥胖和智力受到影響。長期喝牛奶，讓天使的牙齒變黑黃。

請注意，味道美，營養價值高的食物在這裏被稱為「垃圾」，這些「垃圾」嚴重影響了天使美好的體型和外貌。

社會斥巨資，某醫學專家研究出在天使胃裡放水球，胃束帶等各種治療，讓貪嘴的天使吃少一點。

天使在哭泣！父母對他們的溺愛，讓天使喪失了社交能力，影響了他們和別人溝通的能力。

天使還在哭泣！過多的科技產品，如電視，電腦，手機，遊戲機，MP3 播放器，還有 i 字的系列產品，給天使帶來精神障礙等疾病。

專家建議，天使的房間最多只能裝置五種科技產品。

專家還建議舉辦各種心理輔導，通過生動形象和感知的圖形文字來啟發。結果，更多各種聞所未聞的新產品湧來，甚麼錄音筆，文本閱讀器，光驅，電子數據表，地圖軟件等等，等等.....

為了讓天使不再哭泣，專家說…… 專家還說……

天使在微笑！天使在海上漂了幾個月後，終於踏上這片土地。傳說中這片土地像天堂那樣美好，天使的父母，從此能在天堂裡賺很多，很多錢，而很多，很多錢就是幸福！天使的夢中，錢在天堂裡飄舞翻飛。

天使在微笑！因為爸爸說，他們一家都報了難民。「難民」這個稱呼，從這天起，就是他們的新名字。

天使在微笑！媽媽今天買了一個美麗的筆盒。

天使在微笑！今天吃了很多好吃的東西，微笑天使從不以為薯條，漢堡包這些食物是垃圾，微笑天使吃的是在垃圾堆裡撿到的真正垃圾。

天使在微笑！在被誘拐，做奴隸，做性奴多年之後，終於被救，和父母一起被遣返回國。

天使還在微笑！他們一家的申請居留被拒，

一天清晨，天使和父母從 100 多米的高樓跳下，展開翅膀飛上真正的天堂，從此脫離了苦難。

對於微笑天使，專家沒說…… 專家還沒說……

救救兒童！救救哭泣天使！也救救微笑天使吧！





## No. 11 敘事調

### 第一節 展翅飛吧

白城的火車站，小小的火車站，充滿神秘，充滿憧憬。

經常有人出去，也經常有人回來。所有出去的人都像張開了翅膀，所有回來的人都不停嘴的說：外面怎樣怎樣……

小郭的姐姐飛去了上海，最近在上海結婚了，請小郭去玩。

沒出過門的小郭想找一個旅伴，孟白自告奮勇。在準備考大學之前，她要出去散散心，好淡忘虞維德的陰影。母親雖然一千個不放心，還是讓她去了，讓鄉下女孩出去見見世面也好，母親把一疊錢縫在孟白的內衣裡。

兩個女孩認為，她們已經長大到足可以闖蕩江湖了。堅持不讓家人送，提着簡單行李，興奮而毅然決然的去火車站了。

前面有很多人從一個關卡裏面走出來，從他們的疲態和大包小包的行李來看，是剛從外地回來的人。向裏面張望，巨龍一樣的火車就停在那裡吐着煙霧。

「等這些人出完了，我們就從這兒上火車。」小郭鎮定的說。

她們站在那裏等上火車。

人羣散盡了，火車長鳴一聲，開始慢慢地，後來加快速度開走了。

「誒？怎麼開走了？我們還沒有上去啊！」小郭小聲叫着。

「我們還是問問人吧，那邊，對，那個女工作人員，看來挺和善，我們去問問她吧。」在這個時候，孟白顯出了冷靜淡定的優點。

「你們誤點了！你們要先去換票，然後到候車室去等下一班車。」女工作人員和善的說。

等女工作人員轉身走開，兩個女孩同時拍着自己的腦袋「候車室？看我們多笨！」雖然候車室是個新名詞，但是顧名思義，理所當然是等車的地方，而剛才那裏顯然是出口。

終於登上那條巨龍，她們心情激動的看着車窗外，那些送行的人們一定很羨慕車上的人。火車開始移動了，站台上的人們像魔法一樣變小，然後不見了。

孟白抓住小郭的手激動的說：「我們飛啦！」

「飛啦！飛啦！」小郭也興奮不已。

從小時候起，孟白就不斷做同一個夢，她在天空飛翔，俯覽下面的城市，像是圖畫書裡的插圖。她極力向下飛，想走進任何一幢房屋，一家商店，但是怎麼也找不到落腳的地方，只能拼命像扇動翅膀一樣的揮動雙臂向前飛去……

既然出來一次不容易，兩個女孩打算多去幾個地方。她們定下的旅行路線是：先去上海小郭的姐姐家，再去杭州探望孟白的朋友，最後再去北京孟白的舅舅家。

孟白興奮了沒多久，就開始暈車嘔吐了。小郭同情而愛莫能助的拍着她的後背。坐在對面的一位男士拿出裝酸菜的小瓶子，倒出一點酸菜水，一定要讓她喝一口。喝了酸菜水，吃了母親給她準備的暈車藥——真是知女莫若母啊——最後趴在小桌上沉沉睡去。

路途遙遠，火車上的生活延續了幾天幾夜，其間還轉了不知多少次車。

當看到霓虹燈璀璨亮光的時候，上海到了。

小郭的姐姐和姐夫來車站接她們，姐姐身材苗條，打扮很時髦。相比之下，兩個女孩風塵僕僕，孟白還兼病容滿面，她感到十分不自在。

晚上，小郭姐姐做了很多菜，還邀請了一大班親戚朋友。找到好歸宿的姐姐，小鳥依人在又英俊，又體貼的丈夫懷裏，兩個女孩子都羨慕不已。

姐夫的弟弟志明，跟兩個女孩談得興高采烈，還自告奮勇第二天做她們的導遊。

第二天，他們逛了久聞大名的南京路。這個素有“中華第一街”美譽的繁華街區，讓兩個女孩眼花繚亂。穿着漂亮的人們在街上川流不息，商店一家挨一家，那麼多從沒見過的漂亮東西……

啊！這裡的人們多幸福啊！即使是那位正在掃街的清潔工。就連看起來十分殷勤的志明，也都不由自主的流露出優越感。

遊另一個著名景點「豫園」的時候，她們見識了一種叫「冰磚」的食物。撕開小紙盒，那香滑甜蜜的冰淇淋沁人心脾。

不知不覺晚飯時候來臨，她們真正領略了餛飩和小籠包的原汁原味，那跟在白城吃到的，絕不可同日而語。

幾天後，她們告辭小郭的姐姐，姐夫，假意說要回去白城，踏上了她們計劃的下一站——杭州。

## No. 11 敘事調

## 第二節 濃淡總相宜

杭州住着孟白最要好的朋友——伊娜和伊娜的媽媽，她們以前在白城居住，現在回到杭州老家。

白城人對外來人總是充滿敬意，孟白對外地來的這兩母女十分崇拜。伊娜的媽媽是一位作家，曾在外國留學，她們的生活方式有一種洋味兒。

伊娜和伊娜媽媽也很喜歡這個柔弱的女孩，離開白城的時候，她們一再叮嚀孟白一定要來探望她們。這幾天一想到就要見面的熱烈情形，孟白都感動得幾乎落淚。

孟白和小郭拖着小行李，按着伊娜信上的地址，左曲右拐的在一個平房住宅門前站下來，輕輕敲了敲門。

「誰呀？」是伊娜媽媽的聲音。

「是我」孟白幾乎快哽咽了。

門打開一條縫，老了許多的伊娜媽媽站在門縫裏，眼睛在老花鏡片後端詳了來人半天：「噢！是孟白？你怎麼來了？快進來！」

很親切，但是沒有孟白想像的那麼熱烈，這讓孟白稍微感到失望。友誼是會被時間沖淡的，何況是兩個來投靠的窮朋友，不濃不淡才是相宜，就像這裡的西子湖。

這裏是一套兩室一廳的住宅，佈置清雅簡潔。她們坐在沙發上，接過伊娜媽媽遞過來的清茶。孟白說：“阿姨，最近好嗎？伊娜不在啊。我和小郭去上海她姐姐家，路過這裡，順便來看看你們。”

孟白將「路過」和「順便」稍稍加重了一點語氣。接下來聲音裏帶着羞愧

「我們想在這裡住幾天可以嗎？」

伊娜媽媽大笑着說：「沒問題！你們就和伊娜一起擠吧，伊娜過一會兒就回來，看見你們來一定很高興！」

孟白和小郭高興的站起身，很識趣的說：「我們去買菜，回來煮飯。」

「你們怎麼知道在哪裡買菜，還是我去吧。」

「不，我們剛才來的時候已經看到菜店和肉店了，就讓我們去吧。」

「好吧，好吧，兩個孩子真是的。」

當女孩子們正在廚房大顯身手，做最拿手的西紅柿炒雞蛋時，伊娜回來了，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回來。聽說孟白來了，進來廚房打招呼

「啊！孟白，你怎麼來了？看看…… 唔，你變得好漂亮啊！可我越來越胖了呢。」

小郭是個聰明的女孩，她知道該在甚麼時候獻媚：「啊，這是伊娜吧，你真漂亮！孟白常常說起你的。我是小郭，孟白的朋友。」

對於比對方長得美，孟白帶着一點“歉意”，她接着小郭的話，真心的恭維着

「你漂亮得我幾乎認不出呢！」

人人都對讚「美」來者不拒，矮矮胖胖相貌平凡的伊娜也是一樣。

「來，我給你們介紹，這位是我的男朋友方舒，他是翻譯。」

「翻譯！」兩個女孩幾乎在驚呼。

方舒刻意淡然的說：「就是一個跟班，提包的，帶外國人到處去玩。」

那些總是出現在書上和電影上的外國人，這幾天倒是見了不少。

她們對方舒和伊娜由衷的充滿敬意。

晚上，三個女孩擠在一張雙人床上，聊了一晚心事。

第二天一早方舒就來了，笑着說：「伊娜要上班，我今天做二位小姐的跟班，不勝榮幸。」

兩個女孩子高興極了，馬上跑到房間裏去在臉上塗塗抹抹。伊娜媽媽笑着說，像兩隻貓在抓臉。

伊娜化好妝，穿着一身新的漂亮套裝，準備上班，她在一家公司做行政工作。

孟白她們沒顧得上欣賞伊娜的新裝，又對行政工作全無概念。對於她們沒有表示驚奇和讚賞，伊娜覺得有些沒癮：“晚上見！”高跟鞋踩得「咯咯」的走了。

方舒和她們出發去濃淡相宜的西子湖。

## No. 11 敘事調

## 第三節 噢 母親

離開杭州後，小郭變卦了，她再不願向前走了。孟白和她在火車站分手獨自上北京去。

火車上，對面坐着兩位男士，一位中年，一位青年。那青年男子不時和中年男子用上海話耳語，並不時向這邊望過來笑着。

孟白問：「你們在談論我嗎？」

青年幾分調皮的笑着說：「欺負你聽不懂。」

中年男子立刻說：「他說你很特別。」

青年微笑着看着孟白：“我叫吳一言，是個攝影師，這是我的叔叔。我工作在上海，到北京出差。你呢？一個人出來旅行？”

孟白忽然說了謊話，她說她住在北京，把舅舅和舅母說成是自己的父母。

「啊！那你介不介意帶我到處逛逛，北京我來過幾次，還從沒好好玩玩呢。」

天啊，我才第一次來北京呢，孟白暗想。

一路上吳一言很照顧孟白，買了各種小食，一會兒讓她吃這個，一會兒又讓她嚐嚐那個。還請她到餐車吃飯。孟白敏感的意識到他在追求自己。

吳一言說不上英俊，瘦瘦高高的身材，也還乾乾淨淨，不令人抗拒反感而已。

有個念頭本來是不經意冒出來的，然而佔據了孟白整個思想。

「我如果找了上海的男朋友，就可以永遠住在上海，再也不用回那落後的白城。」

孟白照單全收的接受着吳一言的殷勤。當火車進入北京火車站，他們交換了聯繫方法，一言留了上海的地址和電話，孟白留了舅舅家的電話。

「我會打電話給你，你可要聽我的電話噢。」吳一言再三叮囑說。

雄偉氣派的北京車站，廣闊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行人，讓孟白感到敬畏。像中學時走過那金色操場般的，挑戰自己勇氣的極限。她四處問路，到處跑着搭乘各種車，雖然跑了很多錯路，還是找到了舅舅家的四合院。

舅媽開的門，還沒等孟白介紹自己，舅媽已經說：「小白！快進來。」

親人和家人的感覺。

見過舅舅，舅媽帶她到睡房放下行李，讓她去洗澡，然後出來吃晚餐。

晚飯很豐盛，有臘肉，還有一些家常小菜。兩個表哥不在，只是和老兩口一起吃飯。孟白夾了肥肥的臘肉一次又一次，舅媽看着她的饞相，心疼的說

「餓壞了吧，慢慢吃，把菜都吃完。」

吃完飯，舅媽和舅舅小聲商量了一下，由舅媽開腔：「孟白，趕快回去吧，你媽媽病了，你明天就回去吧。」

孟白滿心掛記着吳一言，滿不在乎的說：「媽媽擔心我而已，我已經大了，出來闖一闖有甚麼不好，她一定是想騙我回去。」

舅舅有點生氣：「你父母都很嬌寵你，你不應該不懂事，怎麼媽媽病了你还這樣無動於衷，真不像話！」



舅媽趕快說：「別嚇着孩子，我明天去給你買火車票，趕快回去吧，啊？今天就早點睡。」

這個時候怎能回去呢？她還等着吳一言的電話呢，她根本不想再回白城

等我安頓好，可以接爸媽來上海住，像小郭的姐姐一樣。孟白想了一晚上，決定留下來。

第二天，舅媽帶孟白去火車站，買了火車票，和她一起在候車室等車。

孟白一再叫舅媽回去：「放心吧，我自己等就可以了，我對搭火車已經非常熟悉了。」

舅媽不知為甚麼含着眼淚說：「那好，你舅舅剛做完手術，我也要回去照顧。那你小心一點，到家後打個電話給我們，免得我們牽掛，問你爸爸好。」

終於把舅媽勸走了，孟白起來拿着行李走出火車站，她覺得自己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有勇有謀。

找到了一個便宜的小旅館住下來，誰知一住下來就病了，一路的舟車勞頓讓體弱的孟白倒下來了，幾天都起不了床。

旅館的服務員是個好心的老大爺，他帶孟白去醫院看病，經醫生檢查，貧血，心動過速，暈眩一切都來了。老大爺幫她退了房，帶她回家去養病。

非親非故的大爺和大媽，天天換着花樣給她做東西吃，又自己拿錢給她看病。一個星期後，孟白漸漸好起來了。

大媽說：「好了就回家吧，姑娘，下次來北京別忘了來看我們啊。」

孟白真的回家了，不得不回家了。坐了一天一夜的火車，回到了家鄉。

白城在西斜的陽光照耀下，沙塵滾滾，滿目落寞蒼涼。孟白神色沮喪的提着行李，慢慢上了公共汽車。

「是孟白吧？」從車廂前面擠過來一個人，是父母的一個朋友：「你才回來啊！你媽媽去世了你知道嗎？」

孟白愣住了，

那人說：「你快回去吧！」

媽媽，你怎麼扔下我走了？是因為我傷了你的心？我對不起你，媽媽！我可以對不起所有的人，我不應該對不起你啊！

衝回家裏，

父親擦着眼淚：「你身體不好，就快回來嘛，人家小郭都回來了。你媽媽急死了，第二天就病了。一開始還以為是感冒，打了青黴素。到晚上她喊了聲，我不行了，快送我去醫院，就再不能說話了。鄰居幫手送到醫院，已經沒救了，是腦溢血。」

客廳裏一張桌子上擺着骨灰盒，雕刻着花紋的骨灰盒上面，母親美麗的微笑，她還那麼年輕。

父親哽咽了半天，「因為你一直不回來，只能火化了。」

孟白很悲傷，但是她沒有眼淚，她哭不出。她坐在自己的睡房裏，一直看着房門，希望母親像往常那樣推開門進來……

一點動靜都沒有，母親真的走了。

孟白再一次跪在十字架下：「耶穌啊，饒恕我吧，雖然我是那麼不值得饒恕，請你接待我的媽媽，我也會很快去和她團聚。」

你是我最大的幸福，  
你是我最大的悲痛；  
你讓我最深的愧疚；  
你給我最溫柔的回憶；  
噢，母親。

我因你而生；  
你給了我軟弱的軀體。  
你因我而死；  
呼盡了柔弱的氣息。  
噢，母親。

你帶走了我生命的所有意義，  
我失去了你生命的所有牽掛。

我悖逆你的關懷，  
我錯失你的葬禮。  
我心裡小小的祭壇，  
怎夠裝載你偉大的愛！

你受驚的夢境裡是懦弱的我，  
你張開雙翼，庇護軟弱的小雞。  
當冰涼的毛巾覆蓋我滾燙的額頭，  
聽着調羹攪涼糖水的聲音，  
我知道你在床邊守護，  
不讓暗中窺伺的魔王把我擄走。  
在你輕輕的催眠曲聲中，  
我的夢也安然。

我知道你從不怪我，  
儘管我一再辜負了你。  
但我怎麼能原諒自己，

上帝怎麼能寬恕對母親犯罪的人？

請你戴着花環，  
在祥霧繚繞的天堂門口接我，  
我盼望和你相擁，相見。  
噢，母親。



## No. 12 宣敘調

### 白鳥飛翔

親愛的，你知道那些白鳥的故事嗎？

這個星期天我走進一間教堂，看到聖壇上方掛着一幅巨畫。整個畫布上是廣袤的藍天，左上角的太陽光芒四射，畫中間是一道絢麗彩虹，白紙剪出來的白色鳥兒貼滿在畫布上，還有一些用線吊在畫的下方。

白鳥們奮力拍着翅膀向着太陽飛去，有的已經沐浴在陽光中，有的正飛越那七彩彩虹橋，下面用線吊着的百鳥隨風飄零。

牧師介紹說，這是無家可歸者們的一幅集體創作，每一隻白鳥代表在去年一年中喪生的露宿者們。

因各種各樣的原因，他們失去了家和家人。有的因精神問題，有的對生活失去了信心。有的在賭桌，毒品上對自己失去了控制。有的甚至源遠流長的從幼兒起就流落街頭，所以在英國文學中有那麼多描寫流浪兒的經典作品。

這些衣衫襤褸，渾身因失禁散發着尿臊味的族群中，不乏年輕的俊男美女。他們蜷縮在各大街小巷，門邊，地鐵站，火車站，睡在任何能擋風避雨的地方，這樣隨意的打發了他們年輕的生命。我甚至還見過一對男女在裹着的毯子裡行房事呢。

他們在人們經過時輕輕拋下一句：「請給些零錢」

無論路人給不給錢，他們都會禮貌的說聲：「謝謝！祝你有愉快的一天！」節日期間還加上節日祝福語。

乞丐，露宿者，流浪漢，其實屬於同義詞。這種產物從古至今，無論東西南北，無論富裕還是貧窮的土地上都盛產豐富。我總覺得英國的這些露宿者其實都不算有真正的大苦難，他們一出生就擁有在有些人看來是夢寐以求的東西，他們只是身在福中不知福，不懂得珍惜他們與生俱來的優勢而已。

中國人俗稱乞丐是要飯的，只有真正要飯吃的人才算是窮苦人，但是，如今有多少乞丐是真的要飯呢？

時勢造英雄，武林中產生了武藝超群，勢力雄厚的丐幫，乞丐在社會上也漸漸衍生成為一種職業。

火車和地鐵上是有志於以乞丐為職業的人們的重要職場，他們只要買一張價值幾鎊的“一日通行票”就可以開始“上班”了。

通常的模式是，站在車中央用純正優美的英語首先演講一段開場白，然後語調平靜，情節簡單但不失令人同情的講講個人遭遇，接下來彬彬有禮的依次向所有觀眾伸出微微顫動的手，對每個在錢包裡拿出些零錢，和即使不予理會的觀眾們，一視同仁的說聲謝謝，最後走去下一節車廂繼續巡迴表演。

對於在車站或車上真正演奏或表演的藝人們，不管他們是基於甚麼原因，或是為旅途賺一點經費，或是純粹為喜愛表演又苦於沒機會，即便是變相乞討，我都寄予無限的同情。

很多教會每星期日早上，都設立專門接待和供應飯食給露宿者們的地方，向他們彰顯上帝的仁慈。吃飽了的流浪漢們在這「窮苦人的避難所」中休息然後離去。

有的還大模斯樣的走進禮拜堂，在側邊包廂找個位子，不久一陣陣輕輕的鼾聲此起彼落在禮拜進行中。睡醒了走時，還不忘感恩上帝，向聖壇方向鞠個躬。

除了教會，英國還有很多慈善機構幫助這些露宿者們。有人想到了辦一份雜誌，來對無家可歸者進行救助。創辦人認為，施捨並不是真正的幫助，讓人們獲得技能，重拾自信，從而開始新生活才是最根本的幫助。

他遊說流浪漢們當街售賣雜誌，讓這些被各種工作拒之門外的人，得到一份自食其力維持生活的工作。很多路人只是為了同情雜誌售賣者而慷慨解囊，付給遠遠超過那本書的價錢。歸根到底，在人們眼中，他們仍然是另類的乞丐。

對於真正希望好好生活的人，這些慈善機構算是仁至義盡了。但是，不是每個人都愛自己，愛別人的。有些人還是會把賺來的錢吸在鼻子裡，注射在血液裡，傾倒在賭桌上。

有個高大的蘇格蘭露宿者說：「我離開軍隊後出入監獄無數次。我常常口袋空空的衝進銀行，然後口袋滿滿的出來。我整天惹是生非，直到我碰上了這份雜誌，從那時起，我就一直很老實。」

親愛的，這真是個動人的故事，不是嗎？你說，那幅巨畫上的白鳥會不會因此而減少呢？



## No. 13 詠嘆調

### 第一節 莊園裏的夏天

滿眼綠茵，圓形噴水池中矗立着一尊肩上托着水罐的女子雕像，罐中的清水源源不斷的流瀉，細碎的小水珠向周圍炎熱的空氣灑下一片清涼。池邊那株叫不上名字的植物，白色枝葉優雅的隨風搖曳。紫丁香散發出濃香，花叢中一座白色宅邸。

艾斐兒不知為甚麼有點不知所措，直感到自己有些不合時宜，不免緊張起來。

昨天下午上完了課，顧教授走過來問艾斐兒：「怎麼樣，在倫敦還習慣嗎？」

顧教授是首位在國際比賽拿大獎的中國神童，現在是音樂學院的教授。從開學到現在，顧教授還沒跟艾斐兒交談過“琴”以外的事，這樣的關懷讓艾斐兒有點受寵若驚。

「還好，我剛剛搬了家。」

「是嗎？倫敦租房子很貴啊。」

「我租的是 Studio 已經是最便宜的了，也要六百鎊一個月呢。」

「那要靠家裡接濟了。其實，你可以教琴賺一點生活費的。」

「同學們都在教，只有我還沒有找到學生。」



「我正想介紹給你，有位家長通過朋友找我，想讓他的孩子跟我學琴。他的孩子已經 13 歲了才初學，我一般是不教初學學生的。也不想這位望子成龍的家長浪費錢，你知道我的收費是一百五十鎊一小時的。你如果有興趣，我給你他的電話，你自己去跟他談。」

顧教授按着自己的手機：「噢，你記一下：077xxxxxxxx 佐治 史密斯先生。」

艾斐兒記在自己的手機裡，並連聲感謝顧教授。

「不用謝，我看你是華人孩子，可能需要幫忙，所以問問你。」顧教授說完，回過身走了，艾斐兒從來沒留意過顧教授的背影和步態竟然如此瀟灑。

早就羨慕其他同學可以教琴賺一點外快，艾斐兒回家就馬上給史密斯先生打了電話。可能已經聽過顧教授的介紹，他邀請艾斐兒第二天到他家當面商談。

奧克斯特是薩里郡的一個小鎮，風景秀麗的薩里郡，在英格蘭東南部，北與倫敦相接，東與肯特郡相鄰。厭倦都市喧囂的人們，爭先恐後「逃」去鄉間安居樂業。

保守黨人鮑德溫的名言：「英國就是鄉村，鄉村就是英國。」只有在鄉村才能感受到純正的英倫風情。

Oxted 有可能是今後常常到訪的重鎮，艾斐兒先給它改了個中文名「牛蹄」，取前面的「Ox」意譯「牛」，後面的「ted」取音譯「蹄」，這個譯名後來被艾斐兒的中國朋友們叫開了。

伊恩說：「噢，那裏可是富裕人住的地方。」

艾斐兒問：「你怎麼知道？」

伊恩說：「因為這是我的國家。」語氣很自豪，還特意挺胸抬頭了一下。

「『櫻桃溪』畫廊就在奧克斯特和戈特斯東中間。」伊恩又補充一句。

英國的夏日是一年中最美的季節。白日依山盡，英國夏天白晝的盡頭，一直要延續到晚上九點鐘。孩子們在窗戶透過的明亮陽光中，向父母道晚安上床就寢。所謂「日不落國」的美譽，大概就是這麼來的。

有人站在在火車站外問她：「可是 Ivy 小姐？」

「是的，我是 Ivy。」

他打開車門，請她上車，是史密斯先生的司機。

經過小鎮中心開了十幾分鐘左右路程，上了一條看來是私家路。路蜿蜒的向前伸展，沿路樹枝伸出它們細細的枝條，向來賓行着見面禮。

鳥語花香中，來到這個大門前，門兩邊巨大的花盆裏鮮花怒放。

司機先生按了一下遙控器，兩扇黑欄通花鐵門慢慢開啟。車開進來，艾斐兒下車後，司機開車去車庫。

一位女工迎出來，帶艾斐兒走進宅裡。

巨大的前廳，遠處正面有一座精美雕花的古老座鐘，兩邊排着人像雕塑，左右各有裝飾着羅馬柱的門，門上像積木的尖頂上，精雕細刻着小天使。

右邊一道寬闊的黑葉縷金扶手樓梯，樓梯上響起輕盈的腳步聲，一位貴婦人正沿梯而下，恍若油畫般的場景。

從樓梯走下來的貴婦，卻穿着淺粉吊帶背心和雪白的中褲。頗為簡單，年輕，現代的裝束，和這古典，豪華，藝術的氣氛相映成趣。

女士看來很年輕，柔軟的白金髮絲飄在肩上，紅粉霏霏的面孔上一雙碧藍晶瑩的美目。

「你好 Ivy，很高興認識你。Smith 先生還在公司裏，他很快回來。我是他的太太，我叫 Karen。」

凱倫推開左邊客廳的大門，眼前展現了另一番景象。

粉藍牆壁上掛滿了白色浮雕和框在金色畫框裡的油畫。巨大金色雕花的鏡子下的長桌上擺着檯燈，相架和花瓶。壁爐上有兩個銅燭台。洛可可風格的家具上渦卷，貝殼，花朵，葉簇等花紋，複雜而精巧。

大廳深處一架三角斯坦威大鋼琴，独特纹理的花梨木反射着柔和的光澤，盡顯藝術氣息。一切都顯出優雅氣度和魅力，奢華得咄咄逼人。

「這裏真美麗！」讚揚是一種令人愉快的禮貌。

「謝謝！我也喜歡我們漂亮的家。」史密斯太太充滿自豪，西方人從來不會言不由衷的刻意謙虛。

她們在寬大的扇貝形米色沙發上坐下來。

「你要不要先喝些甚麼？天氣很熱。工人正在準備茶點，等 George 回來。我們一起喝下午茶好嗎？」

「我可以要一杯可樂嗎？」艾斐兒這時才感到口渴。

女工送來艾斐兒的可樂和凱倫的橙汁。

「你來自哪裏？你以前有沒有教過學生？」睜圓瑩藍眼睛的史密斯太太像極了一隻白貓，溫文有禮但不怒而威，和她年輕的容貌不太相配。

「我從香港來，十五歲時做的暑期工就是在琴行教學生。」艾斐兒回答得很拘謹，還下意識的搓了搓雙手。

「唔，很好。你等一會兒就會見到 Daniel，我的兒子，他快放學了。他自己提出想學小提琴，因為他的妹妹，我的小女兒 Holly 在學鋼琴，這樣他們以後可以合奏。我和 George 也覺得這很好，我們都喜愛藝術，我也在學畫畫。顧教授是 George 朋友的朋友，他向我們推薦了你。如果每個週末的下午，請你來為 Daniel 上一個小時的課，對你是否方便？」

「那就只有星期日下午了，星期六下午有時有課。我的同學都是收三十鎊一小時，加上車費，我收三十五鎊吧。」

「那麼，我給七十鎊吧，謝謝你！」

「嘩噢！那真是太謝謝了！」

至此，艾斐兒有了第一個學生。至此，緊張的心情舒緩起來。

「來，我先帶你到處參觀一下。」

艾斐兒隨着站起身來，跟在凱倫後面。

「我們這裏有十四間睡房，除了我們和工人住以外，還有些客房。以後，你方便的時候可以來住幾晚，我們非常歡迎。」

十四間睡房，對一個從來沒擁有過的人來說，具有什麼樣的意義和概念？聽過一個笑話：一個農婦在田裡幹活，炎熱的天氣和繁重的農活令她非常疲倦。她對丈夫說：「唉，皇后多幸福，美美睡個午覺，醒來就喊：『太監！快拿個柿餅來！』」

在這位農婦的意識中，皇宮就是某一間她認為最漂亮的農舍，柿餅就象徵幸福，皇后可能就像她熟悉的另一位農婦。人們很難切身體會從來沒經歷過的滋味。

艾斐兒長在小康之家，三房兩廳是她和母親，弟弟的生活空間。有同學家裏條件好，四五間睡房已經不錯了。

其實，並不見得睡房的數字越多，幸福的指數就越高。艾斐兒在電視上看過一個節目，介紹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的一天，令人乍舌的奢華！艾斐兒覺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生活沒甚麼值得羨慕，DIY 自己的溫馨小窩，看着菜譜在廚房弄出幾味菜餚，推着嬰兒車，帶着小狗去公園，這些構成了平民百姓無限情趣的生活。

莊園裏的家庭活動室裡，巨大的超薄電視機掛在牆上，卡拉 ok 設備，各種影碟，DVD 放滿了整面牆的櫃子。

活動室隔壁是健身室，裏面有各種運動器材。

瀏覽過桌球室，又參觀了室內游泳池一汪藍色的池水，旁邊還有個小按摩池。

音樂房裏，瘦瘦的小赫莉正坐在鋼琴前彈練習曲。

「這是 Ivy, Daniel 的音樂老師。」史密斯太太介紹說。

「你一定是 Holly 吧，你好。」艾斐兒伸出手來。

小女孩一本正經的輕握了一下艾斐兒的手，靦腆的笑了笑。

「親愛的，我們一會在花園跟 Ivy 喝茶好嗎？」凱倫對小女兒說。

小女孩拉着媽媽的手，加入了參觀隊伍。

後花園用“一望無際的草原”來形容也不為過，精心設計的花圃開滿了奇花異草，花園中間有一個美麗的亭子。

走過網球場，旁邊是一個樹林，連樹林也是私家的，那裏是松鼠，狐狸和小鹿的樂園，它們有時也會到草坪上來逛逛。

工人開着剪草機正在剪草。艾斐兒想起自己現在公寓的那個不值得一提的小花園，

野草們享受着充分的民主，在那片小天地縱情自由發揮。

「James!」一位管家模樣的男子叫那開着剪草機的工人，詹姆斯停下來。

「你和 Thomas 等一會去剪一剪前面路邊的樹枝，剛才司機說，樹枝長得都快鑽進汽車窗戶了。」

「好的」詹姆斯應承着。

「這座房子有很多工作要做。」看到艾斐兒聽他們說話，凱倫解釋說。

遠處有兩匹悠閒的馬兒在吃草，「噢，多美麗的馬兒！」艾斐兒不禁小聲叫出來。

「噢，我們的鄰居 Massey 先生養馬。」凱倫說。

從這裏看梅西家的馬和房子像小人國一樣。

這時，下起霧一樣柔和的小雨來，一位女工拉開華蓋，擺好桌椅。另一位女工送來一壺紅茶，牛奶盅，糖盅，茶杯，茶匙，三層點心盤裡擺着三文治和糕餅。

艾斐兒和史密斯母女坐在華蓋下，蒙了一層霧雨的莊園很朦朧，潮潤清新的青草味混合着紅茶的清香，鄰居的馬兒在遠方虛幻的飄啊飄。

「爹地！」小女孩歡叫一聲跑去，史密斯先生和丹尼爾一起回來了。

史密斯先生一手抱着女兒，一手伸向艾斐兒：「很高興見到你 Ivy，我相信你和 Karen 已經談好了。」

史密斯先生是個修飾得很講究的中年人，而十三歲的丹尼爾在竭力使自己看來更成熟，留着齊耳長髮，校服在他身上顯得很正式的樣子。他畢恭畢敬的和艾斐兒握手，還微彎一下身：「Nice to meet you」

喝完茶，艾斐兒到音樂室對丹尼爾做聽耳測試，看了看他細瘦的手指。寫下了需要買的教材，還約好下次一起去琴行買琴。

直立式鋼琴上方掛着一副油畫，雨中，赫莉向前跑去，丹尼爾卻從容得「勝似閑庭信步」。深藍色校服搭在肩膀上，雪白的襯衫映襯着紅撲撲仍舊孩子氣的臉龐。

畫的下方，畫家的簽名像一條纏繞的蔓藤 —— Charlotte Ha —— 這是夏綠芝的畫。

「這幅畫是在‘櫻桃溪’畫廊買的。」凱倫走進來說。「在一次在畫展裡，我們發現了這幅畫。畫家 Charlotte 經常畫些小鎮風光，畫中常有鎮中居民，居民們發現畫中有自己多數會買下來。我很喜歡這幅畫，你看，她把兩個孩子的性格刻畫得多好！只是後面背景的這棵怪樹很醜陋，美中不足。」凱倫輕輕指着畫上的那棵樹。

真的，色彩斑斕的背景上有一棵怪樹，像一個伸開兩臂的女人。

「我去過『櫻桃溪』畫廊，我認識 Charlotte，她是個很特別的畫家，我也認識 Troy。」

「是嗎？我在跟 Troy 學畫畫啊！我有很多朋友都在跟他學畫畫。」提到特洛伊，凱倫忽然聲音提高了許多。

雨早就停了，六點鐘還正艷陽高照。艾斐兒告辭，凱倫吩咐司機送，艾斐兒卻想看看那邊的兩匹馬。

凱倫指了指旁邊一條小路，「從這裡過去就是鄰居的住宅。從他們門前的路一直走，就可以走去鎮中心。那麼，享受夏日傍晚的散步，下次見。」

走出來莊園，順着小路慢慢朝小人國踱過去。兩個女孩子騎着馬一先一後「得得」的走來，並向讓路的艾斐兒禮貌的說謝謝。艾斐兒目送走遠的馬兒，然後向鎮中

心走去。

一邊走，一邊欣賞着路邊的風景。忽然她發現這一帶的景色非常面熟，一棵伸開兩臂的怪樹，令她想起那幅掛在音樂室的畫。

「一點也沒錯，就是這裡，夏綠芝畫的就是這裡。她一定是在這片景物對面某個位置，看到丹尼爾兄妹走過來，忽然觸發了靈感的。」艾斐兒的推理念頭活躍起來。

怪樹對面有幾座房子，艾斐兒慢慢審視着這些房子，最後鎖定了邊上那座灰色的房子，窗戶拉着嚴嚴實實灰綠絲絨窗簾。「對！灰綠是夏綠芝的顏色。」艾斐兒對自己的判斷深信不疑。

艾斐兒順着圍牆向後走去，茂盛的蔓藤不甘寂寞似的從牆裡爬出來，磚牆上錯落有致的嵌着一些小花盆。

聽了聽，裡面很安靜。艾斐兒輕輕搖了搖一個小花盆，咦！它鬆動了。艾斐兒輕輕把它拿下來，看到一個孔洞，再湊近這個孔洞向裏面張望。

圍牆裡面是整潔的小花園，中間的畫架前站着個女人。

女人並不是在畫畫，而只是在看那幅空空如也的白畫布。她穿着一身寬鬆居家服，腰間圍着一條圍裙，上面沾滿了顏料。從那淺棕色，幾乎是亞麻髮色的捲髮，那正是夏綠芝，她果真住在這裏！

人們都說背後不長眼，但是後背絕對有感應能力。花園裏的女人感覺到了後面的注視，她轉過身來，驚詫的看着那個已經移走了花盆的洞。

艾斐兒也很驚詫，在強烈的陽光下，那張白得反光的臉不是夏綠芝！

艾斐兒趕快倒退幾步。



---

那女人慢慢向這邊走來，越走越近，越走越近……彎下腰……

移走小花盆的洞孔，嵌上了一隻覆蓋着白色濃密睫毛的眼睛，稍稍眯起，眼珠像發亮的鉛一般，說不出是白色還是黑色。

艾斐兒嚇了一大跳，差點摔了一跤，趕快離開，向鎮中心跑去。

回到自己的小窩，那張白色發亮的臉，和那隻白色發亮的眼睛，還在她眼前晃着。

夜的聲音逐漸清晰，樓上先是一陣花灑的溫柔軟語，接着馬桶雄壯的一瀉千里。鑰匙在鑰匙孔裡轉了好半天，馬路上的噪音驟然喧鬧，隨着關門聲又驟然靜寂。沉重的皮鞋和清脆的高跟鞋二重唱式的去了隔壁，流行音樂隨之而起。

綿綿夜雨聲中重回那驕矜奢侈的「蝴蝶夢」。

## No. 13 詠嘆調

## 第二節 騎士啊 你為甚麼苦惱

艾斐兒和亞當從來沒有互留過聯絡方式，他們覺得不需要。他們心照不宣的每隔一個週末舉行一次合奏，牢牢格守住這種神秘的見面方式，誰也不願意打破默契而流於世俗的約會。

這個隱秘的快樂，一天天在艾斐兒的心中擴張着。

那個樹林再也不遙遠，再也不陌生，再也不會迷失。走進林間小道，亞當沒有像往常那樣從樹後面閃出來。等了約一刻鐘，艾斐兒決定自己先去。

塔樓裡一片漆黑，蠟燭還沒點起來，亞當還沒來到。艾斐兒一邊向上抬頭望着，一邊慢慢走上迴旋樓梯，今晚怎麼有點異樣的感覺。

推開虛掩的門，室內一片黑暗。

黑暗中響起亞當的聲音：「你來了……」

艾斐兒向鋼琴那邊望去，他總是坐在那兒的。是的，他仍舊坐在那兒，在鋼琴旁邊幾乎與黑暗融為一體。

艾斐兒按捺住心跳：「我還以為你沒來……」

「我沒能去接你。」亞當低聲說，還輕輕的嘆了一口氣。

「發生了甚麼事嗎？」艾斐兒向亞當那兒走過去，她想抓住他的肩膀猛力一搖。

隱約看見亞當好像往後仰了一下：「不……」聲音更低了：「那邊有張椅子，請坐吧。」

艾斐兒止步，這才看清亞當對面已經擺好了另一張椅子，距離不遠也不近。艾斐兒坐下來，她敏感的意識到亞當將會首次涉及她覬覦已久的秘密。

窺探是人的本性，雖然人們誰都不光明正大的承認自己有窺探的癖好，而會找一千個理由來證實，那是多麼有必要。有人專門以窺探作為自己的職業，稱為偵探，而其中產生了像福爾摩斯那樣的佼佼者。艾斐兒也一直覺得自己有這方面的天賦。

無邊的黑暗，無邊的寂靜……

艾斐兒注視着那個黑暗中的人影，那雙眼睛暗淡得像兩團灰色的霧。

「我要向你告別……」亞當終於開口「我不能再來這裡了，不能再和你合奏了……因為……」

「因為，因為你要回波蘭？」

「不，我必須回到屬於我的地方。」

「屬於你的地方？」

「我屬於黑夜，而你屬於白晝，你只是偶爾迷失在這裡和我偶遇，我們根本不同。」

「你是誰？是……鬼魂嗎？」艾斐兒忽然說出一直以來對亞當的猜疑，她自己也奇怪怎麼可以有這麼平靜的心境和口吻。

「我不是鬼魂，我就連鬼魂也不配。我只是空虛一片，只是一個影子。」亞當垂下頭來。

亞當接著說：「我在光明背後凝聚成形，捲入忘河洶湧的波濤裏。我四處漂泊，尋找棲身之地。我獨自一人到處遊蕩，來到這個黑樹林，融入在陰影深處，我才感覺真實和安全。」

秋風陣陣，樹林枯敗了，只有一隻黑色鳥兒站在光禿禿的樹枝上唱歌。我站在枯樹下望着它，黑色鳥兒在前面飛，引領我走進一座夜行者的宮殿。

夜宮的女王，月亮般皎潔的臉龐。眸子幽深宛如夜空，黑色長髮像烏雲繚繞。她聽我奏琴，並說着一些奇異的話。終於有一天她飛進夜的深處，永遠消失了。

我留在這裏，在乾草卧榻上平放我的軀體，在冷硬枕上尋找卑賤的睡眠。

我在無眠之夜徘徊林中，偶遇了你，一位誤闖，迷失的夜遊人。黑暗中我趕上前，從背後跟你打招呼，只為能與你同行一段路程——灑滿月光，沐浴着音樂的小路。生命漸漸回到我的軀體，我快樂而強壯。

但是，黑夜消失殆盡，第一道陽光將從窗外射進來，燒盡一切心的隱私，夢的秘密。夜行者必定要黯然離去，平安谷裏再也沒有平安。」

艾斐兒似懂非懂的聽着，平安谷！這是個熟悉的詞，在哪裏聽過。想起來了，是一幅畫的題目，是一個女畫家的創作！夏綠芝像一個陰影在艾斐兒心裏一閃而過。

這時候，樓下的門‘吱’地一聲的打開。有腳步聲，雖然很輕，但是很雜亂，應該是幾個人正在上來，漸漸向門口逼近。

「他們來了！你快走吧！」亞當猛地站起身向鋼琴後走去，推開那道屏風，後面原來是一個窗戶。

亞當打開窗戶，像散開了一樣，捲髮四散飄着，身子拖得像一條長長的黑影。他回頭看了一眼艾斐兒，兩團灰色霧似乎閃了閃，然後飄上窗台。

房門大開，手電筒的光柱雜亂的從門口射向窗戶。

艾斐兒急忙閃進靠牆而立的屏風後。

一隻黑鳥盤旋着，張開翅膀飛進窗外壓得低低的雲翳。夜風「呼」的一聲吹進來，

一陣寒氣逼人。

「看！他化作了巨大的蝙蝠！」有個男人低聲驚叫。

「不！是烏鴉！」有人更正。

門口的人們用手電筒向室內四處掃射着，艾斐兒大氣也不敢出。

幾個人，看來都是男人，互相推搡着慢慢走進來，走到窗前向下看。

「不見了……」有人說。

他們張望了一會兒，「我們下去開門看看吧。」又有人提議。

他們離開的時候腳步明顯快了很多，雜亂無章的跑下樓去……

艾斐兒發瘋似的跑到窗邊向下看，荒蕪的草長得又高又深，掩埋了一切。看看對面陌生的大屋，只見花格窗七零八落。

艾斐兒跑下樓去，順着大宅高大的圍牆跑，沒有任何可以進入的缺口。

忽然看見那些人正站在前門，一個人正拿着鑰匙在開門。

「誰在那裏？」一條手電筒光柱射過來。

「有個黑影！」

「我也看到！」

他們向這邊走來。

艾斐兒慌不擇路向後面跑去，推開墓園的大門跑進去，閃身藏在一個墓碑後面。

人們向這邊走來，越來越近。最後停留在墓園門口，並不進來。

難道令亞當如此害怕的就是他們？是他們擾亂了這平安的幽谷。

艾斐兒屏住呼吸，蜷縮在墓碑後面。

「我明明看見那黑影進來的。」 有個聲音說。

幾個聲音低聲說着：「是啊，怎麼不見了。」

「像是個女人，沒有腳的，飄啊飄的一下子不見了。」

幾條光柱胡亂交織錯雜的掃射着整個墓園，並在一個個雕像和墓碑上停留一小會兒。

「還是開門進去屋裏看看吧。」 半晌，有人提議，他們轉身走了。

艾斐兒悄悄走出墓園，跑出樹林。

## No. 13 詠嘆調

## 第三節 迷失

從沈睡中醒來，艾斐兒躺在床上呆望着天花板。那邊牆角處有些斑跡，怎麼以前沒注意到。

斑跡越來越大，慢慢從裡面滲出來，棕黃色，像被單上的尿汲。接着這些斑跡漸漸濃厚起來，變成一團團雲，最後滾滾烏雲慢慢向下壓來，那天花板也彷彿越降越低，就像江湖賣藝人的「心口碎大石」的大鐵板壓在身上，沉重的大錘向心口砸來。

啊！透不過氣來，艾斐兒幾經掙扎的伸出一隻手，開了床頭櫃上的檯燈。

起身一陣暈眩，站在床前，牆上投下了一個巨人的黑影，巨人的雙手慢慢合起來，變了一個馬頭，張張嘴，又搖搖頭。又變了一隻兔子，俯伏，騰跳，奔跑。接着那雙手變成一隻黑鳥，飛呀飛，飛進黑雲中……兒時的遊戲此時變成一種神經質，下意識和歇斯底里。

忽然巨人轉過臉來和自己靜靜對視，然後帶有威脅性的一笑。艾斐兒趕快開了房間的主燈，黑影被光明驅散。

心迷失了，在哪裏能找回呢？

向學校請了假，不想去學校，也不想練琴。睡了一星期，她打算出去走走，隨便哪兒，隨便找誰聊聊。

洗了個澡，坐在鏡前，如海水般清澈的眼睛，此時結了一層冰霜，冷漠而迷惘的從鏡中望過來。

她拿出化妝品，在臉上撲了一點腮紅。「連氣色都可以偽裝！」她搖搖頭，用化妝

棉拼命抹去。最後換了衣服，腳步浮浮的出門。

教堂的鐘聲在星期天凜冽清冷的空氣中發出顫音，「do re mi fa, so fa mi re……」

簡單，重複的音階被鐘聲賦予了神聖的色彩，聖奧古斯丁天主教堂的尖頂在晨曦的薄霧中時隱時現。

推開大門，禮拜剛剛開始，教堂司事高舉十字架向前，唱詩班緊隨唱着進堂詩，詩班隊列後面是神父，聖隊慢慢向聖壇行進。

心情立時虔誠肅穆起來，艾斐兒敬畏的站在門邊，等聖隊走上聖壇，才在後排找一個座位坐下。鄰座遞過來聖經，聖歌集和崇拜程序。艾斐兒感激的向他笑笑，那先生很面熟，艾斐兒心裡急急翻找着記憶碎片，「在哪裏見過呢？」

神父搖着香爐獻香，香爐中的乳香讓整個教堂瀰漫着馨香之氣。彩繪花窗透着神秘莫測的光線，眾聖徒彷彿從雲端降臨，主耶穌高坐寶座之上，聆聽世人贖罪的告解。

崇拜儀式進行着，聖詠，讀經。然後神父走上高高的講道台，抑揚頓挫極具音韻的語調，令艾斐兒的思緒飄遠……

猶如馬勒（注1）的第二交響曲《復活》的第三樂章，旋律緩緩流動且翻滾着暗湧，彷彿看見虔誠聖徒安東尼（注2）站在河邊，向河中的魚兒講道，耐心的教導魚兒改變貪饞的本性。

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魚兒搖頭擺尾紛紛遊來，愉快的聆聽佈道，並嘖嘖點頭稱是。講道結束，魚兒們搖頭擺尾各自散去，過着從前的生活，貪婪的照樣貪婪。

馬勒說：「當你從白日夢中醒來，回到現實生活中。人生無窮盡的流動，喧囂，渾渾噩噩，毫無意義。暗夜中，恐怖就隱藏在某處，並突如其來向你襲來。遠處有個燈火通明的大廳，人們旋風一樣的瘋狂起舞，你遠遠注視，卻聽不到樂聲，這只是一個鬼域世界。對它，你將發出一聲憎惡的喊聲，而退避三舍！」



作曲家一邊寫着談諧的樂曲，心中卻有這樣不寒而栗的噩夢。

…… 艾斐兒的思緒像有罪的魚兒一樣遊走又遊回來時，神父已經結束了講道。

到領聖餐的儀式，隨着會眾，艾斐兒跪在聖壇前，神父的手輕按在她頭上。

崇拜結束，和熱情的教友們一一打過招呼，和站在門口的神父握手後，艾斐兒走出聖奧古斯丁教堂，像魚兒那樣散去，回到自己原先的生活中。

「你還記得我嗎？你曾向我問路。」鄰座先生走在前面，他轉過身來問道。

「噢…… 噢！是的，你好嗎？」艾斐兒這才想起來，是那位「倒垃圾的男士」。

心中不由感嘆：一個人的居家狀態和整齊出外的風貌，原來有這麼大的分別，今天這位先生穿着整潔的深藍西裝，像花生醬招牌紙上那顆帶殼花生。

永遠流動着的個體在固定場景偶然邂逅，並短時間的相處，然後各散東西，再見面的機會微乎其微。

「嗨，我是 Brian。」

「Ivy，來自香港。」

「一起去喝杯咖啡怎樣？」

「好啊。」

布萊恩熟門熟路的帶艾斐兒走進海格特小街上，一家別緻的賣禮品和巧克力的小店。

小店裏擺滿各種精品，印着莫扎特肖像的盒裝巧克力，包裝精美的糖果，家制果

醬……店裏還放着一袋袋種類繁多的咖啡豆，牆角磨咖啡的機器轉動着，咖啡的香氣四溢。

走進裏面的咖啡店，樸實的藍白格子桌布，牆上的風景畫，插在小壺裏的小黃花，鄉村式的溫馨令人感動。

店員和布萊恩很相熟的打着招呼。布萊恩對艾斐兒說，這小店炮製的家庭式食品特別風味雋永，說着叫了一份三文治和一杯摩卡咖啡。艾斐兒自知對咖啡品種知識貧乏，叫了一杯不過不失的卡布奇諾，還有最喜歡的紅蘿蔔蛋糕。

不一會兒，咖啡和食物送上來，布萊恩的三文治又大又厚，很經濟實惠的樣子。

艾斐兒切一小塊蛋糕送入口中，軟綿綿的津甜可口。

「你經常來這間教堂嗎？」

「是的，每個星期天都來。你呢？下次會來嗎？你是天主教徒？或是基督徒？」

「我還不是教徒，但是我從純藝術的角度來欣賞宗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是最具美感的宗教，無論教義，經文，儀式都充滿奇特的神秘感和藝術美，音樂和藝術都佔有最主導的比重，無論我是不是教徒，都深深迷戀這種神秘，聖潔的氣氛。」

「說得太對了！」布萊恩點着頭：「你是學藝術的學生？」

「對，我是音樂學生，主修小提琴。」提起自己的專業，艾斐兒由衷的感到幸運。

「嘩噢！」肅然起敬的拉着長音。「這真好！甚麼時候有音樂會，可要告訴我一聲啊！」

停了幾秒鐘後，布萊恩話題一轉：「嗯，我記得你在找一片樹林，你找到了嗎？」

「我偶爾到過一個樹林，發現一個廢棄塔樓，蠻欣賞這種破敗美，所以後來想再

去看看。」艾斐兒顯然不想和剛認識的人說得太多。

「塔樓？你是不是說 Edward 大屋的塔樓？」看到艾斐兒一臉茫然，布萊恩接着說：「在這裡住得久的人們都知道 Edward 大屋。你知道最近發生的新聞嗎？前兩天報紙登的。」

「甚麼新聞？」艾斐兒忽然意識到甚麼。

「你沒看到報紙嗎？我去問問店員有沒有。」說着他起身走去櫃檯，店員找出一份報紙遞給布萊恩。

艾斐兒接過報紙，找到標題是「愛德華大屋驚見鬼魂！」的一條新聞。

上面寫着：愛德華大屋近來鬧鬼！有途人看到已荒廢多時的塔樓，窗戶透着隱隱亮光，從裏面傳出來的音樂聲清晰可辨。上星期，屋主阿德里安·愛德華後人的管家，帶人前去查看。他們親眼目睹曾在該址跳塔自殺的鋼琴教師的鬼魂，化成巨型蝙蝠飛出窗外。又看見阿德里安已故愛女羅莎琳的鬼魂在家族墓地徘徊。”

阿德里安·愛德華男爵是本地有名的鄉紳，他的大宅建於 1897 年，他和家人在這裡度過快樂的時光。男爵非常鍾愛他的獨生女兒羅莎琳，他請了一位家庭教師來教女兒學鋼琴，誰知日久生情，羅莎琳和這位波蘭籍鋼琴教師之間發生了愛情。對於這樁門不當戶不對的愛情，愛德華先生當然激烈反對，這對苦命鴛鴦終於分手。有一天，鋼琴教師站上塔樓的窗戶躍身而下。

不久，本來身體孱弱的羅莎琳抑鬱患病而死，愛德華先生備受痛失愛女的傷痛和輿論譴責的困擾，一家搬離，大屋從此荒廢。

人們認為這座大宅受到詛咒，所以不敢夜間穿過樹林，即使一定要經過也會三五結伴，尤其遠離塔樓。不過那個墓園倒是一直僱專人定期打理。”

艾斐兒臉色蒼白的放下報紙。

「你甚麼時候去的那地方，但願你沒撞見鬼魂吧。」布萊恩問。

「那音樂教師是叫 Adam 嗎？」艾斐兒問。

「是啊，你也聽說了。」

艾斐兒感到身體開始發冷，並發起抖來。

「你的臉色好蒼白！你病了嗎？」

女店員也跑過來「你怎麼啦？要不要到後面休息一下？這消息真是太恐怖了，我剛聽到時，也周身發冷。」

艾斐兒搖搖晃晃的站起來，布萊恩急忙扶住她，其他客人都向這邊望過來。

女店員問要不要打電話叫救護車。

艾斐兒提高聲音說：「不！不用！我只是着涼了，回家休息就好了。」

「你肯定？還是去醫院檢查一下吧！」布萊恩不放心。

艾斐兒接過女店員拿來的紙巾，擦擦額頭上，臉上的冷汗。對於打破咖啡店的溫馨平靜，引起小小的騷動不安，艾斐兒致以十分抱歉。

然後對布萊恩說：「真對不起，我有點不舒服，我先走了，我們下次再聊。」拿出錢包，準備付自己食物的賬單。

布萊恩拍拍她的肩膀說：「等我來吧，你回去好好休息。」

艾斐兒謝過他，走出咖啡店。後面傳出布萊恩的聲音：「需要我送你嗎？」

進家門後，重重倒在床上，拉過被子蒙着頭。沒想到事情竟然發展成這樣。要說

這個新聞恐怖，種種跡象表明，亞當似乎就是那位跳塔自殺的波蘭籍音樂教師的鬼魂。但是，艾斐兒對此是非常冷靜和鎮定的，她不怨不悔的願意和他交往，即使他是鬼魂。

至於說這是一條新聞，至少有一部分是艾斐兒自己的親身經歷，當然算不上是新聞。對於自己被人誤認是愛德華小姐的鬼魂，只能慨嘆人們編故事的能力實在太強。

令她震驚的是，她怎麼會有這種特異功能，竟然跌進另一個空間，遇到一個古代殉情的鬼魂。而自己對這個鬼魂竟然有不可理喻，不盡情理的愛慕之情。

亞當在找他的羅莎琳嗎？為甚麼他和艾斐兒同行在愛和音樂的心靈路程？艾斐兒和亞當之間有甚麼不解的淵源？

獨自站立在夜靄，望着遠處的大廳燈火通明，裡面人們瘋狂旋轉起舞。一點也聽不到音樂聲，寂靜的世界！

寂靜內心中隱藏的東西最可怕，它會突如其來的跳出來，嚇得你魂飛魄散。

人的內心世界就是另一個詭秘，不可思議的空間。

---

注 1：奧地利作曲家

注 2：虔誠聖徒，散盡家產，隱居修道。



## No. 14 宣敘調

### 隱身人

親愛的，這個故事可能並不令人快樂。

英國議會下院內政委員會公佈的數字，幾萬名避難申請者踪跡全無。該委員會說，英國移民當局正在清理尚未處理的移民申請案件，但卻無法追查到很多申請者的下落，許多申請案例都未能正式了結。結果，這幾萬個案例，因為時間過去太久，官員們無法追查到申請者的下落，而不得不結案。

這意味着這幾萬多避難申請者成了隱身人。

親愛的，讓我打開久違的，結了蜘蛛網封塵的記憶，我要講講我小時候的願望。

人們都說：兒童是無憂無慮的。其實兒童也有很多煩惱，比如，拿了極差的成績單，打爛東西，闖了禍，還有許多難以啟齒的煩惱……

首先，我根據若干童話，如《阿拉丁神燈》和《打火匣》之類的記載，總結出一條規律——寶物能為擁有者帶來幸福！

我開始對所有造型奇特的物件留意，搖它們和向它們念咒語。當然，這一點也沒用，直到如今我也沒能擁有一件半件的寶物，不然，情況就不同了。

最後，一個願望逐漸在我內心焦渴的土壤裡衍生，隱身！對，隱身！我不想別人看到我！

十二歲那年的一個下午，剛放了學，百無聊賴中在客廳書架搜索，想找本睡前讀物。

一本書的書脊上《隱身人》（注 1）三個字讓我着實震了一下。

抽出來翻開，開頭的一段大概說，在一個寒冷的冬日，一個怪人包裹着繃帶，戴手套，到一個村莊的旅館住宿，這個神秘的怪人把村民們嚇壞了。根據這一段的鋪排，我斷定是個饒有興味的故事，然後捧着書回到自己的睡房。

幾晚讀到凌晨 5 點，終於讀完了這本書。作者將一個天馬行空的幻想，描述得就像真實發生過一樣。隨着書中故事的發展，我對於「隱身」徹底失望。

青年天才物理學家潛心研究出了一種隱身術，但是窮困的生活不能讓他繼續專心研究下去了。因為交不起房租，在還沒有研究出解藥的情況下，情非得已的匆忙喝下藥水。

他的身體慢慢地，漸漸地變成透明，看來作者對「隱身」這件事的合理性，真的動了腦筋。

可隱身並沒有為他帶來解脫和自由，因為人類的基本需求，他不能吃東西，因為食物沒消化時，會顯露出消化道的陰影，下雪，下雨會使他現出水淋淋的輪廓，就連灰塵都會暴露他的外形。

他飢寒交迫，到處流浪，他被人追捕，被人槍傷……

隱身仍然是無所遁形！

貧窮能讓人心中生出魔鬼，被世界遺棄的人會向世界報復。他一步步喪失理智，走上犯罪的道路。最後，死亡將這個詭異，怪誕的故事結束。從他的手，腳開始，沿着四肢擴展到軀體，整個人顯露出來。這個神秘又令人恐怖的隱身人，原來是個三十多歲的年輕人，赤裸的身上都是傷，一雙驚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

一雙驚恐的眼睛睜得大大的！

在網絡和博客當道的當代，「隱身」忽然甚囂塵上。人們都潛入虛擬世界中，就躲在一張張小小的圖片後面。然後肆無忌憚的，狠狠剖析着無色無味無形的靈魂，敞開血淋淋的心扉……

卻單單隱藏了面孔！

我經常去猜測那一張張圖片後面，是怎樣的一副面孔，字裏行間隱隱若現着怎樣的身影。

有時，我生出一股不可抑制的衝動，想寫另一本科學幻想小說，題目是《隱身人後現代記》。在書中我可以張開幻想的翅膀，「隱身」將不再是可望不可即的事。隱形藥水，可以隨便在哪個小店買到，看着說明，像自己在家染髮一樣，悉聽尊便的想隱哪裡就隱哪裡。城市街道上走着隱去面孔的無頭人，「殘缺」勢必形成新時代的審美觀。

這幾萬人隱了身，但是，他們為了人類的基本需求，為了吃飯，住宿，而不得不鋌而走險打「黑工」。

仍舊無所遁形！

感情上，我不能接受「黑工」這個名詞，自古以來靠自己的勞動來掙得自己的生活，都是天經地義的事。在人類文明的近代，文明的創造了「黑」系列——黑市，黑民，黑工。那就一黑到底吧，反正處處都是陷阱。在別人最普通不過的事，對黑民來說都是趕盡殺絕。

黑暗中的人們，寧願和魔鬼做交易，隱藏在黑暗魔王的斗篷下，逃避白日的捕手。

---

注 1：英國作家赫伯特·佐治·威爾斯的科學幻想小說《隱身人》





## No. 15 敘事調

## 第一節 燈滅了

母親，是家的一盞燈，燈滅了，家就一下子黯淡了。

因為父親的收入可以維持生活，又因為父親在這個時候特別需要女兒在身邊，孟白沒有急於找工作。

孟白因為從小嬌生慣養，對家務事幾乎一不通，就連去買醬油醋也在路上忐忑不安。進了小賣鋪，她剛舉起兩個空瓶子，售貨員不由分說的接過去，朗聲問：「醬油和醋？」孟白只需要點點頭，然後把錢遞過去。

漸漸地，孟白勝任了一切家務，裏裏外外打掃得很乾淨，還盡量讓家裡有點藝術味兒。在烹飪方面孟白其實算是有天分的，如果跟母親比起來的話。

孟白照着菜譜燒了一桌子菜，父親炫耀的請來了賓客：「孟白燒了一些菜，請大家來聚聚。」

來賓們寒暄，看看羞澀含笑侍立一邊的飯菜的作者，大家對這個嬌氣，不懂事的女孩子一向不太喜歡。

入座後，看滿桌似模似樣的菜，誰也不先伸筷子。一會兒，一位阿姨帶頭夾了一筷子燒茄子放進嘴裏，圍坐圓桌的人們睜大眼睛注視着她。阿姨慢慢品味，臉上的表情不急不慢的轉化。

最後她鄭重的點點頭宣布結果：「這麼好的菜，應該配上花卷吃才有味兒！」

話音剛落，許多雙筷子迅速出動了。父親高興的說：「孟白快去買花卷！」孟白向外跑去。

那位阿姨又說：「孟白在這方面倒是比她母親強多了，我有一次見她母親用筷子炒雞蛋，全翻碎了。」

大家說：「不會吧，雞蛋都不會炒？」

另一個親戚說：「何止不會炒，連雞蛋也沒打勻。」

「但是，她卻是那麼聰明的女人……」父親有些哽咽。

大家一起說：「吃飯，吃飯！」

母親的「不擅廚藝」，還有「潔癖」是遠近聞名的。她眼中的世界是顯微鏡下的世界，為免家人被病菌侵襲，家裡所有東西都要經過消毒。水果幾乎燙得半熟，手要在消毒水裡浸泡清洗，連新買來的書，都要用消毒水擦洗封面。她還精心為家庭成員手繪了一張路線圖，外出時每人一份，嚴格按照規定路線走，繞過一切母親認為髒的地方。

她走了，空氣中似乎仍有那淡淡的消毒藥水味，耳邊仍能聽到那曾經十分抗拒的輕聲嘟嘟囔囔，一絲絲最私密溫馨的回憶刺得心房隱隱作痛。

孟白的家庭主婦生活一如既往。這天，例行的挎籃買菜回來的路上，一個男子的側面，令孟白心頭一震。她剛想假裝看不見避開，那人走過來，是虞維德的哥哥虞維新，他們曾經見過一次面。

維新打招呼：「是孟白嗎？好久不見，你好嗎？」

「維新！我還好，你呢？」孟白展現不太自然的笑容。

「唉，湊合活着吧。」

維新看出孟白想告辭，急忙提議去喝杯咖啡。

孟白略微停頓了一下答應了。

這時期，喝咖啡是件洋氣事，人們一窩蜂的都變成咖啡愛好者。

白城一家咖啡廳裏，他們每人叫了一杯咖啡。

孟白喝了一口，微微皺了一下眉頭，又喝了一點點：「這好像不是咖啡。」

「怎麼不是？我覺得挺好喝的啊。」維新咂咂嘴，品着味道。

「不是不好喝，只是覺得不像咖啡，我問問服務員。」

孟白招來服務員「我們叫的是咖啡，這好像不是。」

服務員說：「小姐，這是咖啡，您第一次喝可能不習慣。」

「我要是第一次喝，就不會說這不是咖啡啦。」

「那怎麼辦？您說不是，但它明明就是，我總不能退您錢吧。」

「我看看這咖啡的包裝。」

服務員跑去拿了個鐵筒過來：「您看，這上面寫『阿華田』，這阿華田就是咖啡的英文翻譯。」

「算了孟白，人家都給我們看了，這就是咖啡，又不是不好喝。」維新勸解說。

孟白又好氣又好笑「阿華田的中文是麥乳精。不過，沒關係啦，我只是要弄清楚，並不是要找麻煩的。」

這時候，正在喝「咖啡」的全體顧客以佩服和欣賞的眼光看 孟白。

孟白想：「唉！勤勞勇敢的白城人民，弄不清何為咖啡，我們離外面的世界多遠啊！我要不是出去轉了一圈，也是甚麼都不懂的啊！」

維新向孟白談起他和他前女友已經分手了，為了療傷，跑去外地流浪，並打算在那裏結束生命。正在心灰意冷時，收到他母親的信：「維德已經自殺身亡，你要再死了，我們全家都不活了。」所以他回來了。

「還是活着吧，甚麼都是瞬間，快樂和痛苦都是瞬間，過去了就都忘記了。」孟白說。

喝「咖啡」之後的一天，維新提着個小提琴來到孟白家，孟白知道維新其實是不會拉小提琴的，這只是他見家長的攻略 —— 印象篇。

他挽起袖子收拾屋子，洗衣服，然後燒了一桌子美味。他乖巧的討好，並不不停的夾菜給父親和孟白。飯後，又把廚房和飯廳收拾得幹乾淨淨，最後早早告辭：「伯父，您好好休息，我先走了。」

父親一連聲的謝着：「孟白去送送維新！」

「不用送了，我下次再來。」

下次維新又來了，還有下次，再下次，差不多天天都來。

終於有一天，父親跟孟白說：「小白，我看維新這個孩子很不錯，他和維德一點也不一樣。你看，母親走了，我也這麼大年紀了，不知甚麼時候也會走。你要找個人來照顧你，你怎樣想？」

父親說這話的時候才是 55 歲，他還並不老啊。

孟白不喜歡也不討厭維新，想想父親的話也對。就讓父親放心也好，就點點頭。

維新求婚了，在他一番精心鋪排下，父女二人都同意了婚事。

## No. 15 敘事調

## 第二節 台階

維新緊緊拉着孟白的手，站在小平房門前，維荻來開門說：「孟白請進，爸爸，媽媽在等你。」

維新的母親還是那樣熱情：「孟白來啦，快進來，我們等了好久了。你爸爸總是看表，『還沒來，還沒來』」

孟白的心一下子放鬆了。

他們開了家庭會議，熱烈的討論怎樣籌備維新和孟白的婚事，最後一致達成協議：低調，溫馨的進行。

孟白的父親有套一房廳全新的房子，找工人做幾件家具，再買些窗簾，桌布，床單，裝飾品等就行了。一切事務和費用，都是維新和父母承當，孟白只用照顧好父親，自己吃胖一點——作為新娘來說還是富態健壯一點好。

孟白是屬於緊張大師的那種，緊張得午睡都做夢看到工人們把沙發做得一塌糊塗，一點也不符合她的圖紙，那是她翻找了很多外國雜誌，才決定選用的圖片。嚇得再也睡不，急急向新房跑去，孟白從來都相信自己的預感。

衣櫃和梳妝櫃還勉強看得過去，兩個形狀古怪的單人沙發，傻兮兮的蹲在屋子中央。果然應驗了惡夢，真是欲哭無淚。

兩個鄉下人擔心的呆望 孟白，孟白不忍心反而安慰起他們來。「沒關係，沒關係，也沒辦法了。我們工錢不會少給，這也不能怪你們，都怪我給了你們這個圖紙。」

回到家裡，父親看她為這事不開心，「把家裡這張雙人沙發搬過去不就行了，爸爸一個人，坐一張單人沙發足夠了。」

「但是，爸爸……」

「別擔心了，你快樂，爸爸才會快樂呀！」

一切都準備就緒了，小小居所洋溢 溫暖的粉紅色，兩個單人沙發看多了也順眼了  
不少。

婚禮當天穿的衣服，維新的母親也早早定做好了，她堅決謝絕黑白二色：「我們  
可不學外國的那套，男的穿黑的，女的穿白的，多不吉利啊。」

維新母親把從電影上看來的知識都用上了，維新的是一套深藍色西裝。孟白的兩  
套禮服，一件是金絲線刺繡的大紅旗袍，一套灰色西服裙裝。

孟白看了小聲叫到：「哎呀，天啊，這一套像唱大戲的戲裝，那一套穿起來一定  
像個女幹部。」

維新說：「好啦，小白，我樣樣事情都可以依你，但這些衣服，你就聽母親的吧。」

婚禮那天終於到了，雖然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但畢竟是兩個年輕人的終生大事。

他們在白城最好的餐廳「沁園春飯店」包了三張大圓桌，維新的幾個好友一早就  
來張羅。

維新和他的父母先到，穿着那身定做的藍西裝，英俊的臉上帶着些許緊張。

親朋好友都來了，歡聲笑語的很喜慶。

忽然飯店所有人目光都望向大門那裏，孟白挽着父親，戲劇性的登場了。

黑色長髮在腦後挽成一個髮髻，大紅刺繡旗袍開叉處露出絲襪包裹着的勻稱長腿，  
腳下一雙紅色高跟鞋，她今天美極了。

維新的母親一邊擦着湧出來的眼淚，一邊說：「看這件旗袍多漂亮！你們還不信我的眼光。」

一對金童玉女向雙方父母，向大家敬酒。

婚宴後，大家一起擠公共汽車回新房，車上的人都看着像演戲一樣的新娘，孟白接受著周圍的目光，並報以微笑。

回到新房，孟白換上了那套女幹部套裙，放下長髮，所有人都說：「怎麼這衣服又給她穿好看了。」

維新母親說：「年輕本身就是一種美嘛！」

行了簡單儀式，父母們就滿意的早早告辭了，留下年輕人鬧洞房。可那天誰都沒鬧，他們一起談天，吃瓜子糖果。

門外幾個小孩子惡作劇的敲門，然後大笑着跑開，一個還喊了一聲：「新娘子漂亮！」其實那男孩子只是認為這是一句罵人話。

維新拿些糖果出去給孩子們吃，鄰居也順勢打着招呼，進來看新娘。



## No. 15 敘事調

## 第四節 陌路通向苦難

婚後不久，維新卸下一切偽裝，像變了一個人，原來美德也是可以表演出來的。他經常和狐朋狗友一起喝酒，每天很晚才回家。回到家就說自己在工廠做工很辛苦，孟白倒舒服整天在家裡，家務事也做得不好。由開始的言論不滿，迅速升級到拳腳相向，孟白也不敢跟父親說。

父親托朋友給孟白找了一份雜貨店售貨員的工作，孟白很早上班，下班要順路買菜回來，立刻做飯。晚飯後，還要洗衣物，因為沒有錢買洗衣機，孟白要用搓板和手來洗衣服。

大院中間有個公用的自來水管，冬天的時候，水管下的冰形成高高的，渾圓的冰丘，一不小心連人帶桶摔得人仰馬翻。

有一天，孟白做好了麵條，等着水滾，可那燒煤的爐子怎麼都不旺，好半天鍋裡的水都紋絲不動。孟白拿了個扇子在下面爐口扇，好容易水滾了，正要起身去拿麵條，身後一隻腳猛地踹過來，孟白一頭撞到鍋上，鍋裡的水倒在臉上和身上，孟白尖叫一聲，額頭上燙了一條紅印，肚子和腿上立刻起了大大的水泡。

維新怒罵：「我找了你是倒了霉，你這個嬌生慣養的嬌小姐，就知道騙男人，甚麼都不會。」一聲巨響的關上了門，憤而走了。

孟白坐在地上，這時才開始哀哀的哭泣，哭了很久，她站起來拖乾淨地。把身上的水泡用針挑了，擦上紫藥水。紅藥水擦額頭上的傷，據說這樣不會留疤。

第二天上班，商店裏的同事問：「孟白，你額頭怎麼回事？」

孟白早已想好了答案：「我自己燙卷劉海，不小心燙到了。」同事們都笑這個臭美的女子。

下了班，孟白第一次慢慢悠悠的往家走，雖然周身傷痛，但是一想到維新昨晚回他父母家去了，反而心裡一陣鬆弛的舒服。

遠遠看見門前爬 一個人，看清是維新時，孟白的心因害怕劇烈的狂跳起來。

維新一邊哭，一邊抽自己耳光：“孟白啊，我對不起你啊，我打了你……啊，啊……”

孟白心裏對他說不出的厭惡：「你這是幹甚麼，讓鄰居看見多不好。」趕快開門進去。

維新像狗一樣的爬着跟來，還是又哭又鬧。孟白根本不看他，也不說話。

維新鬧了半天，惱羞成怒的站起來：「別給臉不要臉！你如果像其他女人那樣哭兩聲，我就心軟了，可你像個狼崽子一樣看 我，我不打你，打誰啊？」

維新的暴力越演越烈，涼拌菜醋放少了，沒買到電影票，都是維新對孟白拳打腳踢動手的原因。後來漸漸演變成無緣無故的虐待，而且專打衣服遮得住的地方，孟白身上幾乎沒一塊好肉，腿腫得把褲腿撐得圓圓的。

一天半夜，維新喝醉酒回來，也不知他抓起了甚麼，砸向縮在屋角還沒敢睡的孟白頭上，孟白拼命奪門而出，往父親家逃去。

孟白在無人的街上疾步走着，夜風吹着她滾燙的額頭。來到父親門前，在門外定了定神，咧出一個微笑，輕輕敲了敲門。

門開了，父親披着衣服大驚說：「小白！你……你怎麼了？快！快進來！」

孟白笑笑說：「沒甚麼，我想爸爸，回來看看你。」

「沒甚麼？你來照照鏡子！」

父親把女兒帶到鏡子前，然後趕快去拿藥和紗布。

鏡子裡一個乾瘦枯黃的人，披頭散髮，血流從頭髮裏向臉上分出幾條支流，有的已經乾了，有的還在慢慢流。

老淚縱橫的父親幫女兒包好傷，擦乾淨臉。孟白伏在父親的胸前哭了，他們哭了一夜。

第二天父親去雜貨店幫孟白請了幾天假，買了些食物，回家來照顧孟白。孟白頭上纏着父親包的紗布，躺在床上，堅決不肯去醫院。

父親說：「也好，就在家休息幾天吧，爸爸養得起你，爸爸也能保護你，乖乖睡吧。」

孟白一下子就睡了兩天，起來吃了飯，然後又睡去，她已經很久沒睡夠覺了。

維新的母親來了，父親沉着臉：「你的兒子怎麼這麼殘暴啊！為甚麼打妻子，她做了甚麼對不起他，對不起你家的事嗎？我真看錯你們了！」

維新媽媽唯唯諾諾的說：「對不起，真的對不起！我和他爸爸都把他罵了一頓，他再不會這樣了，我這麼大年紀的人向你保證，請孟白回去吧，維新不能沒有她的。」

「不行，我一定不讓孟白回去，我自己的女兒，我都沒捨得打罵過，她母親在的時候，對這個孩子更是過分溺愛。我錯了一次，再不能錯下去，孟白一定要離婚！我馬上去找法院的朋友，看怎樣辦這件事。」

維新母親撲通跪在地上：「求求您了，就再給維新一次機會吧！」

孟白從床上起來，對父親說：「爸爸，謝謝你，我還是回去吧，如果他還是這樣，我再和他離婚。」

「小白！你怎麼不聽爸爸的話！你不相信爸爸，你會沒命的！」父親流着淚，女

兒的決定讓他擔心。

這次回去之後，維新和緩了一段時間，孟白頭上，身上的傷也差不多快好了。

有一天，一位鄰居急匆匆的跑來找孟白和維新：「小白！你父親中風了！剛好我在那裏，你們趕快去吧！」

當他們趕去時，父親已經不能說話了。

維新背起父親，在街上攔了一輛車，向醫院開去。

他們在病房外焦慮的等着，醫生出來，看醫生的神氣孟白就知道了——父親要走了。

醫生說：「進去看看你父親吧。」

父親躺在鋪着白床單的床上，竭盡全力的用手指着維新，但是甚麼也說不出來。

維新走上前握住父親的手說：「爸爸，我知道您想說甚麼，我脾氣不好，但是我愛孟白，我會照顧她，您就放心吧。」

父親慢慢垂下手，慢慢閉上眼睛，昏迷幾天之後，走了。

世界上愛她，保護她的人都去了，只留她苟且活在世上，懷一終生的悔恨和內疚。

不久，真正地獄般的生活開始了，孟白的左邊耳朵被一巴掌打聾了，醫生問怎麼回事，孟白說：「我不小心碰到了窗戶。」

「碰到了窗戶？會把耳膜碰出一個三角形的口子？這分明是巴掌打的！誰打得你這樣，我幫你作證告他，這個世界是有法律的！」

「謝謝您的好心，我還是自己處理這件事吧。」

維新的虐待不斷升級和創出新花樣。

這是白城最冷的時候，零下二十多度。孟白下了班回到家，捅開爐子準備做飯。跑去拿煤，可煤房鎖上了。冰箱裡除了有一杯牛奶，沒有任何食物。

翻了所有抽屜，存摺，現金，銀行卡被一卷而空，家裡的經濟大權一直是維新掌握，每天只給孟白買菜的錢。

孟白有點猜到發生了甚麼事，但還是不能相信人類怎麼會有這麼刻毒的心。

孟白去到維新父母的家裏，維新和朋友們正在熱騰騰的房間裏喝酒聊天，維新母親從里屋像蝴蝶般快樂而翩然的出來，看到孟白，臉色一沉：「我都知道了，維新為甚麼打你，你對男人很有一手，我兩個兒子都愛上了你，但你不是個好人，你到現在心都還很野……」

沒等她說完，孟白轉身走了，她對這家人徹底失望了。

雪花從灰沉沉的天上飄下來，孟白搖搖晃晃的在街上走，已經三天除了喝了那杯凍成冰的牛奶外，幾乎甚麼都沒吃過。街上行人都匆匆走，想是趕回自己溫暖的家去。孟白想想那冰窖一樣的家，猶豫了半天，然後走去雜貨店一個女同事家。

小芮嘻嘻笑着迎出來，一看孟白神色不對，連忙扶她進來：「你怎麼了？」

「對不起，小芮，可以給我一點吃的嗎？」

小芮急忙熱剩麵條，饅頭，拿出糖果，又趕快去沖一碗紅糖水。

孟白吃得很慢，她餓得太久吞不下。吃了一點麵條，喝了兩口紅糖水，屋裏的溫暖讓她臉上有了一點紅潤。

看着素來以皮膚白著稱的孟白，眼瞼透着紫藍色，深陷失神的眼睛，茅草一樣的亂髮，兩頰塌陷，高聳瘦削的鼻子更顯眼了，小芮憐惜的問：「你怎麼搞成這樣？」

孟白哽咽着說不出話來。

小芮又說：「我們都知道你丈夫不是好人，你不和他離婚，你會死在他手裡的！」

離婚！如果想活，就要離婚！

孟白去找了父親的朋友，他帶孟白去法院申請離婚。

一切都順利快速的辦好了，開庭那天，一位審判長坐在中間，兩邊坐着兩位年輕執法人員，孟白不知道他們的職位。

審判長當庭訓斥虞維新：「經我們多方調查，你一直用各種殘酷的手段虐待自己的妻子。本應判你虐妻罪，但是孟白不想追究，她只想盡快離開你，所以，你們的離婚即日起立即生效！」

審判長又問：「你們有甚麼不明白嗎？孟白，你還有甚麼要求？」

孟白輕聲說：「我想要回我的自行車和手錶，那是我父親留給我的。」

在場的人都對虞維新怒目而視，他嘴裏咕嚕，一邊脫下手上的瑞士名表，一邊把自行車鑰匙交給另一位職員，說：「自行車停在外面。」

出了法庭，孟白向所有人道謝。正等在外面的父親的老朋友說：「孩子，好好自己過吧，看準人，不要再受騙。有甚麼困難只管找我，那小子要是再找你麻煩，就再來告他。這次便宜了他，下次非關起他不可。」

## No. 15 敘事調

## 第四節 小黑屋

這是一個住着幾戶人家的四合院，傍晚，有正在吃晚飯的人，偶爾向窗外一望，只見一個纖瘦的陌生身影，在暮色中一晃就不見了。

一個小伙子，住着兩間寬敞平房，經常呼朋喚友在家開迪斯科舞會。他向大家說：「有一天晚上，我看見一個女人，很瘦的，往我家旁邊走去，可我旁邊沒有人住呀！我出去想問問她找誰，轉眼間這個女人就不見了，奇怪。」

鄰居們也議論：「哎，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個女人啊？她是誰家的客人嗎？」最後大家都肯定，誰家也沒這樣的客人。

「不會是個鬼吧！」小伙子說完瞪大眼睛，嘴也張得大大的。

「看你們說的，怪嚇人的。」一位婦女一邊嗔怪，一邊推着她的兩個孩子和丈夫回屋去了。

「怎麼這麼奇怪啊！」人們議論起來。

那小伙子終於在光天化日之下看到那個女人了，照理說，這時候鬼魂是不會出現的，青年膽子壯了，走近前去。

這是個年輕女子，漆黑的頭髮披在肩上，如果不是太瘦，還可以說是很漂亮呢。她正從外面回來，掏出鑰匙打算開旁邊的小煤棚。

青年說：「你，你……」

孟白尷尬的笑笑：「我的單位讓我暫時在這裡住住，馬上就會安排房子給我。」一邊打開了門。

「這裡？這裡怎麼能住人啊？」

小伙子跟進去，一張單人折疊床，一個爐子，這所謂的房間就滿了。沒有窗戶，靠屋頂吊下來的一盞小燈泡照明。

「哇！這麼冷，這麼潮濕，會病的呀！」

「沒關係，只是暫時性的。」

「要不然，這樣吧，你要不嫌棄，我有兩間房，你住一間，我住一間，等以後你的單位給了你房子再說。」

「謝謝你，我再等多兩天吧，單位說馬上就會給我房子的。」

「那好吧，你有任何需要就跟我說，能幫上你，就盡量幫。」小伙子拍着心口說。

父親去了，房子歸政府所有了，那套一房廳又給虞維新霸占了，她也不敢再去找他，孟白無家可歸了。

她向雜貨店的領導要求安排一個住處，領導安排了這間放煤的小屋給她暫住，並說以後再討論她的情況。

這天半夜，孟白的小黑屋忽然響起輕輕的敲門聲。

「誰呀？」孟白有些害怕，坐起來問。

壓低的聲音：「是我，我是李主任，就是管批房子的李主任。」

「李主任？有甚麼事嗎？」孟白就算不敏感，也多半知道是甚麼事。

「你開門給我，我明天就批一個房子給你。」



「太謝謝您啦！我明天一早去找您吧，現在太晚了。」

「就現在說吧，你開門，我就給你房子。」

「誰啊？」隔壁小伙子出來了，那條黑影快步走了。「孟白，你沒事吧，我看見有個男人跑了。」青年說。

「謝謝你！沒事了，你快睡去吧，別把鄰居吵起來。」

「沒事就好，有事就大聲叫我。」小伙子轉身進屋了。

第二天一早，孟白急急去找李主任。李主任傲慢兼凶狠的說：「你還想要房子？你這個道德敗壞的女人，我們公司可不能留你這樣的人在這裡工作！」

孟白嚇壞了，趕快去找雜貨店另一個主任說：「求求您，別趕我走，我一向都很認真工作的，我會更加努力的工作，房子我不要了，可以吧？」

「孩子，不是我要趕你走，是李主任說掌握了你一些醜聞，想開除你。看你這麼可憐，我跟他說說，你留下吧。好好工作，注意生活作風，別讓人說閒話。」

「我知道了，謝謝您，我去工作了。」

其實所有人都知道是怎麼回事。小芮說：「那個老流氓，害死人了。」然後把一卷錢塞給孟白：「收下吧，我丈夫開貨車能賺到錢，我先給你這些。到我家吃飯吧，你看，你都沒營養，這樣很快老的。」

孟白眼淚又流下來了，為了不讓人看到，她趕快去工作。

孟白永遠要留在小黑屋了，她不可能有好結果的。她怕所有的男性，她覺得他們都不懷好意，所以她堅持不接受隔壁青年的好意。

一天傍晚，孟白看到虞維新的高大身影走進院子裏來，她趕快跑回屋裏栓上門，

屏住呼吸。虞維新像一個張開 黑色巨網的惡魔，無論怎樣都不能逃過他的手心。

他大力拍着門：「開門！孟白！」孟白大氣也不敢出，瑟瑟發着抖。

接着，磚頭砸門的聲音響起來，鄰居都從屋裏出來：「怎麼回事？」

虞維新喝醉酒的聲音：「我找我老婆不行啊，你管得着嗎？」

小伙子說：「我不管你找誰，你在這鬧就不行，你再鬧就別怪我们不客氣！」

大家都說：「打！打這傢伙，明明就是欺負那女孩子，人家都不開門給他。」

「女孩！不要怕！有我們在，他不敢怎麼樣你！」

強大的惡魔忽然一溜煙跑了。

「讓我再看見你來，我打斷你的腿！」有人高叫 。

虞維新每隔兩三天就來一次，有時拿磚頭砸門，有時就在門外撒尿，見到別人出來，就趕快跑了。

「孟白呀孟白，這日子我可怎麼過？」孟白日夜絞盡腦汁的想，終於，她想到了一個逃離魔掌的計策。

一天上班的時候，孟白跟主任請了兩星期的假。她說，北京的舅舅，舅母知道她雙親去世，讓她去北京住幾天，雜貨店所有人都知道了這個消息。

白城有個慣例，人們會托每個有機會出去的人，代買外面世界的漂亮東西。這個要買鞋，那個要買衣服，還有的要買化妝品。一會兒，人們就湊了 1000 多元，夾在一張購物清單裏給孟白，其中也有小芮的，孟白咬咬牙收下，心裏跟大家說着對不起。

孟白買了一張去廣州的火車票，她成功了，她逃出去了！雖然不知道外面有甚麼險惡在等着她，她甚麼都不怕，還有甚麼比現在連狗都不如的生活更可怕？既然生不如死，那還有甚麼好怕的呢？



## No. 16 宣敘調

### 惡之花

親愛的，今晚我要向你講一些只有我們人類心裏才有的最陰暗的事。

歧視是人類心底滋生的惡之花，種類繁多，原因各異。有性別歧視，性傾向歧視，地域歧視，年齡歧視，身高歧視，種族歧視等等……不勝枚舉。而且相當普遍，幾乎每個人都有歧視別人的理由，而無論他是否真正具備歧視別人的條件。

最常見的是：年輕的歧視年老的，城市的歧視鄉村的，有文化的歧視沒文化的，健康的歧視不健全的，富人歧視窮人，位高權重的歧視底層的。

亞洲人士對上年紀女人的評價幾乎算得上刻薄，年長和相貌平凡的華人女士被這些出言不遜的奚落打得自信心全無。

有一次聽幾個華人閒談，當談論到西方男士對女士從不吝嗇讚美，五十歲以上，甚至六七十歲的女士都有可能被真誠的稱其為「美麗的女孩」，當場有一華人女士高叫：「那是虛偽！」

在「虛偽」的讚美聲中，西方女士活得輕鬆多了，誰敢剝奪上年紀女人的特權，她們照樣可以將頭髮染成五顏六色，穿性感晚裝，上酒吧，一夜情。有人神態自若的和朋友們談起，和比她年輕二十歲小情人的閨房樂。

種族歧視是對人類尊嚴的凌辱，受到國際輿論一再的譴責，種族歧視在英國素來

是令人關注的問題。

1963 年，聯合國發出，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的宣言，1966 年聯合國大會通過規定，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公共生活等各方面，禁止一切種族歧視，任何煽動種族分離，傳播種族優越感或種族仇恨思想的，應依法懲處。

儘管人們不願承認，或不覺得，種族歧視的惡花，還是無時無地的，自然的從人們心底裏流露出來。在外國住久了的人心中都別有一番滋味。

一黑人青年在一個公共汽車站，被幾名白人青年無端殺害。儘管後來 5 名嫌疑人被捕，但是沒有人被定罪。英國政府為此案成立了一個專門調查的委員會，調查結果認為：警察在這次事件嚴重失職。最後警察局賠償了 32 萬英鎊給青年的父母。

一位中國女留學生遭遇了英國種族主義者的襲擊。

英國一名白人女子在地鐵內，當眾用粗言穢語辱罵亞裔乘客，罵到興起還欲動手打人。

白人小青年在華人的外賣店搗亂，打傷東主，搶劫送餐司機的事時有發生。

對難民的歧視，騷擾，襲擊和迫害的事更多，有的難民流落街頭，以乞討和搶劫為生。

歧視是刻在人們骨子裡的烙印，永不磨滅。

一次搭地鐵，我身邊一位老伯，濃重的酒味和尿騷味從他身上源源不斷的發出。他張開沒牙的嘴巴，快樂的自顧自說着話。車廂裏的人們低頭看書或冥想，沒人理會老伯，但這絲毫影響不了老伯的談興。

老伯一直尋找着合適的談話對象，目標是最靠近的我。於是他轉過來，對我說了一大篇話，句子之間夾雜很多響亮的酒嗝和響亮的笑聲。我皺皺眉頭，轉過身不

打算理他。

我這邊有一個穿着套裝，像是在寫字樓上班的年輕女孩，微笑着接過老伯的話題，兩人隔着我在兩邊談笑甚歡。

老伯更快樂了，手臂經由我的脖子，笑着遞過他的酒瓶湊到女孩的嘴邊：「來！喝一口！」

「不了，謝謝！我還要上班呢，老闆聞到我渾身酒味可不行。」

我忽然感到一絲相形見绌，為不由自主的表現出歧視心理感到羞愧，為不高的心理素質感到羞愧。英國有些人的心態確實好，這個女孩做到了不讓老伯難堪，但是無形中卻令我自覺難堪。

說老實話，誰心裏還沒一點歧視？有的人自己長期被別人歧視，最好平衡心理的辦法，莫過於反過來去歧視一些認為比自己更差的人。

在我黑暗罪惡的內心，我認為白人老年人是傲慢的，白人小青年是暴力的，黑人是危險的，印巴人只知道做生意，毫無藝術細胞。來自某地的華人最關心賺錢和居留。從審美的角度出發，黑皮膚，大鼻孔，厚嘴唇和濃重體味是華人不喜歡黑人的理由。無論怎樣，我和白人保持距離。見到黑人小心慎防。和印巴人士談話，只限風月和咖哩。對於第一面見到的某地華人，可以直接切入主題：「你有沒有身份？」



## No. 17 詠嘆調

## 第一節 鄉村方幾日

都城之上，孤懸着冬日鐵灰的天空，猶如上帝俯視的嚴峻而溫存之面容。

經過失眠之夜的太陽，顫抖着向四周放出光的線條，遙遠，卻清晰，寒冷，卻燦爛。樹木在嚴寒中伸出如鐵般的樹幹，上面積着沉雪。溪水在整個夏季流淌，將快樂揮霍貽盡，而在冬季靜夜中，孤寂地聆聽冰層細小的碎裂聲。

學校放聖誕假期，同學們都回自己的國家去了。艾斐兒接到了一些假期的演出，跟媽媽通了電話，媽媽知道艾斐兒不回香港，堅持要來倫敦探望。婉拒了媽媽，艾斐兒打定主意要獨自留在倫敦過假期。

崇尚自由，注定要落寞寡歡。

一天傍晚，艾斐兒呆在家裏，故意不開燈，任由黑暗慢慢降臨，盡情享受 閑適得近乎孤獨的時光。她邊喝茶邊隨意看着外面，觀賞着沒有花，也沒有草，毫無觀賞價值的小花園。

室內越來越暗了，艾斐兒的心卻越來越明亮，她彷彿看到從茶壺裏冒出來丁香樹枝，枝繁葉茂的伸展開去，滿室馨香。彷彿有天使飛來在她耳邊耳提面命，她沉沉睡去。

只是打了一個盹，看看表，還不晚。

她拿出電話撥了凱倫的號碼：「嗨！Karen，我這個聖誕留在倫敦，如果需要的話，隨時可以給 Daniel 上課。」

凱倫說：「太好了！我們也會留在倫敦過聖誕。你何不來這裏小住幾日，我們聊聊，我也會請些朋友過來聚一聚。」

本來想狠狠寂寞一番的艾斐兒答應了參加聚會，她給了自己一個藉口——身不由己。

這兩天考慮得最多的，就是穿甚麼樣的衣服去參加莊園的冬令營。艾斐兒打開衣櫃，把喜歡的衣服拿出來，不一會，床上已經堆滿了大衣，裙子，毛衣，圍巾等等。她對穿衣鏡盡可能的發揮各種配搭，變換的手法，希望把這些衣服配成不俗的配套。

香港的孩子早在上小學的時候，就有一套追求美的方式，女孩子們把校服裙子試探性的先改短一點，如果老師沒發現就再短一點，直到被訓導主任叫去警戒，然後再放長一點點。

能發揚名牌精神的只有鞋，襪子和書包。那時的 Dr. Martens（注 1）差不多成了「校鞋」，每人一雙。不上學時的便服更要講究一些，至少手袋，錢包是非名牌不買的。

來到英國，西方人講究個性，人們不會太在意別人怎樣看自己，人人我行我素，過自己想要的生活，所以對穿衣打扮不會刻意追求。他們穿最名貴的衣服，和穿廉價衣服都同樣有自信。

艾斐兒常常買時裝雜誌，VOGUE，NUMERO，ELLE，BAZAAR……（注 2）密切留意時裝潮流的趨勢。還有一些英國的女性雜誌，教女人們怎樣買和名牌很相似，但是價錢卻便宜一大截的時裝。這些 Tips 對艾斐兒這樣的愛美，又不富裕的女孩來說，實在是受益匪淺。當這些書積累到一段時間，就變成一大堆整潔，漂亮的垃圾，用回收塑料袋裝 放在門前。



前一天終於在莊·路易斯商場買到兩件禮服和一件紅色厚呢大衣，對於花這麼多錢，第一次不心疼。

和往常一樣，史密斯先生的司機在火車站等她。然後在漫天飛舞的雪花簇擁下，慢慢行進，一路上看到家家的燈飾爭艷鬥麗，小鎮安靜的熱鬧着。

給丹尼爾上完課，丹尼爾拉着她去客廳，那兒矗立着高高的聖誕樹。凱倫說：是她和兩個小朋友親自佈置的，赫莉指着那些裝飾大聲說：「看！這是我掛的！」

丹尼爾今天也不再像個小大人，搖着艾斐兒的手也大叫：「Ivy, Ivy, 看這個，這個.....都是我掛上去的！」

樹下擺着一盒盒的禮物，凱倫為買這些禮物費了很多心思。

今天這個美麗典雅的客廳，增加了節日氣氛。

府邸裏的工人們為準備晚餐忙碌着，客人們也陸續到了。

艾斐兒到二樓自己的客房換好了禮服，看着鏡中那個穿鐵灰色，很多蕾絲和皺褶長裙的自己，像一個修長，成熟，美麗的陌生女子。

剛回到客廳，特洛伊走進來，脫下黑呢大衣交給工人，一身深藍柳條西裝，金色長髮在腦後束起馬尾。他快步走過來和艾斐兒輕輕貼了兩下臉：「啊！你也在這裏，真高興再見到你，你看起來美極了！」

雖然這句話是所有英國男士最常用的，但是今天，艾斐兒聽得出那由衷的讚美。

「好久不見，一定有很多音樂會吧。」紫羅蘭一樣的眼睛很溫暖。

「是有一些小型音樂會，有的是晚間音樂會，也有教堂的午間免費音樂會，我非常珍惜這些機會。」

「上次你們在『櫻桃溪』的演奏太棒了，很多人都問甚麼時候還有這樣的畫廊音樂會呢！畫和音樂相互補充，給人最全面的藝術享受，你說是嗎？哎，你今天會不會演奏？」

「我和孩子們一起演奏一些小曲子，我在教 Daniel 小提琴啊！」

「我知道，Karen 告訴我了。」特洛伊眨眨眼睛。

「我也知道 Karen 在跟你學畫畫，我看了她的畫，很有天分呢！」

特洛伊壓低聲音，湊近說：「她只是打發太多的時間罷了。」然後在服務生捧的托盤上拿一杯酒，在另一位服務生的托盤裏拿一小塊炸魚條放進嘴裏。

很多人望向門邊，一位女子出現在那裏。

式樣簡樸寬鬆的米色大衣，米色針織帽子邊有一朵同色小花，圍着厚厚的灰色圍巾，善於把最簡單平凡的款式和色彩發揮到非同凡響的只有夏綠芝。

夏綠芝把大衣交給工人，一襲古銅色絲絨露背長裙，修長典雅。精緻的淺棕色髮捲，月亮般光潔的臉龐，眼睛像星星朦朧閃光。

很多賓客認識她，都走過去和她打招呼。

「嘿！有人是我們當地的明星！」特洛伊調侃說，邊走過去。

史密斯夫婦閃亮登場，金髮碧眼的凱倫穿酒紅色禮服，顯得更加明艷照人，挽着穿黑禮服的佐治下樓來，極悅目的一對伉儷。

晚會開始了，艾斐兒帶着丹尼爾和赫莉走到鋼琴前，他們演奏了小提琴二重奏——經艾斐兒改編的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

小朋友稚嫩的琴聲，讓這個節日夜晚平添幾分純淨和平安。

一位女工搖着一隻小鈴，晚餐開始了。

賓客們移到飯廳，按照桌上的姓名牌就坐，艾斐兒坐在特洛伊和夏綠芝的中間。長長的飯桌上擺滿鮮花，蠟燭搖曳閃光。

為今天的晚餐，凱倫請了不少臨時工來幫忙，穿着制服的侍應們捧着一個個大銀盤列隊魚貫而入。侍應們打開銀色罩蓋，圍着桌子依次服務客人。

凱倫站起來舉起酒杯：「女士們，先生們晚上好！很高興見到你們，希望大家享受今天的聚會，聖誕快樂！乾杯！」大家紛紛舉起酒杯輕輕互相碰杯。

特洛伊從侍應遞過來的盤子裏叉了一點各種前菜放在自己的盤子裏，邊吃邊點頭：「唔，很美味！」

夏綠芝喝一小口白葡萄酒，然後轉向特洛伊：「Troy，我有些新畫，想做一個特別的畫展，可能需要佔用大部分畫廊空間，但是只要三天就好了，你看可以嗎？」

特洛伊想了想說：「Charlotte，因為你不是畫廊簽約的畫家，照我們一開始說定的，你還是要付 10 鎊一幅掛在我那裡，等賣出去，我再抽取你百分之三十的佣金。現在因為畫廊生意不景氣，租金又那麼貴，別的畫家我都抽取多一點佣金，看在我們合作多年，我都沒加你的價。如果要佔用大部分畫廊，其他畫家的作品怎麼辦？我需要時間來考慮。」

這時候的特洛伊像生意人多過像藝術家，像老闆多過像朋友了。

艾斐兒轉向夏綠芝，佯裝不經意的問了她久已想問的問題：「Charlotte，你畫中的那些地方，都是你親自去過的嗎？」

「有的去過，有的來自照片，有的來自想像。」

「你去過一個樹林，那裏有一座大宅後面有個塔樓的嗎？」艾斐兒故作平淡的說出來，緊緊盯着夏綠芝的眼睛。

旁邊一對老夫妻，也在豎起耳朵聽他們的談話，夏綠芝望過去，老婦人微笑了一下，趕快和身邊的一位先生繼續談話。

那濃厚的睫毛後，閃過一絲不易覺察的不知所措，「當看到令人印象深刻的景色，有些時候我會寫生，也有些時候，我會拍張照片，回來再畫。而且，我只留意風景，並不理會那裏發生過甚麼故事的。」夏綠芝微微挑了挑眉毛：「有甚麼特別事嗎？」

「是這樣，我之前買過一幅你的畫。很奇怪，我無意間去過你畫的那個地方，感覺非常真實，又非常荒誕。」

龍蝦，切成片的火雞，熏雞捲，燒羊腿等重頭戲送上來。

「噢，對了，我正想跟你說。」特洛伊有點嚴肅的說：「你還是像以前一樣，畫那種立體裝飾風格吧。你近期的畫越來越晦澀，詭異，引起人們的不安。你想，顧客來買畫都是為了裝飾，誰願意它引發噩夢呢？」

夏綠芝的神情迷惘而不可捉摸，最後她平靜的望了望特洛伊，並沒有回答，又抿了一小口白酒。

艾斐兒忽然有點過意不去，覺得是自己挑起了事端。

夏綠芝抬起頭說：「我很欣賞一位畫家說的話：創作就是關起門來折磨自己，然後打開門嚇唬別人。」

艾斐兒和特洛伊一起笑起來，談話到現在稍稍有了些輕鬆的氣氛。連鄰座的老夫妻也笑起來。

鄰座女士轉過來說：「對不起，我們不是有意聽你們的談話，但是，你們談得太

有趣了。」

特洛伊馬上自我介紹：「我是 Troy，這兩位迷人的女士是 Ivy 和 Charlotte，很高興認識你。」

女士拉拉身邊的男士說：「我是 Mary，這是我的丈夫 John。」

約翰從瑪莉身後探出頭，微笑看着他們微微點點頭：「你們都是藝術家吧？」

「嗨，你好！」特洛伊伸手握了握約翰的手，「我有一間畫廊，Charlotte 是我畫廊最受歡迎的藝術家，Ivy 就讀音樂學院，有時也在我的畫廊演奏。」

「噢，是嗎？告訴我們地址，有時間我們會去你那裏看畫，聽音樂，我和 John 都喜歡藝術呢。」

特洛伊留了卡片給他們。

「我們會去的，謝謝，那現在不打擾你們談話了。」瑪莉說，然後轉過去和其他客人談話了。

甜品是提拉米蘇和紅酒燻雪梨。

夏綠芝站起來去洗手間，背影引起很多眼睛的注視。

艾斐兒對特洛伊說：「她真迷人。」

「嗯，她確實很美麗。」特洛伊有些斟酌字句的說：「但是，你更可愛，我喜歡像你這樣的女孩子。Charlotte 嘛，我總覺得她有些古怪，這麼陰沉的女人，我不太喜歡。」

「古怪？你也覺得她古怪嗎？」艾斐兒對特洛伊的話很受落，雖然她不認為自己有隱隱的妒忌，她甚至可以說是喜歡夏綠芝的。

「我感覺她刻意和人們有隔閡，她似乎隱藏着甚麼，她從不讓人知道關於她的事情。我讓她寫個簡介，那可真的是簡介，簡單得不能再簡單了。而且，她執意不和我們簽約，只是以自由供畫的形式，不過我欣賞她的畫。」

夏綠芝走回自己的座位，眼神平靜的望了望他們兩，別人對她的好奇和背後議論，她早已習以為常。

當晚艾斐兒留在宅邸過夜。

---

注 1：名牌

注 2：時裝雜誌

## No.17 詠嘆調

## 第二節 亦夢亦真

“

「嗚哇……嗚哇……」很輕，很奇怪的聲音，艾斐兒醒來。

室內異常明亮，是天亮了麼？看看座鐘，才是凌晨四點鐘，整個莊園在沉睡中。

艾斐兒坐起身，走到窗邊拉開窗簾，這間客房的窗外可以俯覽後花園。啊！外面風呼嘯着，還在下雪。

忽然，她見到花園中有一位男子，祇穿着一件睡袍，光腳踩着冰冷的雪地，緊閉雙眼，向前伸出雙手，他正穿過花園中間的花亭，朝盡頭走去。

這是誰呢？這樣的天氣，穿着這樣單薄的衣服，還光着腳，他去幹甚麼？

她輕輕拉開房門，走廊靜悄悄的。她披上大衣，踮着腳尖，輕輕穿過長長的走廊，下樓走到外面去。

那男子走得並不快，艾斐兒遠遠在後面跟着他。

走了一會，前面出現了一片空地，空地中間站立着一個白色的身影，男子慢慢向那白影走去。

風雪霎時間停了，那片空地十分潔白，空地上的天空也十分乾淨，沒有月亮，沒有雲，只有一顆藍星，很像一隻藍眼睛，閃爍着盈盈藍淚。

艾斐兒悄悄躲在一棵樹後。

那白影是一個穿着白袍的人，白袍下擺露出赤着的雙腳站在雪地上。白袍的兜帽遮住上半部臉龐。只見到帽下陰影中垂着兩彎絲絨般的睫毛。這麼秀美

的睫毛應該是一位女子，她雙臂向兩邊伸開，雙手的手心向上。

艾斐兒覺得像那棵奇怪的伸出兩臂的樹。

一隻黑鳥站在女子的右肩上，黑得像死亡的黑鳥！

「嗚哇…… 嗚哇……」黑鳥發出一種奇怪的聲音，似人聲又非人聲，如歌詠般的。歌聲像一條牽着人心臟的絲線，拉扯一下，心就湧出一陣說不出的滋味。那歌聲寒徹入骨，仿似來自另一空間。

男子閉着眼，伸出雙手，慢慢走近女子。

難道他們中了邪，着了魔？還是一種古老的儀式？

忽然，那顆藍星滴下了那滴藍色淚珠，從天上迅速降落，啪嗒一聲掉在雪地上。一小片雪融化了，現出一小片黑地。

女子猛然睜大雙眼，驚惶的環顧四周。

男子也驚醒止住了腳步。

啪啪啪…… 黑鳥飛起來，盤旋着。

女子抱着雙肩顫抖。

男子回身急急跑回莊園，只是遠遠的一個照面，艾斐兒看不清，急忙揉揉眼睛。咦？是莊園裏的人，是誰呢？

一切都迅速消失了！她忽然睜大雙眼！咦？怎麼好好的躺在床上，難道是一場夢？如此逼真，又如此難以令人相信的夢境！

清晨，陽光和霧氣從山谷升起，風雪停了，世界潔白，清新而平靜。



大家都聚在餐廳吃早餐。

「多美麗的清晨！」凱倫由衷的發出讚美，她很高興有這麼多朋友一起。

那夢境一直在艾斐兒心中翻騰，看看坐在旁邊的夏綠芝。女畫家的臉色非常蒼白，回望過來時，眼瞼透着淡淡的紫青色。

「你昨晚睡得怎樣？看起來很疲倦，你還好嗎？」艾斐兒表示關切。

「謝謝你，還好。」

「我昨晚做了一個奇異的夢」向來說話不多的佐治·史密斯先生，低垂着眼睛忽然說，一圈圈的攪着咖啡。

停了停他又猶豫地說：「我夢見一個白衣女人，肩上有一隻黑鳥……那鳥有十分奇特的歌聲。」他低着頭，停了攪咖啡。

夏綠芝低垂着眼睛，低聲說：「我也做了一個夢，夢見我喜歡的人。」

「我也做了一個非常逼真，但又極不真實的夢，我看見雪夜裏發生的一件奇異的事。」艾斐兒滿腹狐疑。

一股寒氣從艾斐兒心底升起來，這真是再詭異也沒有的事了！

「說來聽聽啊！你們怎麼都做夢？我只夢見一些畫廊的瑣事，醒來就忘了。你呢Karen？你夢見甚麼？」特洛伊說。

「我夢見一隻黑貓，牠的綠眼睛直盯着我，我趕牠，牠就一溜煙跑走了。」

兩個孩子嚷起來：「我有夢」

“

「我也有」

艾斐兒甚麼都聽不見了。

夏綠芝推說不太舒服，走了。

夏綠芝走了，談興和茶點似乎都淡而無味了。

接下來幾天的冬令營生活，艾斐兒苦苦思索那夢的種種疑點，這事真蹊蹺，真令人費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孰真孰假？亦夢亦真？

## No.17 詠嘆調

## 第三節 女巫之錘”

終於考完試，是時候做個宅女放鬆一下了。

這個小公寓住形形色色的人們，之前，隔壁二號室住的是一個像男人一樣的女人，自從第一天搬到這裡，僅憑凶神惡煞的第一印象就能判斷出對方絕非善類。

那一次，艾斐兒正在練琴，忽然響起震耳欲聾的敲門聲，並隨一句歐洲腔極濃的：「Shut up！去他媽的古典音樂！」嚇得艾斐兒趕快停琴。後來看到那乾瘦，高硬的身影在花園晃動，艾斐兒就不敢練琴。

房東請了個年輕的裝修工為每家維修浴室，輪到那女人家，艾斐兒看見她鮮有的穿上整潔的黑衣裙，塗得鮮紅的嘴唇和憔悴焦黃的臉極不相襯。她獻媚的端出咖啡，在花園和那個年輕她一大截的裝修工大聲說笑，眉頭眼角透笨拙的調情。忽然艾斐兒覺得她有點可憐，對她的厭惡減輕了一點點。

一天傍晚，一個矮胖男子開着一架小貨車來了，高瘦女人和矮胖男人站在大門口，依偎着組成了一個「10」字，艾斐兒正好回來看到這溫馨的一幕。男人婆臉上所有僵硬的線條都柔化了，甚至對艾斐兒微微一笑，艾斐兒措手不及的擠了一個笑容回應。

小貨車裝着家具和行李，載着「10」字向幸福的遠方開去。

一對年輕男女來看房子，久久站在小花園裏，眼神裏充滿了對未來的憧憬。從這以後，男青年常坐在花園裡彈吉他，女青年就坐在邊上靜聽。他們對這小小花園的熱愛經久不衰，本來很安靜的公寓開始熱鬧起來，他們的朋友絡繹不絕地到小花園參加派對。

他們是一對同居男女朋友，男子捲曲金髮圍黝黑圓臉，女子卻很白皙，尖長突

起的下巴，烏黑的長直髮。艾斐兒不知道他們是怎樣在芸芸眾生中遇到對方的，合襯得這樣具喜劇效果，艾斐兒在心裏稱他們為太陽先生和月亮小姐。

樓上三號房住着一位女士，長得像前拉斐爾派畫上的人物。前拉斐爾派所有女主角都是一個樣貌，其實這類樣貌在歐洲人中十分普通，在意大利街上隨便都走幾個這樣的紅髮女郎。樓上的女子自然也來自意大利，理所當然的一頭濃厚紅髮。

四號房住着一位男士，永遠西裝革履，還特別喜歡一身白，西裝袋裡露出一角紅手帕。有一次他休假在家，艾斐兒見他從樓上跑下來拿外賣餐時，都穿得一絲不苟。微波波浪燙貼的白金髮，雪白的皮膚，一雙在灰藍之間的淺色眼睛，艾斐兒覺得他像極了殭屍尼古拉伯爵。

艾斐兒打算拜訪一下鄰居們，捧着幾盒從唐人街買來的鬆軟芝士蛋糕。

二號室的門開了，男女朋友的臉一上一下嵌在門縫裡，分別閃着太陽和月亮的光暉。他們欣喜的接過蛋糕，開大房門熱情的邀請艾斐兒進去，艾斐兒婉拒了，今天可不打算和快樂傻青年狂歡。

尼古拉伯爵不在家，艾斐兒留下蛋糕和一張卡片在他門口。然後敲開了紅髮女郎的房門。

這裏比艾斐兒住的套房大一點，收拾得十分乾淨，擺着很多藝術品，意大利人熱愛藝術。

紅髮蘇珊很高興有個人來聊聊天，立刻拿出咖啡來配芝士蛋糕。

她們隨意談論着天氣，直到艾斐兒篩選的說出了她的困擾：「我最近好像遇到很多奇怪的事，一些莫名其妙的夢境，但是又真實得不得了。最奇怪的是，我好像總是進入到一個女畫家的畫裏。」

這樣的話題，令談話開始顯得興味盎然了。

「進到畫裏？你不認為那是不存在的事？」

「不，那感覺真實極了！我買了她的一幅畫，之前沒留意甚麼，後來去過一個地方，發生了一些不可思議的事，回到家發現那地方就在她的畫裏。我很害怕，感覺迷失了。」

「那是因為她畫得特別好嗎？」

「不太懂，她畫得不錯，但是還不能說是大師級的作品吧。可她的畫就像一個個神秘的洞穴，裏面都有很美的風景，冷冷的空氣流動其間，而且還有一股巨大的吸力把我吸進去一樣。」

「她，她該不會是個女巫吧？女巫不只是故事書上才有的，現代也有人在施巫術，說不定就在你的身邊。」

從《愛麗絲夢遊仙境》到《哈利·波特》都在講巫術和魔法，艾斐兒可對這些興趣不大，也不太相信，對蘇珊的這個說法，不置可否。

蘇珊站起來，走到書架前，拿出一本書來。「你看，這本 *Malleus Maleficarum*（注 1），是一部關於識別，追捕，消滅女巫的書，借給你回去看看。」

艾斐兒接過書，翻開小聲讀着。

「女巫通常是社會中貧窮，醜陋的中老年單身婦女，草藥老婆子，但是她們會用法術令自己年輕美貌。」蘇珊說。

艾斐兒想起上次偷窺到那花園裏的可怕白臉。

「她們常施巫術，常常要飛行，所以體重都比較輕。她們在夜間飛行去幽會情人。」蘇珊又說。

雪夜的一幕浮現在艾斐兒心裏。

蘇珊繼續說：「德國畫家保登·格林對女巫題材最着迷，在他筆下，女巫們一絲不掛，赤裸胴體，毫無羞恥的展示着鬆垂的胸部，她們對性器官也毫不隱諱，據說那是惡魔的面孔。她們在蠻荒的山野樹林間做法，騎着山羊，掃把，紡錘，在林中飛，在煙囪滑下。

保登認為，所有的巫術都來自肉慾。而且女人的肉慾永遠無法滿足。因為子宮這張嘴永遠會為了獲得滿足而肆意地掠奪。」

艾斐兒這才插上嘴：「我覺得畫家過於偏激，不只是女人，肉慾是人類罪孽的根源。」

「對！你說的對！」蘇珊接着說下去：「在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西歐歷史上發起了搜捕女巫的行動，大批，大批被懷疑是女巫的女人，被絞死或被燒死。雨果（注2）的《巴黎圣母院》也是說的這樣一個故事，吉普賽女郎因為被懷疑是女巫，被瘋狂的群眾殺死。」

「聽着，Ivy，回去把那幅畫毀掉，然後扔得遠遠的！」蘇珊提高聲音。

艾斐兒告辭。

她再次注視着夏綠芝的畫，畫將牆面框起了一小片地方，向着牆裏深深地延伸，擴展。冰冷，沉靜，透明，深遠的夜，朦朧幽暗的樹林，蒼白飄忽的林間小道，遙遙在望的塔樓……

她的心怦怦跳着，小心翼翼的拿下畫，她的手甚至不敢觸碰畫面，彷彿一碰就會發生恐怖的事情。輕輕地放在鋪了報紙的地上，去廚房拿了菜刀，高舉在頭上。

艾斐兒最終還是軟軟的垂下手臂，改變了主意。這樣的畫，砸碎它一定會帶來災難。她左一層右一層的用報紙包好那幅畫，現在，它充其量也只是包在報紙裏的一塊玻璃罷了，艾斐兒把它放進皮箱裏的最下一層。

晚上在燈下草草翻完那本《女巫之錘》，不知怎的竟然對女巫心生同情。

這一連串的怪事，是否用女巫這一說，就能解釋，就可以有一條連線？

---

注 1: 《女巫之錘》作者海利奇是宗教裁判官

注 2: 著名的法國作家

## No. 17 詠嘆調

## 第四節 斯芬克斯的謎語

艾斐兒收到一張精美的邀請卡，夏綠芝的畫展——「夜間的秘密」，將要一連三天在「櫻桃溪」畫廊舉行。

邀請卡下方有幾行斜體字提示着，某些內容可能會引起觀眾不安，謝絕兒童或有心臟疾病的人參觀。特洛伊說得對，夏綠芝的畫風漸漸趨向驚悚。

現在的藝術家們可真不容易，他們只是想人們能注意他們的創作，不得不各出奇謀，創作出一大批用‘怪’這個字來形容，也絕不為怪的作品。他們的歡喜與悲憂就是作品有沒有人來看，有沒有人愛看，有沒有人再看。藝術已經商品化，除了技藝精良，還要懂自我宣傳。

不譁眾，焉能取寵？

伊恩也收到了請帖，邀約艾斐兒在「櫻桃溪」見面。

走進「櫻桃溪」畫廊，黑幕布遮住了裏面的展廳，進門處放了兩張沙發供觀客等待，一張桌子是接待處，牆上貼着「注意，此畫展可能引起不安」等字句。

陸續有些觀眾走進來。

特洛伊忙着接待觀眾們，見到艾斐兒時只顧揮手打招呼。艾斐兒買了參觀券，伊恩也趕到，大概有十幾個人，成為第一批入內參觀的觀眾。

兩個工作人員拉開一點黑幕布，人們走進去，幕布立刻在人們身後閉緊，展廳一片漆黑，人們詫異的交頭接耳。

這時，正中牆上一盞燈微弱的亮了，燈下隱約有個灰色人影倚在牆上。



燈光又慢慢亮了一點，一位青年男子穿着灰色外套，灰色西褲和有些斑駁陳舊的灰色皮鞋。帶一點灰的栗色捲髮覆蓋着前額，一頂灰色格子鴨舌帽壓得低低的。半透明的灰色大眼睛，微微向上看着。

那張俊秀蒼白灰暗的面孔，讓艾斐兒永遠也忘不了，她緊緊抓住伊恩的胳膊。

看清原來那只是正面牆上一幅巨大的畫。

「Are you ok? 」伊恩以為艾斐兒被嚇到了。

艾斐兒鎮定了一下，輕輕拍拍伊恩的肩膀：「我還好，沒事了。」

四周慢慢亮起燈光，只見四面牆上現出街角，暗巷，斗室。濃厚的黑煙滾滾中，透着暗紅的火光，蹣跚黑影模糊得看不清他們是男是女，好像鬼魅。他們向同一個方向，圍成一個圈，彷彿在循環蠕動。

投影機打出幾個大字—— 他們是誰？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觀眾中有幾聲輕輕的「啊！……」

伊恩小聲對艾斐兒說：「我好像來到地獄。Charlotte 要幹甚麼，想把我們都嚇死嗎。」

他剛說完這句話，燈忽然全熄滅了，人們又回到黑暗中。

又有一盞小燈微弱的亮了，照在樓梯上。

亞當！艾斐兒幾乎不敢在心裏叫他的名字。

他坐在樓梯上，其實他只是被畫在樓梯的縱面。在遠一點的位置上看，他坐在那裏，當人們跟着慢慢亮起來的燈光，小心翼翼的走上樓梯的時候，漸漸只看到階

梯的橫面，亞當就慢慢消失了。

進到二樓展廳，艾斐兒幾乎透不過氣了，那個熟悉的琴房再現了。褪色的綠米二色相間的牆紙，兩張安樂椅，一切都是那麼刻骨銘心。靠牆有一架破舊的真正的鋼琴，實物和牆上的畫融為一體。

琴上翻開着舒曼的《第一次失落》，鋼琴上的兩隻蠟燭搖曳着火苗，讓整個大廳顯得很飄忽詭異。

只聽到人們靜靜的呼吸聲……

有人咕噥一聲：「真令人不安。」

鋼琴後的巨畫上，亞當就坐在陰影裏，模糊而虛幻，就要散開，融化一樣。灰眼睛在燭光中一忽兒閃亮，一忽兒晦暗。

一個穿着黑袍，兜帽遮住大半邊面孔的人，不知從甚麼地方冒出來。他走過來，坐在鋼琴前，低頭沉思了一會兒，雙手慢慢放上琴鍵。那首《第一次失落》，猶疑不定，局促不安，悵然若失……

艾斐兒的臉在昏暗的燭光中顯得煞白。

伊恩問：「這首曲子好像聽過，你彈過給我聽嗎？」

艾斐兒點點頭，兩行淚水再也忍不住的流下來，她強忍着啜泣。

伊恩拍着她的後背問：「要不要先出去透透空氣？」

艾斐兒搖搖頭，她要看下去。

一曲彈罷，黑衣人微微欠起身吹熄了蠟燭，畫廳一片漆黑。

忽然，幾聲強烈的和音響起，強烈的聚光燈隨着琴聲，像閃電一樣驟然閃了幾下，照着一隻巨大的黑鳥正拍翅向窗外飛去，窗外雲層密集，狂風怒吼……

人們小聲驚呼，連伊恩都叫了一聲。

接着又是一片黑暗。

鋼琴彈起了一段不知名的隨想曲，一個簡陋的，沒有名字的墓碑，閃電在上面閃了閃。

投影機打出第二條謎語 —— 魂，何處可以安息？人，何處可以棲身？

通向三樓樓梯的燈微弱地亮了，指引人們上樓。一個趴下的人體，這次畫在樓梯的橫面上，清醒過來的人們不得不踩着畫在樓梯中間的亞當的身體向上。

四周牆壁環繞着黑黝黝的水，天幕像一個黑色拱形的圓頂，罩在漆黑的水面上。

左邊漸降的太陽漆黑得猶如炭火，右邊初升的月亮鮮紅得仿似鮮血。日和月，在各自的天邊射出黑色和紅色的強光，天地一片奇瑰玫紅。

一個白色的軀體在海中半沉半浮，點點墨汁般的漩渦，一圈圈由濃轉淡。

畫面上寫着：

神說：在末後的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凡有血氣的。  
你們的兒女要說預言，  
你們的少年人要見異象，  
老年人要做異夢。  
在那些日子，  
我要將我的靈澆灌我的僕人和使女，  
他們就要說預言。

在天上我要顯出奇事，  
在地下我要顯出神蹟，  
有血、有火、有煙霧。  
日頭要變為黑暗，  
月亮要變為血，  
這都在主大而明顯的日子未到以前。  
到那時候，  
凡求告主名的，  
就必得救。

—— 聖經 使徒行傳 2 章 17-21 節

艾斐兒全身震顫，所有人都敬畏的肅立。

最後一條謎語 —— 甚麼是重生的奧秘？

過了一小會兒，有位解說員走進來，站在觀眾面前。

「這次畫展『夜間的秘密』，從序幕，展開到結局，是以三條謎語的形式構成。畫家 Charlotte 運用了蒙太奇，意識流等藝術手法，展示了陰暗面所引發的故事。喚起人們通過『視覺』，『聽覺』，『感覺』，『直覺』，『思維』，『情感』，人類心理活動最基本的機能，來思考畫面背後所隱喻的謎底。」

她又說：「謎底現在就藏在那邊的畫中，你們要走近仔細看，才能看見。」說完，她帶大家走近一幅畫，畫上的燈亮了。大家都伸着頭，仔細看着。

在各種幾何形狀和線條的糾纏中，隱藏着的字句逐漸清晰：

第一條謎底：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往何處去，因為一切花名冊上都沒有他們的名字和身份。

第二條謎底：靈魂無處安息，人無處棲身。

第三條謎底：唯有死去，才能重生。沒死的人不知道重生的奧秘。

跟着解說員來到另一幅畫前，上面寫着清晰的黑體字：

黑暗造就了秘密，隱藏了罪惡，人思想後面的思想就是最詭異的另一個空間。  
人用虛假的謊言編造故事；用杜撰的詞彙書寫小說；用空洞的臆想來創作作品。

生命唯有終結，才能經歷重生，罪衍唯有沐浴於水，血，火之中，才能洗清得救贖。

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 聖經 創世紀 1 章 3 節。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聖經 傳道書 1 章 9 節。

有了光，謎底就極其簡單。

這時，燈一點點的，最後全亮了。

黑衣人走到觀眾面前，慢慢抬起垂下的頭，拉下兜帽。艾斐兒的心幾乎跳出來……  
一頭淺棕色捲髮垂下來，眼睛在燈光下閃爍…… 那是夏綠芝。

艾斐兒先是感到一陣虛脫般的放鬆，繼而是震驚。

大家鼓起掌來，經久不息的掌聲。夏綠芝向大家鞠躬，說着不知所措的感謝話，  
艾斐兒一句都沒聽見，她完全失去任何思想，似乎跌進一個不可知的深洞，裏面  
糾纏 一團團網線。

大家開始往外走。在光明的燈光下，只見一幅幅巨大的畫矗立在牆上，再看那些  
畫，已經失去了真實感和神秘感，所有幻象，神秘都消失了。

---

黑暗是造成神秘的主要元素。

他們一出來，下一批觀眾就進場了。艾斐兒和伊恩站在接待處那裏，他們久久都沒說話。特洛伊遞上兩份印刷品，對他們說：「很刺激吧，永遠的晦澀，永遠的神秘，這就是 Charlotte。」

伊恩說：「這好像說的是那起鬧鬼事件。」

「蒙太奇加意識流的手法。」另一位觀眾說。

卡爾·榮格（注 1）在他的著作《變形的象徵》（注 2）中，把斯芬克斯比喻為母親的象徵。她上半身是迷人的美女，而下半身則是可怕的獸形。

像斯芬克斯一樣，夏綠芝也有三條謎語，但謎底究竟是甚麼呢？

但是有一點艾斐兒終於弄清了，夏綠芝去過那個塔樓，她知道亞當，她知道艾斐兒和亞當全部的故事！

那次鬧鬼事件，當時她也在場！

艾斐兒一直都愧疚於窺探夏綠芝，現在她開始懷疑，到底是誰在窺探誰，誰在跟踪誰呢？

---

注 1：卡爾·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 瑞士心理學家，精神醫生，分析心理學的創始者。

注 2：《變形的象徵》 Symbols of Transformation



## No.18 宣敘調

### 終點站

親愛的，我的主人那天放了一部電影給我們看，那很有意思的。電影講的是旅途終點的故事，卡士絕對的吸引。

影片一開始，一來自中國的偷渡客被移民局抓獲，機場的廣播也用中文在告誡甚麼。主角被海關查問，無論問甚麼，主角都一律用“yes”來回答。我看到這裡，發出會心一笑。

當我們不敢，或不願意承認我們聽不懂英文的時候，就會一律用“yes”，或滿口的“嗯哼，啊哈”這兩三道板斧，來以不變應萬變。

故事編造了一個並不理直氣壯的原因，讓主角滯留終點站。主角住在機場候機大樓裏，睡在候機大廳的椅子上，在機場麥當勞吃客人剩下的食物，在衛生間洗澡，靠為顧客服務的小費來生活。

我並不質疑那著名演員的精湛演技，只是不相信他往嘴裏塞漢堡包和茄汁時，故作的飢餓貪饒狀，他實在是太紅光滿面兼肚滿腸肥了。所謂“飽漢不知餓漢飢”，編劇，導演和演員先生小姐們過慣了優裕的生活，他們不了解這個階層的人們，他們根本沒辦法體會到真正難民的境況和心情。

在這部電影裏，主角在極短的時間，就學會說一口流利英語——這很多人窮其一生都學不會的語言，雖然演員有意加了些結結巴巴。

都說不懂裝懂很難，其實本來就懂硬裝不懂也實屬不易。我見很多不願承認自己母語的中國人，在說中文時有意結結巴巴，每個字都說得很沉重，還時不時插一句：“這個中文怎麼說？”他們的蹩腳中文，和外國人故作流利的中文，從腔調到咬字都有明顯的區別。

住在外國，語言是最艱鉅的事，尤其對華人來說。我們不像其他國家的人，即便不會說英文，也泰然自若，手勢加表情，聲情並茂的表達自己。華人特別要面子，加上天性裏的自卑兼自傲。說不好英文，導致我們羞於和西方人士交談，讓我們對很多事情抱有恐懼心理，而影響我們的生活和發展。

現在有很多老外，趨之若鶩的去中國發展，他們用兩三年就可以說很不錯的中文，雖然掌握不好四聲的音調，但是絕對可以和人溝通。

中文是我們最大的財富，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文字。語法合理邏輯，文理清晰，辭藻豐富，美麗，貼切，四字成語，言簡意賅。

而英文，繁複的語法，多音，多義字。“風馬牛”那麼不相及的短語，混亂無序。自然難為了我們慣於正常，慣於條理的中國人，別說三年，住三十年都還不會說英文的大有人在。

電影主角在這個本來是落難的地方，漸漸成了一個風頭人物，並作出一些英雄式的行為。

影片還安排了一位美麗的空姐愛上了這個難民，來增加影片的色香味。不是歧視，即使昧良心說，一個有家不能歸的難民，想贏得有正常身份，工作，而又年輕美麗女子的愛情，也是不可能的，這段奇緣幾乎可以說是一個美麗的謊言。

影片在最後挑明了主角的目的，只是為了完成父親臨終的遺願。他的父親崇



拜一位流行歌星，而他歷盡艱辛，甚至淪落為難民，只為要這位歌星的簽名來紀念超級粉絲老爸。吃得太飽的人的無聊夢想，竟然也感動了所有人，他被准許進入目的地，圓滿了他的夢。

造夢工廠耗費巨資，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的夢，但真實故事裡的主角遠沒有那麼幸運，他們也得不到任何同情和幫助。

都說幸福的人們已經沒故事了，導演要花錢四處買故事。那些曲折迂迴，深沉淒美，匪夷所思的故事，只有在苦難中偶然天成。

## No.19 敘事調

### 第一節 南方的陽光

生命是一道蒼白的溪流，水面下一條條暗藍的血脈，隨心臟的節奏湧動。時而歡快奔湧，揚起一道飛瀑。時而悲傷沉靜，萎靡蜷縮蜿蜒。泥沙安放溪底，詛咒隨風散去。不斷向前，流向終結。

它曾是一滴灰白的水滴，在白城乾渴的河床。此刻，它像一條勇敢的小溪流，一路追隨季風，努力流向更廣闊的天地，來到南方，水面映射岸邊的風景。

廣州三月，不愧花都的稱號，到處開滿了鮮花。溫暖，潮濕的南風吹拂城市每個角落，人流隨風飄動，姑娘們美麗的春裝隨風飄動。這裏的人們無論樣貌，衣，風情都和白城的人們不一樣。

一條紅裙子輕盈地飄過孟白的眼角，孟白在心中高喊：“我來了，我的紅裙子將永遠在這裏飄揚！”

儘管還不知道這個世界將怎樣待她，儘管還不知道哪裡是今晚的睡床。她用手摸了摸懷裡那微薄然而寶貴的錢，興奮莫名，心像揣一隻懷錶那樣撲通撲通的跳，堅強的迎向未來。

孟白風塵僕僕，拖簡單的小行李箱，在街上走。看到一家很小，裏面擠滿人的小飯館，再看看寫餐名和價錢的黑板，她摸出一張紙幣，攥在手心，擠進去。

黑板上寫一些不知是甚麼的食物，沙河粉，雲吞麵還有擔擔麵。看到一位模樣老實的姑娘在吃一碗白花花的東西，孟白先向她笑笑，看到那姑娘也對她笑時，她才問：“你吃的是甚麼呀？”

“魚蛋河粉”

“好吃嗎？”

“很好吃，你沒吃過嗎？你是北方來的？”

“是，我從北京來。”孟白隱瞞了白城，不知為甚麼。

“那你試試吧，你去買，然後坐在我這裏，我給你霸一個位子。”那個“霸”字一點也沒霸氣，很溫暖，很友善。

孟白買了一碗魚蛋粉，坐在那姑娘身邊吃起來。

姑娘問道：“你甚麼時候來的？”

“我才剛剛下火車。”

“那一定還沒找住處吧。”

“還沒有。”

“我來廣州已經兩年了，我是做生意的，一直住在旅店。那旅店離這裏不遠，很乾淨，價錢也便宜，你可以和我一起。”

孟白心裏暗自慶幸碰到這位熱心的姑娘。

小旅館隔不遠就有一家，為各種理由的南漂客都走來廣州，每家旅館門口都站拿行李，滿臉疲憊的旅人。

孟白跟那姑娘來到一家小旅店，在門口接待處辦好手續，接過服務員遞來的鑰匙。

環顧這間不大的房間，擺四張單人床，木床板上只鋪了一張竹蓆，還有一張薄被子折成個豆腐乾似的小方塊。

白城雖然落後，但睡的是那種棕床，再加上鋪很多褥子和棉絮，軟綿綿的。這個大都市旅館的床鋪竟然這麼寒酸，簡陋。“這是為我這樣的寒酸客人而備的呀。”孟白這樣想。

裏面兩張床上坐兩位中年婦女，地上放大包小包的東西，看樣子是走南闖北的生意人。她們心廣體胖的大聲說笑，在兩個姑娘進門時，不屑的打量了新房客幾眼。

兩個新認識的姑娘坐在自己的床邊，面對面輕聲但興奮的談話。“叫我小周好了，也是來自北方的湖南。”

廣州人把所有其它地方統統稱之為北方。小周自顧自講自己的故事，大致說她有個日本人的男朋友，超級英俊和有錢，想和她結婚，但她就是不干，因為她想自己做生意賺錢，不想靠男人。

儘管孟白是個鄉下女孩，還是聽出來這個故事沒有多少真實性。當然現在的孟白已經很事故，她一邊聽，一邊假裝羨慕的拍馬屁，豎耳朵想知道究

竟小周怎樣可以留在廣州兩年，而孟白也正有此意。

當問到小周到底做甚麼生意時，小周猶豫了一下，認識新朋友的那種像醉酒一樣微酣的興奮，令她降低了防備。她斜着眼睛看孟白笑笑，湊近她的耳朵說：“女人的生意咯。”

女人的生意！這幾個簡單字眼後面的深層含義，從小周睨斜的眼神，意味深長的語氣中，並不難理解。孟白不笨，知道那是女人販賣自己肉體的生意，追溯到遠古，永不衰落的生意，女人是餓不死的。

小周繼續耳語說：“我看你的情況應該也不好，好像受過很多苦一樣。不如和我一起做個伴，趁年輕貌美賺一點錢，以後就可以過好日子了，你怎麼想呀？”

孟白雖然落魄，可還沒有準備打這張最後底牌。她始終願意憑藉自己的努力，和命運做一較量，不成功，便成仁。

孟白把這番話告訴小周，小周冷笑：“那就看你能混出來個甚麼吧，不是我咒你，你遲早都要做這個的。我剛來時和你一樣純潔，第一次接客的時候我都哭了，到後來脫褲子脫得比誰都快！”

第二天早上，孟白被一陣異鄉話吵醒了，那是兩個旅店服務員在門外一邊清潔，一邊呱呱啦啦的用廣東話聊天。孟白聽不懂她們在說甚麼，只覺得好聽極了。

早晨的新鮮陽光從窗戶外射進來，廣州——到處是陽光。

兩位大嬸已經出門了，孟白起來到外面的洗手間去洗完臉回來，看到小周仍然在睡，做她們這個行業的女子，都是晚睡晚起的。

孟白輕輕出門了，她打算四周好好看看。看看那些美麗的衣服，如果不太貴的話，就買上兩件，來到這裏，孟白不想那麼窮酸，然後再看看有沒有飯館招請洗碗工啊甚麼的。

她先買了一本廣州旅遊指南，照 指南來到一個賣衣服的市場。這裏有很多來自港澳的衣服，在每個小攤檔上像旗幟一樣飄 ，式樣非常新穎，價錢也比商店裏便宜。

孟白在白城就聽人說，在廣州私人攤檔買東西一定要狠狠的砍價，必要時要佯裝走開，往往被叫回來時，價錢已經便宜了一大截，孟白就有效的實踐了這個方法。她買了一件淺黃色束腰上衣，一條只到膝蓋的黑色中褲，還有一條十分美麗的米色上面有些藍色花紋的吊帶裙，這些孟白在夢裏都沒見過。

趕緊回到旅店，小周已經起來了正準備出去。孟白興奮的給她看新衣服，小周贊不絕口：“在哪買的？真漂亮，你很會買啊。下次我和你一起去，讓你幫我挑。”

孟白穿起了那條吊帶裙，她在洗手間鏡子裏看到了自己，一洗土氣，儼然一個洋美人兒。

小周拉 孟白，我們一起出去，遇到有人跟我們搭訕，我去做，你幫我放風怎麼樣。

孟白看過電影裏的放風，放羊娃趴在樹上，遠遠的敵人來了，就跑去向八路軍報信。但是，孟白不知道小周讓她放甚麼風。

小周說：“你可真傻，我原來以為你是裝的，現在看起來你是真傻。這樣吧，我到時教你，如果你會做，我給你一點錢。”孟白再不能推了，否則這個朋友就沒了。

一路上兩個花枝招展的女孩子被很多男人斜眼打量 ，有的還走過來悄聲問價錢。這種時候，孟白就故意站得遠一點，表示自己可不是做這個的。

有位男人走過來，小周小聲說：“這是個香港來的商人。”

“香港來的商人？你怎麼知道？”

“看他的皮鞋和西裝，就知道他不是我們內地的。”小周的眼光很準。

孟白趕快站遠一點。

那男子跟小周談甚麼，不時向這邊望一望。後來，他們走過來，小周說：“這位先生說，他是正當商人，沒別的意思，他一個人閒逛也很無聊，問我們可不可以跟他一起去東方賓館玩玩。你還沒去過吧，我可是經常去的。”

“請兩位小姐賞光”香港人說，還微微躬了躬身。

“小姐”孟白第一次喜歡這個稱呼，記得小時候，學校的野男孩罵她是嬌小姐，這個詞在孟白心目中一直是個帶侮辱性的稱呼，可今天，“小姐”似乎比“同志”或“丫頭”的叫法更顯得嫵媚。

“我請你們兩個一起去玩，去吃飯，我來付一切費用，不用怕，我是正當商人。”

兩個女孩子歡天喜地，唧唧喳喳的跟陳先生去玩了。這個陳先生就住在東方賓館，在孟白眼裏就是王宮也不能比這裏更好了。他們玩了碰碰車，陳先生和孟白坐一輛車，朝小周猛撞，孟白感受到那陌生男子身上的熱力。

晚上在賓館晚餐，有一道菜叫“五柳魚”，色香味簡直令孟白嘆為觀止！

這一天的生活，是孟白夢中都沒出現過的生活。後來陳先生還為她們叫了的士，她們上車時，陳先生看孟白說：“我明天會回香港，過幾天回來，我一定會來找你們。”那雙眼睛很黑，很深邃。

兩個女孩子可能笑得太多，說得太多，在的士上，小周輕輕打鼻鼾，孟白暈車嘔吐起來。司機立刻遞過來塑料袋：“喂喂，小姐！麻煩你拿這個，別連累我洗車啊！”

## 第二節 陽光下的噩夢

接下來的幾天，孟白堅持不肯再放風了，她真的不願涉及這個行業，即使輕微沾一點邊如放風，“這不是我要的生活！”孟白說。

小周那張因長期奔波在外日曬雨淋，佈滿雀斑，十分憔悴，顯得比本來年紀大的臉上，掠過一絲不滿，孟白由衷的感到抱歉。

街角一個小飯館的老闆娘，打量了孟白半天，終於給了她一個工作，蹲在後街小巷裏洗碗。

小周從鼻子裏笑了兩聲，對孟白說：“哼哼，這就是你要的生活？”然後白了白眼睛，搖搖頭。孟白咬咬嘴唇，沒回答。

那天晚上，孟白下了班，一進小旅店的門，就聽見激烈的吵架聲。是小周喝醉酒和櫃檯女服務員吵起來了。孟白跑去勸架，那服務員罵她們兩個都是北姑雞。北菇蒸雞是一道廣東菜名，這裏取其諧音，意指她們是北方來的妓女。她們兩氣壞了，和服務員大吵了一架。

半夜，洗了一天碗的孟白正睡得沉，忽然房裏進來三個人，為首的是那個跟他們吵架的服務員，後面跟 兩個警察。

那女人說：“就是這兩個！她們從事非法賣淫！”

同房的大嬸們也醒了，冷眼旁觀 事態發展，早就看不慣這兩個小賤人了。

小周是個經過風雨的人，並不太驚慌。

孟白可嚇壞了：“我在旺記飯館洗碗，不信你們去問那老闆娘。”

一個警察聲色俱厲的說：“起來，到派出所去！”

“我不去，你們弄錯了，你們可以去調查啊！”

“起來！走！”另一個警察說，他們的臉色冷得不容分說。

小周小聲說：“別吵了，再吵自己就吃虧了。”

已是半夜，派出所裏卻十分忙碌。兩個女孩子被後面的警察押 走進來，被帶到一張桌子前，一個女警極其輕蔑的，像鋼鐵一樣冰冷的眼神望望她們，孟白感到一陣心寒。女警例行公事的，熟練的，迅速的問 問題，並在簿子上寫下了她們的名字，從哪裏來，來幹甚麼等。

她們被關在一間拘留室裏等第二天發落。孟白一直哭 ，嚇壞了。

小周說：“總之你甚麼都不要多說，就說你來玩幾天就回去，家裏還有丈夫和孩子就行了，沒事的，這種事我經歷多了，都是那臭婊子報私仇。”

第二天一早，小周先被叫進派出所的所長辦公室，過了半小時，小周回來了，“我先出去了，我在旅店等你！”然後拿好她的東西被看守催促離開。

接 孟白進了所長辦公室。

所長關好門，坐在孟白對面，這是一個胖胖的男人。

他皮笑肉不笑的問孟白：“你為甚麼要做妓女？為甚麼不好好做個勞動人民？”

孟白哭 說：“所長同志，求你放了我吧，我真的不是妓女，我來這裏玩，家裏還有丈夫和孩子。”



“那你又說在這裏打工，而且如果來旅遊，為甚麼不和丈夫孩子一起來呢？”

孟白真的不知道說甚麼好了，只好說出自己的真實情況，希望引起這青天大老爺的同情：“我因長期受丈夫的虐待，剛剛離婚，出來散一下心，很快就回去。因為帶來的錢少，所以在小飯館打工賺個路費就回去。”

所長一拍桌子，聲色俱厲：“你還在撒謊！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嘛！小周就坦白得很好，所以就得到寬大處理，現在已經出去了，你要是不合作的話我會叫你進監獄！”

“小周？她說了我甚麼？我沒犯罪！為甚麼關我進監獄！”

“你別管小周說甚麼，我要你自己坦白，聽說你和一個香港人勾搭是嗎？”

然後所長走過來，湊近孟白，一隻手放在她的胸上：“他有沒有摸過你？有摸過這裏嗎？”那骯髒的手慢慢向下移動。

孟白呼的站起來，推開他的手。“我只見過那香港人一面，和小周一起去玩的，只是去玩碰碰車，吃飯，沒別的。”

所長坐回去，面對孟白，身子向後仰，歪頭，斜眼看孟白。然後岔開兩腿，手摸進自己的褲襠，

“你別這樣，你聽清楚了，我可以放你，也可以送你進監獄，就看你怎樣合作。香港人多數都有艾滋病，你承認了，我會幫你治病。”

眼前這骯髒卑鄙的人把孟白驚呆了，她覺得很噁心，拒絕了那意思明顯的合作。

所長的胖臉登時黑了，叫進來一名警察，揮揮手說：“這女人不好好坦白，送她回拘留室。”

如此醜陋的面孔，和如此險惡的人心！在這漆黑，悶熱的夜裡，孟白不寒而慄。

第二天，孟白被兩個警察粗暴的推上囚車。

昏昏沉沉中，囚車開了很久。睜開眼時，已經來到郊外，一座灰色建築物的大門緩緩打開。

陽光完結了，黑暗在看守所的大門裏開始了。

這是一間很大的牢房，關 很多年輕女孩子。剛好趕上吃飯時間，女孩子們捧 一碟碟的飯，上面鋪 醃蘿蔔乾，唧唧喳喳的嘴都開始吃飯了。孟白雖然不挑食，但也吃不下。其實醃蘿蔔本來不難吃，但是人為的把菜故意做難吃了，難道這也是對犯人的懲罰？

有個女孩子湊過來，眼饞的看 那些蘿蔔乾：“你不吃啦？給我吃一點好不好？”

孟白說：“全拿去吧。”

其他女孩子也湧上前來，我也要，給我分一點.....

有個年紀稍大一點的女人說：“你還是硬吃一點吧，我剛來時，也吃不下，現在可餓死了。”

有一個看起來有點弱智的女孩子，用筷子在自己碗裏夾了半塊豆腐乳，顛巍巍的送過來：“給.....吃.....”

那中年女士說：“吃吧，豆腐乳在這裏可是珍貴得很。她不是犯人，她是個孤兒，不知為甚麼從小就住在這裏。她在這裏做工，晚上和我們睡在一起，沒有工錢，給錢她也不會花，所以上面會買些吃的給她。”

孟白的眼淚大滴大滴的滴在飯裏，眼淚和豆腐乳的鹹味混合在一起。

晚上，她們睡在鋪在地上的草蓆上，互相講自己的故事。因偷渡未遂，賣淫，偷竊等各種各樣的原因，她們殊途同歸的來到這裏。但是，像孟白這樣莫名其妙的進來，大家都表示同情和氣憤不平。

牢房外面有男看守走過，兩個女孩子走過去，扭了兩下，揭開衣服。

男看守罵道：“不要臉！”

兩個女孩子惡作劇的大笑起來。

半夜，那弱智女孩犯了癲癇，由慢到激烈。孟白跑去掐她的人中，女孩子漸漸醒來，若無其事的又睡去了。

日子一天天過去了，孟白已經被關兩個月了，有的女孩子出去了，孟白的重見天日卻遙遙無期。

那些看守們看她跟其他女孩不一樣，也開始對她有點照顧。每次放飯時，看到她慢慢排隊過來，就迅速推過來一碟肉最多的給她。孟白漸漸饞了，這些肥肉在她嘴裏一咕嚕就不見了。

孟白表面上很平靜，心裏卻在醞釀一個計劃。就在一天半夜，女犯們都睡了的時候，孟白走進廁所，插上門。在手上套上一雙襪子，為的是不會磨損手指，用一個指甲鉗和一根小鐵棍，交替在廁所角落挖起來。

她為這個“驚天大逃亡”蓄謀已久，她曾多次站在這裏聽外面的聲音，估計這裏通向監獄外。

她奮力，拼命的挖，如果今晚不挖完，明早就會被人發現。也許這並不是正式的監獄，關的也不是正式犯人，所以那牆並不太堅固，又加上遇到危難而發出的不可思議的潛在能力，天亮之前竟然挖出了一個小洞。

孟白像蛇一樣拼命扭動 身體從小洞裏奮力爬了出去，當最後拔出雙腳，孟白的心猛烈的跳起來。

她彎 腰小心的向前走，卻不知道往哪裏走。她貼 牆，快速而安靜的，像一隻貓一樣往前直竄 .....

“誰？不許動！”隨 一聲令人膽寒的呼叫，一 看守從四面八方跑過來，迅速包圍了孟白。電棒朝她身上打過來，那種直擊心臟的痛苦，遠遠趕不上心臟本身的疼痛。孟白抱住頭和臉，咬緊牙關，任由棍子打下來.....

最後她被帶去辦公室，一位平時對她不錯的女負責人問她，“真想不到你看起來這麼老實，卻做出這麼令人吃驚的事，在我們這裏，還是第一次發生這樣的事呢。你老老實實交代，你到底是甚麼背景，我看你不簡單！”

一位女看守進來說：“我已經叫了人去補那個洞。”在場的其他人都偷笑起來。

那女負責人忍不住也笑了一下，趕快恢復嚴肅，並清了一下喉嚨：“真拿你沒辦法，又好氣，又好笑。”

孟白沒說話，她知道說甚麼都沒有用。後來拘留所上級為這個並不危險，但極其麻煩的犯人下了決定，把她關進瘋人的牢房。從此，吵吵鬧鬧的瘋人中間，坐 一具安靜悲哀的石像。

這情形又持續了一個多月。

沒有盼望的日子總是很長，終於有一天，對她不錯的女拘留所長把孟白叫去：“我們經過調查，沒有確實證據證明你具體犯了甚麼法。你最近的表現還不錯，我們決定放你出去。”

孟白像沒聽見一樣的站 沒動。

所長又說：“說實在的，我們還都挺喜歡你的，你說我們罵過你嗎？”

孟白平靜的說：“沒有，你們只是打過我而已。”

所長說：“你這個孩子啊，你不改這拗脾氣，你還會吃虧的。好啦，現在收拾你的東西走吧，去前面領 20 元錢，是我們給你的補助。出去好好生活，趕快回家鄉去吧。”

孟白被拘留所的大嘴吐出來了，木呆呆的站在路邊等公共汽車。她盼這天很久了，這天就這樣到來了，一點也沒戲劇性，也沒驚喜，她甚至都不想為這個日子微笑一下。

噩夢醒了，張開眼睛看到真正的罪惡和罪犯。

### 第三節 寄人籬下

走出看守所的大門，孟白眯起眼睛向上望望，天空明亮得晃眼，太陽毫不吝嗇的將光和熱賜給世人，照好人，也照惡人，照幸運的人，也照不幸的人。

孟白上了一輛公共汽車，向不可知的命運馳去。

唯一可以去的地方只能是旺記小飯館，小飯館裏坐滿了食客，孟白跟前台收銀打了聲招呼，收銀說：“老闆娘在廚房。”

走進廚房，老闆娘正在指示一位新來做打雜的男人，孟白畢恭畢敬的站在旁邊。

老闆娘轉過身來：“喂，怎麼回事？玩失 啊？”

“對不起，老闆娘，我鄉下有急事回去了一趟，也沒來得及跟您說一聲。您還需要洗碗工嗎？”

老闆娘也沒多問，只是說：“好吧，下次一定要事先說一聲。工資還是像以前一樣。”然後指指大堆的髒盤碗，再揮揮手。

這個時期，外省人浩浩蕩蕩的紛紛南下廣東打工。這些外來人，每人都怀揣微薄的盤纏和美好的夢，紮根大城市，改變自己的生活是他們唯一的目標。他們以極其的廉價，出賣自己的體力。

孟白是這 人其中最弱小，最窮困的一員。她沒有其他民工們的強壯體格和勞動技能，她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只是憑 天性裏的求生慾望，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掙扎。

微薄的工資只夠在旅店開一個臨時床位，那是在旅店走廊裏加一張折疊床。晚上 11 點後開，早上 6 點鐘就要收起。她還住過公共澡堂的浴缸等五花八門的廉價住所。實在沒錢時，她睡在公園的長凳上，望 對面高樓的窗戶，那些窗戶在夜間十分明亮，溫暖。

有位先生經過這條小巷，看到這個女孩有一張惹人同情的臉。他站下來，問了問她的情況，然後給了孟白一張卡片，讓她去找他的朋友黃先生，或許他能幫她點甚麼。

孟白下了班，為了節省錢，急急步行趕去。走了大約兩小時，找到目的地，那是一家餐廳。老闆黃先生正和朋友吃飯，孟白說明來意，黃先生讓她坐下來一起吃飯，吃完飯後帶她回家見他的太太。

黃先生的家就在餐館附近，走進寬敞的客廳，孩子們正鬧得歡。黃太太走出來，坐在沙發上，看了一眼孟白，然後很快收回目光，臉上沒有一絲笑意。

黃先生對太太說：“這是孟白，老楊介紹來的。”

黃太太也不招呼孟白坐下，儼然是對一個下人似的問：“你有孩子嗎？”臉上依然沒笑容。

孟白急忙說：“我接過婚，還沒有孩子，不過我很喜歡小孩子的。”

“那好吧，我就讓你試試。你要照顧我的三個小孩，給他們煮飯，還有一些家務事。包吃包住，另外給你一點零花錢。”

孟白忙不迭的答應，無論怎樣，總算有地方落腳，孟白並不怕辛苦。

每天天不亮，孟白就起來做好三個孩子的早餐，然後打掃衛生。孩子們起來，大女兒和小兒子去上學和幼兒園。二兒子是個弱智孩子，需要特別的照顧。等這孩子睡午覺的時候，她要趕緊洗衣服和熨衣服，這樣一直不停的做到晚上很晚才能休息。

黃太太是個非常刻薄的女人，一開始還只是言語尖酸，到後來事無大小都會破口大罵，並生怕孟白有一秒鐘的空閒，不停的找事給她做。

連三個孩子也從父母對孟白的態度上，知道她的地位低下，開始歧視和欺負她。

雖然很苦，但是相比之下還是比較穩定，不用天天發愁睡的地方，也怕再進監獄。兩年來，她忍受 辱罵和痛苦，肉體和心靈備受摧殘。她慢慢褪去了所有的光彩，像是一片揉皺的舊紙。

一個男青年在街上彈吉他賣唱，孟白買菜經過，青年說：“小姐，給點零錢吧，我幾天都沒吃飯了。”

孟白理解幾天都沒吃飯的滋味，但是，自己也寄人籬下，苦不堪言。

想了一會兒，對他說：“我帶你去吃飯，但是你要說是我的親戚，來看我的。”

那青年千恩萬謝的滿口答應。

孟白把他帶到黃太太面前，說是自己的親戚，坐一會兒就走，黃太太懷疑的撇嘴走了。孟白趕緊帶青年到廚房，裝了碗剩飯剩菜給他吃，青年坐在那裏捧碗狼吞虎咽。

吃完飯，青年說他來自上海，因為父親找了後母，經常虐待他，他就逃出來了。但是外面的環境更險惡，他打算回去。他問孟白願不願意跟他一起回去，他的錢剛好可以買兩張回上海的火車票。

“回去以後我們自己想辦法過日子，我一定會打工養你。”

像是私定終身，他們甚至還沒問過對方的名字。最後他說：“你考慮一下，我明天在你看見我的地方等你。”

“喂！你們在這裏搞甚麼鬼？！”一聲斷喝，黃太太走進來：“我請你來是讓你隨便帶人來吃喝，談情說愛的嗎？！”

青年立刻說：“我現在就走了，不好意思打擾啊。”然後小聲對孟白說：“明天見。”急忙走了。

黃太太繼續大罵：“我收留你，是看你像是個老實女人，沒想到你還這麼風流啊！我有老公有孩子，我可不想等你勾引我老公，破壞我的家庭。你走吧，我不用你了！”那女人大吼：“趕快收拾東西走！走！走！”

兩年的屈辱和痛苦是時候結束了，孟白去收拾東西。餐廳其他的伙計們都知道了，有一個年輕侍應硬塞進她手裏一卷錢，其他人也都紛紛拿出自己不多的一點錢塞給她。孟白含着眼淚攥這些曾貼在這些窮苦人的心窩，滾得燙手的錢。

一一感謝過這些素昧平生的人，孟白被立時三刻逐出這個并不值得留戀的地方。



孟白已經習慣了，她熟門熟路的去火車站度過一晚，好在廣州永遠是夏天，第二天，她去找那青年。

青年遠遠看見她來，高興的迎上去：“怎麼樣？我們馬上去買車票。”

孟白想了一會兒：“對不起，我不能跟你走，我們倆都是苦命人，我們加起來會更加苦命。”

“你捨不得那個餐廳？你做得多苦啊，那個老闆娘一看就不是好人。你跟我走吧，我會照顧你的。”青年幾乎在哀求。

“昨晚老闆娘就已經把我趕出來了，我不跟你去，也是不想害你，你自己都還要被後母虐待，你怎麼能保護我呢？而且，我也不用任何人的保護，我反正就是這樣，我不會死的。”說完這句話，孟白頭也不回的走了。

孟白在街上遇到阿蓮，阿蓮是孟白住旅店時，認識的一個服務員，她們很談得來。

阿蓮說：“我們去吃碗麵吧，我有事跟你說。”

在麵店裏，阿蓮開門見山的說：“你這樣下去不是辦法，我介紹我表哥給你吧，他是香港人。”

香港這個詞在孟白心裏像是一點閃爍的星光，她還沒忘記那位陳先生，白馬王子可能還在找她呢。想到這裏，孟白自己都覺得是瞎想。現在，她所有美好的希望都寄託在這個表哥身上了。

表哥終於來了，在阿蓮家。

孟白梳洗乾淨，換了件整齊的衣服，這兩年的生活，孟白看起來已經和乞丐差不多了。

表哥的外貌和“表哥”這個引人遐想的稱呼一點也不一樣。表哥是個水手，常年在海上風吹日曬，看上去遠不止五十歲。他身材特別矮小，雖然腳下是一雙特製的厚底鞋，仍然比孟白矮。烏黑的鳥巢般的假髮，尖鼻子，深眼窩，再加上卡通化的動作和嗓音，活脫像是《白雪公主》裏的小矮人。

一嘴假牙再加上蹩腳的普通話，孟白幾乎聽不清楚他在說甚麼，雖然此時的孟白已經能以流利的廣東話和人交談。

表哥自孟白進門，眼睛就沒離開過她。表妹也來做思想工作：“你找了我表哥就可以去香港，再也不用在這裏流浪。他是年紀大一點，但是有人對你好，比甚麼都強啊！”

表哥說：“我行船好多年，從來沒結過婚。我不是有錢佬啊！但是，我應承你，帶你落香港，我有少少積蓄，買一間屋仔，讓你過得舒服一點。你這麼靚女，只要不勾佬，我會對你好好。”

聽到“勾佬”這個生動的廣東動詞，孟白笑了一下，咬咬牙說：“好，我願意！”

直到這時，表哥陳福來才顯出大將之風。他詳細向孟白交待了一系列的安排：“我先回香港，找律師開一張單身證明，然後和你一起回白城結婚，再申請去香港定居。在我回香港的這段時間，你可以住在阿蓮家，我會留些錢給他們，請他們照顧你，我也會留些錢給你做這段時間的生活費。

晚上，陳福來讓孟白去他下榻的賓館住一晚。孟白拒絕了。

一切都照 陳福來的計劃，他們回白城結婚了。

### 第三節 奇怪的組合

“來啊，來看外國人啊！”白城街頭，一孩子小聲招喚同伴，慢慢向一對男女圍攏過去。

孩子們好奇的端詳這兩個怪人，男的烏黑蓬亂的頭髮像極了一個烏窩，尖勾鼻子，圓而深陷的眼睛的臉，像一隻鳥頭縮在鳥巢裏。女的瘦弱身材，蒼白得沒有血色的臉龐上，高挺鼻樑兩邊是一雙深不可測的眼睛，抿蒼白的薄嘴唇。

這一對奇醜和冷美的組合，在白城街上出現，激起了小小的水花。

挽陳福來，孟白甚至有衣錦還鄉的感覺。

孟白去了曾經工作的小雜貨店，小雜貨店沸騰了，大家都為孟白高興。孟白也照那張幾年前的購物單，幫他們買了東西，依次分發給他們。

小芮說：“好好和你老公過吧，他老和醜都不要緊，最重要的是對你好，我們做朋友的也就放心了。去到那邊給我們寫信，以後我還要去香港看你呢。”小芮的聲音有些哽咽。

陳福來和孟白住在白城最好的招待所裏，到最好的餐廳吃飯，孟白身上的香港時髦時裝，迎來白城女孩子們艷羨的目光。

他們到民政廳去辦理結婚證，辦證的年輕人幫他們辦完一切手續後說：“孟白，你還認得我嗎？”

“你認得我？”

“你在法院離婚時，我也在場啊。我姓張。”

“噢，你好，你好。我說怎麼有點面熟啊。”

“那你辦好結婚手續，是不是要申請去香港啊？”

“是的，我還想求你指點一下我呢。”

“沒問題，能幫，我一定幫你。我們再找個時間談談吧。”

“好，謝謝你。我請你吃飯。”

大紅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結婚證上，陳福來和孟白的照片微笑。

陳福來和孟白經小張的指點迷津，向有關部門提交了孟白去香港定居的申請，然後實行了完全符合中國國情的“送禮”這一重要步驟。

人們一邊連聲假意嗔怪，一邊收下禮物，“你看，你看，這孩子，你這是幹甚麼，哎呀，嘖嘖……”

不過白城做官的比外地的官員清廉多了，只是“煙酒”研究研究就行了。

孟白的快樂日子只限於白天。而晚上……

人類的樣貌和身體是由血肉組成，是實質的物體。血肉之軀內卻蘊含精神，因此，無論美麗還是醜陋的人體就具有了文化意義，所以那麼多的裸體成為藝術創作最主要的素材。

身體又由樣貌最先引起注意，醜陋的相貌會令相對較好看的人，本能的產生自衛抗拒的心理。不以貌取人，心靈美更重於外表美，是最冠冕堂皇的空話，一旦到了自己身上，就做不到那麼瀟灑了。

陳福來是個好人，但是孟白對陳福來的樣貌和身體卻有不可抑制的厭惡。

當夜晚臨近，內心的恐慌也在加增。睡在陳福來的身邊，那伸過來的手，靠過來的身體，那讓人不敢看的眼神，都讓孟白感到恐懼。她像是被追捕的動物，想逃，卻無處逃，也逃不了，這是另一種非人折磨。

辦好一切該辦的，他們回到廣州，在鄉村租了一間小村屋。孟白現在的身份是一位受尊重的港商太太，一雪“北菇雞”的前恥。

陳福來回香港的日子，是孟白最幸福的日子。到城裏去看電影，逛商店，衣服可不用買，陳福來會從香港帶來，孟白覺得闊太們的生活也不外如是。

陳福來的表妹阿蓮羨慕非常，她經常來找孟白，隔三差五向孟白索求錢和各種東西。孟白覺得厭煩，跟陳福來說起。陳福來怪責阿蓮：“你們要甚麼，就向我要，不要搞住孟白啦！”

一天，阿蓮和她的男朋友進村了。

“你這個白眼狼！”阿蓮順手打了孟白一個嫉妒加憎恨的耳光。男朋友抱了電視機，阿蓮也掃了一些較值錢的東西，一起憤憤的走了。

申請遞上一年零十一個月後，孟白被通知已經批准到香港定居，在註銷戶口的時候百感交集，拿單程證和陳福來一起到另一個世界去。

## No.20 宣敘調 淘金狂潮

親愛的，又到了講故事的時間。

那雨細細密密的，柔軟而寒冷。我走進一家波蘭人開的咖啡店，女侍應送上我的午餐。黑咖啡的澀苦味兒，衝擊陰沉午間所引起的昏沉。

幾個疲乏的體力勞動者走進來，用波蘭話點了他們的午餐。他們大口吃午餐的樣子，十分堅韌樂觀。他們中有的可能受過高等教育。在這個國家，那些教育可用不，他們用艱苦的體力勞動，努力使自己離開貧困深淵的邊緣。

記得嗎？我給你講過一個波蘭人的故事。他是一個大學的清潔工，有一天他正在清潔大學的禮堂，由於實在抵制不了那架大鋼琴的誘惑，放下手中的拖布，四顧無人之後，忘情的彈起來。隔牆雖無“耳”，誰知房間上方角落卻有一隻“眼睛”，一部閉路攝像頭把這一切都拍下來了。

清潔工一向認為自己很幸運，幸運的來到英國，並幸運的找到這份令他心滿意足的工作。他覺得沒必要向人提起他曾在波蘭音樂學院學過音樂這件事。他每天都來禮堂清潔，這架鋼琴常常勾起他對音樂的無比懷念。這天，他再也按捺不住，技癢難熬，發生了上述的一幕。

大學禮拜堂的一位秘書看錄影帶時，看到這個怕羞，勤奮的清潔工，如此技術高超而優雅的彈奏蕭邦的敘事曲，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這位女秘書給她所認識的音樂家們發去了電郵。很快學校在那間禮堂為清潔工舉辦了一場音樂會，每個人都被他的琴聲驚呆了。

清潔工在發表自己演後感言時說：“我只是想在這裏安定下來，希望能夠教鋼琴，或者能經常演奏，我希望能實現這個目標。”

英國移民中東歐人佔很大比例，其中大多是波蘭人。他們多從事建築，清潔，修理，餐廳服務員等體力工作，賺取高出波蘭同樣工作 2-3 倍之多的薪金。想安定下來，幾乎是所有來英國淘金的人的目標。自從 2004 年加入了歐盟，波蘭離英國很近，來去方便，又不需要簽證，來淘金的人數越來越多。

據說每星期波蘭都在製造一個空城。每天都有約 2500 名波蘭人去西歐打工，在飛機場，火車站和長途汽車站不難見到妻離子別的場面。

就連醫生也加入了淘金狂潮，導致波蘭國內醫療界癱瘓。

人才流失的現象引起波蘭政府的關注，官員們到倫敦波蘭人密集的地區訪問，遊說他們回去為自己的祖國效力。他們在英國的波蘭人辦的小報上打出溫情牌：“波蘭愛你們！”

波蘭移民由於外表是金髮白膚，又多是天主教徒，比起黃臉黑髮的華裔，和深色皮膚的非裔，印巴裔來，還是有優勢的——多少讓英國人有點親切感。最主要的，他們甚麼工作都願意做。

一個波蘭人說：“我希望找到一份穩定的工作，因為我不想回波蘭去了。”

這家咖啡店的老闆說：“我也不想回波蘭了。在這裡可以享受到，對我而言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兩樣東西，外面是倫敦美麗的道路，推開這扇玻璃門，波蘭的美味佳餚飄出陣陣香味。”

## No. 21 詠嘆調 第一節 趕馬車的黑衣人

不務正業太久了，只有在音樂學院和琴房裏，才算是彌補了之前荒廢的時間。

艾斐兒和另外兩個同學的三重奏排練，定在今天早上9點鐘。匆忙出了家門，向地鐵站衝去。天氣好極了，久違了的明媚陽光。就連街上互不相識的人們，都微笑致意：“噢！多美麗的天氣！”

這座音樂學府，設備先進而齊全，是世界最著名的音樂學院之一，在這裏就讀的學生來自世界各地，他們都以能走進這座學府而引以為榮。

這裏面包容了大小型式不同的表演場地，各種不同類型的音樂會同時

進行。有永遠都聽不完的音樂，有從來沒聽過的音樂會。所有的大考試都在這裏進行，還有大師班，大堂演奏課.....

來到琴房區，各琴房緊閉的門裡，是如火如荼的練琴百態。

鋼琴和大提琴的同學都準時到了，關上房門，他們各就各位。翻開琴譜，就像開啟了一扇音樂宮殿的大門，門德爾松的鋼琴三重奏第一號，美妙的和聲隨着旋律交替變換。弓弦和鍵盤，心靈和音符，開始了神秘的交談。

古典音樂像極了一座哥德式的莊嚴教堂，尖頂高聳如雲，反射着陽光閃閃生輝。考究精美的內部，拱頂，柱子，彩繪玻璃，色彩和光線交相輝映。神秘而神聖，令人目眩神秘，肅然起敬，一旦你走進門去，就再也找不到出口，就此沉迷。

而流行音樂形式輕鬆，自由，任意，個性化，懶理清規戒律。再加上內容趨時入世，包裝華麗，高科技和現代化的精良製作，風頭一時無兩，實至名歸的被冠以“流行”的頭銜。就像一個熱鬧的大廣場，星光大道，超女，Britain's Got Talent，風魔了所有發明星夢的人。更多人的才被發掘，更多的自信心爆棚，夢想變得觸手可及。

無論甚麼類別的音樂都有其長處，在這個目不暇接，“耳”也不暇接的年代，各有擁護者，各自擁有領地，並互相影響，稼接，合併，發出光怪陸離的炫異色彩。

艾斐兒和其他兩位樂手，對樂曲的處理很快達到共識，排練很順暢，他們排練了三小時。收起琴譜，嘴裏還哼着那些旋律，意猶未盡呢。

下一個預定了這間琴房的學生在門外等候。

艾斐兒和這兩個同學沒有深交，練完琴，他們互相貼貼臉說再見。



鋼琴手莉切爾立刻拿出手機打電話，從溫婉柔和的表情看，應該是打給男朋友。艾斐兒和大提琴手阿瑟走出琴房區，那邊幾個英國學生談笑甚歡，阿瑟立刻加入了他們。艾斐兒下午要給丹尼爾上課，向他們揮揮手自己上樓去了。

經過樂器博物館，裏面掛着各種名琴。艾斐兒不由自主的駐足在玻璃櫥窗前，眼饞的望着大名鼎鼎的斯特拉迪瓦里。這小提琴的神話，有傳奇的音色，世上只有 700 把，經常被盜，還常被仿造。

咦？一陣清亮但稍顯壓抑的琴聲響起。原來，一位在這裏打工的學生實在難敵名琴的誘惑，“近水樓台先得月”在後面偷偷練習呢。

走出音樂學院，吃完一份炸魚薯條，照約定去為丹尼爾上課。

上完課走出莊園的時候，忽然下起了一陣小雨，雨絲從依然晴朗的天空飄下來，像一支支閃着亮光的箭。

遠處玫瑰紅雲中，出現一匹黑馬，一位騎士策馬而來。他一身黑衣，頭戴高高的黑禮帽，黑色披風隨風飄擺。經過艾斐兒身邊時，騎士的灰眼睛向艾斐兒閃了閃，一個心有靈犀，含意獨特的注視。

一雙似曾相識，刻骨銘心的眼睛！

黑衣人一隻手扶住帽頂，微微脫帽致意。

艾斐兒震驚萬分，僵在原地。

黑衣人不顧兒女情長，毅然望向前方，拉緊韁繩，黑馬奔跑起來。

黑馬拉着一輛馬車，馬車裏是一具覆蓋着白玫瑰的 - 棺材。

## 第二節 我若能去他的墓前

“亞當！亞當！”灰白的記憶空谷裏響起聲聲呼喚，驚起片片思緒翻飛騷動，不那麼明確，帶着微酸，微甜又微苦的複雜味道，稍一定神，便煙消雲散。

音樂學院考完試，空下來的時候，艾斐兒閉關在自己小小的居室內，每天花大量時間聚精會神的凝視着天花板，牆壁，側耳聽着風兒吹動窗櫺。

冥想在清晨升起，在中午逗留，在夜晚降落。

第二天又是這樣。

當尋求邏輯和證據的理性之光終於在腦海閃耀，這一連串事件實在耐人尋味。

我若能去他的墓前，可會釋放痛苦？

長達十幾天的晴日，這在倫敦幾乎是反常的。艾斐兒站在樹林前，淺金色的陽光從上而下罩蓋住整個樹林，好像用金色的封條，封住了這座出過事的魔林。

樹木在她面前列隊。

掠過一忽兒風，正面一棵大樹似乎微微向她鞠躬行禮，伸出的樹枝彷彿邀請她進去。林中的樹梢變幻着金，紅，白，綠的色彩，像是致以歡迎儀式的彩旗。艾斐兒慢慢走上林間小道，身影在點狀的光暈，環

狀的光圈，片狀的光影中融化成朦朧一片。

空氣並不冷，溫暖的流動着。忽然一絲寒意冷澈全身，氣流開始攪動，轉動起來。

艾斐兒敏銳的感覺捕捉周圍各種微妙細小的變化。耳鬢旁吹來一絲氣息，若有若無的溫柔……

熟悉的，輕輕的腳步聲，沙沙，沙沙……

他從一棵樹後走出來，高高的黑色禮帽，黑色長披風，灰棕捲髮覆蓋着蒼白的額角。艾斐兒站住了，睜大眼睛凝視那雙灰眼睛，灰眼睛裏沒有一絲生氣。

艾斐兒向前邁出一小步，只見他搖搖頭，雙唇古怪的笑笑，消失了，面前只有一棵樹在瑟瑟發抖。

他的身影又出現在不遠處，忽隱忽現的向前走，不時回頭望艾斐兒一眼。像第一次他們的初遇，艾斐兒跟在他身後，無論去哪裏，沒有提防，沒有懼怕，無怨無悔……

他進了那座墓園。

艾斐兒也跟進墓園。

“哈…… 哈嘍，有，有甚麼可幫到你嗎？”一個聲音打破了艾斐兒的幻覺。

四周看看，亞當不見了。一個正蹲在一座墓前幹活的陌生男人，有點驚慌失措的站起身向她招呼。

“噢，沒甚麼，沒甚麼。我，我只是隨便逛逛，不知怎麼就走來這裏。”

“是啊，是啊，在這麼美好的天氣，四處逛逛很是不錯啊。”

“你是遊客？”男人又問。

“我是個留學生，住在附近。在這麼美的一天，走進這麼美的樹林，又走進了這麼美的墓園，是一件很美好的事。”

“噢，是這樣啊。”聽得出來，男人好像鬆了一口氣。

“這是 Edward 家族的私人墓地，你看，墓園也有這麼美麗的景觀，不是嗎？我是這墓園的管理人，定期來這裏收拾一下，怎麼樣？看起來還不錯吧？”

原來他是墓園管理人。

“英國的墓園會對外開放，政府對墓園景觀也有法律管制。但是這座墓園因為歷史故事，令很多人止步，不過，話又說回來了，歷史故事會更吸引遊客啊。前面這座大屋，不是前一段時間鬧鬼嗎，主人家也想趁這個噱頭，把大屋和墓園一併重新裝修，再開放供人參觀。”他又說。

“開放大屋和墓園？把祖先的陳年舊故事拿出來翻新炒作，可真有生意頭腦啊。噢，對了，關於鬧鬼那件事，我在報紙上看到，到底是怎麼回事啊？”艾斐兒問。

“你知道這個故事嗎？”

“是說那位鋼琴教師跳塔殉情，是嗎？”

“是的，是這樣。很久以前，老 Edward 先生的獨生女兒 Rosalyn 愛上了波蘭籍的鋼琴教師，因為門不當，戶不對，Edward 先生激烈反對。唉，鋼琴教師從塔樓跳下來了，Rosalyn 小姐也病死了。

老 Edward 先生一家搬離了這個傷心之地，從那時，這裏就空置，連行人也盡量避開這座樹林。

但是，這個墓園是 Edward 家族的墓園，需要僱人來打理。因為這裏有自殺案，人們都害怕在這裏工作，所以很難僱到人。

從我父親起，我們就一直為 Edward 家工作，Edward 家對我們一家很好，所以我不認為他們的鬼魂會加害於我，我就在這裏工作了，一做就做了好多年。

我一般白天來工作，晚上很少來，無論怎樣還是要稍微小心一點的好。哈哈.....”說到這裏，他笑了兩聲，繼續說：“那天，我漏了些東西在這裏，晚上來拿。很遠我就看見塔樓的窗戶忽明忽暗的，真奇怪。

當我走近一點，聽到塔樓裏有隱約的琴聲。那會是誰呢？人們認為這大宅受了詛咒，沒人敢進去啊？Edward 家的後人也一直封閉着這裏。

當一想到這可能是鋼琴教師的鬼魂，我嚇得周身發冷，急忙開車回家，並趕緊向管家報告。

過了兩天，管家帶了十幾個人來，他們果真見到塔樓的窗戶在黑夜閃亮。

他們一行人壯膽走進塔樓。在那個琴房，他們親眼看到了！看到鋼琴教師的鬼魂在那裡彈琴！

那鋼琴教師一身黑衣，眼睛幽怨的看了他們一下，然後站上窗台，就

像他當年那樣做的那樣。

可就在那時候，他變成了一隻黑鳥，也有人說是一隻蝙蝠，在房間裏盤旋，然後飛出窗外，飛進黑色的雲朵裡。那天夜晚啊，漆黑漆黑的。

管家他們幾個人嚇壞了，急忙跑出塔樓。剛出去，迎面又見到了 Rosalyn 小姐的鬼魂飄啊飄的，一下子飄進墓園，飄進自己的墳墓裏去了。

後來，管家他們還去開了大宅的門，聽說裏面可陰森了。

第二天，Edward 先生的後人，現在這座宅邸的主人，請了教堂的牧師來，為大宅做了聖餐儀式，這地方這才潔淨了。”

“啊，那現在不鬧鬼了嗎？”

“是的，最近這段時間很平靜。不過，我見到過 Rosalyn 小姐的鬼魂，真是太不可思議了！”

“Rosalyn 的鬼魂？”

“那鋼琴教師來自波蘭，好像也沒有甚麼親人。老 Edward 先生只好把他葬在這個墓園裏。但是因為他是自殺的，按照基督教的規則，人的生命是上帝賜給的，不能自己隨便結束，自殺是對上帝的背叛和不信。所以他得不到上帝的寬恕，他的墳墓上只立了一塊空白的墓碑，上面沒有他的名字。”

“沒有名字？”

“是啊。人們都說沒有名字的墓碑，永遠壓着有罪的靈魂。可能是因為這個原因，他和 Rosalyn 小姐的鬼魂至今都不能團聚。唉！真可憐

啊，做了鬼魂都不能團聚。只有在他的墓碑上刻上名字，才能釋放他的靈魂，讓他們團聚。這不是，主人讓我定制了一塊墓碑給鋼琴教師。

那天，就在我裝完墓碑，剛站起身來。忽然發生了奇異的景象，一片金色的霧靄一下子就籠罩了這裏，就像今天這樣。金光裏，Rosalyn 小姐的鬼魂站在那兒，她穿着白色衣裙，肩上站着一隻黑鳥。我以為自己眼花，剛眨了眨眼睛，她就不見了。”

“肩上站着一隻黑鳥的白衣女子？你看清楚了嗎？你確定她是鬼魂？”  
艾斐兒一連串的問題。

“當時，我又驚又怕，但是我敢說，我看得再清楚沒有了。那景象真的美麗極了，又恐怖極了，我永遠都忘不了。”

“你有沒有想過，那其實只是一個普通女子偶爾經過嗎？”

“事後我也有這樣解釋給自己聽，但是，那天那個女子很不同，那麼美的一個身影，肩上還有一隻黑鳥，那黑鳥就是鋼琴教師的鬼魂啊！我又剛剛裝好墓碑，我想，他們是來向我說感謝呢。”

“好吧，就算是吧。那我可以看看鋼琴教師的墓碑嗎？”

“當然，當然，請跟我來。”

艾斐兒跟着墓園管理人來到那座墓前，就是那座她曾經和亞當坐在前面的墳墓。比其它的墓簡陋，一個嶄新的墓碑上面刻着：

Adam Malinowski

1885 - 1913

May God Forgive this Weary Sinner

“Adam Malinowski, 亞當·馬林諾夫斯基 . . . . . 願上帝饒恕這疲憊的罪人. . . . . ” 艾斐兒讀着碑文, 沉思. . . . . 亞當·馬林諾夫斯基, 這不是他, 他叫 Adam Zaleski, 亞當·薩萊斯基, 這不是他! 鋼琴教師的鬼魂不是他!

忽然合唱的讚美詩轟鳴而起, 周圍籠罩着一片光明 —— 寬恕, 拯救, 再生的光, 光之父降下聖恩。

被赦罪的靈魂像一縷青煙從這個墳墓飄出來, 和正從另一個墳墓飄出來的靈魂緊緊擁抱。然後他們旋轉, 旋轉, 裊裊升上高空。

“你還好嗎?” 墓園管理人的聲音彷彿從極遠處傳來。

四周一下子暗了, 黯淡得彷彿只有黑白灰, 當所有幻覺的色彩消失後, 就是這樣的。

艾斐兒對面站着墓園管理人。

“不早了, 我開車送你出去吧。” 他說。

周圍很平靜。

他們駕車走出這平靜而黯淡的樹林。

### 第三節 蝴蝶 藍色

這段時間經常出現幻覺, 這可是精神病的先兆啊, 艾斐兒有點擔心, 她走進了艾倫醫生的診所。



在靠牆的白色沙發上坐下來，嗯，很柔軟。沙發旁有一盆綠色的盆栽，百葉窗的縫隙間透出柔和的光線，整個環境都覺得很舒適安心。

窗前端坐着心理治療師艾倫·高登醫生，一身西裝套裙，顯得專業而和藹可親。

“我可以為你做甚麼？”艾倫醫生的微笑值得信任。

艾斐兒把所有的困擾一股腦兒的吐出來，不加組織，也不管措辭。

艾倫醫生拿出一張白紙和一隻鉛筆，一邊專注的聽，一邊記錄。白紙正中間寫上艾斐兒的名字，夏綠芝，亞當，史密斯夫婦，還有兩個鬼魂——鋼琴教師和羅莎琳這些名字，成一個大圓圈圍着艾斐兒的名字。

聽完艾斐兒的傾訴，醫生說：“現在，讓我們來分析一下。”

她先畫了一條細線在艾斐兒和兩個鬼魂中間。“你從墓園管理人口裏得知，鋼琴教師和你遇到的那個 Adam 同名不同姓，而且鋼琴教師的墳墓已經裝好刻上名字的墓碑，他的靈魂已經得到饒恕，和苦苦等待他的 Rosalyn 的靈魂已經團聚。從各種角度分析，他們都應該跟你沒有直接的關係，只是一場誤會。”

醫生在這條細線上打上一個交叉，這條線已經理清了。

然後在艾斐兒和亞當中間再畫一條細線。“既然此 Adam 不是彼 Adam，可以說，你的這個 Adam 並不一定是個鬼魂，他極可能是個活人。”

“那他怎麼會變成黑鳥飛出窗外？”

“你親眼看到他變成黑鳥了嗎？”

“我當時躲在屏風後，甚麼也沒看見，但是在場有很多人，他們都看見了呀！還有人說他變成了一隻巨大的蝙蝠呢！”

“你看，這麼多人親臨現場，親眼目睹，還都沒看清，他究竟變成了一隻黑鳥，還是一隻蝙蝠，這已經讓真實性和可信性都降到最低。”

艾倫醫生接着說：“如果他這麼長時間都避而不見，再也不出現在你的生活中，他和你從那刻起，就再也沒有關聯了。你現在要做的不是苦苦思索這件已成過去的事，而是你必須盡力走出自己編織的感情重圍。”

這只是自己編織的感情重圍？庸人自擾這條刺讓艾斐兒感到一絲羞愧。

“好吧，我們再看看女畫家 Charlotte。”艾倫醫生接着分析。“她似乎看不出和你有任何直接的關係，但是你總覺得她無處不在，她的陰影常常閃進你的生活。或許是因為你不熟知她，無論她的年紀，閱歷等都和你熟悉的朋友不一樣，所以你自己人為的為她加上了神秘的光圈。我建議你不妨走近她，跟她聊聊，你會發現，她也是個普通人。”

又一條線理清了。

和 Smith 夫婦的關係，自然是音樂教師和學生家長的關係。聽你描述的冬令營那晚的奇異夢境，有可能是你夢遊，而又看到也在夢遊的那位男士。那棵伸出兩臂的怪樹，被大雪覆蓋，看起來像一個白衣女子，那女子肩上的黑鳥，可能就是站在樹梢的一隻烏鴉。”

醫生不斷地在名字之間劃上細線，又不斷地在這些細線上劃上交叉。

“但是，墓園管理人也看到過這個白衣女子！她帶着她的黑鳥也出現過在 Edward 家族的墓園，墓園管理人信誓旦旦的認為那是 Rosalyn

和鋼琴教師的鬼魂。”

“那你不是說，連報紙的新聞報導都言之鑿鑿的把你也當成 Rosalyn 的鬼魂嗎？人們往往將明明看清的實體，添加上自己想像的色彩。”

最後，醫生在亞當和夏綠芝之間畫上一條細線。“在 Charlotte 的畫展——《夜的奧秘》中，完全再現了塔樓裏的情景。很明顯，她和 Adam 是認識的。至於他們之間的秘密，是他們的隱私，你並不需要去觸碰和深究它們。”

艾斐兒拿出帶來的那次畫展的宣傳品，在字裡行間搜索着線索。“哎，這裏，看，女畫家在她的畫展提出了三條謎語。

第一條。‘他們是誰？從何處來？往何處去？’ 謎底是：‘不知道他們是誰，不知從何處來，不知往何處去。因為一切花名冊上都沒有他們的名字和身份。’

第二條謎語是：‘魂，何處可以安息？人，何處可以棲身？’ 謎底是：‘靈魂無處安息，人無處棲身。’

第三條謎語是：‘重生的奧秘是甚麼？’ 謎底是：‘唯有死去，才能重生，沒死的人不知道重生的奧秘’”

醫生沉吟了一小會兒，說：“這裏說得相當清楚，這些謎底隱藏的哲理就是‘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句出自聖經的真理。所謂迷霧，只是畫家的創作手法而已。這個女畫家像斯芬克斯一樣，她的謎底，其實人人皆知，卻人人不知。”

啊？經艾倫醫生這麼一分析，複雜變成簡單，又似乎變得更加複雜。

“那麼，我是不是有精神方面的問題啊？”艾斐兒擔心的問。

“不用擔心，只是有點抑鬱，要靠你自己的堅強心智打開心結，你會好起來的。去度個假吧，復活節快到了。”

“我可以做催眠治療嗎？”艾斐兒有點不甘心，想見識一下神奇的催眠術。

“好的，如果這能令你更快走出來。”

醫生讓艾斐兒躺下來，“好，盡量放鬆，深深吸一口氣。”

醫生伸出兩手的食指在艾斐兒頭上方：“看着我的手。”

然後這兩隻手慢慢向下，艾斐兒的眼睛隨着閉上。

醫生用大拇指輕點在艾斐兒的額頭正中，聲音越來越低，喃喃的絮語：“你來到這個樹林，深深呼吸一下，嗯，青草的氣息很清新。你很困倦，躺在草地上..... 噢，現在很舒服，你的胳膊很重，你的腿很重，你的身子很重，你沉下去.....”

有點暈乎乎的。

正在發綠的樹枝，慢慢向末梢淡化，從黃到白然後融化成一片煙。它們在和煦的微風中擺着腰肢，舞着手臂，“來吧，來吧.....”有理由相信它們是在向艾斐兒發出召喚。

她順從的走過去。一下子，透明的空氣摻着陽光的金絲，呼啦啦的圍着身邊旋轉，盤旋着一直向上升去。

往前走走，這裏有些修剪過的小樹叢——看清楚像是自家的小花園。花園的牆上爬了一些儘管純白，竟然豔麗得耀眼的喇叭花。有人說，

對這些喇叭花可不能手軟，要徹底拔除，因為它們是花中的毒婦，會用水蛇腰把其它植物纏死。

艾斐兒扯起一條喇叭花的長藤，毒婦虛弱的垂下了頭。她不斷地去扯，一大堆藤從牆上摔下來躺在草地上，這時，一個密門在原先爬滿喇叭花的牆上現出來。

從來都不知道有這樣一扇小門，它通向哪裏？是通向鄰居嗎？鄰居們只是以聲音的形式存在于艾斐兒的印象中，熟悉得可分辨出哪個聲音是媽媽，哪個是爸爸，還有孩子們。

去看看這些聲音是不是想像中的樣子，是艾斐兒當時不可抑制的願望。人有時會被好奇心打倒，所以商場里才有那麼多“請勿觸摸”的告誡。

“吱呀”一聲推開門，置身在一片空曠荒原中，那不是鄰居的家？！

慌亂找退路，但是再也沒有找到那扇剛剛出來的小門。

只好隨着天際急速滾動的雲塊向前奔去，她奔跑在一片枯黃的草地上，追逐着一隻蝴蝶，她甚至不知道追逐它的原因。

追累了在草地上歇息時做了一個夢。夢中，艾斐兒是一個音樂留學生，在音樂學院上課，練琴，演出。回家吃飯，上網，睡覺。

醒來在追逐蝴蝶的途中。蝴蝶已不知去向，艾斐兒來到一個四面環山的空地，夜已經垂下了藍色的帷幕，沁藍得猶如到了阿凡達的國度。

她轉了一個圈，像看環場銀幕電影一樣，周圍藍色的峰巒起伏。

空地中央有一個發光的白點，白點在越走越近時漸變成一匹飛馬，一匹異常美麗的飛馬。白色的鬃毛虛幻的飄舞着，背上碩大的羽翼不時

張開，卻沒飛起來。

這時，她看見它的腳上墜着一把鎖，一把沉甸甸的鎖！那是它飛不起來的原因。是誰把它鎖在這裏？鑰匙！唯有尋找鑰匙才能開解這箇中奧秘！

鑰匙在哪裡？

夢之女神聽到艾斐兒的呼喊，翩然現身。

在夢中她依然變成那個留學生，不務正業，整天胡思亂想。

艾斐兒悲哀無奈的再次醒來，飛馬還在那裏，腳上的鎖也還在那裏。

夢神後面跟着她的兩個姐妹。

一個極美，另一個極醜。

美的那個叫“奢望”，醜的叫“失望”。

羣山環繞而轉，藍色圓心深處就是沉淪.....

飛身向那藍色深處.....

似夢還醒.....

昔日，莊周和蝴蝶互相轉換身份，搞不清楚究竟是莊周夢中變成了蝴蝶？還是蝴蝶夢中變成了莊周。

時空交錯，靈魂和肉體在不同的空間時段輪番交替，誰能分清哪是夢境，哪是現實。哪是虛無縹緲的靈魂出竅，哪是腳踏實地的身處實際。

#### 第四節 隨着風去賣藝

艾斐兒定了機票，準備回香港和媽媽度過復活節假期。

忽然接到特洛伊的電話，他邀請艾斐兒去英國南部共度一個週末，他的原話是：“隨着風去賣藝！”

啊！人生何其色彩繽紛！打開心鎖的唯一鑰匙，就是改變自己的心態，走出那無望幽暗的枯井，人生就會有光明。

這個邀請帶着特別的親暱意味，似乎是對拉近彼此距離的暗示，這是個機智的方式，雙方都可進可退。

女孩子天性敏感，從對方的眼神，笑容，下意識的小舉動裡，艾斐兒一直都感覺到特洛伊對自己的好感。她曾經動心過，但是理智阻擋她越過感情的防線，因為女性天性中對漂亮男子帶有戒備和抗拒的心理。

剛好在回香港之前，去度一個週末，艾斐兒爽快的答應了。作為現代女性不需要忸怩作態，當然，經不起誘惑也是女性的天性。

特洛伊還提議，兩人都穿上一樣的服飾。“這算甚麼？情侶裝嗎？”艾斐兒暗想。

隨着風去賣藝！

他們穿着一樣的白色小背心，印染花布的鬆身長褲，腦後扎上馬尾辮。帶上畫具和小提琴，響着喧嘩流行曲聲的小小敞篷車，迎着溫暖的和風向前開去。

“做古典藝術的人似乎對流行藝術不以為然，這樣的流行音樂你喜歡

嗎？”特洛伊一邊跟着音樂節奏搖頭晃腦，一邊轉過臉來問艾斐兒。

“還好啊，我蠻喜歡流行音樂，令人簡單和快樂嘛！”鮮明，規律的節奏讓人難以抗拒的跟着律動，艾斐兒也跟着晃動起來。

“我也這麼認為，作為一個藝術家，要學會接受新事物。”

“Charlotte 的那個畫展《夜的奧秘》夠創新的，似乎很受歡迎，怎麼想起搞這樣一個畫展？”艾斐兒假裝不經意的高聲問道。

“當然只有 Charlotte 才会有這樣的怪主意，本來，她跟我說這事時，我覺得有點冒險，可當我看到那些畫，我決定試一試。

她在畫廊裏準備了幾夜，幸好畫展的反映還不錯。藝術難有好壞的界定，人們能否接受你的獨出心裁，才是藝術家成功與否的界定，你看那‘勞民傷財’的葵花籽，就是有人捧場！

我們這次的展覽，符合人們追求新奇的心理，有人還要求多加兩場畫展。可 Charlotte 這個怪女人，二話不說，拆下所有畫，放進一架出租車裏絕塵而去。”特洛伊將注視前方的眼光，轉過來看了看艾斐兒。

“那幾夜裏有人幫她嗎？”

“她好像請了臨時工人來幫她，但是，她不許其他人打擾。”

“那天，那個彈鋼琴的黑衣人是 Charlotte 嗎？她還會彈鋼琴？而且，看身材似乎比她要高一點，會不會是另一個人呢？”艾斐兒說出自己的疑惑。

“唔，是啊，從沒聽她說過會彈鋼琴，不過她也從來甚麼都沒跟我說過。我那天很忙，沒看見她是否帶來甚麼人。”



“還有那個畫中的模特兒，你見過嗎？”

“嗯，”特洛伊皺了一下眉頭作出思索狀，“有點面熟，但是應該沒見過。”

“你怎麼認識 Charlotte 的？”

“嗯..... 怎麼認識她呀..... ”特洛伊沉吟了一下回憶說：“那時，櫻桃溪畫廊開張了一段時間，幾乎無人問津，每個月很快就到了交租的時間，可一幅畫都賣不出去。我一籌莫展，天天忍受着憂慮和苦惱，忍受這些的還有那些寄希望在這間畫廊的畫家們。

那天傍晚，夕陽籠罩下的小鎮更顯得落寞。我做着每天唯一可做的事，無聊的看着更無聊的街景，這街景在我眼裏已經單調得到了近乎可厭的地步。

不知甚麼時候，有一位女子嵌入這風景中來，一下子光線柔和，線條朦朧，色彩協調起來，這街景頓時變得美極了！

我急忙拿出炭筆，在一張紙上畫速寫，她就一直站在那裏，似乎故意給我畫，但是我知道外面很光亮，櫥窗玻璃除了能反射她自己的身影外，她應該看不到櫥窗玻璃後面的我。

就這樣過了好一會兒，她慢慢穿過馬路，推門進來，我急忙收起草圖。

“對不起，先生.....”她站在櫃檯前。她說話的聲音很小，英文表達能力也不太好，我聽了一會兒才明白，原來她是一位自由職業的畫家，想帶些作品來給我看看。

我跟她說：凡是掛在這裏的畫，每個月我要收畫家們每幅畫 10 英鎊，

如果能賣掉，我再抽百分之三十，因為我也要交租，她答應了。

第二天她拿來一些畫，都是些顏色鮮豔，仿照藍碧嘉風格的裝飾畫。看起來還不錯，我們就合作了。她就是 Charlotte。”

“很詩意的初遇。”

“你好像對她很有興趣，我和你一起的時候，你總是談到她。”特洛伊佯裝不滿的語氣。

“人們都想知道密封的盒子裏究竟有甚麼，尤其是一個包裝精美的盒子。”

“也許這個精美的盒子一旦被打開後，裏面甚麼也沒有。”

艾斐兒說“很多電影裏都看到這樣的橋段：高高的櫃子上，一個可望不可即的神秘盒子在那兒。終於有一天，盒子被鄭重的打開，裏面的珍貴紀念品，一件件拿出來，隨之揭開一個隱藏多年的秘密。”

“是的，我小時候也受這些電影橋段的影響。一次，等媽媽外出時，我冒着摔斷腿的危險爬上櫃頂，然後屏住呼吸，打開那個窺視已久的盒子。

盒子裏的秘密卻只是媽媽新買的一雙鞋！然後我失望得腳一軟，從上面摔下來，屁股疼了好幾天。”

特洛伊小時候的倒霉事，引起一陣大笑。

“那麼，”特洛伊頓了頓：“我現在倒是想打開這一個盒子，看看裏面到底是甚麼。”他看看艾斐兒，然後單了一下眼睛。

“說得好晦澀！”艾斐兒望着前方。

也許艾斐兒該忘記那個藏在破敗角落裡，封塵緊閉的盒子了。

特洛伊跟着音樂唱起歌來，這是一首著名的英國老歌。艾斐兒也隨着音樂哼着。

他們先到了英國南部的海濱城市布萊頓，藍和白，水和天，交融的世界。

先去找在網上訂好的 B & B，那種稱為“床和早餐”的小旅館。

很多住在風景區的英國人，將自己居所的一部份房子開放給遊客。一到夏天這些小旅館雨後春筍般的，在各種媒體上登廣告。它們因業主濃厚的個人風格而各具特色，再加上比酒店更有居家的溫馨，重要的還有價錢較為便宜，所以很受遊客們的歡迎。

這裏不愧是度假勝地，充滿遠離塵囂的閒適慵懶的空氣。遊客們都穿着較平時鮮豔和寬鬆的服飾，腳步也放緩了很多。

“噢，是這裏了。”特洛伊把車停好，他們走到一座 3 層花園洋房前按門鐘。

一位發福紅臉的中年男子開門，響亮的莎士比亞戲劇腔：“你們一定是 Troy 和 Ivy 了，尊貴的客人令寒舍蓬華生輝。”又是一個戲劇性的躬身，接過艾斐兒手中拉着的小箱子。

小走廊的一邊是客廳，另一邊是飯廳和廚房。

嬌小的女主人從樓梯欄杆探出身來：“為你們預留了兩個房間，上來看看你們喜歡不喜歡？”

上到二樓，女主人推開一間房門，房間裏的深淺粉紅一下子溢出來。粉紅瀰漫中，掛着夢幻般的白色紗帳的床。進到浴室，連浴液，洗髮液，包括一套折疊整齊的大小毛巾都是粉紅的套裝。

再看另一間，則是一片粉藍色世界。陳設大同小異，粉藍色寬豎條的牆紙，同色豎條窗簾簡直是絕配。桌上擺着藍衣的宮廷人物塑像，牆上掛着惠斯勒的油畫“白色交響曲二號，白衣少女”。浴室也是粉藍浴品套裝，浴缸裏還有一個精美的繪着藍色宮廷人物的陶瓷塞子。

如此獨具匠心的佈置和配襯，讓學藝術的特洛伊和艾斐兒都讚歎不已。旅館主人受落的微笑着聽他們對房間裝潢的讚賞。

兩人毫不猶豫的在粉紅和粉藍之間做了決定，粉紅是艾斐兒的，粉藍是特洛伊的。

安排好住處，他們先去了布萊頓碼頭。這個昔日供船隻停泊，啟航，裝卸貨物的碼頭，於二戰期間被炸毀後，如今已經成了娛樂中心。

長長的拱廊向海中心伸展開去，兩邊是各種小店。走過拱廊，巨大的機動遊戲在翻滾轉動着。這裏是對膽量的終極挑戰，只要你能承受心臟的負荷。

“走！我們先去坐摩天輪，再坐海盜船！”他們像兩個孩子一樣興奮不已，手拉手向那裡跑去。

從海盜船上下來，海風吹動艾斐兒的裙裾，緋紅的臉兒神采飛揚。

特洛伊卻臉色蒼白，對着垃圾桶嘔吐起來，好一會兒，他才直起身來說“對不起！”。

艾斐兒故作輕蔑的看着他，忽然大笑起來，兩個人一下子笑得彎了腰。

下午的時候，他們租了個拐角空地。特洛伊蹲在地上，用粉彩在地上畫畫。女戰神貝羅娜的雄姿慢慢在地面上顯現出來，一身古羅馬戎裝，棕色長髮圍着玫瑰般的臉龐，眼睛像太陽下的海水閃着光輝。像極了艾斐兒，當然，特洛伊是以艾斐兒為模特兒而畫的。

艾斐兒站在旁邊拉着巴赫的無伴奏曲。

遊客們慢慢圍過來看，有人拿起相機拍照。

看着做最後潤色的特洛伊，艾斐兒心裏忽然湧出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傍晚，特洛伊數了數小筐裏的錢，“哈，有四十幾鎊呢！好了，我們去吃晚餐吧。”

他們收拾好東西，站起身來。海邊升起玫瑰色晚霞，他們面對面四目相投，特洛伊伸出臂膀，輕擁艾斐兒入懷。恍神凝望她的眼睛，捧起她的臉，輕輕地親吻她的額頭，眼睛，嘴唇，深情的長吻，像一個世紀那麼長。

晚上，當艾斐兒躺在自己房間的床上，心裏麻酥酥的翻騰。她毫無睡意，不斷回味那個吻，她仔細聆聽對面房間的響動。

但是，儘管這只鍋子裏激情和衝動達到頂點，對面的房間卻是如此安靜。騷動的心跳聲響徹在安靜的夜，焦渴期待那輕輕的敲門聲……那邊的房間仍然這樣安靜。

她回憶起那次借宿曾睡在過他的床上，回憶中那絲若有若無的男性體味，此時在房間裏迴盪。她拉下白色紗帳，猶如躺在伊甸園的葡萄藤架下，顆顆飽脹着甜蜜汁液的葡萄，鮮豔欲滴。寸寸象牙般的細膩，

在手掌摩挲中充滿純白的渴望。手指探入藏着靈敏觸覺的皺褶，宛如成熟裂開的石榴，瀰漫着癡狂的粉紅。

半夜了，艾斐兒輕輕走出自己的房間，想下樓拿杯冷水喝。經過特洛伊的房間，咦？他在打電話！艾斐兒將耳朵貼在門上聽。

“我也愛你！”對着電話的親吻聲，在安靜的夜裏顯得特別刺耳。這麼晚了，會是誰呢？艾斐兒躡手躡腳的下樓去。

慢慢喝到胃裏的冷水，澆熄了心的溫度，誰敢玩這危險的遊戲！誰能承受住對心理的終極挑戰呢？

## No. 22 宣敘調

一切必將過去

一切都將過去，親愛的，痛苦不會永遠延續，都是輕微，短暫，必將過去。

我心靜如水，  
沿着喧囂的岸邊，  
超越絕望，穿越黑暗，  
一刻也不停息。

這不算個故事？我的心啊！別再回想過去的事了吧，唉……

## No. 23 敘事調

### 第一節 穿越羅湖橋

香港，這個遙遠而獨特的地方。對香港的最初印象，來自於那些“砰砰”，節奏快而熱鬧的香港電影。從來沒想過有一天會去香港過新生活，雖然這個事實一天天臨近，孟白仍然感到那麼不真實。

陳福來前一天從香港過來，第二天再和孟白從廣州乘火車到了深圳。

羅湖口岸是商業中心，人羣熙來攘往的很是熱鬧。

孟白跟着陳福來排在過關的長隊中，這條長隊蜿蜒向前伸進海關大樓，越過其他不得不停步的人羣，這意味着，隊中任何一員都有着某種殊榮，優越和特權。

有些羨慕的眼光射過來，孟白深深吸一口氣，接受這些注目禮。

進了海關大樓，一位內地海關人員，年輕的臉上帶着些許故作的傲慢，他看看孟白的單程證，又看看本人，然後遞回證件揮揮手。

隨着人流踏上羅湖橋，橋中間的黃線就是分界線，各有兩方的警察把守。這輕輕的一步，孟白覺得簡直是歷史性的跨越。

香港方的海關人員較為親切，動作純熟麻利。

順利過關，搭上去香港的火車。

看着車窗外綠色掩映中的漂亮小樓，陳福來說：“現在的鄉下，都蓋起了西班牙別墅，全都是新樓，價錢比城裏便宜很多，空氣和環境又好，所以很多明星啊，外國人啊，都願意住在鄉下。”

經過一番轉車，最後來到香港仔的一座舊式樓宇前。

陳福來說：“先暫時在這裏住一段時間，我之前一直是單身，所以只租了一間好小的房，條件不好，你先將就一下，等遲些買一間屋給你住。我在這裏住很久了，包租婆對我還不錯。”

他們提着行李順着陳舊的樓梯，“這叫做唐樓，就是沒有電梯的舊式

樓。”陳福來解釋着“雖然是舊樓，但有的唐樓很漂亮的，有的人專門喜歡住唐樓。”

上到三樓，站在兩個對着的鐵閘門中間，陳福來用早就拿在手裏的鑰匙開了左邊的鐵閘，再開一道木門。

門開處，映入眼簾的是深色木家具，木地板，窗下靠牆擺着一大兩小三張黑皮沙發。牆角的神台閃着幽幽的紅光，幾縷繚繞的香霧正從那邊飄來。

中間的方桌圍坐着四個女人在打麻將。看到他們進來，女人們停下手轉過臉來。

“啊，回來啦！”其中一個胖胖的女人高聲大嗓的說。

陳福來忙說：“這是包租婆林太，快叫人啦。”

孟白趕快恭敬的說：“林太你好，我是孟白，請多關照。”

“‘猛八’（注1）？哪個猛，哪個八啊？”包租婆把“孟白”的名字聽成了猛八。

女人們唧唧喳喳，發出偷偷的笑聲。

“吳孟達的那個孟字，白色的白”陳福來解釋說。

包租婆忙說“這個名字好得意啊，我們香港沒有人叫這個名字。不過，你這麼靚女，叫甚麼名字都好聽啦。”

孟白聽出這話背後的含義，“我們香港人”裏並不包括叫諸如此類怪名字的人！孟白第一次對自己的名字感到介懷。



另一個女人說：“哇，福來，你太太這麼後生（注2），又靚女，你真有福咯！”

“遲些再和你們傾（注3），我們先進房啦，我太太有點累。”陳福來笑着。

穿過不大的客廳，陳福來的小房間在最裏面。拉開折疊拉門，一張單人雙層床佔據了房間的一半，上層放着陳福來的所有物品，下層是睡覺的地方。一張擺滿雜物，中間擺着電視機的小桌在床對面，桌子旁邊地下放着電飯煲。

“我有時隨便煮點飯，飯上放兩條臘腸和幾條青菜，就是一餐了。”陳福來說。

包租婆跟進來：“單人床你們怎麼睡啊？等一下我的仔回來，讓他在這床裏面加一塊板吧。”

在內地，陳福來儼然是一個有錢的港人，原來在香港過的是這樣的生活。

香港給孟白的第一印象，有些始料不及。

第二天，陳福來的表姐請他們喝茶，這是香港人的見面方式之一。

海洋皇宮大酒樓裏坐滿了食客，阿嬤們推着點心車，一邊慢慢經過所有的桌子，一邊念叨着：蝦餃，燒賣，糯米雞.....

一位中年女士向他們招手。

“表姐在那邊！”陳福來拉着孟白過去。

表姐長得一點也不像陳福來，清秀白淨的臉龐帶着貴氣，頭髮熨帖的束在腦後。

“你好，表姐！”孟白恭敬的說。

“噢，乖啦乖啦，請坐請坐。”表姐招呼他們坐下，一位侍應拿多兩份菜單過來。

“我聽福來說你好後生靚女，但是見到你還是心裏‘登’一聲。”表姐笑着說。

然後循例問了孟白在大陸做甚麼工作，父母兄弟姐妹都做甚麼。不知甚麼時候，孟白為自己編好了一整套故事，故事裡，她有個完整又完美的家庭，現在從她嘴裏流利的吐出來，連自己都相信那是真的。

看得出表姐越來越喜歡孟白，甚至冷落了陳福來。

“首先要找一份工作，生活就會好一點。你看你喜歡做甚麼工作？我女兒在‘萬寧’工作，‘萬寧’和‘屈臣氏’是香港兩間最有名的賣日用品和化妝品的公司，我看你就最適合做這樣的工作，我問問我女兒阿雯，看她們公司還請不請人。”

“我甚麼都願意做的，我的廣東話還可以，像這裏的點心妹，我也願意做。”

“是嗎？你願意做？好辛苦的噢，早上5點鐘就要來返工的喔！我問問看！”表姐叫來一位男侍應，問這裡請不請人，侍應說：這要去問經理。

這時桌子上已經擺滿了點心。

“吃吧吃吧，喝完茶，我們去問問經理。還有報紙上也有大把工作，不用擔心。”表姐說。

吃完茶，表姐一邊叫侍應，一邊從LV小手袋裏拿出LV錢包。

先前那位男侍應走過來說：“太太，那邊那位先生已經幫你們買了單了。”

隨着侍應的手看去，旁邊的桌子坐着一位看來40歲左右的先生，他微笑着向他們抬了抬右手。

“這怎麼好意思啊！”陳福來站起來，向那先生走去。

“噢，多謝多謝！”表姐和孟白也走過去。

“請坐請坐。”

等他們坐下來，那位先生說：“我姓方，這是我的卡片。”說着，給了他們每人一張卡片，卡片上寫着：一方置業發展有限公司，主席方尊尼。

“剛才無意中聽到你們的談話，冒犯冒犯。是這位小姐要找工作嗎？我這裡有些工作，不知她願不願意做，她是你們的女兒？”

“噢，小姓陳，這位是我太太，這位是我表姐。”陳福來急忙說。

“冒犯冒犯，那真對不起！”方先生忙不迭的道歉。

“沒關係！她年輕，我又這麼老，看錯不出奇啦。”陳福來接着問：“方生做盛行啊？”

“我做地產的，陳生呢？”

“我行船好多年，剛剛退休。我太太剛從內地下來香港，打算先找一份工作，方生有甚麼關照啊？”

“我的公司正在請職員，如果你太太有興趣，下星期來見見工吧，我和公司經理說一聲。”

“但是，我甚麼也不懂做喔。”孟白擔心的說。

“沒關係，會有人來教你，只要你肯學，好快上手的。”

“我們考慮一下吧。”陳福來想了想說。

---

注 1：廣東話孟白的發音近似於“猛八”

注 2：後生，廣東話年輕的意思

注 3：傾，廣東話談話，聊天的意思

## 第二節 誠意聘請

一大清早，陳福來的手機就響起來，是表姐打來的，聲音大得孟白在旁邊都能聽見：“怎麼樣？你們考慮成怎樣？很好啊，我覺得。阿妹一來就遇到貴人，不管怎樣先去見見工嘛，沒壞處的。”

“是這麼說，但是孟白從來沒做過這些事，你知道做地產需要很多學問的，你以為去賣菜啊！還有..... 我聽人講，有的女孩子為了生意甚麼事都做得出的。還有那個方老闆，他怎麼那麼好啊，怎麼一下子就看中了孟白啊，明明知道她是大陸妹，從來沒做過這種工作，立刻

就要她去上班，還請我們喝茶，我們自己沒錢喝茶啊！”

“說來說去就是怕人搶你老婆嘖，算了算了，我不管了，你慢慢給你老婆找工作吧。”說完表姐收了線。

“哪有這麼好死，一見面就請人喝茶，又要給人工作，當我沒到啊！我是你老公來的。”陳福來嘟嘟囔囔的。

“好啦，我也沒說去，那我還是看看報紙上有甚麼工作吧。”

打開報紙找到分類小廣告，工作很多。但是無論甚麼工作，隨便一個餐廳樓面工作，都要 18 —— 22 歲，中五畢業，流利英文。剛滿 25 歲的孟白，連做個樓面都顯太老了，還有中五畢業，流利英文，這餐廳樓面到底要做甚麼啊？

有一小方塊廣告閃進眼中：美容院招請收銀，無需經驗，不限學歷年齡。

“這個怎麼樣？”孟白問。

“你打個電話去問一下咯？”

孟白撥了電話號碼，心怦怦的跳着。

“雅姿美容中心，有甚麼可幫到你？”電話那邊親切，流利得公式化的聲音。

“噢，我看到你們的廣告請收銀，請到了嗎？我想來見見工。”

“好啊，小姐怎麼稱呼你？”

“我姓孟。”

“孟小姐，請你明天早上 11 點鐘來灣仔軒尼詩道 165 號 3 樓 B 座可以嗎？”

“可以，謝謝！”

“那好，明天見，拜拜！”

放下電話，高興的心情沒法形容。

第二天，坐地鐵到銅鑼灣下車，跟着擁擠的人羣，雖然心急也只能慢慢走。因為緊張，也沒心情看那些熱鬧的商店。找到 165 號一個商業大廈，乘電梯上到 3 樓。

按了按雅姿美容中心的門鈴，玻璃門開了，櫃檯後的小姐立刻打招呼：“請問這位小姐，有甚麼可幫到你？”聽聲音是昨天電話裡的女孩子。

“嗨，我姓孟的，昨天打過電話來。”

“噢，是孟小姐，你先坐坐，我去和鐘小姐說一聲，鍾小姐負責打理這裏的。”

過了一會兒，接待處小姐和另一位較成熟的女子走出來。

“孟小姐你好，我姓鐘，不好意思我們收銀已經請到了。”看到孟白失望的神情，鍾小姐接着說：“那麼，孟小姐有沒有興趣做美容學徒呢？你這麼年輕，學一門手藝傍身也好啊。”

“我沒做過啊，我才剛剛從內地到香港來的。”

“噢，是這樣。我們可以給你一個優惠的速成課程，只是幾百元，學三，五堂課，然後我們就給你實習，實習的時候會有少少人工給你，如果你做得好，我們會給你加人工。你看怎樣？”

“那大概要先交多少錢呢？”

“500 元就可以了。”

“但是，我身上只有 300 元，我先回去吧，明天再來。”

“噢，不要緊，不要緊，300 元也可以，明天你來上課時，拿給我 200 元不就行了。”

孟白有點猶豫，接待處小姐立即遞過來一張收據：“麻煩孟小姐付一下學費啦。”

孟白只好把全部 300 元遞過去。

兩位小姐面露喜色，並迅速交換了一下眼色：“好，那請孟小姐進來這邊”

兩個女子不由分說，把孟白“扶”到一張美容床上躺下來。

“你看，你的皮膚有多少問題，20 幾歲人，皮膚不應該是這樣。你以前來過美容院嗎？”

“嗯，在內地去過。”

其實，那兩個女子早都看出來，孟白是第一次來這種地方的。

很快，鍾小姐以純熟的手式，幫孟白做了臉部護理。然後說：“好，

那下一堂課，我們再通知你，拜拜！”她們把孟白送出門口，跟手把門鎖了。

下到樓下，心裏感覺有點不妙，由始至終，孟白沒看到第二個顧客“她們騙我用 300 元做了臉部護理，然後甚麼工作也沒有。”孟白有點想哭。

下面大廈管理員問她：“小姐，你還好麼？有甚麼事嗎？”

孟白的眼淚流下來：“我給人騙了，我想報警！”然後把經過跟大廈管理員說了。

“唉，明擺着給一個坑你踩啦，但是你沒得告她的，她們給你做了護膚，收你的錢好應該啊。算了，小姐，當買個教訓吧。”

摸摸空空的錢包，大熱天的，孟白覺得身上發冷。

垂頭喪氣的回去，陳福來說：“好小事嘖，當買教訓咯。”

接下來的幾天，孟白到處去見工。

最後，陳福來說：“去海洋皇宮大酒樓吧，辛苦一點，起碼是正經工作。”

### 第三節 喧鬧的大酒樓

海洋皇宮大酒樓的經理是個身材瘦小的男人，他上下打量了孟白一番後，有點猶豫的說：“我們缺一個樓雜，你行不行啊？”這瘦小的男人卻聲如洪鐘。

“行！沒問題！”從“雜”字引申，不外乎是屬於“打雜”的範



疇。打雜有甚麼難的，所以孟白回答得頗為斬釘截鐵。

“好啦，你明天早上 4 點半鐘到這裏吧，先吃早餐，然後開工。每月 8000 元，做得好再加人工。不過很辛苦的，不知你做不做得來。”接着他回頭喊了一聲：“貴姐！”

貴姐一邊在圍裙上抹着手走過來，胖胖的臉上堆滿笑容：“甚麼事？經理”

“這位姐姐仔明天來做樓雜，你吩咐她做事啦。你現在帶她去，告訴她要做些甚麼。”

“怎麼稱呼你啊？” 貴姐笑容可掬。

“貴姐，我叫孟白。”

“叫你阿妹吧，容易叫一點。”

第二天早上，其實還是半夜 4 點鐘，孟白急急從家裡出來趕去上班。大酒樓並不遠，在她家後面山上的一個大型屋邨裏。

四周還籠罩着深藍的夜色，經過兩邊高高的樓房，偶爾有一兩個窗戶亮着燈光。因各種原因在所有人熟睡的時候清醒着的人們，有的可能剛剛從夜店回來，有的可能在深夜看粵語長片……但是像孟白這樣為了生計，失去了安穩睡眠的有多少人呢？孟白覺得自己有點悲慘。

沿着台階向上走，大酒樓在遠處燈火輝煌。再走近一點，喧嘩聲從酒樓裏傳出來。噢，原來早起找食吃的鳥兒，都聚集在這裏了。推開豪華的玻璃門，轟的一聲，人聲鼎沸，杯盤叮噠。

員工們都在吃早餐，每人兩籠點心。吃完早餐孟白開始工作了。她的

工作是把一盆盆臟碗碟抱去廚房，再把洗乾淨的抱出來。她向一個臟碗碟堆得像山一樣的方形塑料盆伸出手去，抱起來時打了個趑趄，碟子裏的汁液流到她胸前，咬一咬牙向廚房走去。幾個來回後，孟白漸漸力氣不支。

經理見狀跑過來，接過那盆碗碟健步如飛，還拋下一句：“你做得太慢了！都在等你的碗碟！”。

放下那盆碗碟後，他對緊跟在後面惶恐不安的孟白說：“我就知道你們大陸妹做不了，你去洗碗吧，我叫別人做這個。”

孟白趕快跑到洗碗池那裏，捲起袖子洗碗。洗碗的珍姐小聲說：“別理他，他就是這樣的，欺負你是大陸妹。”

晚上躺在床上時，周身又酸又疼，兩隻腳輪換着抽筋。

第二天一早，孟白走進大酒樓，她忽然很害怕這喧鬧聲，好像掉進了一個燒滾得嘩嘩作響的鍋子裏面，每一條神經末梢都緊張得戰栗。

她剛伸手去拿早餐，被一個厲聲高叫喝住，孟白立刻縮了手。一個阿嬪斜着眼睛瞪着孟白：“喂，你剛才不是拿過了嗎？每人兩籠，怎麼又拿？”

孟白嘴唇發抖：“我沒拿過，我還甚麼都沒吃啊！”

“沒吃？我明明看見你剛才拿過的。”

孟白全身發抖：“我可以不吃，但是我絕對沒吃過！”說完，她含着眼淚去洗碗了。

經理走過來：“喂！阿妹，吃完了嗎？去把臟桌布拿去洗衣房，從屋

邨中間的電梯上去 5 樓，再下一層。”

說完帶她走到一個廚房角落，指指一個立在那裏，比孟白高出許多，髒桌布塞得漲鼓鼓的袋子。

孟白使出全身力氣，把這個袋子拖到有很多人等的電梯那裏。電梯來了，孟白對等電梯趕着上班的人們說：“你們先上吧，我的袋子大，我等下一次。”

有人說：“就你自己？沒人幫你嗎？”

看到孟白一汪眼淚說不出話，人們說：“有沒搞錯啊，讓一個女孩子做這個，這是男人的工作嘛。”

一位先生留下來：“我來幫幫你吧。”

下一次電梯來時，先生奮力把袋子推進電梯：“哇，這麼重！我推都吃力。”

出電梯又費了很大力氣。再下一層就是洗衣房，先生一推，讓袋子從樓梯滾下去。“好啦，你去叫洗衣房的人來搬這個進去。然後回去對你的老闆說：這個不適合女孩子做，讓他換男人來做。你會說嗎？我現在要趕去上班，已經遲到了，不然我會去幫你說。”

謝過先生，下去洗衣房叫人，兩個男子出來把袋子抬進去。“哇！姐姐仔，你自己搬來的？”

“不是，有人幫我的。”

回到酒樓，經理大聲呵斥：“喂！有沒搞錯！去了這麼長時間！好多事等你做呢！”

孟白走過去，一字一頓的對他說：“請你給我安排女工做的工作，不然我會去找老闆和有關部門投訴你！”經理自知理虧，沒出聲走了。珍姐偷偷向孟白豎大拇指。

回到家，孟白和陳福來商量：“福來，這個工作我不想做了，辛苦不要緊，我受不了他們的氣，我想找其它工作。”

“唉！到處都是這樣啦，打工哪能不受氣啊？再做多兩天看看怎樣嘛。”

翌晨，孟白給經理打了電話：“對不起，我不做了，請你把這兩天的工錢算給我，等一會我過來拿。”

“我一早知道你們大陸妹受不了苦，你不做也要提前通知，你這樣忽然不來，臨急臨忙我都不知上哪裏找人，你還想要人工？你做樓雜，碗碟你捧不了，我都幫你捧了幾盆。讓你送桌布，你磨蹭了大半天，只送了一袋，哪還有人工給你啊？……”經理繼續轟炸着。

孟白打斷經理的轟炸：“聽着，等一會我去拿我這兩天的血汗錢，你要敢剋扣一毫子（注1），我一定去找有關部門告你，你聽清楚了沒有？”孟白大聲吼着最後一句，連陳福來都嚇了一跳。

拿到了工錢，孟白坐在屋邨花園的長凳上，想着自己的出路。想了很久，最後她走到電話亭，撥通了那位做地產的方先生的電話。

“請問是方先生嗎？”

“我是，請問哪位？”

“我叫孟白，謝謝你上次請我們喝茶。我記得你說過你們正在請人，方不方便我現在過來見你。”

“噢！是你啊！方便方便，我在總公司，你記一下地址：中環德輔道，環球大廈 25 樓，我等你一起吃午餐。”

---

---

注 1：港幣的最小單位

#### 第四節 玻璃門 琉璃海

一出環球大廈 25 樓的電梯，迎面就是“一方置業發展有限公司”反射着陽光的玻璃門，彷彿一片閃着點點波光的琉璃海。推門進去，接待處櫃檯後面的小姐剛放下電話，抬眼看了看孟白：“小姐，請問有甚麼能幫到你？”

孟白怯生生的：“我有方生的預約……”

“請問你貴姓？”

“我姓孟”

“Ok 孟小姐，請坐在那邊沙發上稍等一下，我幫你問方生。”接着她按了方先生辦公室的電話內線：“方生，有位孟小姐在外面等你。”放下電話，微笑着對孟白說：“方生馬上會出來見你。”

“謝謝！”

不一會兒，方先生從裏面快步走出來，遠遠就伸出右手：“嗨，你好！”

孟白有點慌亂的站起來，輕握住方先生的手，嘴角有點僵硬：“你好！”

“我們去吃午餐吧，你喜歡中餐還是西餐？”

“我，我甚麼都可以的。”

方先生轉頭對接待處的小姐說：“你打個電話去半島酒店的“吉地士”餐廳定兩個位子，我們現在過去。”

孟白看到接待處小姐的眼光向她這邊閃了閃，然後熟練的打電話去餐廳訂台。

方先生走過來對孟白說：“我們吃法國餐吧。”然後走前幾步，拉開玻璃門：“女士請先。”

孟白跟着方先生一先一後來到停車場，方先生用遙控器對準了一架香檳色車，拉開車門請她上車。

孟白一直雲裏霧裏的，不知發生了甚麼事。她剛剛被人歧視，奚落，欺負，自尊心跌到了谷底，爬都爬不起身。只是打了個電話，又推開了一扇玻璃門，不知怎麼就被人當公主一樣對待了。對於天壤之別的變化，她還沒理出個頭緒。

自從第一次在大酒樓見到這個人，他望着孟白的眼睛裏，閃爍着一種說不出的光芒，她明白，又不十分明白。

孟白眼睛的余光掃掃正在開車的方生，淡淡的古龍水香味從考究的灰西裝，從修剪整齊的短髮，從雪白的襯衫衣領上散發出來。孟白低眼看看自己那身為開工穿的黑衣褲，悄悄把馬尾辮放下來，並用手梳理了兩下。等一會要去一個高級餐廳，吃從來沒見過的法國餐，她暗暗緊張如何應付，額頭滲出細小的汗珠。

“怎麼樣？習慣香港生活嗎？”方先生轉過臉來，親切的笑着。

“還好吧，就是覺得香港太熱了。”

“你的家鄉是哪裡？”

“我來自白城，所以我叫孟白。我名字的廣東話讀音好像很可笑。”孟白說完，望了望方先生，等着他的笑聲。

“不是啊，很好聽，很有詩意，你父母一定是文化人。白城？我怎麼沒聽過這個地方？”

“對，他們都是知識分子。”孟白的語言還保持着大陸的優良傳統，她又接着說：“白城是內地一個很小，很小的城市。”

孟白的腦子一直轉着：怎樣說句恭維話來回報，贊他人帥吧，好像很輕浮，說他公司氣派吧，又顯得自己沒見識。“方生，你的車真漂亮！”孟白終於想出了一句自認為得體的恭維話。

“這是勞斯萊斯，還是香檳色，是不是太浮誇了一點？像個暴發戶！哈哈哈……”方先生響亮的大笑起來。

“我認為很好啊，這才貴氣啊！”恭維話無論說得多笨拙，聽的人都會十分受落。

進了餐廳，方先生有意無意扶着的她腰肢，似乎傳遞着溫柔和尊重。餐廳的侍應們都認識方先生，一位男侍應拿了兩個餐牌很恭敬的說：“方生，請這邊。”

來到餐廳最裏面的一張小桌，侍應為他們拉出椅子，他們面對面的坐下來。

“你餓不餓？我們是先吃一點東西，晚一點我再請你吃晚餐，還是怎樣？”

“噢，我不餓，方生，你太客氣了。”

“噢，你剛下來香港，請你吃餐飯好應該的。嗯？喜歡吃甚麼？法國菜最有名的是田螺，你喜歡嗎？”

孟白看過不知哪部電影，一個鄉下姑娘雙手持刀叉大戰盤中田螺，結果田螺飛出去了。不就是田間，泥土裏的蝸牛嘛，至少和普通蝸牛是一個家族。誰知一登法國美食的龍門，身價也高貴起來，成了專門讓鄉下妹出醜的東西。連食物也有貴賤之分，喜歡紅酒，鵝肝，咖啡，還是喜歡豬肉燉粉條，就是有沒有“品味”的分水嶺，這是個奇怪的世界，人們都有奇怪的思維。

“你幫我點吧，我還沒吃過法國菜呢，我可不要把田螺飛到你身上。”孟白老老實實回答，不懂裝懂，會讓自己陷入更尷尬的境地。

“哈哈……那我也不要吃。”方先生招來侍應：“我們要一份凱撒沙律，一份煎鵝肝，玉米湯和龍蝦湯。再要兩杯勃艮第白酒。”

點完食物，二人對坐相視，都沉默着，似乎暗暗較量。此刻，孟白“反守為攻”，勇敢的直視對方。方先生反而先敗下陣來，低頭帶點羞澀的說：“請原諒我的唐突，你真的太美了！”

孟白聽到這話，自信心倍增，笑笑說“謝謝！唔……我正在找工作，方生有甚麼工作給我嗎？”

方先生用餐巾抹了抹嘴，又清了一下喉嚨，然後眼睛望着孟白的眼睛，斟酌字句的說：“那我就坦白說吧，我第一次見你，就被你說不



出的清新所吸引，這是香港女孩子所沒有的…… 嗯，我有太太，但是我們各自都有自由。所以……我一點也沒有冒犯你的意思，我想給你一些東西，除了名分，我甚麼都願意給你。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孟白沉吟了一會兒，雖然一點都不意外：“我明白，我也很感激你的好意，但是你也知道，我是有先生的啊！”

“是的，我那天聽他這樣說，我就一直在想：怎麼這女孩子有一個這樣的先生啊，他能給你甚麼？其實，一切在於你，只要你願意，我會去找他談談，我會處理好的，你不用太擔心這個。”

他接着說：“如果你願意，就不用再奔波勞碌，我會讓你過少奶奶的生活。我不會空口無憑，你會住進一個位於太古城的三房兩廳的單位，我還會送你一間別墅和一架日本車，會請英文教師給你每星期上課，另外，你有甚麼興趣，我也會為你請家庭教師。每月我會給你生活費，如果你想要甚麼也可以跟我說。每星期我會過來一至二次。”

看孟白低頭沒說話，方先生又說：“我不要你急忙回答我，你先考慮一下，考慮好再告訴我。”

“我們才是第二次見面，你不覺得這樣做，對我們雙方都有冒險的成分嗎？” 孟白大有越戰越勇之勢。

“我喜歡冒險，無論是生意還是感情。”

孟白想：感情真的也是一門生意。何嘗不是呢？也需要看準時機，迅速預測風險，投資，然後等待後果。

“那麼，說老實話，我也沒有太多選擇，太多考慮，我…… 答應！” 孟白答應了方尊尼。

一切都來得這麼快，如果不是推開那扇玻璃門，這一切就會失之交臂。孟白心裏有架天平，“求生存”這一邊重重的壓下來，另一邊“道德”輕輕揚上去。她不是聖人，她沒有條件講道德，她沒有條件清高，她沒有條件穩妥，她沒有條件考慮後果，她只能——勇往直前！

## 第五節 私情 隱情

第二天吃早餐的時候，陳福來問：“你今天是不是要去找工作？”

孟白很心虛的說：“是……是的”接着她忽然說了一句謊話：“昨天我見了一份工，他們讓我今天等回話，所以……我今天在家等電話，不出去了。”

“是甚麼工作？”

“是…… 是一家餐廳…… ” 正在急急思考把謊話編得更圓滿，陳福來卻沒繼續問下去。

平時這個住宅總是麻將聲，女人和女孩的談笑聲不斷。但是今天，所有人都在各自的房間裏，客廳顯得靜悄悄的。孟白心慌的等着有甚麼會突發而來。

客廳裏的電話忽然響起來！坐在小房間桌前，摘撿着一小盆西洋菜的孟白，一陣心驚肉跳，急忙看看躺在床上看報紙的陳福來，他狀甚安然。孟白一邊摘菜，一邊豎起耳朵聽着外面。

包租婆趿拉着拖鞋急步出去客廳的聲音，然後拿起電話，“喂”了一聲，就大聲笑着和對方聊起牌經來，顯然是她的牌友打來的。

孟白噓一口氣，只是虛驚一場。

門鈴又響起來！孟白的神經又緊張起來。來的是包租婆女兒的同學，女孩子們唧唧喳喳的說笑着，進了女兒的房，“砰”一聲關上房門，客廳恢復安靜。

生活照舊重複着，沒有變化。這樣一直到了下午，孟白失望了。

陳福來的手機忽然響起來：“喂？表姐啊？……請我喝茶？我自己來？甚麼事？……噢……噢……好，我現在過來。”

“孟白，表姐打電話來，叫我去喝茶，還要我一個人去，說有事和我商量。神神化化的，不知甚麼事。我去一下，好快回來。”說完穿好衣服，出門去了。

表姐叫陳福來喝茶？怎麼回事？難道他們知道些甚麼？孟白害怕起來。

這時候客廳的電話又響起來，包租婆的女兒風一樣的衝出去聽電話：“誰？”接着揚聲喊道：“陳太！你的電話！”

孟白半天才反應過來，這個“陳太”就是自己，急忙跑去客廳，拿起電話：“喂？”

“阿妹，我是表姐啊。”

“表姐？你不是和福來去喝茶嗎？”

“咳，傻瓜，不是我叫他去喝茶，是方生叫他去談話。我甚麼都知道了，你不用害怕，我是來幫你的。哪，方生本來想讓你先住酒店，等他安排好就接你過去。是我提議不如先住我家，好有個照應。你收拾一下東西，我現在就過來接你。”

“表姐，幫我？為甚麼？為甚麼你要幫我？”

“別傻了，我第一次見你，就覺得你配我們福來是委屈你了。是，是方生也給了我好處，我堅決不要的啊！是他說，就當謝謝我幫忙，我才收下的。就算他不找我，我也會幫你的。等來到我們再說吧，你快點收拾一下，我馬上到。”

該來的，終於來了，該發生的，終於發生了。

孟白沒甚麼重要東西，很快就收拾好了。表姐這時候也到了，一邊和包租婆寒暄，一邊走進來。

“怎樣？可以走了嗎？”

孟白拉着個小箱子走出來。

“哎？陳太去哪裏啊？”包租婆有點起疑。

表姐在手袋裏拿出些錢塞到包租婆手裏：“來，小小意思，這些請你喝茶，請別見外。等一會福來回來，別跟他說見到我啊，就說阿妹見了一份工要住公司宿舍，幫忙幫忙，多謝！”

包租婆收起錢，挑通眼眉的笑着說：“放心，我就說我出街了，甚麼都不知道不就行了。”

然後表姐和孟白迅速離開這座唐樓，上了一架的士，來到表姐家。

表姐家兩房一廳，乾乾淨淨，過着最普通市民的生活。表姐的女兒阿雯是化妝品售貨員，衣着入時，長得非常苗條漂亮。她迎出來，一邊問媽媽：“我怎麼稱呼人家啊？”

“嗯，叫表姐吧，她叫我表姐，你叫她表姐，大家都表姐，表妹吧，哈哈……我不喜歡人家叫得我那麼老。”

表姐家還有一個人，阿雯叫他舅父，實際上是表姐的同居男友。那麼，孟白當然就叫他表哥了。

“我們家地方小，阿妹就屈就一下和阿雯住一間房吧，兩姐妹也可以說說話。”

阿雯的房間粉紅色，很女孩的，床上擺着一些毛毛公仔。梳妝櫃上擺滿了香水，化妝品。

晚上，方先生來了。

表姐識趣的全家出去了。

他們並排坐在沙發上。

“不用擔心，我和陳福來已經談妥了，他不會再來麻煩你了。我明天去找律師，看怎樣辦離婚手續。房子那邊正在裝修，裝修好了，你就搬進去。”

孟白把頭靠在方生肩膀上，這個有魄力，獨斷專行，霸氣的男人，才是她能夠依靠，託付的男人。

“方生，謝謝你為我做這麼多事，你是怎樣把這些事擺平的？”

“還叫我方生啊，叫我 Johnny 吧。能用錢解決的問題就不是問題。”

“那你一定花了很多錢，我拿甚麼來償還呢？”

“你是值得我這麼做的，你用愛來償還我就足夠了。”方先生緊緊握住孟白的手，並拿到唇邊輕吻一下。

“現在唯一有點棘手的是我太太這邊，雖說我們之前說好了，互相保持各人的自由，但是真的有一個人介入，她還是接受不了。”

“那，那怎麼辦啊？”

方生拍拍她的手說：“別怕，我想辦法。只要你不放棄，我就不放棄。”

“我絕不放棄！”

辦理離婚手續需要通過冗長而繁複的法律程序。約了陳福來在律師樓見面，孟白一直忐忑不安於怎樣和陳福來短兵相接。

方生安慰她：“我和他都說好了，沒事的。”

陳福來來了，和方生握手時，甚至可以說是熱情的。他朗聲對孟白說：“阿妹，還好嗎？有時間出來喝茶呀，我們再見也是朋友嘛。”孟白的心一下子放下來了。

陳律師是方生的好朋友，經他提議分析，分居是離婚理由之一，如果雙方同意，又不牽涉贍養，子女撫養等問題，只需一年，便可離婚。

陳律師又說：“其實，你們在內地註冊結婚，香港這邊根本沒有你們任何婚姻的資料。我查過入境事務處，孟白的婚姻狀況仍舊是離婚，這不知是誰的疏忽。反而你們要證明是夫妻關係還更麻煩一點呢。不過，為了穩妥起見，孟白和陳福來還是一起向家事法庭提交一份離婚申請吧。”

過了幾天，方太太委託律師寄給孟白一份私人合約，這是最後一關。

孟白看了一下，也並非不合理：

1. 方劉思敏不干涉方尊尼和孟白共赴同居。
2. 孟白不得以方尊尼的生活伴侶的身份公開露面，和出席公眾或社交場合。
3. 孟白不得出入方尊尼和方劉思敏的府邸。
4. 孟白不得插手方尊尼的任何生意。
5. 對於方尊尼和方劉思敏的家事，孟白沒有任何發言權。

到了律師樓，方太太早到了。這位曾是模特兒出身的美艷少婦，由始至終都不願正眼看孟白一眼，看得出她心中的怨艾。兩人簽完合約各自離去。

孟白的路暢通無阻，這天，她搬進了太古城鳳山閣一個豪華單位。尊尼打開門，牽着她的手走進去。客廳內一片夢幻柔光，令人有點眩暈。剛打過蠟的雲石地板，在水晶吊燈下閃着晶亮的光，全屋米白二色歐式古典家具，宮廷式的駝色窗簾，沙發後有一個沾上銅片的酒吧。

尊尼拉着她的手慢慢看着：“我請了香港有名的設計師設計這裡，我喜歡他獨特的個人風格，這些家具，燈飾都是我從意大利，法國搜羅來的，希望你喜歡。”

“太美了！我太喜歡了！”

“來，看看主臥室，我們的溫柔鄉。”

主臥室米粉色軟墊床頭後，一面鏡子一直通到天花板，床尾的奢華軟塌，白色雕花框圓鏡的梳妝台，磨砂玻璃門的浴室，營造了一種隱情，私情的味道。

窗台上的玻璃花瓶，插滿白色滿天星小花圍着一大束香檳玫瑰。

“這裏是三房兩廳，外面是客廳和飯廳。除了主臥室，另外兩間房一間做書房，你可以在裏面做些有興趣的事，比如彈彈鋼琴啊，畫畫啊。另一間就做客房。或者我安排一個菲傭來照顧你，讓她住在客房？”

“不，我不習慣別人照顧，也不喜歡和別人同住。”

“那好，下面車庫裏有一架日本跑車，你要學會開車領車牌。暫時，你需要車的話，早點告訴我，我讓司機過來載你。”

## No. 24 宣敘調

### 秘密

親愛的，我想和你講點“秘密”。

人類的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秘密。它們從童年時慢慢積累，藏在心的一角，悄悄啃噬。

當我們被秘密咬得睡不着覺。

向貌似知心的朋友吐露衷腸，貌似同情的安慰可令人貌似好過一點。

淋漓盡致的醺醉後，淋漓盡致的宣洩，會讓人淋漓盡致的後悔，可沒想到這樣的後果吧。

不當的洩密，會讓人付出不可估量的代價。

首先這給聽的人造成困擾，為保守“他人秘密”可能會付出代價，輕



則失去信任，重則引來“殺人滅口”。

而最終秘密會像決堤的水，成為各種形式的新聞，笑料廣為流傳，給人帶來難以忍受的難堪，羞辱。它們還會成為把柄，帶來難以置信的災難。

人人尋找宣洩秘密的最穩妥途徑。

在深夜匿名打電話去電台，向一個陌生 DJ 傾訴，誰管他是否假冒專家，只要他不知道你是誰。空氣中有很多耳朵在聽，有的是陌生人，有的是懵然不知的熟人。還有異曲同工的在雜誌上，報紙上，網上，人人爭相盡訴心中情。

儘管這樣，仍然還有一些秘密，它們還哽在那兒，連我們自己都不敢承認，不敢面對，說不出口，而無論外表看上去多麼坦然。

這些隱蔽在靈魂最深處的秘密，

令我終日不安，

終生不安！

親愛的，讓我向你吐露我的秘密。

No. 25 詠嘆調

第一節 湖

自從那次“隨着風賣藝”之後，特洛伊像一陣風一樣若即若離。艾斐兒忍不住打電話給他，對方態度不冷不熱，這讓艾斐兒十分困惑。

這是個下午，穿過魔林，那個晶亮的湖出現了。艾斐兒今天再到這裏

來，不是為了緬懷甚麼，而是來讓自己發熱的額角清涼一下。她慢慢走到湖邊，探頭向湖水看去，湖水澄澈見底。

湖底靜靜躺着美麗的湖妖，滿頭深綠色頭髮，像海草在水底飄舞。綠色綢裙撒開層層皺褶，展開陣陣漣漪。

艾斐兒探身注視着湖底那雙眼睛，碧綠的明眸一絲諱莫若深的笑意。忽然那明眸從碧綠變成漆黑，深不見底。艾斐兒一下子失足掉進湖底，“撲通”一聲，濺起一片水花，耳邊傳來一串“咯咯”笑聲。湖水不算冷，但是一陣陣寒意襲來。

湖妖向她噴了一口碧水，瞬息之間，艾斐兒已經換上了湖妖的綠綢裙，生出滿頭綠髮，眼眸像碧波閃光。

湖妖赤裸着淡綠色的軀體，小小的頭上沒有頭髮。她慢慢升到岸上，走進密林之前，回眸看着艾斐兒，又笑了一下，笑容裏有不解的含義。

風兒輕吹，湖水輕滲，綠髮和綠綢裙有節奏的輕飄，艾斐兒閉上眼睛，她疲倦極了。

一個陌生的黑影投影在湖面，她睜眼一看，和一雙灰玻璃般的眼睛對視。青年灰金捲髮垂在額角，憂鬱的灰白面孔。

艾斐兒向他伸出一隻手臂，柔弱而無力。

青年睜大灰眼睛，空洞得像是只有空眼眶。他隨即化作一團灰影，越來越淡，越來越消散，最後變成一絲空氣消失了。

艾斐兒的面容消瘦了，添上淡淡綠色的皺紋。髮絲和綢裙不安的飄動，她沉到深水，再閉目靜息。

忽然水攪動起來，一隻魚竿垂下來，艾斐兒小心避開那鋒利的魚鉤，但她始終沒避開，被漁夫釣上了岸。漁夫金髮披肩，雪白肌膚，鮮紅嘴唇，一雙眼睛閃着紫羅蘭的光澤。

他輕擁艾斐兒入懷，熱烈的吻她的額，唇和雙眼。

艾斐兒認為這是自己的宿命，打開收斂，矜持的閘門。湖水氾濫，漫上了岸，汪在這對戀人的腳下。

他們長時間的擁抱，接吻。

艾斐兒將綠色髮絲，一絲絲纏繞住漁夫的每一個鈕扣，據說這樣可以留住愛人的心。

俊美的漁夫忽然推開她，紫羅蘭眼睛看她像看陌生人。他沉默的收起釣竿，在一棵樹後消失了影踪。

艾斐兒無聲的哭泣，再跳回湖底，綠色的眼淚將整個湖水染成深綠。她越來越瘦，越來越綠，她從綠綢裙中縮出來，變成一條海草。

有一隻細瘦的手，拉住這條海草，向上扯，扯.....

身下軟綿綿，暖烘烘的，眼皮透明通紅。艾斐兒努力將眼睛睜開一條縫，啊，四周一片白光。

過了一會兒意識才清醒，發覺自己躺在湖邊草地上。不遠處有個白色身影，看清楚是一個女人坐在樹蔭下。她的面龐一半在陽光照耀下，光明潔白，一隻鉛色瞳仁閃閃發亮，不知是黑色還是白色。另一半面龐在陰影中，那隻眼睛像戒指脫落了寶石，只留一個黑框。

女人看來極美，看去又極醜，又陌生，又熟悉。

她渾身濕透，頭髮一縷縷在滴水。

“你終於醒了，我叫了救護車，可能馬上就會到。”那女人輕聲說。

想起來了，艾斐兒曾經透過一個花園外牆的洞孔偷窺過這個女人，她那張白臉和鉛色眼睛，十分怪異。

“是你救了我？”

“這個地方很少有人來，我剛好路過，看到你在湖里掙扎，就立刻拼命把你拉上來，否則.....你，你怎麼.....是想不開嗎？”

“其實.....其實，我也不知道這是怎麼回事，但是我真的不是自殺，我只是想清醒一下。”艾斐兒眼淚流下來“因為我不明白，我.....我不知道這是甚麼樣的遊戲，我不明白這遊戲的規則.....”

這時，有兩個警察走來，後面跟着幾個抬擔架的人。

“剛才是誰報警？是你嗎？”

那女人不見了。

“是的，我不小心掉在水里，後來又自己爬上來了。”

警察寫着甚麼，又對着對講機講話。

另外幾個人圍了一張毯子在艾斐兒身上，把她放上擔架，抬上停在林中小道的救護車。

## 第二節 黑暗的光環

一周後，艾斐兒恢復了健康。

為丹尼爾上完了課，沿着莊園旁邊的小路走去。她想路過那白臉女人的房子時，向她說聲感謝。

走了不遠，前面出現了一輛兩匹黑馬的馬車，黑禮帽，黑披風，黑禮服的馬車夫，看着艾斐兒，放慢了馬的腳步。

“Adam！”艾斐兒看着那雙熟悉的灰眼睛，忽然向馬車夫喊了一聲。

“Ivy，你在這裏等一下，我馬上回來。”亞當也向她喊了一聲，駕着馬車小跑進了史密斯的鄰居

—— 梅西先生的府邸。

女人的心，容納感情的地方真的很小，只能容納對一個人的愛情。自從對特洛伊的感情進入了心房，艾斐兒清楚知道，亞當在自己心裏的激情早已平復了。她站在那個大門外等亞當，更多的只是想弄清楚所有的疑點。

不一會兒亞當出來了。

第一次在陽光下看亞當，他一手拿着脫去了的帽子和披風，白襯衫的鈕扣全部解開，露出裏面汗水濕透的白汗衫。棕色捲髮濕漉漉的貼在前額上，眼睛沒有那麼灰，甚至帶一點淺棕，臉孔被曬得很紅。他完全退去了灰調子，退去了鬼氣。

愛一個人，有時會錯覺的愛他頭上的光環，比如：富貴，才華，魄力等。鬼魅，幽靈，詭異，神秘也是光環 —— 黑暗所賦予的“光環”，陽光下真實的亞當褪盡了鬼氣，只是一個普通人。

“嗨，Ivy，好久不見，你還好嗎？”

“我還好！你，難道你不意外在這裏遇到我？對於你的不意外，我感到非常，非常的意外。”

在這之前，她曾經想過千萬種和亞當重遇的情景，但是像今天這樣的情景，她從來沒預料到。說也奇怪，她內心出奇的平靜，完全沒有想像中的大風暴。

“我知道有一天會遇到你，至於在這裏遇到你，我並沒有太大的意外，因為我曾經見過你在 Smith 府邸出入。”

“對！我記得，但當時你急急趕着馬車走了。”

“剛才我進去的那裏是 Massey 先生的家，他是一家葬禮店的老闆，你應該知道我是做甚麼工作了。我為葬禮店趕馬車，送裝着‘身體’（注 1）的棺材去火葬場，然後再把馬車駕回來。

“噢，怪不得那人家養馬。”

“遇到你的那天，我正在工作，馬車後面跟着死者家屬，在那種時候我不方便和你打招呼，而且我也怕嚇着你。”

“我和一個假鬼魂交往了那麼長時間，想來不會害怕真死人吧。”

“我的境遇讓我像鬼魂一樣。”

“那可以告訴我這個故事嗎？”

“現在可以了，但是在當時還是不方便。”

說着，他們來到一棵怪樹前。

“你看這棵怪樹，多像一個張開兩臂的女人。你仔細看上面，那是她的臉孔，閉着一雙眼睛，像極了一個女人，她就住在對面的房子裏。她的臉非常白，眼睛像鉛一樣，看不出是白色還是黑色。”艾菲兒想了想，又補充了一句“她曾經救過我，我想來和她道謝。”

“我喜歡這棵樹，我也在對面住，你要進來喝杯咖啡嗎？”亞當指指對面最邊上那個住宅。

“你？你住在這裡？那女人是你甚麼人？”

“女人？你說的那個女人她早已不在這裏住了，我和另一個男同事住在這裡。這裏是葬禮店製作棺材的工場和工人宿舍。”

“那女人怎麼住在棺材場的員工宿舍？難道她也是員工？”

“我所知道有關她的故事只是：她以前住在這裏，現在已經搬走了。”

艾斐兒走進這個棺材場宿舍，除了心理作用上感覺很陰涼之外，和普通住宅沒甚麼區別。艾斐兒坐在沙發上，喝着一杯可樂，大熱天氣可樂最消暑。亞當去了洗澡。

過一會兒，亞當穿着T恤短褲，拿着一罐可樂走出來，這麼平凡，世俗的亞當，讓艾斐兒一時還轉不過彎來。

艾斐兒忽然“扑哧”一聲笑了出來：“親愛的鬼魂先生，你那天在塔樓裏怎麼變成蝙蝠的呀？”

亞當也忍不住笑了，停了一會兒：“你要聽我的故事嗎？有點匪夷所思，一點也不流於平凡呢。”

他接着說：“我好像跟你說過，我來自波蘭。家裏很窮，所以我到倫

敦碰運氣。因為過了簽證期，我成了黑市居民。我找不到工作，又東躲西藏怕被移民局抓到。直到兩年前 2004 年歐盟東擴，波蘭人擁有遷徙自由，我才結束了那樣的日子。

好吧，說回以前。有一天我在那個樹林裏徘徊，到傍晚時，我由於無處可去，想躺在林中過夜。我挑了樹下一片最柔軟的草地躺下。

我睡了一會兒，睜開眼睛，天已經黑了，有一隻黑鳥站在我頭頂的枝頭上，像貼在藍色夜幕上的黑色剪影。它嗚哇叫着，似人聲又非人聲。我好像聽得懂它唱甚麼，又不十分清晰。我覺得它在唱關於我的歌，我開始和它對話。

就這樣過了一會兒，它展開翅膀飛起來，不過，它不是飛走，而是慢慢在我前面飛。我看懂了，它在為我帶路。我跟着它，來到一個塔樓前，它就不見了。

我仰視塔樓上面的窗戶亮着微弱的光。我推開門，走上樓梯，走進那個房間裏，一架舊鋼琴首先映入我的眼簾。當音樂，隨着溫飽從我的生活裏消失很久的時候，我竟然見到一架鋼琴！這對我來說簡直是突如其來的奢華！

我坐下彈着，飢餓，苦難，在我的琴聲中流淌。忽然，我聽到後面有輕輕的嘆息聲。我轉過臉來，看到一位女子，站在我身後那個壁爐邊。

她穿着有點臟的白色衣裙，臉上也有點臟，一頭打結的長髮。但是只要看看那張臉，像月亮一樣皎潔，看看那雙眼睛，像夜空般的幽深。

難道這裏是夜行者的宮殿，她就是夜宮的女王？

我向她笑笑：‘你喜歡聽我彈奏嗎？’



她點點頭。

‘你怎麼會在這裏？’

她搖搖頭。

‘你彈吧，我喜歡聽。’她忽然冒出一句。

我轉過臉去彈琴，等再轉過身來，她已經不見了。

就這樣，我晚上在塔樓過夜，白天到處打散工。每當我彈琴，她都靜靜的，神不知鬼不覺的出現在我背後，又不知甚麼時候消失無踪。

我們幾乎不交談，但是，我們好像互相認識了一百年。

故事發展到，終於，她很久很久都沒有再來聽我彈琴，我沮喪得連彈琴都不能為我帶來快樂。

林中的樹葉枯了又榮，春天去了又來，我再也沒見到那雙明媚的眼睛，那柔聲的嘆息。

我獨自留在這裏，每天晚上鑽進簡單的睡袋，連夢都比別人卑賤。

每當我彈琴的時候，我在塔樓裏到處點燃蠟燭，為了禮讚音樂在我心中神聖的地位，也為了找回我作為人類的尊嚴和存在感。

一個傍晚，微風吹來一陣小提琴聲，美妙的旋律，讓我心蕩神迷。我走出塔樓，看見了月光下的你。我和我的相遇，就像兩個向不同方向走着的人的一剎那交匯，這個交匯點迸放出美麗而短暫的火花。

就在那個漆黑的夜晚，有幾柱手電筒的光掃射着塔樓窗戶，我知道，

我被發現了。我如果再留在這裡，就會被移民局抓走，遣返波蘭。我夢牽魂縈的想念我的家鄉，但是，我不能就這樣回去，我怕看到母親眼中失望的淚水。

那天是我們合奏的日子，我不能失約，所以我在塔樓等你來。接着就發生了那一幕。樓梯上響起嘈雜的腳步聲，他們是為我而來的。我讓你走，你卻藏在屏風後面。我站上窗台，看看下面，好像很高，我一陣眩暈，但是我寧願跳下去，也不想被他們抓到。

就在這最危急的時刻，那隻黑鳥不知從哪裏飛出來，它一直在房中盤旋着飛啊飛啊。黑暗中有一隻小手拉着我，我還聽到那個細小的聲音：‘快，快跟我來。’

是她！夜宮的女王，她忽然出現了！我跟着她閃進一扇小門，那小門在巨大的壁爐側邊，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個密門。

進了那扇密門，我們沿着一個窄窄的樓梯上到頂層，這是一個秘密房間，窗台上有一個大鳥窩。

我們對面坐着，聽着下面的動靜。過了一會兒，下面好像安靜了，黑鳥在窗外拍翅膀，女子急忙打開窗戶，黑鳥飛進來落在女子的肩上。

我說：‘你一直在這裏？從來都沒離去？’

她說：‘不，我已經搬到別處去了，只是回來看它。剛好看到你這樣的情形，我想，你需要幫助，就把你拉上來了。’

她又問：‘你怎麼樣？怎樣打算將來？’

我搖搖頭：‘我哪裏有資格計劃將來？’

她看着我的眼睛，又嘆息了一聲。後來，她拿出筆寫了一個地址：‘這

樣吧，你明天到這個地方找 Massey 先生，看他能不能幫你。’

第二天，我坐了兩個小時的火車到戈德斯東的葬禮店找 Massey 先生，他是個好心人，收留了我，又因為在這裏工作比較安全，我的安全概念和常人不同，沒有人來打擾我，就是最大的平安了。我就做起趕馬車送棺材的工作了。直到現在，我的居留已經合法，可我還是喜歡繼續做這個工作。”

“那個白衣女人後來怎樣了？你又再見到她嗎？”

“關於她的故事，我不是知道很多，就是知道也不能說。你遲早會知道，而且很快人人都會知道，”

一串的“知道”和“不知道”把艾斐兒弄糊塗了。

一陣風輕輕掠過窗櫺。

他們沉默了半晌。

這真是個匪夷所思的故事，夜晚，黑暗，黑市居民，葬禮，棺材，死亡為這個故事添上了詭異的色彩。

“聽完這個不可思議的故事，讓我們回到世俗世界，一起去吃晚飯吧。我請客，為了慶祝我們的重逢。”

艾斐兒揮揮手，彷彿揮走所有陰霾。

“當然是我請你啦。不過我還要去葬禮店一下，為明天的工作做安排，你先找個餐廳去坐着等我。”

“我和你一起去可以嗎？”

“去葬禮店？好啊，一起去吧。”

掛着“Massey and Sons Funeral Service”招牌的葬禮店已經打烊，亞當掏出鑰匙開門。他已經得到老闆的信任，葬禮店也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

其實，說真的，這些棺材真的很漂亮，睡在裏面一定很舒適。艾斐兒想。

亞當在一個簿子上寫着甚麼，艾斐兒說：“我上去看看。”

“好的，剛好化妝室今天沒‘身體’，化妝師今晚也不會來。”亞當說。

艾斐兒上到二樓，化妝室的門開着。艾斐兒上次是透過“櫻桃溪”畫廊的窗戶望這邊，那個化妝師的眼神，讓人打冷顫。這次卻是反方向，透過這邊的窗戶望“櫻桃溪”畫廊——特洛伊的畫室。可能因為天氣熱，畫室窗簾拉開着，窗戶還開了一條縫。

畫室的燈亮着。

“哈，他還在埋頭苦畫呢！”

艾斐兒撥了特洛伊的手機，鈴聲在對面室內清晰的響起來。

窗前出現了特洛伊赤裸的背影，有這麼熱嗎？一向優雅的特洛伊也有光膀子的形象啊！

特洛伊壓低聲音說：“哈嘍， ”

“哈嘍，你猜我在哪裏？你猜得到有雙眼睛在看着你嗎？”

特洛伊有點慌亂：“你，你在哪裏？在櫻桃溪？”

“不，我不在那裏，我在一個看得見你，你卻看不到我的地方。”

特洛伊從窗前向門邊走去，走遠了的他，雪白肌膚，柔美瘦削的線條。艾斐兒愣住了，他，他幹甚麼全裸？！

“誰啊？”輕輕的女聲，有點熟悉。

一個富態得像油畫裏的裸體女子也冒出來在窗前，她走到特洛伊身後，從後面抱住了他。特洛伊慌張得用手推開她，含糊其辭的在電話裏對艾斐兒說：“我現在有點事，等一會兒我打電話給你。”急忙扯來一條毛巾遮住身體。

女子有點不滿：“誰嘛？這麼緊張！”她轉過臉悻悻然向窗邊走來，並沒有發現對面窗戶的這雙眼睛。她白金齊肩短髮，碧藍眼睛——她是凱倫·史密斯太太。

“轟”的一聲，艾斐兒像被電擊一樣。

“我們可以走了嗎？”樓下傳來亞當的喊聲。

### 第三節 越世俗 越煩惱 越歡樂

餐桌上搖曳的燭光中，亞當兩隻灰玻璃般的眼珠注視着艾斐兒。艾斐兒摸摸他的臉，再握住他細長的手指，這團灰色迷霧，終於以一個溫熱的，實體的狀態在艾斐兒面前。

亞當和艾斐兒推心置腹的談了一晚上。

終於弄清楚整個故事。亞當來自波蘭，曾是一個黑市居民，沒有工作和居所。在樹林徘徊時發現了廢棄的塔樓，然後在那裏安身。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他的故事裏出現了一位神秘的白衣女人，一隻黑鳥落在她的肩上，唱着奇異的歌，艾斐兒想起那次詭異的夢遊。

還有那個墓園管理人，他信誓旦旦說親眼見到羅莎琳小姐的鬼魂，一身白衣，肩上有隻黑鳥。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這預示了甚麼呢？“直覺”不是無緣無故的，“經驗”和“直觀”就是“直覺”的思維來源。

但是亞當說到那白衣女人，總是三緘其口，他一再強調他不熟悉她。

至於夏綠芝，他說，只是偶然遇見過到樹林塔樓來寫生的女畫家。所以那次畫展才出現了那麼驚心動魄的一幕——完全再現塔樓琴房。

有一點弄清楚了，在畫展彈鋼琴的黑衣人，確實就是亞當本人。他說，是為了不錯的酬勞。

離去時，他們達成了另一個新的默契，他們成了朋友，心有靈犀，心照不宣，人和人之間的朋友。

這個封塵的匣子似乎已經打開了，真相大白得出人意料，也有點心存不甘，卻別有一番冷峻，殘酷，現實，嗜血般的唯美。

現在的艾斐兒，只覺得自己整個心靈都需要重整，重建，整個生活都需要重新規劃。這些困擾了艾斐兒整個留學生活的謎題，終於可以告一段落了嗎？

無論怎樣，是時候好好正常的做一個世俗留學生，好好上課，好好練琴，給媽媽打個長途電話，再去法國度個短假。噓 .....

心翻騰得不能睡覺，打開電腦看到伊恩在 Facebook 上留了言：“嗨，Ivy，希望你一切都好。明天中午有時間一起吃午餐嗎？”

這個伊恩完全緊跟年輕人的潮流，還知道上 Facebook。

不知是那個偉人說過：一切偉大的行動和思想，都有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既然要重整靈魂，那麼先和伊恩吃個午餐吧，也很久沒見他了。

“好的，明天見！”在 Facebook 上回復。

這個鄉村小酒吧有個美麗的名字“玫瑰和皇冠”，因為天氣好，後花園裏坐滿了人。伊恩曬得像一隻烤熟的龍蝦，一看就是剛剛度完假回來，他在一張桌子後揮手。

“本傑明·喬伊特（注 1）曾經說過類似這樣的話：‘人需要音樂，以防止變得遲鈍，呆滯和智力上的閉塞。’你最近還好嗎？這麼長時間你都不來為我彈琴，我都變得非常遲鈍，呆滯和閉塞了。”  
引經據典後一貫的哈哈大笑，一貫賣弄幽默的伊恩。

“唉，我也正竭力邁出遲鈍，呆滯和閉塞的舊世界，為了邁進靈魂獲救的新世界，這不是，來找你指點迷津。”

“是感情問題嗎？那，我們老年人可插不上嘴。不過，話又說回來，我年輕時很受女孩子們的歡迎呢！哈哈.....”伊恩笑得像個孩子。

“你現在也很受女孩子們的歡迎啊！那些‘L’們怎樣啊？”兩人笑得很響亮，旁邊坐着的人們也都笑着望過來。

“對不起，我們很 Silly（注 1），打擾了大家。”伊恩笑着跟旁邊的人們解釋。

“不，你們是 Happy（注 2），哈哈……”鄰座的一位女士說。在美好的時光，自然人們也更寬容和諒解。

“如果你沒有別的安排的話，我們等一下在這個酒吧聽爵士樂，晚上再去我家，我叫外賣做晚餐。”伊恩向艾斐兒提議。

“好啊，我們多久沒閒話家常了。”

一會兒，樂隊來了。幾個留長髮，穿皮衣，老當益壯的 Band 友，擺開架勢坐好。顧客們也圍坐得里外三層，嘻嘻笑着等着開演。

電吉他手長髮一甩，尖利的樂音驟然響起，單簧管，貝斯，架子鼓緊隨而上。一位樂手有節奏的刮着一個不知名的樂器。

“這是甚麼樂器？好像洗衣板。”艾斐兒對着伊恩的耳朵問。

“它不是好像洗衣板，它根本就是洗衣板。他們經常在這表演，等一下你可以和他們談談話。你喜歡這樣的音樂嗎？這可不像古典音樂的音樂會，這裏沒那麼多講究，大家圖個熱鬧而已。”

“我很喜歡啊，而且很羨慕，他們到處演奏，賺得到錢，反而學古典音樂的快餓死了。”

“那你也可以加入他們啊，他們正在找小提琴手呢！”

演奏到高潮時，從酒吧廚房衝出來一個假“貓王”，肥胖的身形差點漲爆緊身衣和大喇叭褲。他跳到人群中間，扭動身體，大吼大唱。大家笑得前仰後合，圍着“貓王”瘋狂起舞。



演奏完，伊恩說話算數的，拉着艾斐兒去找刮洗衣板的樂手。

“你們演奏得太棒了！你們不是要找小提琴手嗎？這是我的朋友 Ivy，她是個出色的小提琴手，就讀於音樂學院。”

洗衣板樂手正在擦汗：“那太好了！不過你能不能跟上我們的演奏？我們沒有樂譜，全是靠即興的。”

“即興的？演奏這麼多首樂曲，你們都沒有樂譜？”

“是啊，我們從來不看樂譜，我們靠這個”那個吹單簧管的樂手指指自己的太陽穴。

貝斯手也來插一句：“我也是音樂學院畢業的，但是自從我參加了這個樂隊，從此扔掉了樂譜。”

電吉他手說：“我腦子裏裝着幾百首不同的樂曲，從來不需要樂譜！”

不需要樂譜！這對於“樂譜就是一切”的學院派是難以接受的，艾斐兒說：“看來，我不行，我不能即興演奏，不能加入你們了。”

“其實，你習慣了就好。”貝斯手試圖說服艾斐兒。畢竟樂隊裏加一個年輕美貌的女小提琴手，一定會更加受歡迎。

艾斐兒還是搖搖頭。

回到伊恩的家，伊恩叫了外賣，自然是咕嚕肉啊，咖哩雞啊的擺了一桌子。

“你見過夏綠芝嗎？我好久都沒見她了。你知道嗎？出了一件事，人

們議論紛紛。”伊恩說。

“甚麼事？”

“你不知道？那還是先不要說了，不過你很快會知道。”

噢？到底發生了甚麼事？大家都這麼說“你很快會知道”。

最後，伊恩也不肯說出是甚麼“大家很快都會知道”的事。

回到家，特洛伊打來電話。

剛立志做個俗人，豈知做俗人也沒那麼容易，世俗的煩惱永遠沒完沒了。

他的聲音顯得低沉和猶豫，和平時的談笑風生不一樣：“嗨，Ivy 不好意思這麼晚給你打電話，我真的想和你談談，或者和你解釋一下，雖然我不知道解釋甚麼。我只想說，我真的，真的重視你對我的看法，真的，真的重視你的感受。我真的，真的不安。我想說，我真的喜歡你，但是現在我不敢要求有愛你的資格。”

“親愛的 Troy，”艾斐兒也斟酌字句的一板一眼：“你根本不需要向我解釋甚麼，也不需要內心不安，你和我之間甚麼也沒發生，或者說仍舊沒發生。你和成熟的有夫之婦的私生活，我一點也沒有興趣。”說完，艾斐兒對說了“成熟的有夫之婦”這幾個字有點後悔，這明顯帶着醋意嘛。

說出的話收不回，只有以更冷靜一些的語調說：“我正在處理另外的事情，我需要時間來重整一切。”

“是的，我不想為自己辯護，雖然我有難言之隱。但是，我想說，我

其實並不愛那個大過我十幾歲的女人，除此以外，我還能說甚麼呢？…… 明天早上可以過來‘櫻桃溪’嗎？我們再談一談。”

“我希望我們仍舊還是朋友。就這樣吧，我要休息了，明天再說吧。”

“那麼，晚安。希望能盡快見到你。”

---

注 1：很傻的意思。

注 2：高興的意思。

#### 第四節 玻璃罩

一早，艾斐兒來到“櫻桃溪”畫廊，畫廊剛開門。走上三樓，特洛伊正站在一個梯子上，把一張張說明貼到畫的旁邊。

“嗨！Ivy，來幫幫忙，看看有沒有貼歪了。”

“好的，這邊稍微高一點。對了，不，再低一點點，ok, ok 就這樣。”

聽到有人正走上樓來，來的是史密斯先生。

“早上好 Troy！Ivy 你也在這兒。”

“早上好 Smith 先生，有甚麼可幫到你？”特洛伊站在梯子上，稍稍俯下身。

“我邀請了 Charlotte 為我的家人畫一些肖像，她說要徵求你的同意，因為她近期內不能交畫給你。”

“噢，應該沒有問題，我會和 Charlotte 談談的。”

佐治謝過特洛伊，告辭下樓去。

“好啦，全部做完了，來，我們到樓下去。” 特洛伊對艾斐兒說，邊從梯子上下來。

特洛伊站在櫃檯後發楞了一小會兒，好像自言自語：“記得 Charlotte 剛來的時候，因為畫得都不錯，再經過畫廊的包裝，推介，她的畫確實引來不少買家。但是隨着畫風越來越陰沉怪異驚悚，買她的畫的人也越來越少，雖然“櫻桃溪”畫展上，她的畫還是最引人注目。作為畫廊廊主，我已經和她談過好多次了，最近她稍稍收斂了一些，畫了些小鎮風光。這位 Smith 先生為甚麼這麼喜歡她的畫？難道……？”

特洛伊打電話給夏綠枝：“哈嘍，Charlotte？剛才 Smith 先生來過，說要請你畫一些肖像…… 是嗎？…… 哦…… 好，好的。再見。”

凱倫這時走了進來，當看到艾斐兒時不易察覺的一怔：“大家早上好！”她眼睛並不看艾斐兒。

“啊，我正要打電話給你。”特洛伊急忙說，接着聲音低了不少，一邊眼睛瞄了瞄艾斐兒：“嗨，剛才 Smith 先生來，說想請 Charlotte 為家人畫肖像，你又要畫像？”

艾斐兒識趣的走開去到一邊看畫，耳朵卻聽着他們的談話。

“沒有啊？噢，我知道了，George 剛剛從他父親那裏繼承了一座舊宅，現在正在修葺，他說要請畫家畫他祖先的肖像。唉，那麼多好畫家他不找，又是這個 Charlotte，她的畫在我家鋪天蓋地，而且那些畫好像陰靈附着似的，讓我周身發冷。我讓工人通通收在一個房間裏，這

次 George 又全都搬去那個宅子裡了。嗯.....不知是不是我多心，我總覺得 George 對這巫婆一樣的女畫家有好感，他們對望的時候，眼睛裏有種東西，一下子，好像有一個玻璃罩，把他們罩在裏面，我就像被隔在玻璃罩外，我說話他們聽不見，我完全介入不了。這事.....困擾我很久了。”凱倫最後一句有些嗚咽。

“對，你說的玻璃罩，我也感覺到，我看到他們靈犀相通，世界彷彿只有他們兩人。哎，聽起來你很不快樂，你還愛 George 嗎？你不是說愛我嗎？”聲音更低了。

“我和 George 的感情和你不一樣，George 對於我是親人之愛，我的生活裏不能沒有 George 。可你燃起烈火，一旦這把火燒完，我甚至不知道明天你會不會仍舊在我身邊，終有一天你會離開我。我也發現你對她.....”凱倫向艾斐兒這邊努了努嘴：“.....獻殷勤，看到你們一切都是合襯的，你望着她的眼神，你們的嬉笑，都讓我不舒服。你們男人都是不值得信任的.....”

“別多心了，我和她只是朋友.....”特洛伊解釋說。

“那現在怎麼辦？我有預感，我已經失去 George 了。”

“如果不去理會他們，我們可以更好的在一起呀！”特洛伊一手搭上凱倫的肩膀。

凱倫輕輕推開他：“你怎麼能和 George 比？你靠畫畫就能養活我嗎？”

艾斐兒悄悄走了，沒甚麼好談的了。

畫廊外站着一位陌生人，正透過櫥窗向裏望着。

“今天這裡沒畫展嗎？” 是位華人，英文帶着濃重的廣東味兒。

“我不太清楚，畫廊老闆在裡面，你可以問問他。” 艾斐兒指指裏面的特洛伊。

“謝謝！”

## 第五節 畢業

今天的史密斯莊園，顯得很異樣。出來招呼艾斐兒的女工，悄然而快速的送來了咖啡，其他工人們的腳步都是悄然，快速的，而且莊園裏所有人都在竊竊私語，看到艾斐兒就立刻停止談話，並迅速離去。

丹尼爾和小赫莉都在琴房裏，小赫莉臉上還掛着淚痕。

第一天為丹尼爾教課，艾斐兒就建議讓家長和孩子一起學，這樣家長可以在老師不在場的情況下指導孩子練琴，可今天凱倫不在，丹尼爾也總是心不在焉。

“謝謝，停一下 Daniel，發生甚麼事了嗎？” 艾斐兒問。

“沒甚麼。” 丹尼爾咬着嘴唇，放下小提琴。

“媽媽不開心。” 小赫莉撇着小嘴，眼睛像兩滴藍色的水珠。

“媽媽在家嗎？” 艾斐兒問。

“媽媽一直都在房間裏，從早上到現在都沒有出來過。剛才 Troy 來了，他在安慰媽媽。”

“Troy ? ”

“是的，Troy 在媽媽房間裏。”丹尼爾神色很凝重。

“爸爸呢？你們的爸爸不在嗎？”

“爸爸已經幾天都沒回來了。”小赫莉哭起來，“他昨天打電話給我，說很想念我和哥哥，還說很快會帶我們去玩，我問他現在在哪裡？他說在很遠的地方。”

艾斐兒似乎意識到是甚麼事發生了，難道史密斯先生已經知道自己的太太紅杏出牆，而搬出去分居了嗎？

“好吧，Daniel 也不在狀態，今天的課就到此為止吧。”

給丹尼爾留了家庭作業，艾斐兒走出琴房。

在宅邸門口看到特洛伊正要離去，他有點尷尬的走過來：“嗨！Ivy..... ”

“我現在要走了，等司機送我去火車站。”艾斐兒不想和他多談。

“..... 嗯..... 你知道嗎？George 提出和 Karen 離婚。”特洛伊支吾了一會兒說。

“那不是正好嗎？你和 Karen 可以結婚啦。”

“不，不是這樣，你不知道，這件事根本不是因我而起，George 其實早已另有秘密情人。”

“還真複雜，玩四角戀愛的遊戲！那你們應該各得其所，互不干擾，

相安無事了。”

“別那麼孩子氣了 Ivy，這不是小事，他們離婚會牽涉到孩子，財產，贍養費，官司等很多麻煩事。而最主要的是 Karen 深愛她的丈夫，她從來沒想過離婚。”

“‘她深愛她的丈夫’，這話說得多貞烈！那她和你是怎麼回事？”

“我和她只是朋友。”猶豫了一下，又說：“比朋友近一點的那種，你真的不明白，其實有那種比普通朋友多一點，又比情人少一點的關係，而我和 Karen 正是屬於這樣的關係，難道你從未曾有過這樣的關係？”

司機開車過來了，特洛伊連忙去打開車門，艾斐兒上車，然後和特洛伊禮貌性的貼面說再見。

“世界上原來還有這樣一種關係，”她想：“可能特洛伊除了凱倫，也想和我建立這種關係吧，我絕不要這種不正常的關係！”她看着車窗外，輕輕呼出一口氣。

最近真的好忙啊，要學新曲目，忙着排練，又要準備音樂會，就要考試了，還要寫論文，這些構成了一個音樂學生的生活。

艾斐兒緊張的在後台等着上台，已經選了最長的禮服來遮住那雙學生式黑皮鞋，還是覺得不對勁，唉！鞋帶竟然在這時候鬆開了。放下琴在旁邊的一張椅子上，趕快蹲下系鞋帶，剛綁好，對講機傳來：“Ivy 請上台，你的時間到了”好吧，勇赴沙場拼了吧！不成功便成仁！

當站在舞台正中，才發覺兩手空空，天啊！竟然忘記拿小提琴！艾斐兒滿臉尷尬的向觀眾說：“對不起，我忘了些甚麼。”在爆笑聲中走回後台去拿琴，再站出來時，有點失了方寸。



雖然只是學院的音樂會，但是，在黑壓壓的台下，教授們雪亮的眼睛正明察秋毫的監察，他們的評論很快會出現在成績單上。

巴赫無伴奏第二號 A 小調奏鳴曲艱鉅得可怕，艾斐兒努力演奏着，無驚無險終於拉到第四樂章，誰知就在這時候，一下子拉錯了一個音，這個音立刻就把旋律帶回到前一段，好容易拉到同一地方，又再次拉錯，如此三番的山重水復，連續重複了三個圈，彷彿看到台下的顧教授在搖頭。最後終於柳暗花明又一村，找到出路，奏完整首樂曲。台下的掌聲還算熱烈，艾斐兒用手背抹了抹額上的汗。

艾斐兒畢業了，結束了四年的音樂學院學習，並留在學院做助教。

## No. 26 宣敘調

### 小偷和小狗

親愛的，今天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小偷”和一隻“小狗”的故事。

超級市場快關門前，會降價處理掉快過期的食物。精打細算的窮人們會在這個時間去買東西，這樣可以節省很多錢，我也經常在這個 Happy Hour 購物，就像今天。

轉了幾個回合，仍然對於今天的晚餐沒有絲毫靈感。英國出產的蔬菜，水果，食品，都像是蠟製的，精美卻索然無味。想想我們的中國超市，幾乎每個華人都是流着口水去的，邊採購，邊想着即將的美食饗宴。

我走去擺着盒裝熟食的雪櫃前，打算隨便買盒甚麼。我拿起一盒肉醬意粉，發現過機的價錢條碼不見了，再拿起另外幾盒也是。眼睛的余光掃到旁邊有位貌似來自歐洲的青年，他站在那裏好半天了。

他好像在看這些食品，其實在偷眼看我，我忽然明白是怎麼一會事了。

就放下這些盒子，到旁邊的貨架去，眼睛依舊掃着這邊。他偷偷巡視着周圍，眼睛又向我這邊閃了閃，當我們目光相對的時候，我忽然微妙的笑了笑，並點點頭。他看懂了我的信息，迅速拿起幾盒食品放進隨身的袋裡，然後向出口走去。

那裏站着一個黑人保安員，不知為甚麼，我很想幫人幫到底。就走過去問那保安人員：“你們快關門了嗎？幾點鐘關呀？我有個朋友正趕來買東西，希望他能趕得上。”

保安員和藹的笑笑聳聳肩：“那你呢？你幫他買一些不就是了？”

“我不知道他要買甚麼啊！”

看到那歐洲窮人已經走出去了，並對我報以感激的一笑，我的眼睛潮濕了，為自己的英雄行為而感動。當然，我還要假戲做全套，假意向外張望說：“他來了！”然後對保安員笑着說“謝謝！”

在超級市場，餐館，富人們的家裏，每天都成袋，成桶，成車，成噸的扔掉和銷燬那些懷疑會損害健康的食物，不可口的食物，不高貴的食物。他們太仁慈了，擔心窮人撿到而吃壞。其實窮人的肚子是不會吃壞的，毒菜心也不能把他們怎麼樣。有問題的名牌衣服，寧願銷毀，也不給窮人撿來穿，因為怕影響名牌的名譽和他們已經賺得夠多了的錢。

偷食物，還只是幾鎊錢的快過期的食物，不是極為貧困，那就是有這種嗜好。看那歐洲青年絕不是後者，像是來打工的居多。

雨果的《悲慘世界》（注1）裏的冉阿讓只偷了一條麵包，終生被打上苦役犯的烙印。我們的眼淚灑在書上，灑在劇院裏，卻對活生生的冉阿讓熟視無睹。

那天我去打工，剛走到主人家門外，在下午有點晃眼的光線中走來一個男孩子，鬆垮垮的衣服，搖擺得很厲害的步態；他對我說：“小姐，可否給我一份剩飯做午餐？”清澈的眼睛裡滿是哀求。

我說：“請等一等。”然後走進去問女主人。

女主人走出來，微笑着看看那男孩子說：“請進。”

又對我說：“施比受更有福。”並讓我到廚房準備一份三文治。

男孩子坐在廚房裏的餐桌前，對面坐着女主人，他說：“我來自立陶宛，今年 18 歲，沒有身份，也沒有工作。”

我把一份大大的燒牛肉三文治擺在桌上，女主人剛從花園裏摘來一束小花，還扎上美麗的黃絲帶，擺在三文治旁。我擺上折疊整齊的餐巾，擦得晶亮的刀叉，咖啡冒着熱氣，旁邊是精美的奶盅和糖罐。女主人在那孩子驚詫的目光中微笑着，美好得像一位閃着光圈的天使。

男孩子立刻狼吞虎咽的吃起來，等他吃完，女主人拉起我和他的手：“來，我們一起祈禱。”

最後女主人拿出一本小小的聖經送給他：“愿主賜福給你。”

男孩子滿懷感激，他差點就要向女主人跪下了。過了一會兒又一會兒，他仍然沒有打算離去。他自然而然的提出了進一步的請求：“仁慈的太太，我..... 我今天可以留在這裏嗎？在..... 在這兒過夜..... 我就坐在這兒好了，坐在這個牆角，不會妨礙你們的..... 真的！我不需要床，枕頭，不需要洗澡，只要有一小角地方就可以了，求求你，仁慈的太太！”

他留下來了，女主人讓他在一個工人房安身。他住了一天又一天。

每天，我在廚房忙碌的時候，他會過來幫一下，總是講起他的“經歷”，那些經過加工潤色後驚心動魄的“經歷”。據他說，他到處住在一切趕不走他的人的家裏，蜷縮在人家的走廊，廁所，雜物房，如果硬給人趕出來，就再去找新的主人。我問他以甚麼為生？他驕傲的說：“刷卡！”，而據我所知，這並不是一份光彩的職業。

男主人叫他“小狗”，他受寵若驚的喜歡這個稱呼，並開始一舉一動上都靠近這個角色，越來越像一隻真正的小狗，他大概真的進入角色了，而且對於過狗的生活夢寐以求。

主人們也真的常帶他出去溜溜，他跟在後面，做盡討好的動作和笑臉。

人們常說“久病床前無孝子”，“長貧難顧”啊甚麼的，憐憫之心只是“興之所至”罷了。

漸漸地，主人們不再帶他出去遛了，女主人也不再為他讀聖經，唱讚美詩了。更多時候，他一個人坐在廚房角落裏，眼神迷蒙的想着心事。我問他有何打算，可計劃過他的青春？他搖搖頭。

他的美好時光過去了，享有寵物的專利不再。終於，主人們在忍無可忍了那麼久之後，婉轉的把他趕走了。

他點頭哈腰的向主人笑笑，主人神情冷漠的轉身而去。他走來和我擁抱了一下，開門走出去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正像他當初從日光中走來一樣，向夜色中走去。

背着一個小挎包，鬆垮垮的衣服，搖擺得很厲害的步態……

我再也沒有見過他。

---

---

注 1：法國作家雨果的著名小說

## No. 27 敘事調

### 第一節 潔白的十八樓寓所

蓬鬆秀髮散開在潔白鬆軟的枕頭上，孟白剛從一個潔白的夢中醒來，望望四周潔白的睡房，駝色厚絨窗簾保守着這裏的私密，只在沒拉嚴的縫隙中透過一絲外面世界的朦朧光線。

盡情舒展軀體伸了個懶腰，孟白下床把全屋的窗簾都拉開，清晨帶來一室清新。

洗漱完，坐在客廳沙發上喝咖啡，俯覽客廳巨大窗外的太古城內園，游泳池，花圃，小徑上走動着住客們，啊！生活原來可以這麼美好！

已經搬進這個單位一星期了，尊尼的司機和菲傭帶來足夠的食物和用品，寬大的衣帽間裏分門別類擺着新添置的服裝，鞋子，那是前兩天和尊尼一起在“名店坊”買的。

尊尼應該今天會過來，第一次和尊尼共度，孟白為今天慌亂的期盼着，積極的準備着，整個一星期，孟白都在佈置這個家。“我要讓這裏夏天涼涼的，冬天暖暖的，我要讓這裏充滿愛情的馨香，我要讓尊尼感受到我的好。”

電話響起來，當然是尊尼。

“喂，尊尼？”

“Darling，起來啦？”

“一早起來啦，你在公司？”

“對，等一下開完會我過去，弄甚麼好吃的給我呀？”

“你喜歡吃甚麼？我來做。”

“你做甚麼我都喜歡。就這樣吧，我現在開會，遲些見。”一聲輕吻，尊尼收了線。

孟白跳起來衝去廚房，一邊打開雪櫃，一邊計劃今晚的餐單。老老實實的參照所有黃臉婆們的禦夫秘笈，煲一鍋青紅蘿蔔牛腩湯，再炒幾樣拿手小菜，橋段不怕舊，最重要他接受。

鮮花，蠟燭，杯盤佈置好餐桌，那麼剩下來就是為自己選一套衣服了。孟白選了一件深藍色裙身，兩條湖藍吊帶交叉在背後的裙子，配一條小小梨形吊墜的鑽石項鍊，既得體，又不過分隆重，畢竟是在家裏嘛。

然後就是等，簡直有點望眼欲穿的等。

門鐘響了，孟白深吸一口氣，撥了撥並不亂的頭髮，走去開門。

門外是花店的人來送花，滿天星花圍着香檳玫瑰的巨大花束，還有一張小卡片，上面寫着：祝你永遠幸福快樂！尊尼

又過了一小時，門鐘再次響起。

打開門，門外站着尊尼，深灰西裝，淺灰襯衫，紫紅領帶，永遠一絲不苟的方尊尼。

孟白向她的情人綻開微笑，尊尼進來關好門，表情似乎有些凝重。忽然，他彎下腰，趴在地上，孟白燦爛的笑容在臉上僵了一會兒，慢慢隨着尊尼突兀，古怪的舉動轉化為驚詫。

他大力扯開領帶，甩掉西裝，再解開襯衫釦子，一邊在地上爬，一邊近乎哀求的說：“甜心，快來使勁打我，罵我，罵得越毒越好！快，快！”

孟白嚇壞了“尊尼！尊尼！你怎麼了？你喝醉了嗎？”急忙去扶他起來。

“不，不要，親愛的，照我說的做，快！快呀！”

孟白輕輕打了他一下。

“對！打，打！再狠一點！罵，你會罵人嗎？”

“你這個笨蛋！壞蛋！”孟白幾乎快哭了。

“對！打！打我屁股！快啊！”

孟白開始打了他屁股一下，一下比一下重。

尊尼滿意的笑了：“對啦！再狠一點，不要手軟！對！就這樣，我的甜心。”

這樣鬧了半天，終於尊尼起來，若無其事的去浴室洗澡了。

孟白頭髮也亂了，滿臉滿身都是汗，呆坐在沙發上。

尊尼裹着浴袍走出來，若無其事的微笑着拍拍孟白的頭：“傻女孩，還不快去洗澡，然後我們吃晚餐。”

孟白洗完澡，換了一套簡單的運動裝出來，看到飯廳裏已經點上蠟燭，飯菜也擺到桌子上。

“哎？剛才那條裙子多好看，再去換條裙子吧。”尊尼已經換上了一件新襯衫，坐在餐桌旁。

孟白只好去換上另一條黑裙子。

尊尼胃口很好，夾了一筷子細嫩的蒸魚，放在孟白碗裏：“真美味！Darling 你真是出得廳堂，入得廚房啊！”

孟白還有些驚魂未定。

“嚇着你啦？噢，小白，對不起，你以後習慣就好了。你知道，這西裝，領帶勒得我透不過氣來。在公司裏，員工們都怕我的冷面孔，看到他們做錯事在我面前發抖，我的火氣就更大。在我妻子面前，我永遠要裝得很愛她，還要不忘記人前模範丈夫的形象。夠了，我受夠了！我需要放鬆，需要中和，需要平衡，再這樣下去我就要崩潰了！”

Darling 你是我沙漠裏的綠洲，久旱的甘霖，唯有在你這裏，我才能釋放，你能理解我嗎？”

孟白點點頭：“是的，你這樣說我理解，但是要事先跟我說一聲啊！這麼突然，我一時接受不了。”

“任何事先安排好的，意料中的，都是索然無味的。精神需要刺激才



能更新，你慢慢會了解我的。”

孟白慢慢咀嚼這些話的意思。

尊尼每星期來兩次，每次都有新花樣。

他帶來護士的衣服，讓孟白穿上，他哼哼唧唧的裝病人，讓孟白幫他看病。

他帶來皮鞭，手銬讓孟白鞭打他一頓，再囚禁他在客房一晚。

在性事上更是花樣百出。

孟白漸漸懷疑，“尊尼真的愛我嗎？他喜歡我甚麼？他欣賞我嗎？還是只當我是一個順從得像個傻瓜一樣的玩伴？”

十八樓這個潔白得一塵不染的寓所，蒼白而平靜的延續着時日。無從選擇也是一種選擇，孟白慢慢對一切都變得麻木，無動於衷，無所謂。

窗台上，玻璃花瓶裏永遠都插着香檳玫瑰，它們似乎是冷漠的衛兵，看守着被囚的奴隸。窗框外的一小片天空，顯得多廣闊，鮮活，那裏是無法企及的自由。

假如放棄了希望，自然也不存在失望，消極的人生不快樂，至少也不應痛苦。

## 第二節 藍天碧海白沙

“我要做一隻鳥！”尊尼念叨這句話有些日子了，這一次他已經不安於做一個人類了。

“香港這片彈丸之地，到處豎立着水泥森林，我夾在這水泥的縫隙裏，望不到天地，沒有自由，我好悲哀啊！”他像鳥兒那樣悲鳴。

本來尊尼是想在客房建造一個樹屋，但是工人們都搖頭，在房間裏建造樹屋的難度太大，後來折中成建造鳥巢的計劃。設計師不斷畫出新圖紙，不斷根據尊尼的意見修改。最後，裝修工人在這個寓所忙碌了些日子，一個巨大的鳥巢出現在客房中間，嚴格來說是一個仿真度極高的假鳥巢。

完工的第二天，一身考究西裝的尊尼搖身一變，變成了一隻鳥。他穿着一身鳥衣，頭上的鳥頭張着尖嘴，他飛進客房，看到鳥窩後一邊歡呼，一邊拍翅膀，然後一骨碌睡進鳥巢。

孟白懶得理他，到廚房準備晚餐。

“尊尼，出來吃晚餐吧。”孟白一邊叫他，一邊順手開了房間的燈。

“我不吃了，人類吃這些污濁食物，然後再排泄污染這個世界。你拿一杯清水給我喝吧。”

孟白遞給他一杯清水，他小聲咕嚕着喝下，然後很享受的臥在窩裏。孟白也不打擾他，打算自顧自回房安歇。

“親愛的，換上鳥衣來這裏睡吧。”尊尼咕嚕。

“不！決不！”孟白喊着，衝出客房，把門重重關上。

連自己都嚇了一跳，她還從沒有像今天這樣歇斯底里。她在床上嗚嗚的哭了半夜，她完全不知所措。

第二天早上，尊尼已經換上阿瑪尼襯衫，坐在餐桌前看報紙。

孟白做了全麥麵包夾雞蛋和青瓜的三文治，再斟一玻璃杯牛奶拿出來給他。

“謝謝！甜心，你昨晚睡得好嗎？眼睛都腫了，哭了麼？對不起，是我不好。”

孟白咬着嘴唇沒說話。

“對了，要吃些粗糧糙米，不要吃那些垃圾食物。不要用洗潔精洗碗，用鹼和醋來清洗就最健康。記得每天早上喝一杯加了蘋果醋的水，每小時必須去一次廁所……”

“我才不願意過原始生活，我要過正常，現代人類的的生活。我不懂那些扭曲的心理，我不要玩匪夷所思的遊戲。我只想做正常普通的女人，有家庭，有丈夫，有孩子。為甚麼你在你太太那裏就要保持模範丈夫的形象，在我這裏你就不用，你是看我是鄉下妹甚麼也不知道嗎？我也有自己的思想，我也有感覺，我也需要人理會我的感受啊！”孟白把所有不滿發洩出來。

沉默了一會兒，尊尼說：“不好意思沒顧你的感受，你可能一個人住在這裏太沉悶了。你去準備一下，我帶你去一個地方，肯定有意外驚喜！”

“我才不要看你的意外驚喜！你意外驚喜得還不夠啊，可惜每次都只驚不喜，嚇得我心驚肉跳，遲早精神錯亂啊！”

“噢，可憐的小白，我真的不想惹你傷心，我真是愛你的。我會給你補償，你今天會看到我送給我心目中愛妻的禮物。快去換衣服，我們一起去，然後下午我還要回公司。”

孟白去換衣服。

“穿輕鬆一點啊，我們要去戶外，外面熱得要命啊！”尊尼在後面喊。

“他還是愛我的。”孟白心想，氣消了不少。

上了早在外面等候的車，尊尼對司機說：“去港外線碼頭。”

到了碼頭，他們下了車，尊尼交代司機下午3點來接他，然後他們登上一艘渡船。

船慢慢離岸，船上乘客不多，大部分是外國人，只見一位青年男子站在船邊，長長的金髮隨着海風飄揚。

尊尼也拉着孟白站在船邊，漫眼都是碧藍一片，除了天上的白雲和船頭激起的雪白浪花。尊尼扶着孟白的腰肢，他們親吻。

半小時後船靠近了一個小島，乘客們一個個不急不忙的下船，向各自的目的地走去，一點都不像中環那些上班族們的行色匆匆。

略帶潮濕的樹木青草的清香襲來，“啊，大自然的味道！”孟白深深呼吸着。

“這氣味好聞極了！”尊尼感嘆。

這清香是這個島給孟白的第一印象。

遠處海上漂着一些小漁船，有漁婦在船頭洗菜，看來有的漁民就住在船上。

島上沿路海鮮餐廳的玻璃魚缸裏，水槽裡游動着各種魚類。

“找一天和你吃海鮮，你喜歡吃海鮮嗎？”

“我只吃過魚，也分不清是甚麼魚。”

“我會讓你甚麼都不缺欠的。”尊尼緊緊握住孟白的手。

他們沿途走去，“這個島叫南丫島，這邊是榕樹灣，翻過一座山是索罟灣。島上除了原住島民外，大部分住的是外國人和一些享受生活的人。”尊尼說。

沙灘邊上有個漂亮的西餐廳，幾位顧客對着大海就餐。

走到西餐廳的旁邊，有一條方磚砌成的階梯小路順着山勢向上，路兩邊立着兩排黑枝黑罩，圓形白燈泡的路燈。尊尼牽着孟白的手走上這條十分漂亮的階梯，來到一座三層高的歐式小樓前。

尊尼拿出一串鑰匙遞給孟白。

“開門吧，這是我送給你的禮物，希望你喜歡。我請名設計師精心設計，專為你蓋起的西班牙別墅。剛剛竣工，可能裏面的油漆還沒太乾。過兩天我帶你去律師樓，在屋契上寫上你的名字。”

孟白接過鑰匙，好像它有幾十斤重，在陽光下亮晶晶的。她眼裏的淚珠也沉甸甸的垂下來，在陽光下也亮晶晶的掛在面龐上。她說不出一個字，只有緊緊抱住尊尼，生怕他飛走一樣。

看着落地玻璃窗外一覽無遺的藍天碧海白沙，唔.....

第三節 一面是白 另一面是黑

住在海邊的人，每天的事情就是眺望，眺望，還是眺望。眺望那向遠處展開的藍色平面，眺望太陽在海中出浴，然後一躍而出中天，最後又慢慢落到海的深處。

整個夏天孟白都住在海邊。

每天下午的時候，她都光着腳走到沙灘上，然後坐在沙灘的樹蔭下看書，忘卻了生活曾經的惶恐，此刻周圍一片寧靜。

右臉邊髮絲的神經末梢，有些微微的觸動，而這不只是風的拂動，顯然有人注視，而且有一會兒時間了。抬起頭向右邊望去，不遠處有位外國青年男子在寫生，一邊向這邊望過來一眼，一邊在畫板上畫着。兩人眼睛對視的時候，互相微笑了一下。

孟白站起來走過去，畫板上是一幅未完成的水彩畫，海，天和沙灘還沒有顏色，樹下看書女子的臉已經完成了大部分細節，看得出是孟白。

“嗨！我是斯蒂夫，畫家，你不介意，畫，畫你嗎？”畫家會說廣東話。

“不介意，我叫孟白，你可以簡單叫我‘白’。”

“白？嗨咩？”

孟白指指畫板下擺着的白顏料：“對，就是白色的白。”

“嗨咩？white，嗯，很好的名字。”

他們就這樣聊了好半天。

廣東話的“嗨咩”相當於普通話的“是嗎”，顯然這是斯蒂夫最自鳴得意的兩個字，頻繁出現在他的話裏，好讓他的廣東話聽起來更地道一些。

“我住島上，我來自英國，你呢？來玩？我見過你，船上，你和男朋友？”

孟白想起第一天來島上曾看見他站在船邊，金髮隨風飄舞。

“我也住在島上，就在那邊。”孟白回身指指不遠處的別墅。

“嗨咩？哇！”接着一串英文，孟白估計他在讚歎。

“我很喜歡畫畫，你可以教我嗎？學費是多少？”

“嗨咩？你要學？好，太好了！學費？到我的畫室上課，我們談，ok？”

“好的，謝謝！那這幅畫可以賣給我嗎？”

“好的，明天，畫完，我給你，這裏。”

“那麼，我要準備些甚麼材料來上課呢？”

“我買，你給我錢，ok了。”

這幅畫掛在別墅的客廳。

下午的陽光從落地玻璃窗投射在畫上，尊尼站在畫前好一會兒了。

“親愛的，這是誰畫的？”

“島上的一個畫家，我在沙灘上遇到他。”

“是個西人？”

“是的，來自英國。”

“這畫很奇怪，籠罩着神秘的色彩。你看，女子的臉一半在陽光下，一半隱藏在暗影中，輪廓分明的現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她在讀書，她在讀這個世界。她神態安詳，心靈卻在湧動。這是你嗎？”尊尼捧着孟白的臉仔細端詳。

“因為是坐在樹蔭下，造成這樣的效果不出奇啊。”

“唔，不，陽光下的人都有天使一般的面孔，散發着潔淨的光輝。夜間的你又是怎樣的呢？帶我見見你的朋友，我想讓他畫另外一副畫。”

在沙灘上找到斯蒂夫，尊尼和他用英文交談了很久，孟白聽不懂站在一邊保持微笑。最後，他們談話結束，只見斯蒂夫悄悄向孟白單了一下眼睛。

尊尼轉過來嚴肅的對孟白說：“今天晚上，他會在沙灘上為我們兩人畫像。”

那晚之後，斯蒂夫一連兩星期都沒有在沙灘出現，可能趕畫吧。

已經半夜，孟白還在客廳裏，一部接一部的看無線電視明珠台，配有中文字幕的英文電影。手機震動起來，是斯蒂夫打來的。這麼晚了，孟白沒接電話。一會兒，斯蒂夫又傳來短信：我在你門口。

孟白穿過前花園，鐵欄門外，兩排路燈中間站着斯蒂夫，手裏拿着一



幅大畫。

“白，開門，你的畫。”

“明天我到沙灘去找你，我會付你報酬。”

斯蒂夫沒出聲，臉上帶着微笑，在月光下有點古怪。

“明天見吧，我要休息了。”孟白有點害怕，轉身走回屋裏。

手機輕聲吱吱震動着，讓整夜都充滿不安和悸動，一直持續到海上泛起紅光，周圍都開始亮起來。孟白拉開窗簾，看到斯蒂夫轉身走了，搖搖晃晃的，看來他是喝醉了。

“喝醉酒的人會流露獸性。”孟白想。

現在客廳並排掛着兩幅畫，一幅是以白色為基調的《沙灘讀書圖》，另一幅是黑色基調的《海邊觀月圖》，這是孟白加上的中文畫名。

尊尼臉色蒼白：“親愛的你看，這就是另一面！海的另一面，人的另一面！這海多黑呀，詭異錯亂的黑，這黑色是從黑色的天上潑下來的！天上擺着黑天鵝絨的睡塌，上面躺着垂死生病的月亮。

月下的人，女人站着，男人坐着，他們的姿勢這樣不自然，不合拍，他們維持着，僵持着這怪姿，他們貌合神離。女的像一朵只在靜夜開放的玫瑰，而男的臉色蠟黃，他剛喝下甜蜜的毒藥。月光從上面為這世界投下斑點，怎樣擦也擦不去的污點。”

“其實根本就沒甚麼，只是普通的兩幅畫而已。工作和生活都給你造成太大壓力了，所以你永遠看到消沉黑暗的一面。有句話說‘疑心生暗鬼’，你放鬆一點，別想太多。”孟白安慰他，尊尼的黑暗思想着

實讓人心裏發寒。

“但願我沒有想太多。”尊尼喃喃自語。

第二天一早尊尼回城裏了，再過一天，門鐘響，開門，菲傭辛西婭和司機站在門口。

“方生讓我來照顧太太。”辛西婭用生硬的廣東話說。

菲傭拉着行李箱，司機拿進來一個水果籃，問：“太太要用車嗎？”

“哦，今天不用了，下星期一來送我去尖沙咀，我預約了髮型屋剪頭髮。”

孟白有些不安，很明顯這是尊尼安排菲傭來監視自己的。她安排菲傭住在二樓，自己住在三樓。回太古城住的時候，菲傭就住在書房。

七年的金絲雀生活，孟白說不出滋味。

#### 第四節 為自由乾杯

香港有個不成文的合法規定，島上的原住民男性一出世，就在“男丁”的名號下擁有一片土地，這條規定適用於新界，離島等鄉村地方。島民紛紛在屬於自己的土地上蓋起“丁屋”，所以島上遍布兩至三層高的西班牙別墅。

斯蒂夫租住靠近島中心的一個別墅的兩房一廳，住所和畫室兼有。

上完課，那金髮碧眼的女模特兒迅速穿好衣服，接過孟白手裏的現金，

一聲“拜”，精靈一樣跳到陽光中去了。

“喝杯咖啡吧，白？”

“好。”

他們在陽台上喝咖啡。

“白，你先生，這裏，有病，” 斯蒂夫指指自己的頭“你不覺得？你忍受？這不是好的生活。”

斯蒂夫一直使用一種結結巴巴，顛三倒四，雖然有時不能言傳，但絕對可以意會的語言。

“是的，他精神有毛病。” 孟白望開去，遠處起伏着綠色的山巒。

“嗨咩？為甚麼不，離開他？”

離開？離開尊尼？孟白一陣猛烈的心跳！

“為甚麼不？我可以帶你走，去英國！”

孟白和尊尼沒有法律上的關係，但是她從來沒想過要離開他。而且絕對沒想過去英國，這真是個令人心跳加速的話題。

“我沒想過。”

“你應該想，人，要自由，懂嗎？”

“你要回英國嗎？” 孟白看着斯蒂夫因多年住在島上曬得黝黑的臉。

“對，我沒有拿護照，香港的護照，我應該回去了。”

“我……不能這樣做！尊尼是愛我的！”

“嗨咩？愛不能……” 斯蒂夫想了半天“你知道，不能……” 他最後做了個全身僵直的動作。

孟白當然懂得他想說甚麼，只是自己不敢想。愛不是報恩，不是償還，不是不平等。愛如果成為一種束縛，控制，強制，奴役，就變質了。

孟白的心亂了，面對尊尼的時候有一種犯罪感。

但是，有一天……

畫室裏進行了一場密談。

“我決定離開，你怎麼幫我？” 孟白鄭重的說。

“我可以，結婚和你。” 斯蒂夫笑笑說。

“如果不結婚，還有沒有其它的辦法？”

“還可以假結婚。”

孟白嚴肅的臉緩和了一秒鐘，笑容稍縱即逝：“那還是結婚呀。”

“不同，假結婚，我們沒有關係。”

“這是犯法的！”

“沒有人知道。” 斯蒂夫聳聳肩。

“好，就這樣。你要多少錢？”

“三萬英鎊！”

“好，沒問題，我付給你。”

“好的，先付三分之一，我們飛英國，註冊後再付三分之一，最後的三分之一，等你拿到永久居留後。”

孟白開始準備了。首先是護照，因為尊尼一直都收起了她的護照。

“尊尼，我已經在香港住滿七年，明天我要去入境事務處辦永久護照，你可以把我的臨時護照給我嗎？”

“要不要我明天陪你去？”

“不用了，要一整天的，你那麼忙。”

“好的”尊尼下樓，過一會兒拿來護照，不知他之前收在甚麼地方。遞給孟白時，順便遞來一串鑰匙。

“我怕你和菲傭兩個女人住這裏不安全，我換了大門的鎖，這是新鑰匙，我給了菲傭一條，這是你的，收好啊。”

每到晚上臨睡前，菲傭會從裏面用鑰匙把門鎖好，沒有鑰匙就出不去，萬一一切都準備好了，卻沒有大門鑰匙，想想都後怕。

等了半個月，拿到加快辦好的永久護照，孟白和斯蒂夫先去定了後天早上直飛倫敦的機票。

第二天一整天都在別墅裏偷偷收拾行李，盡可能帶最重要的東西，菲傭並不知情。

然後孟白仔細查看地形，菲傭睡在二樓，如果帶行李從三樓下來必定會驚動她。

孟白走到陽台上向下看，如果把行李從這裏扔下去後花園，可能聲響更大。想來想去，最後還是決定從樓梯走下去。

經過一晚上的心驚肉跳，天一亮孟白就起來了，嚴密審度逃亡方案還有哪些漏洞。

又一個夜色降臨了，她坐在自己的臥室裏等着最佳時機。今晚必須從這裏逃出去！尊尼明天一早就會來。

孟白在枕頭上套了個假髮，給它蓋好被子。想想第二天尊尼叫着“我的小鳥兒，還不起床啊！”撲向枕頭，孟白忽然笑出來，感覺笑得很邪惡。

半夜三點鐘，四周安靜極了，菲傭在電話裏聊天的聲音早已停了，估計已經睡熟了。孟白提着皮箱，雖然已經盡可能的精簡，但還是很沉重。木樓梯沒鋪地毯，稍一不慎，就會弄出聲響來。她一步一停的走下一階階樓梯，似乎永沒有盡頭。

終於，她輕輕轉動鑰匙，走出大門，走下門外長長的私家階梯時，簡直是折磨，兩邊明晃晃的路燈，像一只只圓瞪的大眼，威嚇着這個逃犯。今晚孟白才知道，尊尼建造這條氣派階梯的用意。

好不容易走下階梯，迅速藏在西餐廳的拐角處，打電話給斯蒂夫：“我已經出來了，在西餐廳旁邊。”

一會兒斯蒂夫來了，幫她提着皮箱。在斯蒂夫家坐了幾小時，搭上第一班船出香港，再到機場搭乘飛機。

上了飛機，孟白還是很緊張的四處張望，生怕尊尼從乘客羣中忽然出現。

飛機終於起飛了。

孟白渾身一下子癱軟了，歪在座位上沉沉睡去。睜開眼的時候，看見斯蒂夫拿着一杯酒：“你自由了！Cheers！為自由。”

## No. 28 詠嘆調 血色薰衣草

媽媽明天就到倫敦了，艾斐兒準備和媽媽去法國度假。

第二天，到機場接媽媽，一眼看到穿着黑色吊帶裙，永遠年輕美麗，永遠衣着入時，永遠出眾的媽媽，推着行李車走出來。

“媽媽！我在這裏！”艾斐兒高舉起一隻手。

“Baby，哎呀，看你瘦了這麼多，怎麼樣啊？媽媽擔心死了。”

和媽媽走在一起時，經常被人誤認為是兩姐妹，可在媽媽口中，艾斐兒永遠都是 Baby，永遠都是一個愛撒嬌的小女孩。

艾斐兒接過媽媽手裏的行李車：“我已經在網上訂好了車票，明天我們就可以坐在‘花神’的露天茶座喝咖啡了。”

“乖，我們好好輕鬆一下。”媽媽在她的額頭上親了一下。

翌晨，艾斐兒和媽媽到聖潘可拉斯火車站，搭乘歐洲之星火車穿越英法海峽到法國去。當車窗外陰雨綿綿的景色，逐漸明媚，逐漸田園，巴黎近在咫尺。

出了巴黎北站，啊！連空氣的味道都比倫敦豐富得多。在街邊小攤檔上買了一大包櫻桃，水蜜桃，找到在網上訂的酒店。

中午時分，坐在塞納河左岸“花神”咖啡店的露天茶座悠然喝咖啡，陽光下的人們，微笑，漫步，接吻。空氣中瀰漫着愛情，閒適，享樂的甜蜜味道。

傍晚一陣微雨讓巴黎蒙上神秘的面紗，在船塢餐廳吃晚餐，兩岸茂密的栗子樹，紫色和白色的花盛開，塞納河靜靜流淌。

第二個閒適的上午，在阿維農車站附近租了一輛小車，開車穿行在恬靜的南法鄉間。太陽在變幻莫測的雲朵裏時隱時現，投下變幻莫測的光影。

綠原，紅屋，黃野花，青綠葡萄園，還有那大片紫色薰衣草，濃艷美麗的色彩交相輝映。

微風輕吹，噴泉叮咚，在教皇新堡村的陽光下，喝上一杯葡萄酒，那酒遠不止是酒的氣味，摻雜着花香，果香，日光香，交織在舌尖，令人靈魂出竅。

站上教皇避暑城堡，領略斷壁殘垣的頹敗美……

就在這時，艾斐兒忽然看到有一輛黑色汽車正慢慢的，靜悄悄的向後倒退，直向懸崖逼近。



只見停車場的管理員，一邊高喊，一邊跑過來奮力拉住車，幾個男遊客見狀也幫手讓車停下，車上沒有司機，可能是自行從斜坡上滑下來的。

一對男女遊客這才驚覺，車尾幾乎撞到他們，男子急忙抱住女郎，那女郎的臉埋在男子的肩上，離他們還不到兩步遠，是懸崖的邊緣，所有人被這景象嚇呆了。

管理員用法語喊着甚麼，相信在問誰是這車的車主，半晌沒人回答。因為沒有釀成意外，所以最後也不了了之。人們繼續欣賞美景，珍惜無常的生命。

生命可以在一瞬間，在沒有任何先兆，沒有任何防備時突然結束。

這驚險的一幕，多少影響了心情。艾斐兒和媽媽回到教皇城酒店，想先休息一下，晚上再去找地方吃晚餐。

可能旅途疲勞，不知睡了多久，艾斐兒忽然醒來，怎麼又聽到那熟悉而奇異的“嗚哇……嗚哇”聲。

已經是半夜了，媽媽還在沉睡。艾斐兒起來走到窗邊，拉開窗簾。啊！多美，多安靜的月夜，大片薰衣草在月光下睡去了，做着安然，紫色的迷夢。

遠處最深紫的中心，亭亭玉立着一位女郎，她潔白的衣裙，倩影輪廓反射着月亮的清光。一位男子單膝跪着，親吻女郎疊在裙裾上的玉手。一隻黑鳥落在女郎的肩上，唱着那首奇異的夜間歌唱。

“啊？是她？那帶黑鳥的女人！她怎麼會在這裡，那是她的情人嗎？”

艾斐兒曾經在某個雪夜，見過他們在莊園後面的樹林幽會。

基本上看不清他們的樣貌，但是看來好像就是今天下午險些被車撞下懸崖的那對男女。

“嗖”的一聲輕微響聲，只見那女郎慢慢向後倒去，她慢慢躺下在那片紫色花田裡。

男子一面急忙抱着她，一面拿出手機，像是要報警。女子掙扎着向他擺手，然後那手軟軟的垂下。月光下，女郎的臉反射着死亡的白光，她身下的薰衣草慢慢一圈圈的向外蔓延着鮮紅色。

那一片鮮紅，鮮紅的薰衣草啊！

黑鳥飛起來，圍着那片鮮紅的薰衣草轉着圈盤旋，每當它飛一圈，那一圈鮮紅就變回紫色，一直到所有薰衣草都恢復成紫色，黑鳥落在女郎的胸口，白衣上的血跡慢慢消失，女郎睜大一雙充盈着夜光的眼睛。

男子抱起她狂奔而去，黑鳥也跟着飛去了，只剩下受驚的薰衣草在月下迎風私語。

艾斐兒周身都不能動，也喊不出聲來。她用力眨眨眼睛，不是夢境，不是夢遊，是真真實實發生的事！

“這是一起謀殺事件嗎？從下午那輛失控的車，到這顆無聲的槍彈，這顯然是有預謀的謀殺！目標就是這位神秘的帶着黑鳥的女子，她是誰？和她一起的男子是誰？殺她的又是誰呢？

媽媽醒了：“Baby，你在窗邊做甚麼，小心着涼。看來我們錯過了晚飯時間，我弄個泡麵吃吧。

---

## No. 29 敘事調

### 第一節 信任與出賣

斯蒂夫和孟白上了一架黑色的士，緩緩的開出希思羅機場。

“啊！倫敦，我來了！”孟白看着車窗外的夜色，想起第一次飛出白城，噢，那是多久以前的事情了。這一次，孟白飛得更高，更遠，來到這個遙遠，陌生的國度，簡直難以置信。

經過一座閃耀着無數小燈的富麗堂皇的建築，印度籍司機說：“這是著名的哈羅德百貨公司，裏面的東西啊，嘖嘖嘖，太昂貴了，我們只能看，不能買。”

斯蒂夫翻譯給孟白聽，孟白笑起來。

“你們是遊客嗎？”

“我是英國人，而她打算做個英國人。”斯蒂夫回答。

“你們是夫婦？”司機很八卦的又問。

“嗯……我們在香港認識，不過，我還沒跟家人說，我們先在酒店住幾天。”

“啊，酒店很貴呀！”

孟白聽懂了這句，回答說：“一百二十，一百二十英鎊一晚。”

司機誇張的瞪着本來就巨大的眼睛，笑着說：“唔呵呵！那可不能常住啊。如果，你們喜歡的話，到我家來住，我家有一房廳出租，價錢

可便宜多了。”

斯蒂夫翻譯給孟白聽，孟白說：“噢，那太好了！我們定了三天酒店，三天後我們可以搬去那裏。”

維多利亞區座落着很多酒店，清一色的灰白古典建築，黑鐵欄杆。找到他們預訂的酒店，司機幫他們把行李拿進房間。告辭時，寫了地址給他們。

三天後，他們搬進了在英皇十字街的一座寓所。出租車司機一家住樓下兩層，孟白和斯蒂夫租了三樓的一房廳。

當晚，他們倆好好商量了一下，盡快預訂時間去註冊結婚，然後孟白要向移民局提出居留申請。

照不成文的假結婚規矩，註冊後，孟白應該再付三分之一的費用，等拿到永居，付清最後的尾數。

看着斯蒂夫張大的眼睛——這雙外眼角稍稍向下，灰藍色的瞳仁，誠實得甚至帶點無辜的眼神，孟白爽快的答應提前付清全部費用。

孟白還有很多計劃，比如學英文，還要找一份工作，她賬戶裏全部的積蓄不能維持太久，不過這都是後話，註冊結婚是最首要和最重要的一環。

第二天，斯蒂夫帶孟白去了唐人街，中國人在外國任何事情都離不開唐人街。

倫敦的唐人街在市中心，小小的一兩條街，就是華人的中心世界。走進匯豐銀行，孟白把錢轉進斯蒂夫的賬戶。

吃過飯，斯蒂夫說：“我有一點事，先走，你在這裏，我一會回來。”

孟白說：“我自己轉轉吧，快點回來啊！”

斯蒂夫張開雙臂和孟白擁抱了一下，孟白感覺這個擁抱比平時有點過分熱烈，斯蒂夫快步走了。

孟白在唐人街轉悠，大多是食肆。轉到另一條街，看到劇院，正上演的音樂劇廣告實在太吸引了。

“嗯，等一下斯蒂夫回來，我們看一場音樂劇。”孟白想着，在售票處打着手勢買了兩張今晚7點半的票。“雖然破費了一點，還是必要的啊。”孟白為花了太多錢，自我安慰。

站在圖書館門前，孟白打電話給斯蒂夫，但是沒人接聽。孟白給他留言：“我買了7點半音樂劇的票，我在劇院旁邊的查寧閣圖書館裏等你。”

快五點鐘了，圖書館的工作人員宣布，還有15分鐘就要關門了。可斯蒂夫還沒回來，打他的電話也沒人接聽。

孟白站在劇院門口等，等到音樂劇開演，斯蒂夫還是沒來。發生甚麼事了？對音樂劇的興趣完全消失了，孟白再給斯蒂夫留言：“我先回去了。”

回到家，有些異樣的感覺。打開衣櫃，斯蒂夫的衣服不見了。再拉開抽屜，斯蒂夫所有物件都不在那裡。不祥之兆猛烈的向心頭“轟”的一聲襲來，跑到洗手間，連他的剃須刀，牙刷都不見了。

孟白癱軟在地，連哭都沒有力氣了。

試着再打他的電話，半天那邊說：“別再，騷擾，我不想再見到你，就這樣。” 決斷無情的收了線。

“這是為甚麼？好端端的，人與人之間為甚麼要有欺騙，為甚麼會害一個弱者！這個壞蛋，他走了，拿到錢就走了。這是我的報應！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背叛了尊尼，必遭此報啊。” 孟白和衣躺在床上，全無睡意。

## 第二節 貧窮交響曲

“我可怎麼辦？我可怎麼辦？” 孟白天天問自己。

孟白靠做一些臨時工作為生計，多為中醫店或外賣店。六個月簽證期滿之後，孟白鐵了心滯留倫敦。

由於移民條例越來越嚴，曾有老闆鋌而走險請沒身份的人做工，結果被罰巨款，有的還惹上牢獄之災。在英國的生活越來越難，幾乎找不到工作，節衣縮食得已經不知再怎樣節衣縮食。作為一個黑市居民還有這樣和那樣的難言之隱，包括租房子。

工友介紹的海格特一個很小的地下室，房東用濃重的捲舌音介紹着自己的名字，聽起來“啪啪劈劈呸呸”的，他看了看孟白的香港護照，點點頭，孟白住了進來。

電影導演們喜歡用誇張的滴水聲來表現貧窮，這是一種常用的手法。孟白的家居生活也充滿了聲效，那可不是甚麼高雅的手法所致。

就算關上洗手間的門，鐘錶般準確的滴答聲還是清晰可聞。水滴從洗手盆下方水管的不明縫隙，從容滴進一個小小的，專門為此而設的塑料盆裡。每隔一段時間，就要把塑料盆裡的水倒掉。出門時，水就肆

意溢出小塑料盆，流向四處各方，難看的塑料地板下的木板已經濡濕朽爛不堪。

這些大量浪費的水，以數字的形式，出現在水費單上。

雖然在房客搬進來之前裝修過一番，但是這些有年頭的設施，很快就此起彼伏的出問題了。叫房東來維修的話，絕對是考驗耐心的事。這個滴水問題，從春到夏，一直持續在等待修復的狀態。

有一天孟白在水盆下發現了一個淺褐色小小的圓蘑菇！

過了幾天，又發現了一個顯然更大，更美麗的傘狀白蘑菇！

它們不是偶然掉在那裡的，這裏已經具備了它們滋生的條件。這個家變成了繁殖蘑菇的溫床！

孟白的的生活響徹着貧窮交響曲！

有據可查的研究報告稱，大約 20%人口生活在貧窮線下，這個驚人的數字，居然發生在號稱強大，繁榮的日不落帝國 - 英國。

“這個世界是為本來就擁有一切的人所設計的，這世界不是我的。”  
孟白這樣認為。

第三節 耶和華的山上必有預備

那天是個嚴峻的冬日，房東的宣布更加嚴峻：如三天之內交不出房租，必須盡快離開，否則公堂之上見！

出去走走吧，漫無目的，人生也漫無目的。孟白走着，走着，忽然漫

天狂風暴雨，四野無人，一片黑暗。

她嘶喊：“上帝啊，如果真的有你，請監察我的苦情！”她的哭喊聲淹沒在更尖利的風聲，更狂暴的雨聲，和更陰沉的雷聲中。

誰能逃避上帝的震怒！

跑了不知多久，“噙”一聲似乎推開了一道沉重的鐵門，雪亮的閃電照得四周通明。啊！眼前現出了許多天使和十字架，

這是地獄還是天堂？

看清楚，這是一個墓園。

她轉了一個圈，凝望着那黑暗的深處，輕聲問：“可有空餘的房間給我？我，我太累了……”

一串沉悶的隆隆聲之後，醞釀了一聲炸雷和一束劈向大地的閃電。

“沒有？噢……連你…… 噢…… 你這死神都拒絕我嗎？”

又一道閃電，不遠處顯出一個門，還沒看清，就又隱在黑暗中了。她向那裏奔去，伸手推開虛掩的門，摸着黑沿着一道旋轉樓梯上去，又推開了一個門。

窗外透過閃閃電光，孟白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房間中間。

她像剛爬出來的落水鬼，渾身滴着水，猛烈的發抖。她摸到牆角，蜷縮在那裏，抱着肩膀，實在太冷了，實在太累了……

傳來一陣鳥叫聲，孟白睜開眼睛，天亮了，外面閃電和雷聲都停了，



雨還在淅瀝淅瀝的下着。

環顧四周，這樣看起來，這個房間並不算太壞。陳舊的豆綠和米白相間的條紋牆紙，兩張同色調的椅子。巨大的，冷卻已久的壁爐，後面靠牆一道屏風，屏風前還有一架陳舊的鋼琴。佈滿污跡的彩色玻璃窗，到處蒙着厚厚的灰塵，淡淡的霉味，破敗寂寥，看得出這裏很久都沒人來過了。

走去窗前，經過一夜暴風雨，這片灰綠的林中雨景，雖然淒清，然而寧靜。有鳥叫聲的早晨更顯得明麗，經過暴風雨的人，忽然重生出了希望。

伸出頭向上望去，上面有個小小的圓窗開着，一隻大黑鳥在窗前盤旋，裏面傳出小鳥的叫聲。

大鳥一天裏往返多次銜來食物餵它的寶貝，傍晚的時候它卻沒回來，晚上它也沒回來。第二天早上，小鳥不停的叫。

“一定發生甚麼事了，我必須照顧小鳥！”

孟白焦急的在這座塔樓裏轉來轉去，到處都找不到通路可以上樓。回到房間，仔細循着小鳥的叫聲……從那邊傳來……這裏聽得最清晰！孟白把耳朵貼在這面牆上，雙手在牆面上摸索，巨大的壁爐側，一個暗門靜靜的被推開了……怪不得這壁爐這麼大，原來另藏玄機，這扇小小的暗門在壁爐側邊，不留意根本看不到。

彎腰進了暗門，走上一條窄窄的樓梯，推開一扇小門，上到塔樓的頂層。

這是一間密室，裏面有一些家具和一張鋪着厚厚被褥的床。啊！雖然封塵，陳舊，依然雅緻，溫馨，有隱秘的安眠。

窗戶開着，那個鳥窩就在窗台上，小鳥正張着黃黃的嘴丫尖聲叫着，看看旁邊還有它的蛋殼。看來這小傢伙昨天才出生。

孟白趕快跑出去鎮上，買了蠟燭，一袋麵包和一大塑料瓶牛奶回來，泡好了餵小鳥吃，它高興的吃着，把渣滓甩得到處都是。

這塔樓頂層的密室成了孟白安身的地方，小鳥就是她的家庭成員，她每晚都給它講一個故事。它好像甚麼都聽得懂，一邊聽，一邊點頭。

小鳥慢慢長大了，不再唧唧的叫，它常常在樹林裏唱歌，“嗚哇……嗚哇……”似人聲，而又非人聲，讓聽到的人心裏翻騰起莫名的感覺。

有一天，聽到樓下“吱呀”一聲，好像有人推門進來，過了一會兒，悅耳的鋼琴聲響起來。

音樂中有平安，來的人並不危險。

又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在這裏棲身。

孟白天天晚上下去聽他彈琴。

#### 第四節 就這麼約定

“你做得好極了！這是你的工錢，我多給你 10 鎊，拿着吧，你應得的。聖誕快樂！”

“太謝謝你了，Banks 太太，你真仁慈。聖誕快樂！下次見。”孟白

感激的說。

這個寓所，滿屋聖誕燈飾閃耀，廚房裏飄出食物的香氣。孟白穿好大衣，把一小卷錢小心放進大衣袋裏，圍好圍巾走出門去，順手關好門。

每星期，孟白要為這個家庭工作四天，熨衣服，打掃衛生，煮飯。下午的時候，班克斯太太會和孟白一起學習聖經，然後班克斯太太彈琴，她們一起唱聖詩。在男主人和孩子們回來之前，孟白煮好晚餐，然後離開。孟白小心謹慎的做好每一項工作，今天，班克斯太太慷慨的多給了 10 鎊，孟白說不出的高興。

戈德斯東小鎮的冬夜特別安靜，雖然才是傍晚 6 點鐘，還不是真正意義的冬夜。孟白向火車站走去。每次經過這個畫廊，孟白都會停下來看看櫥窗裏的畫。

啊，又有一些新畫擺出來了。“不，不對，這裏比例有些不對。嗯，這幅畫明暗處理得極好。”

她仔細欣賞着那些畫。還有誰記得，就連孟白自己都快不記得，曾經學習過表演和繪畫，而且對繪畫頗有天份。

“小姐，這些畫真美麗！不是嗎？”有位先生微笑走過來說。

“是的。”

“我是旁邊這家店的店主，我是 Massey。”

“我是孟白，很高興認識你。”

梅西先生，這個長得並不像聖誕老人，倒有點像大偵探波洛的先生，翹着八字胡微笑着走來，在聖誕節臨近的一個晚上，給孟白帶來了一

個轉機，這是一份最好的聖誕禮物。

孟白得到了一份薪金非常好的工作，葬禮店的化妝師。晚上，一個人和一具死屍，兩個世界的人，兩個在不同空間流動的靈魂，在這個小化妝間裡，做最後的交流。孟白為這些先走一步的朋友整理儀容，和他們告別。

好心的梅西先生還提供免費宿舍給她。因為離上班的地點太遠，孟白不得不搬離塔樓。臨走時，她依依不捨的和小鳥告別：“我會常常來看你。”

“我也會來找你，只要你穿上白衣，張開雙臂，就是對我的召喚，千里萬里我也會來找你。” 小黑鳥 “ 嗚嗚 ” 叫着，孟白明白它的意思。

“好！就這麼約定！”

### No. 30 詠嘆調

#### 找出真相

“這是謀殺！謀殺！我親眼看見！” 艾斐兒躺在床上喃喃自語。媽媽在她的額上換上另一條涼毛巾，坐在床邊擔心的看着她。發生甚麼事了？對她有這麼大觸動？

回到倫敦，艾斐兒和媽媽去了艾倫心理治療診所。

“仍舊是幻覺。” 艾倫醫生說。

“不，不是，我親眼看見的，我保證，絕對不是幻覺！”

“留意一下新聞吧，如果真的發生一起謀殺案，媒體一定會有新聞報導的。”

媽媽擔心的說：“我女兒受了甚麼刺激？怎麼好好的會有幻覺呢？我要考慮是不是應該讓她終止這的裏的一切，回香港養病。”

“我不能回香港，我一定要找到證據，證實我這一次是親眼看見，而不是幻覺。”

“既然你這麼說，那麼，我相信你說的是真的。只是這樣的事自會由警方處理，你還是好好休息一下。平時多些和其他同學們溝通，參加一些社交活動，認識新朋友，這樣會讓你開闊生活圈子，心情也會開朗起來。”心理醫生專業的，缺少起伏的聲調，並不令艾斐兒安心。

醫生最後的一句話是：“我開一點鎮靜藥給你。”

艾斐兒每天都在搜索各種新聞，可是除了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之外，靜得像一潭死水。

就在連自己都相信了那又是一次幻覺的時候，報紙上出現了這樣一條消息：某酒店清潔工，早上清潔一個房間時，發現一名中國籍男子昏迷，似是服用過量安眠藥，報警後送去醫院搶救，目前情況尚算穩定。

警方在其房間內發現一封遺書，內容大意是：該男子早前僱傭私家偵探，調查離他而去的情人的行踪，查到她正和新歡在法國度假。男子追到法國阿維農，並買兇向舊情人開了一槍，事後感到極度內疚不安，遂萌生去意。經調查該男子是一名香港商人，警方初步懷疑是一起意圖情殺和自殺案。

由於並沒有收到類似報警案件，懷疑有人不想將隱私公諸於世，故刻

意隱瞞案情。警方正在進一步調查中，呼籲目擊者爆料。

“啊！媽媽快來看，看這條新聞！”

媽媽看完，緊緊摟着艾斐兒的肩膀，流下眼淚：“我的小女兒，你是對的，我沒有相信你，對不起。”

艾斐兒逐漸康復了，媽媽回香港了。

艾斐兒決定要自己調查這個案件，為了一切！

伊恩的證詞是爆炸性的

“甚麼？謀殺？你是說，Charlotte 被槍殺？她現在怎樣？”

“Charlotte？你怎麼會認為那個帶着黑鳥的白衣女人是 Charlotte？”

“我不知道甚麼白衣女人和黑鳥，我只知道 Charlotte 和 George Smith 一起去法國度假，我的直覺告訴我，這對情侶肯定是他們。Charlotte 最大的錯誤，就是擔任了情人這個角色。”

伊恩讀完艾斐兒帶來的報紙說：“蘇格拉底說過：‘如果這樣，你不但失去了你的戀人，同時還失去了你自己。’唉，當愛情變質，是多麼瘋狂可怕。”

接着的證人證實了第一條證詞

特洛伊說：“是的，我聽說 Charlotte 受傷，她是 George 的情婦。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件事，就是那天 George 跟我說，他想請 Charlotte 為他的大宅畫一些肖像，想不到竟然發展成這樣。”

凱倫說：“在我們夫婦之間的就是女巫 Charlotte 。”

艾斐兒想：“在他們夫婦中間的，不止有夏綠芝，還有其他人和其他事。”

看了艾斐兒帶來的報紙，特洛伊拍了拍額頭說：“啊，我的上帝，是他！那天有個陌生的中國人來畫廊，他站在 Charlotte 的自畫像前看了很久。

陌生人說：‘可以請這位畫家畫一幅畫嗎？’我說：‘好的，畫家的工作由我們畫廊做代理。’然後我給了他我的名片。

過了兩天，陌生人又來了，說他來自香港，是 Charlotte 的前男友，她背棄他來到英國，他追踪了她很久，只想找她談談，沒別的，問我是否知道她最近的行踪。”

艾斐兒說：“我想起來了，我也曾見過這個香港人，他當時在畫廊外轉悠。”

特洛伊接着說：“我聽小赫莉說她的爸爸和 Charlotte 會去法國度週末，我隨口告訴了這個消息給那陌生人。他忽然神秘兮兮起來：‘如果，你能提供他們確切的航班行程，我將捐一筆款項給你的畫廊。’他隨手就寫了一張支票給我，說先預付這些。我雖然覺得很奇怪，但是那筆錢，我不能抗拒啊，我也沒想到會有這麼嚴重，最多有些吵鬧而已，而且 Charlotte 也應該處理好舊情史啊。

我還問他怎麼知道 Charlotte 在這裡，他說是 Charlotte 以前的繪畫老師告訴他的，那位畫家以前曾是我畫廊的簽約畫家，他叫 Steve。”

這一切都太複雜了，又一個叫斯蒂夫的畫家牽連進來。

凱倫說：“我早就說過，這女人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巫，專門迷惑男人，誰惹上她都沒好下場！”

特洛伊說：“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女人啊？她有着怎樣的過去？她簡直像斯芬克斯一樣！”

艾斐兒最後的結案陳詞是：“她的謎語其實人人皆知，而又人人不知，可究竟是甚麼呢？”

三人同時搖搖頭。

特洛伊的室友，馬克的證詞驅除了迷霧

“你還不知道嗎？‘櫻桃溪’畫廊一直是靠 Smith 夫婦資助，不然早就維持不下去了。”

“Charlotte 的畫不是很受歡迎嗎？”

“是的，但是肯花大價錢，一直收藏她作品的只有 Smith 先生。Smith 太太也一直資助 Troy 和畫廊的各項開銷。”

“噢，原來如此。”對於特洛伊以身相許作為報答，艾斐兒一點也不覺得奇怪了。

梅西先生引出了另一條線索，他提到了一個陌生的名字

“噢！你是 George 的兒子的音樂教師，我見過你。有甚麼事嗎？”

“我無意打聽他的家事，但是，孩子最近都沒心思學琴，我想和他談談，你可以告訴我些甚麼嗎？”



“George 是我的鄰居，我們有些交情。不久前，我看他非常傷心，在我的追問下，因為大家同是男人，他也就不瞞我了。原來他愛上了一個女畫家，而她最近受了槍傷。說來那女畫家我也不陌生，她以前曾在我的店裏做化妝師。”

“葬禮店的化妝師？女畫家 Charlotte？”

“她叫孟白，她現在不做化妝師了，我們請了另一個化妝師。”

“孟白？”

“我想，這才是她真正的名字。” 梅西先生說完，看着艾斐兒，又笑了一下說：“你對她很關心啊！我會認為她是你的朋友，但是你對她又一無所知，你和她有甚麼關係嗎？”

艾斐兒一時不知道說甚麼好：“我和她只有幾面之交，可……我們都是華人啊……聽說她出了事，我很擔心，看看能不能幫忙。她現在怎樣？”

“噢，是這樣啊……她是個令人同情的女人。我聽 George 說，她最近失蹤了！”

“失蹤了？報警了嗎？”

“這個……你要問 George 。”

“噢，對了，這個孟白，你怎麼認識她的呢？不好意思，我問得太多，如果你覺得不合適……我……我就不問了。”

“唉，她真是個令人同情的女人。”

一個寒冷的冬日傍晚，我剛下班，準備回家，看見她站在已經關門的“櫻桃溪”畫廊外，看着櫥窗外的那些畫。她的衣服很單薄，瑟瑟發着抖。

我走過去問她：‘小姐，這些畫很美麗，不是嗎？’她看了我一眼，那雙眼睛，那神情，是我從來沒見過的。她說：‘是的，先生。’

我又說：‘過兩天，這裏開畫展，你會來嗎？’笑容在她臉上一閃而過：‘會的。’

我又接着問：‘我是旁邊葬禮店的店主，我剛下班。今天這麼冷，我可以請你喝杯東西嗎？’她想了一會兒答應了。

在街角的小酒館裡，我為她買了一杯雞尾酒，她慢慢喝着，警惕性緩和了一點。我們開始談話。當她告訴我正在找工作時，我說：‘如果你喜歡，我可以安排化妝師的工作給你，但是你應該知道我店裏的化妝師和普通化妝師有點不同。’

‘真的嗎？你願意請我？’她又吞吞吐吐的說：‘不過，我有點小麻煩.....’

我說：‘這樣吧，這麼晚了，我為你叫一輛的士送你回家，明天一早你來我的店，我們好好談談。’

第二天，她來了，我知道了她的麻煩。但是，我想我應該幫她。她就在那裏工作了，後來她去‘櫻桃溪’，也是我鼓勵她去的。”

亞當知道內情

亞當說：“是的，帶黑鳥的白衣女人是 Charlotte，也是孟白。她就

是我故事裡的那位‘夜宮女王’。”

“她曾在塔樓棲身？”

“是的，因為沒有身份，沒有工作，她偷偷住在塔樓的秘密閣樓上，與一隻黑鳥為伴，那裏曾是 Rosalyn Edward 和鋼琴教師 Adam Malinowski 秘密幽會的地方。

Massey 先生收留她在葬禮店做化妝師的工作，她才搬離塔樓，住在棺材工場的宿舍，也就是我現在住的地方。

有一天，她走進‘櫻桃溪’畫廊，變成了附近知名的女畫家 Chartlotte。我不知道她為甚麼會愛上 George Smith。”

艾斐兒眼睛睜得大大的，這實在不可思議，幾個形象漸漸清晰重合。那個住在棺材工場邊的房子裏，曾在湖邊救過自己的白臉女人；墓園管理人看到的羅莎琳的鬼魂；莊園雪夜夢遊看到的白色身影；阿維農月下薰衣草地見到的白衣女子；還有葬禮店的化妝師；原來是同一個人。她就是夏綠芝，也是孟白。

這幾個形象實在很難聯繫起來，美麗背後就是醜陋，醜陋得如此可怕！難道她是現代畫皮？

艾斐兒向亞當說出自己的疑惑：“我曾經在不同的時期和場合見過她，她的面孔完全都不一樣，她是畫家，難道她的面孔都是畫出來的？”

“孟白的眼睛像幽暗的夜空，她是我見過最美麗的女人！”亞當說，語氣堅定。

“她現在在哪裏，你知道嗎？”

“但願我知道她在甚麼地方。” 亞當在胸前劃了個十字。

“那個謀殺她的人是她的舊情人？” 艾斐兒又問。

“說實話，我和她從來沒有深談過。”

“她怎麼那麼多秘密啊？”

“她是個神秘的女人，她的一生發生了甚麼事，可能只有她自己知道。” 亞當說完低頭嘆氣。

墓園管理人是個愛講故事的人

“噢，是你啊！看看，我修的花圃，多美麗啊！我在前面大宅的花園裏也種滿了玫瑰。” 墓園管理人很享受自己的工作。

“我看大宅外面修葺了，有了新主人？” 艾斐兒問。

“是的，不過他不是新主人，而他本來就是這裏的主人。

鋼琴教師死後，Rosalyn 小姐發現懷了身孕。生下這個孩子後，Rosalyn 小姐也因產後抑鬱而死去。因為是私生子，為怕影響 Edward 家族的聲譽，老 Edward 先生把這孩子託付給當時的老管家撫養，那管家姓 Smith。

老 Edward 先生死後將大宅留給這個私生子，也就是 George Smith 先生的父親。他長大後繼承了這座房子，但是並沒有意思回來。直到最近，大宅的主人終於回來了，小 Smith 先生繼承了這裏，將大宅和塔樓重新修葺，還請一位女畫家畫了他祖先的肖像。”

“你見過這位女畫家嗎？她住在這裏？”

“你是甚麼人？是記者？”墓園管理人提高了警惕，“關於主人的事，我不知道，也不會跟你說的。你走吧！請。”他再也不說一句話了，默默擺弄他的花圃。

“我記得你說過曾見過一位帶着黑鳥的白衣女子，她是這位女畫家嗎？”

“小姐，別難為我啦，我甚麼也不知道。”

## No. 31 宣敘調

### 第一節 我是誰

我是孟白，我是夏綠芝，我還可以為自己改很多很多名字，但是，我沒有正式的，被人承認的名字——生命冊上沒有我的名字。

日間，我的面孔蒼白而慘淡，鉛色眼睛羞澀的躲避着日之光輝。夜間，我的臉龐潤澤而晶瑩，眼睛反射着夜之精華。

我從來無家可歸，四處尋找可以落腳的地方。從故鄉白城的小黑屋，廣州鄉下的村屋，南丫島的別墅，最後歷盡艱辛來到英國——這個天空常常落淚的國家。

我還是無處容身，我曾棲身在林中廢棄的塔樓，隱藏在眼淚織成的密簾後，背離喧囂浮華。

最近我又住進梅西先生提供的員工宿舍，那是在棺材工場旁的一個小

單位，還有一個小花園。

葬禮店的化妝間裏，一張張白被單下的面孔，雖然已經死亡，此刻比有生命時更生動，更美好，展示着最後的尊嚴和華麗。

生命一開始，便向死亡一步步走近。如果生命沒有答案，那麼死亡即將揭示最後的謎底。弗洛伊德（注 1）說：“若以恐懼之心承受死亡，死亡何來美感呢？”人們害怕死亡，恐懼末日審判，但不可思議的是，死亡充滿神秘，充滿美感。

經歷了長期動盪不安後的暫時安穩，我開始了藝術創作，死亡啓發了我的靈感。我晚上上班，白天畫畫，畫了很多，畫得鋪天蓋地。

梅西先生看到這些畫說：“白，別浪費你的天分，去啊，去‘櫻桃溪’畫廊問問。”

有一天，我帶着自己的畫走進了“櫻桃溪”畫廊，向年輕的畫廊主人介紹自己：“我叫 Charlotte Ha，我是一名自由職業的畫家”

我摒棄了自己名字中那個蒼白的文字，改了個充滿生命色彩的名字——夏綠芝，洋名 Charlotte 簽在我作品的下方，像一條愛恨情仇交織的蔓藤。

廊主仔細審視這些畫良久，點點頭說：“嗯，裝飾藝術風格，有點藍碧嘉（注 2）的味道。好吧，先把這些畫掛在我這裡，看看效果怎樣，但是，每幅畫每月我要收 10 鎊費用，如能賣掉，我再抽取百分之三十，你看怎樣？”

“好，我接受。”

“願我們合作愉快。我叫 Troy ”

如果說藍碧嘉的畫充滿了奢華和情慾，那麼，我的畫作，憑藉強烈的畫風，獨特的題材，和令人震懾的色彩——白之愚昧，藍之不詳，黃之淫欲，紅之血色，黑色就是生命最後的華彩——死亡。漸漸地，我在本地小有名氣，受到一些人的追捧，我從此華麗轉身為才華橫溢的女畫家。

“嗨，Charlotte，今天 Smith 先生買去幾幅你的畫，遲些我把錢算給你。”特洛伊高興地說。

“嗨，Charlotte，Smith 先生又買了你的畫。”

史密斯先生，近來總是聽到這個名字。

“嗨，Charlotte 過來這邊。”

一次畫展，特洛伊正和一位風度翩翩的男士談話，招手叫我過去。

“這是 Charlotte，這是 George Smith，他幾乎買了你所所有的作品呢！”特洛伊介紹說。

啊！這就是佐治·史密斯先生！

“啊，最終見到畫家本人，很榮幸認識你。”佐治·史密斯先生微微躬身，拿起我的手輕輕一吻。

“也很榮幸認識你，對於閣下的支持，我萬分感激。”

佐治大約在四十至五十歲之間，剪裁講究的西裝，保養得宜的中等身材，微微捲曲熨貼的棕色頭髮，修飾整潔的鬚鬚，順着兩腮延續到下巴，形成優美的弧線。木刻般的輪廓，剛毅的鼻子，劍眉下的棕色眼

睛敏銳而坦然，不凡的舉手投足，令這個已屆中年的男人有說不出的優雅。

我的臉上有些發熱。

“我非常欣賞你的才華，內子也很喜歡你的畫，她一直說想請 Charlotte 小姐來為她和孩子們畫像呢。”

“噢，榮幸之至。”

佐治又說：“我住在鄰鎮 Oxted，如果你方便的話，我們想請你到我家畫像。”

“好的，Troy 代理我的工作，和他談好以後，請隨時約我，再次感謝。”

“太好了！內子 Karen 很快會打電話給你。”

---

注 1：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猶太人，奧地利精神病醫生及精神分析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創始人。他認為被壓抑的欲望絕大部分是屬於性的，性的擾亂是精神病的根本原因。著有《性學三論》、《夢的釋義》、《圖騰與禁忌》、《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學》、《精神分析引論》、《精神分析引論新編》等。

注 2：塔瑪拉·德·藍碧嘉（Tamara de Lempicka, 1898 年—1980），波蘭女畫家，裝飾藝術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

## 第二節 暴風雪



倫敦今年冬天特別冷，下了很多場大雪。漫天飛舞的雪，還是一貫的溫柔飄逸瀟灑，即使它帶來的是嚴冬酷寒。把世界變成雪的王國時，並不發一言。它輕撫你的臉頰，搭着你的肩膀，再俯伏親吻你的雙腳。也就在這當兒，讓你腳下猛的一滑，登時摔斷骨頭。

“啊！多麼純淨，多麼聖潔！”人們口中剛剛還在讚美那天上飄下來的初雪，轉眼之間，腳下已經將它踐踏成污穢的泥濘。

坐在溫暖壁爐邊的人，正在讀一本有趣的書。當風呼號響起的時候，他聆聽一小會兒說：“多美的銅管樂曲！”，再抬頭看看窗外銀裝素裹的花園，“啊！多美的風景畫！”他由衷的讚美說。“風花雪月”是富裕滿足的人的閒情逸致。

剛下班開車趕回家的人，一邊詛咒該死的天氣，一邊睜大雙眼，搜尋那渾濁不清的灰色深處，盼望突然有跡可辨。他確切知道前方有一個溫馨的處所在等着他，當妻子兒女迎接他的時候，暴風雪已被拒之門外，剛才路上的艱險，只算得上是一首不愉快的小插曲。

孩子們在花園里堆雪人，他們大聲歡呼：“噢！雪是我最好的玩伴！”夜間，雪人在夢鄉帶孩子去看各種新奇的事物。暴風雪對無憂無慮的人來說，也是無憂無慮的。

這年的平安夜，史密斯府邸的燈光讓暴風雪也充滿詩意。我被邀請參加他們的家庭聖誕派對，當晚，所有賓客都留宿在史密斯莊園。

半夜的時候，我似乎清醒然而又全無意識，穿上白色連帽晨衣，光着腳，走到外面風雪中去，竟然一點也不感覺冷。我怎麼也睜不開眼睛，下意識的向前伸出雙手，神奇的避開了一切障礙。

來到一處空地，剛剛還在呼嘯的風雪霎時間停了，四周靜得出奇，也潔白潔淨得出奇，天上只有一顆藍星，像一隻盈着滿眶藍淚的眼。

像往常一樣，我張開雙臂，過了一個時辰，小黑鳥來了，就落在我的肩膀上，它總是唱着那首歌，那首甜蜜而又令人心碎的歌。

我聽見有人輕輕走來，踏着積雪。

我看到他了！也緊閉雙眼，兩手伸向前方，如夢似幻。是的，是他——我愛慕的男子。

被世界遺棄的人容易心生惡念，我一直罪惡的愛慕着他。我們共同暗生情愫的罪惡心魔，對我們的第一次誘探！

那顆藍淚終於重重的掉下來了，驚醒了我們的夢，罪惡而又曖昧的夢！

親愛的小黑鳥啊，我的故事沒有結局，沒有明確交代。傷痛的片段，每在心裏重複一次，傷口就再次撕裂流血。

暴風雪升起來了，在我哀傷，幽暗的心底呼嘯衝騰。

### 第三節 我看到他們

啊，史密斯先生打電話來，他打電話來了！

他請我為他的家人畫像。上次不是剛剛為所有人畫過了嗎？凱倫的巨幅畫像掛在前廳，還有孩子們的像也都畫好了。看到他們眼裏喜悅的目光，我知道他們喜歡我的創作。

史密斯先生說：要帶我去一個地方，為他的祖先畫像。

當司機把車開上那熟悉的林間小道時，我的心都快從喉嚨裏跳出來了！這是要去哪裏啊？

“嗯，到了。”佐治握住我的手。

車停下來，司機拉開車門，佐治扶我下車。

啊，發生了甚麼事？以前斑駁，壁壘森嚴的圍牆，刷上淡黃這麼柔嫩的顏色。

看得到後面矗立的塔樓頂在新鮮的陽光下閃光。

司機去開門。

以前，我常常從這裏經過，從門縫裏總是飄出一絲絲寒冷的陰氣，像是從臨死的人肺裏呼出來的。

現在，大門一下子敞開了，意外的竟滿目是大片開滿花的草坪，鳥兒在樹上啾啾唱歌。

“這裏以前傳聞鬧鬼呢？你聽過嗎？”佐治說。

“略有所聞吧，你……買下這座房子？”

我們走上台階，推門進去。

“不，正確來講，我繼承了這座宅子。”

巨大的前庭，黑暗隱晦中，顯出鋪着暗紅地毯的樓梯通往樓上。

“這裏只是翻新，基本維持原狀。我請你來，是想請你為我的祖先畫像，這有個故事，一會兒我講給你聽……”

“請，請這邊。”佐治推開左邊的門，我們走進去。我們在壁爐前的安樂椅上坐下，老傭人送進茶來。

佐治向我講了他的祖母羅莎琳·愛德華和祖父亞當·馬林諾夫斯基的故事。

“有一些舊圖片和文件給你參考。這些肖像我會掛在大廳裏。”

“這麼說，那愛情故事就發生在後面的塔樓，那裏也裝修過了嗎？”我擔心小黑鳥，一個月了，我還沒回來看過它。

“我會保留那裏，不會怎樣修葺。”

我鬆了一口氣。

“我為你準備了畫室和臥室，你如果不介意，可以住在這裏，這樣比較方便。”

“那太好了！謝謝你。”

“剛才進來的老傭人住在廚房後的工人房，有甚麼事你可以吩咐他。”

我細細閱讀了關於羅莎琳·愛德華和亞當·馬林諾夫斯基的所有資料，他們就像我的老朋友，我眼前浮動着他們的風貌。

當佐治回去，我坐在我曾棲身的塔樓密室，想像他們在這裏幽會的情景。我的創作熱情空前充沛，欲罷不能的幾個晚上不眠不休畫他們的肖像。

最後，我畫那幅巨幅油畫《羅莎琳·愛德華和亞當·馬林諾夫斯基》。我頻繁的站到遠處仔細觀察，又近前修改潤飾。

當我畫完最後一筆，站遠到畫室近門口處。畫面上，午後溫煦的光影中，羅莎琳正慵懶的斜倚在玫瑰叢中大理石的長凳上，她深情的望着亞當，她的情人半跪着親吻她的雙手。

我忽然聽到裙裾的悉悉簌簌的聲音，回頭望去，啊！他們——羅莎琳和亞當，就站在我身後，向我微微一笑，微微鞠躬，然後手拉手走出去。

我跟着他們，站在塔樓下向上仰望，窗戶裏燭光閃耀，他們在窗邊向我招手，我對他們微笑，不想打擾他們，然後他們跳舞，舞着，舞着……

半夜的時候，四處飄來黑影，一個個進到塔樓，窗裏越來越燈火輝煌，踵踵舞影翩遷。

我遠遠注視這燈火通明的鬼域，人們旋風一樣的瘋狂旋轉起舞，然而卻鴉雀無聲。

黎明前，窗裏的燈一盞盞相繼熄滅，一個個黑影下樓，有很多黑影，最後是那對情侶，他們點頭和我告別，嘴角帶着微笑，消失在黑暗中。

一隻手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嚇得微微一震。

“Charlotte! 你怎麼在這裏，我不放心過來看看。”原來是佐治來了。

天已經大亮。

我默默走去我的畫室，佐治跟進來，然後凝神屏氣的看那些畫。

“Charlotte，你怎麼做到的？！他們就像活着一樣在我眼前。”

“他們就在這裏，我看到他們。”

#### 第四節 獅子的追捕

“Charlotte，我想，你應該休息一下，我們到法國去度週末吧。”

“我，不能出境。”

“為甚麼？”

“因為我沒有護照，我是黑市居民。”

佐治吃驚得張大眼睛，過了一會兒，他平靜過來說：“讓我來想想辦法吧。”

“還是我自己想辦法吧。”

我買了一本假護照。

我將假護照遞過去，海關人員看了看護照上的照片，又盯着我看，我心裏緊張極了，感覺自己和那些走私，販毒的罪犯一樣，最後他微笑着放行。

“現在的女孩子整容的太多了。”聽到他咕噥了一句，還搖搖頭。

佐治緊緊拉着我的手，手心裏還有汗水。

唔，終於，我們坐在法國露天茶座喝咖啡。今天，我第一次覺得自己和周圍任何一個普通人都一樣，這種尋覓已久的感覺，突然溫暖地，就像這溫暖地陽光一樣包圍着我。

法國人真漂亮，無論男女老少。旁邊小桌，一對老年人面對面坐着。他們一邊喝咖啡，一邊不時伸出一隻手在桌上互握。他們有點渾濁的眼睛，互相傳遞着深深的愛意。

再看過去，老夫妻後面的那張桌子邊獨坐着一位男子，他的風衣領子豎起來，帽簷拉得很低，陰影幾乎遮住他大半個面孔，從嘴和下巴的輪廓來看是個華人。在這樣的陽光下，怎麼能獨自一人呢？我又假裝漫不經意的掃了一下他，發現他也正偷偷望過來。

這樣熟悉的輪廓！是誰？心忽然快速跳起來，不可能！

我推說不舒服，想回酒店休息，我催着佐治快點離開，掩飾不住的氣急敗壞。我低着頭，挽着佐治的胳膊，迅速逃離。

啊！獅子已經追捕來了，他的名字就像一塊滾燙的炭，我不敢說，怕燒爛我的雙唇，我的心已經完全不懂得思維。

下午的時候，我總覺得有雙眼睛在人羣中，讓我無所遁形。他隨時會出現在我面前，用手指着我說：看這忘恩負義，水性楊花的女人！

我神不守舍，緊緊拉着佐治的手，佐治也緊緊握着我的手，他可知道危險已經臨近了嗎？果然，聽到人們嘈雜的驚叫，他們奮力拉住一輛車，一輛黑色私家車，差點把我和佐治撞下懸崖。那輛車上沒有司機，沒有任何人！

只有我自己知道，這不是意外！

當夜晚降臨，人們都睡了，我放鬆了警惕。薰衣草發出的幽香迷惑了我，在佐治提議我們出去走走時，我答應了。

藍色的夜，紫色的薰衣草，皎潔的月光，就在這樣詩意的時辰，隱藏多時的，一團復仇的烈火穿進了我的身體……

到處都是獅子，到處都是陷阱，我逃了又逃，還是沒能逃過獅子的追捕……

方尊尼，你要一個死人嗎？獅子們，你們都要我的生命嗎？在這裏，拿去吧……

## No. 32 詠嘆調

### 第一節 白色的面紗

艾斐兒穿過樹林，來到那大宅，這個曾經的鬼屋。高高的圍牆刷成了奶黃色，這麼平凡，甚至可以說平庸之極，艾斐兒覺得簡直有點暴斂天物。她搖搖頭，走上台階，在考慮扣獸頭門環還是按旁邊牆上的門鐘時，只有幾秒鐘的猶豫，然後她按了按門鐘。

一個男僕模樣的男人來開門。

“我想見一見 Smith 先生，我是他的孩子的音樂教師。”

“好的，請稍微等一下，我去通傳。”

一會兒，男僕走出來，開了門：“請進，Ivy 小姐，Smith 先生在後



面花園的園廳等你。”

進到裏面，才感覺到真正屬於這個大宅自己的氣質。前廳牆上掛着一些巨幅油畫，不用說是羅莎琳和鋼琴教師亞當的畫像，他們是史密斯先生的祖父祖母。來不及細看，男僕在前面帶路，他們穿過花園，男僕敲了敲園廳的門。

“請進。”裏面傳來略沙啞的聲音。

推開門，灰綠色的窗簾只拉開一半，使得這個房間有些幽暗。四壁滿滿掛着畫，不用說都是夏綠芝的畫了，像一個個有不同風景的洞穴。

史密斯先生坐在一張搖椅上。

男僕出去，順手帶上了門。

“非常抱歉打擾你，Smith 先生。我想知道 Charlotte 小姐的消息，這對我非常重要，我們都是華人，而且她救過我，我還沒有報答。”

“請坐吧。”

艾斐兒坐在窗前一張安樂椅上，面對佐治。

佐治沉吟一會兒，語調又輕又慢：“那個潔白的雪夜，我被罪誘惑，走向一個女人，她一身白袍，兜帽遮着她一半面孔。她兩手手心向上，向兩邊伸開。肩上站着一隻唱歌的黑鳥。

我似乎從來沒見過這個女人，但是，我知道是她，我最愛的女人。”

佐治拿起咖啡，慢慢喝着，眼睛望着窗外，透過白窗紗的朦朧。

“那顆藍星忽然滴下一滴眼淚，我忽然醒來，才知道那是一次奇怪的夢遊。更奇怪的是，她和我一起經歷了這次夢遊。”

“還有我，也進入了那奇怪的夢境，這真是再離奇沒有的事。” 艾斐兒插上一句。

“太離奇了！”

“那麼，她現在在哪裏？她安全嗎？”

佐治垂下頭，雙手摀住臉。

“為甚麼不報警呢？她可能有危險啊！”

“我對不起她，對不起她啊！” 佐治說。

他接着說：“我們到了法國的時候，她就一直說：有人跟踪。我問她是誰？她只是搖頭。那天下午，有輛車差點把我們撞下懸崖。我當時就應該警惕啊！但是我疏忽了。那晚的月光美極了，月光下的薰衣草也美極了，那晚美得恍如夢境，十分不真實。在這麼美的夜晚，竟然有罪惡藏在暗處！那顆槍彈飛過來，她倒下了，鮮血從她胸口不斷湧出來。

她用盡全力的向我搖手，制止我報警。

她的血染紅了大片薰衣草，我抱着她飛奔，連夜叫人開來我的私人飛機，接我們回倫敦。”

佐治沉默了好一會兒，接着說：“回來倫敦後，我請來私家醫生，把那顆槍彈取出來了，還好沒有打中心臟，她被救活了。

一天天過去了，她躺在床上沉睡，均勻的呼吸，長長的睫毛顫動。但是，很奇怪，她怎麼好像一天天在褪色，褪色……

我到歐洲辦理一些生意上的事，差不多三個星期後回來。臥室裏沒有她，傭人說她在花園裏。我到花園去找她，當時，玫瑰開得美極了，遠遠飄來香氣。她坐在大樹下的大理石椅上，圍着白色的紗巾，背對着我。

我走近她，她沒回頭說：‘佐治，你回來了？你先進去客廳吧，我馬上就來。’

我說：‘你好些了嗎？讓我看看你。’

她說：‘不，不要看！’

‘為甚麼？’

‘因為我很難看。’

‘你剛受過傷，我不會介意的。’我扶着她的肩膀。

她說：“是的，我應該讓你知道我的真面目……”她慢慢轉過臉來，抬起眼睛……

我承認我沒能掩飾住我的驚訝，樹蔭影影瑟瑟，斑駁的投在一個白色的人形上，像一具石膏雕像。那雙眼睛……白得像鉛那樣發亮……

她早已料到我的反應似的，慢慢垂下頭，蒙上面紗，從容站起來離去。

我喊着她的名字，到處找她，但是，我知道，我失去她了。”

“怎麼回事？她去哪裏了？”

“我知道她在哪裏，我已經委託可靠的人來照顧她。既然她不希望別人打擾她，我還是不要打擾她吧。”

“那麼，槍殺她的人是她的舊情人嗎？”

“我去醫院看過那人，一個香港商人，Charlotte 曾是他的同居情人。她舍他而去，和她的繪畫老師一起來到倫敦。那繪畫老師曾經來過‘櫻桃溪’畫廊，見到 Charlotte 的自畫像，他向香港商人報告了她的行踪。”

“我也在‘櫻桃溪’門外見過這個香港商人，當時，他在門口轉悠。聽說，他出了一筆錢，買了你們去法國度假的信息。他真可狠啊！”

“願上帝饒恕他，我接到醫院的通知，他已經死了，警方還在調查。”

大段的沉默.....

對不起，我有點累，想休息一下。” 佐治用一隻手支着頭，靠在搖椅上。

他像沒聽見艾斐兒的告辭。

## 第二節 洗禮

這大概是夏天的最後一天，林中的風已見蕭瑟。

傍晚，太陽斜着從樹林各個縫隙穿射進來，金色的縫隙，襯着暗色的

樹木，像巨大的愛奧蓮豎琴排列着琴弦，風從弦間滑過，偶然天成的琴音飄忽迷離。

艾斐兒良久的佇立在塔樓前。

幾天前十分意外的收到夏綠芝的手機短信，她說想請艾斐兒在她的洗禮奏樂，如果可以的話，請來塔樓相見。

洗禮？

艾斐兒仰頭望着上面的窗戶，那兒出奇的寂靜，夏綠芝想必就在寂靜後面。

她打開手中的琴盒，拿出小提琴，調好了音，旋律緩緩從弦下流淌出來，這旋律似乎並不熟悉，從她內心深處莫名的飄溢而出。

過了一會兒，一隻黑鳥從窗內飛出來，它慢慢的，低低的迴旋。

塔樓的門開了，那女子慢慢走出來，身披紗衣，滿頭白髮。她垂着兩彎天鵝絨般的睫毛，雙手捧着甚麼，莊嚴前行，黑鳥在前方帶路。

艾斐兒跟在後面奏琴。

女子徑直前去。

來到林中湖邊，女子站住了。白色紗衣隨風飄揚，雪白長髮也隨風飄揚。女子慢慢轉過身來，睜大一雙眼睛，鉛一樣的瞳仁，夢幻而神秘。

她微笑了一下，那笑容稍縱即逝。

“謝謝你來，拿去，這是我的秘密！” 她遞過來一個盒子，艾斐兒急

忙去接，那盒子沉甸甸的，上面有精美的花紋。

湖水開始動盪起來，並且越來越幽暗，向岸邊湧來又退去。整個樹林搖動着，愛奧蓮豎琴的琴音漸強！漸強！

這大概是一天的最後時刻——日夜交接的時刻。

女子的眼睛在一瞬間沉黑起來，黑得像幽深的夜空。

又黑又濃，像墨汁一樣的湖水，“呼”的一聲漫上岸，擁着那女子向湖中湧去，她向艾斐兒伸出一隻手，漸漸遠去，浪花中只看見那雙黑得像夜色一樣的眼睛，黑鳥奮力拍着翅膀，圍着她盤旋。

艾斐兒想跑過去拉住她，但是她的雙手已不受控制的繼續奏琴。

這時，湖面上空，太陽急遽降落，逐漸熄滅，漆黑如仍舊炙熱的炭火。另一邊，月亮迅疾上升，燃旺似沸騰的鮮血。日和月在天邊短兵相接，各自舉起黑和紅的光劍，劍尖一觸即發，巨大地，靜寂地強光，瞬間將黑和紅調和，天地一片奇巍玫紅。

歌聲靜靜的響起，從四面八方響起。

艾斐兒跟着奏琴，不能停下來。

歌聲在最強音的時候，轟然而止。

萬籟俱寂……

遠方湖中有一個白點，隨着波濤沉浮。

艾斐兒跌跌撞撞的一邊跑，一邊打手機報警，電話在這個時候忽然失

靈了，艾斐兒倒下來。

醒來的時候，已經是早上了。清晨的天空非常乾淨，林中小鳥歌唱。望望遠處，湖水一如既往的輕輕蕩漾。

艾斐兒提着小提琴，走出樹林時，彷彿把甚麼都忘記了。

### 第三節 他們聚集在廣場

這天是 2009 年 5 月 4 日。

這天發生了一件大事，就在特拉法加廣場。啊！好多人啊！艾斐兒問途人，發生了甚麼事？他們說：這是一場為全英無身份移民合法化爭取權益，名為“陌生人成公民”的運動。

上午 11 點鐘，鑼鼓聲震天，近兩萬名無證勞工的隊伍浩浩蕩蕩開進了特拉法加廣場。來自世界各族裔無身份移民們，帶着兒女和家人來了，今天，他們勇敢的站出來，不懼怕因參與活動而遭到移民局的拘捕。

“陌生人成為公民”的運動，是由一個人權組織發起，自 2006 年開始推動。以人道關懷和務實精神為原則，提出要求英國政府一次性合法化長期在英國的無身份移民（有條件的特赦），使之能合法工作，並有機會獲得公民身份。

無身份移民，一向是英國社會問題中的軟肋，令英國政府十分頭疼。

鮑爾斯·約翰遜於 2008 年參加倫敦市長競選時，提出了“特赦非法移民”的大膽設想。這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政治理想，而是為英國實際着想的構思。

2009 年 3 月份，隨着已是倫敦市長的約翰遜提出的報告——“特赦非法移民的可行性”，“特赦”更成了上至英國政府官員，倫敦市長，下至社會公眾和各傳媒爭相討論的熱題。

這是 2009 年 5 月 4 日上午，他們聚集在廣場。

華人社團和華人領袖也都前來助陣，主辦活動的負責女士說：“我們的組織是由包括教會，工會和學校團體組成的，看到這些壓在社會最底層的人們生活異常困苦，希望通過運動能說服政府，來為他們爭取到公正的待遇。”

她坦言：“我們並不要求大赦，而是有條件的給那些已經在英國居住多年的人們合法工作的機會。這些被英國社會漠視的無身份移民為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卻沒有得到社會公平的對待，這些人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甚至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他們沒有搶英國人的飯碗，他們做的都是當地人不願意做的工作。英國社會需要他們，他們可繳稅，為政府帶來益處。”

她一再表示“陌生人成公民”的運動是有效可行的，如果這些非法移民無法遣返，又無法工作，不能繳稅為政府做貢獻，被逼無奈牽涉到犯罪的話，必將成為英國社會的隱患”。

華人社團的首領說：“無身份移民來到英國，政府既不能遞解他們出境，他們又因沒有身份不能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對於這樣的窘境，引致有些人作出了違法的事，而擾亂社會治安，或受到無良雇主的欺壓……他們已在英國生活多年，有的在英國已經建立家庭。從人道上，‘陌生人成公民’這個方案是令社會更和諧的最好方法。”



主辦方表示：“英國民間支持有條件合法化無證移民的呼聲越來越大。只要讓社會看清楚問題的情與理，英國是一個人道及具理性討論空間的社會，有空間引發討論及促成政策的改變。從陌生人成公民“的道路也許很長，但是在探索中前進，集合大家的力量，就會有希望看到光明的出口。”

組織方的負責女士帶領大家高呼口號：“陌生人變成好公民，流浪者獲得新生命！”“移民不分新和舊，貢獻社會有成就。身份不論有沒有，基本人權應享有！”

這是 2009 年 5 月 4 日，他們聚集在廣場。

無證勞工們一個個勇敢的走上主席台，講述自己的艱辛生活。

有人說：我既不是英國公民，也不能回國，在英國無法正常工作，甚至被禁止結婚。只能打零工度日。

有人說：“這裡太多陌生人了，他們受到很多迫害，小孩子沒辦法讀書，病了不能看醫生，這是不符合人權的。”

有人說：“今天來了很多朋友，我來英國 13 年了，希望有好的結果。”

13 年！人生裡有幾個 13 年？13 年的痛苦在生命裡佔着怎樣的比重？執法者仍要對這 13 年的痛苦，漠視，掩面不顧到幾時呢？

外邦人為英國創造了財富，也帶來更多的消費。英國經濟蕭條，所有的店鋪都鬧“客荒”，而不得不倒閉。不明白的是，英國為甚麼要拒絕這些既創造了財富，又消費財富的外來客呢？在英國還有很多人跡稀少的空曠之地，為甚麼不給這些外來客立錐之地來安身呢？

聖經說：“婦人說：‘主啊，不錯；但是狗也吃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碎渣兒。’”

狗豈不吃主人桌子上掉下來的，兒女所不要的碎渣兒嗎？

政府對移民政策沒完沒了的進行大大小小的修改，大鑽其牛角尖，仍然有失公道，有欠公允，有欠妥善。

這是 2009 年 5 月 4 日上午，他們聚集在廣場。

當艾斐兒回到家，還思考着“陌生人成公民”這極具理想主義色彩的夢想，究竟離他們多遠？

#### 第四節 夏綠 藤青 夢白

兩年過去了……忽而今夏。

偶爾收拾東西，艾斐兒拿出那個雕刻着精美花紋的盒子。很輕的“叮”一聲，打開蓋子……

一紙淡綠馨香的信箋慢慢飄下地，彎腰撿起，上面寫滿娟麗的中文小字，還貼着一片暗綠的樹葉。

“親愛的艾斐兒小姐，

風中一片孤零零的樹葉翻飛飄零，它旋轉着忽高忽低，最後舞着，感恩，告別。我想我也應該寫一份遺囑，做最後的告別了。

可能只有你關心我的秘密，難怪你叫 Ivy，你真的是一條常春藤（注1）。你慢慢纏過來，你的眼睛總是藏在我周圍的暗處。我曾經不勝其煩，對不起。

我萬萬沒有想到有不解淵源的竟然是你。

現在，我多感激你的窺視，因為沒有甚麼比保守秘密是更大的罪過，我不敢帶着秘密面對最高的審判者。難得有你關注，還有誰會關心我們這些活着的死人呢？

你可能已經知道了，我是一個黑市居民，我是一個逃犯，我要為此付出代價。

我最近收到移民局的遣返信，我該走了。我的生命已經被我弄糟了，糟得不可收拾。我再沒有退路，只能向前，向前。

幾年來，我不斷重複的做同一個夢，在夢中我看到異象，那是我的洗禮，我想你一定會為我的洗禮做唯一的見證人。

最後再求你一件事，這是我親手為自己做的墓碑，請放在湖邊，讓我疲憊的靈魂，有最後的棲身之地。

我走了，錯愛了我的人們，請記得我，但是請忘記我的過錯。”

盒子裏還有一本日記，封面上寫着《白日迷夢》，最下面揭開一塊墨綠絲綢，一塊小小的灰色大理石墓碑，刻着一條綠枝，上面纏繞着青藤，藤上掛滿了潔白的喇叭花。中間蔓藤般的纏繞着四個中文字——夏綠夢白。

艾斐兒走進樹林，樹林依舊。仰望塔樓，塔樓依舊。來到湖邊，湖水依舊。她走了，這個多餘的女人，到處都沒有了她的痕跡，在那天色

陰鬱的傍晚，她飛去贖罪的路程，在旅途中尋找答案和歸宿。

在樹下一小片開滿野花的草地，放下那小小的墓碑，有野花相伴，誰也不應該在孤獨中啊。墓碑像一本沉重的小書放在那裡，有誰願意讀這本小書呢？

艾斐兒坐在墓碑旁，膝上攤開那本日記，扉頁寫着：

當黑夜暗影漫長，  
當風暴驟然升起，  
當我被世人遺棄驅趕，  
當我疲憊衰弱，  
祂給我一首歌，  
我在夜間複誦這音律。

她靜靜讀着，心卻隨着情節動盪不安。

起了涼風，樹林像巨大的愛奧蓮豎琴，琴音詭異美妙。那隻黑鳥飛來了，站在墓碑上唱着一首奇異的歌。

艾斐兒說：“穿黑衣的遊吟詩人啊，你究竟唱的是甚麼？讓人心裏如此不安。”

黑鳥飛起來，艾斐兒在後面跟着，來到塔樓密室。

小桌上展開着一本詩集，封面畫着花紋，詩集名稱是《鴉林夜譚》，詩句記錄着：一人，一鳥，孤林，密室。

窗外天邊傳來合唱……

豁然，聽懂了，艾斐兒聽懂了！找出隨身帶的譜紙，急速的在上面記

錄。

這首夜間的康塔塔響了整晚，記下這些，天亮了，艾斐兒走出塔樓，走出樹林。

一切都完整了。

儼然成立了三個樂調。

詩集是《宣敘調》。

艾斐兒眼睛看到的事是《詠歎調》

日記的敘述是《敘事調》

一切都完整了，像成熟待摘的漿果。

青藤攀附綠枝，汲取養分，綠枝枯萎了，青藤開出潔白而艷麗的花朵，這是她們合二為一的生命之花。

從夜晚到清晨，又從清晨到夜晚……日夜循環，生命度過。又一個清晨來臨的時候，艾斐兒張開雙臂，擁抱第一道從窗外射進來的陽光，迎接新作品的誕生。日記中最後兩篇——《倒序》揭開最後一層面紗，《終曲》結束了整首《夜間的康塔塔》。

她在譜紙最下方，寫下一行字：如果這算得上是三條謎語的話，那麼樂調的謎底就是：夏綠，藤青，夢白。

---

注 1: Ivy 的中文意思是長春藤

## No. 33 敘事調

### 倒敘

夜晚，月亮正圓，產房裏的護士抱着一個小小的女嬰，給那位疲倦的母親看。母親微笑了。

站在旁邊的父親也微笑着，只是眉頭不明顯的蹙了蹙。

這嬰兒小得像一隻沒毛的小貓，小臉皺得像一顆核桃。

小嬰兒，天天睡在睡房的搖籃裡。不怎麼哭，也不怎麼鬧。一天天越來越白，白皮膚，白頭髮，就連她有時微微睜開的小眼，眼珠也是白擦擦的——真是個醜陋的小嬰兒。

父母擔心的帶她去醫院檢查，她身體沒甚麼大毛病，只是非常弱。只是因為缺乏色素，所以她一切都是白的。

父母給她起名叫孟白。

送走最後一個來喝小孟白滿月酒的客人，媽媽走進睡房。

“快！快來看，看女兒的眼睛！”

父親急忙跑進來。

銀色的月光灑在小小的搖籃上，小嬰兒潔白的臉上，那雙眼睛，啊……黑得像幽深的夜色。

她的眼睛在陽光下像鉛一樣白，可到了夜晚，就像夜色那樣黑。

這是她終生的秘密。

上小學前，媽媽買來染髮劑，給她染了黑髮，再戴上一副眼鏡，父母企圖守住這一秘密。

十歲的那年，媽媽為她佩戴了黑色隱形眼睛。她一天天在變，變……

## No. 34 終曲

我從前年幼，如今衰殘

男低音獨唱

地還存留的時候，  
稼穡  
寒暑，  
冬夏，  
晝夜就永不停息了。（注1）

合唱

沙漏裡細密的沙土慢慢向外流瀉，日晷儀的日影悄悄西斜，鐘錶的表針從容不迫的旋轉，生命即在世上虛榮浮動。

戲劇就此開場，拉開紫與灰曖昧的幕布，光與暗詭譎交接。

蠻荒郊原，為了讓呼吸不再艱難，敞開赤裸裸乾渴得皸裂的胸膛。枯死的智慧樹，焉癟的枯絲纏繞垂掛，掉下最後一顆艷紅的蛇果。

泥土造的人兒熟睡着，對世界渾然不知。

## 女高音獨唱

我在暗中被創造，孕育在母親的體內。來到這個世界時，閉着眼睛尚在夢中。睜開眼，竟是白茫茫一片。

名字寓意美好，那是父母一廂情願寄託在孩子身上的美好願望。噢，還是別相信那個吧，就如“國棟”不一定是國家的棟樑，“美芬”也不一定美麗而芬芳的道理一樣。

我的名字卻記載了我不為人知的缺陷。

到了成年，名字隨着獨自的願望任意改動。作家，藝術家，明星的筆名和藝名發出耀目的光芒。只用數字來代替稱呼，那是囚犯的專利。

我改名字是為了開始新生活。

還有意識裏根深蒂固的，永遠不可替代的稱呼——“我”——這是我的自稱。

我的表達，我向一切的宣稱，皆來自——“我”。

我需要食物，介意冷熱，愛這個，不喜歡那個。“我”是一切的出發點，膨脹充滿着整個內部，在我出生之日形成，這稱之為我的思想，慾望，感受。

然而，我並不認識真正的我，身體內部的器官怎樣活動，血液怎樣流通。每一個小細胞都忠實，盡責的為我工作，我卻不能完全洞悉自己。

我見到色彩，形狀。聽聞聲音，迴響。觸摸柔軟，堅硬。體會溫度，動靜。我的感官所接觸到的，就是所謂的“世界”。



## 合唱

年幼的人啊，需要智慧，知識和思想。當漸漸成長，儼然以思想家的姿態，冷靜，嚴肅的思考世間的厚重主題——關於哲理，藝術，概念，寓言，象徵及意義。

## 女高音獨唱

七歲那年，母親牽着我的手，走進陌生的學校，只記得下午課的時間十分漫長。

每有美麗的女子飄然而過，美目顧盼自如，我就投去豔羨的目光，心極之渴望長大了能像她一樣。

那溫柔，嫵雅的少婦，呵護着她的幼童，使我憧憬神聖的婚姻，眼睛不由望向學校里最俊秀的男生。

帶着希冀，帶着夢幻，一躍而過，盼望已久的——玫瑰和橄欖枝裝飾的——十八歲的花環。卻在花環的另一端，發現其實自己早已長大了。

十九歲生日來臨的時候，我還沒準備好，惶惑問自己：怎麼？我不再年輕了嗎？

我難能形容我的樣貌，除了勉強看得到的鼻尖，我從來看不到全貌。單憑鏡子裡的影像，連左右都顛倒走了樣。照片諸多修飾，光線，陰影也產生巨大的偏差。

造物主賜予人類面孔上的五官，各有用途，兼且也讓我們有所區分。一雙眼睛，一個鼻子，一張嘴，組合成變化無雙。有美得驚人，也有

醜陋不堪。很多人會高估自己，我卻全然不想。

至於身材，那更遺憾，無論正面形象，還是背影，步態，舉止，我對自己毫無印象。

不同種族，不同國家，不同時代，審美觀各異。中國盛唐的楊貴妃興起豐潤潮流，高挑瘦削則是近代的時尚。還有那視長頸為美的部落。所以，我不能為自己圓說。如果一定要答，還要只能回答“*Yes or No*”，那絕對是令你失望。

提起職業，讓我說甚麼好呢？人的一生總會嘗試做一下這樣，又改做那樣，沒固定，沒成功，自然也不好說，什麼是我引以為傲的職業？

合唱

少女雙眉微蹙，眼眸宛如碧波蕩漾，過早的憂鬱悲傷。她潔白的肌膚呈現着純潔，健康的肢體炫耀着青春。微風為她梳理秀髮，夜鳥也溫柔低唱她的幽香。

女高音獨唱

二十五歲，周圍欣賞的目光讓我找到自信。三十歲的有天晚上，我對鏡凝望，反復做笑和不笑的表情，審視端詳那細細的魚尾紋。梳粧檯上漸漸擺滿了護膚品和化妝品。心還是憂患的想，這些不速之客將發芽，添枝直到蔓延我整個的臉龐。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 這句話是多麼形象。

年輕人做作的尊敬，其實骨子裏的不屑，讓我意識到年齡的增長，令我感到某種隱晦的自慚形穢。

四個季節像周而復始的四幅圖畫，如車窗外的風景漸行漸遠。有時想，倘若能在春天攀住發芽的青枝，倘若能在夏日拖住長長的影子，倘若秋光裏的微風放慢腳步，倘若冬雪的花園再繁花盛放……

不，我必往前，身不由己，不由分說，那裏是生命最終要去的地方。對眼前的不得留戀，也不想擱淺。既然在暗中被造，終將在暗中逝沒。

合唱

暮影染就了白髮蒼蒼，眼睛裏除了淚水，再也沒有亮點。昔日的嬌美光彩已褪盡，如今只剩下形容枯槁，悲傷憔悴。

女高音獨唱（歌聲漸慢）

站在我面前的是那位索命的死神，手裏拿着屬於我的沙漏，示意此刻墳墓才是安眠的睡床，圓滿的歸宿。

男低音獨唱

你的時候到了！

合唱

死神例行公事，缺少頓挫抑揚的語腔。

女高音獨唱（高音，震顫，漸低漸弱）

不！不！我這未老先衰的婦人，囁嚅着嘴唇，這軟弱的“不”怎能抗拒那不容商量。

合唱

上帝定的時刻是最合宜的，甚至是死亡。

女高音獨唱

我從前年幼，如今衰殘。

合唱

日換星移，無數開始又不斷終結。煞費苦心的想好前言，精心策劃着中段，最終纏綿，掩卷。

---

注 1：聖經創世紀 8 章 22 節）